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九〇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九〇册



目錄

全宋文卷六五八七

孫應時 六

上史越王書 一		一
上史越王書 二		二
上史越王書 三		二
上史越王書 四		三
上史越王書 五		四
上史越王書 六		四
上史越王書 七		五
上史越王書 八		六
上史越王書 九		六
上史越王書 一〇		七
上象山陸先生書 一		八
上象山陸先生書 二		九

與胡晉遠書 一〇

與汪鉅秀才書 一〇

與陳教授書 一 一一

與陳教授書 二 一一

答黃縣丞書 一二

與徐檢法書 一二

與俞惠叔書 一三

與池子文書 一四

答杜子真書 一五

與詹提幹炎書 一六

與王孝廉書 一六

與黃獻之書 一七

與王君保書 一八

全宋文卷六五八八

孫應時 七

上丘文定公書 一 一九

上丘文定公書	二		二〇
上丘文定公書	三		二一
上丘文定公書	四		二一
上丘文定公書	五		二二
上丘文定公書	六		二三
上丘文定公書	七		二三
上丘文定公書	八		二四
上丘文定公書	九		二五
上丘文定公書	一〇		二五
上丘文定公書	一一		二六
上丘文定公書	一二		二七
上丘文定公書	一三		二八
答呂寺丞書	一		二八
答呂寺丞書	二		二九
答呂寺丞書	三		三〇
答呂寺丞書	四		三一

答呂寺丞書 五 三二

答呂寺丞書 六 三三

與項大卿書 一 三三

與項大卿書 二 三四

與項大卿書 三 三五

與王秘監書 一 三五

與王秘監書 二 三六

與趙太丞書 三七

上孫知府叔豹書 三七

寄周正字書 三八

答杜良仲書 三九

與杜仁仲書 四〇

全宋文卷六五八九

孫應時 八

上張參政書 一 四一

上張參政書 二 四二

上張參政書	三		四二
與史同叔書	一		四三
與史同叔書	二		四四
與史同叔書	三		四四
上少保吳都統書			四五
復趙觀文書	一		四五
復趙觀文書	二		四六
與莫侍郎叔光書			四七
上楊侍郎王休書			四八
上楊侍郎輔書			四九
與史開叔書	一		四九
與史開叔書	二		五〇
答王郎中聞禮書	一		五一
答王郎中聞禮書	二		五二
答王郎中聞禮書	三		五二
與施監丞宿書	一		五三

與施監丞宿書 二	五四
與徐郎中似道書	五四
與王郎中遇書	五五
答常郎中緒書	五五
與丘機宜書	五六
與丘少卿書 一	五七
與丘少卿書 二	五七
與張提刑李曾書	五八
與提舉俞郎中豐書	五九
與李郎中孟傳書 一	六〇
與李郎中孟傳書 二	六〇
長女答范氏書	六一
次女答胡氏書	六一
姪女答胡氏書	六二
宋生厖父定黃氏女書	六二
邢子厚定李文授女書	六三

茅季德回李氏定姪女書	六三
戴氏定陳氏書	六四
趙大資姪定莊氏書	六四
李叔文子定陳氏女書	六四
符氏定趙氏女書	六五
胡氏迎李氏女書	六五

全宋文卷六五九〇

孫應時 九

贈日者黃朴序	六六
送陳濟叔序	六七
餘姚鄉飲酒儀序	六七
胡文卿樵隱詩藁序	六八
盧申之蒲江詩藁序	六九
跋淳安縣學昌黎先生像	七〇
跋王獻之保母帖	七一
跋司馬家藏薛紹彭臨寶章帖	七一

跋傅給事諫吳應誠使三韓書 ····· 七二

跋趙叔近遺事 ····· 七三

跋汪立義教童子訣 ····· 七三

跋胡元邁集句 ····· 七四

跋吳氏戒殺文 ····· 七五

書趙清獻公手記嘉祐六年廷試事後 ····· 七六

策問 ····· 七六

全宋文卷六五九一

孫應時 一〇

疑孟說 ····· 八三

李生名字說 ····· 八四

司馬氏七子字說 ····· 八五

海陵縣齋不欺堂說 ····· 八七

遂安縣學兩祠記 ····· 八七

桐廬縣重作政惠橋記 ····· 八九

慈溪定香復教院記 ····· 九〇

遂安縣三亭記	九一
福昌院藏殿記	九二
法性寺記	九三
泰州石莊明僖禪院記	九四
蘭風酒庫廳壁記	九五
餘姚縣義役記	九六
南驛記	九八
客星橋記	九九
長洲縣社壇記	一〇〇
黃巖縣尉題名記	一〇一
商相巫公墓廟碑	一〇二
全宋文卷六五九二	

孫應時 一一

俞履道履齋銘	一〇四
周南仲古硯銘	一〇四
余安世斬蠱傳	一〇五

宣義郎趙公行狀……………一〇九

編修石公行狀……………一一一

承議郎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方公行狀……………一一六

全宋文卷六五九三

孫應時 一二一

方巡檢墓誌銘……………一二五

宋秉彝墓誌銘……………一二六

孫承事墓誌銘……………一二八

王迪功墓誌銘……………一二九

李叔文墓誌銘……………一三〇

茅唐佐府君墓誌銘……………一三二

茅從義墓誌銘……………一三三

宜人史氏墓誌銘……………一三五

戴夫人墓誌銘……………一三六

莫府君夫人墓誌銘……………一三八

胡提幹壙記……………一三九

莫府君壙記		一四〇
宜人聞人氏壙記		一四一
宜人宣氏壙記		一四一
太安人方氏壙記		一四二
戴夫人壙記		一四三

全宋文卷六五九四

孫應時 一二

祭晦翁朱先生文		一四四
祭象山陸先生文		一四五
祭石南康文		一四六
祭張參政文		一四七
祭呂子約寺丞文		一四七
祭史太師文		一四八
祭魏子明先生文		一四九
祭宋秉彝文		一四九
祭諸葛誠之文		一五〇

祭胡達材文	一五一
祭胡崇禮提幹文	一五二
祭興元吳侯文	一五三
祭同班樓大聲文	一五四
祭沈元授主簿文	一五四
祭表姪莫幼明秀才文	一五五
祭外姑文	一五七
祭范致政文	一五七
縣學告立周程三先生祠文	一五八
告立張呂二先生祠文	一五八
到任謁廟文	一五八
海陵縣到任謁廟文	一五九
常熟縣到任謁廟文	一五九
去任辭廟文	一六〇
去任辭廟文	一六一

蔡霆發

要言 一六二

陳 棟

吳芾謚議 一六三

潛山山谷寺石牛洞題名 一六四

張師顏

乞令諸路選舉堪究將帥之人奏 一六五

明堂大禮差兵排立祇應事奏 一六五

張 廣

蘆川歸來集序 一六六

張 攀

乞將重修甲寅以後會要等繕寫進呈奏 一六七

歸政鄉義役記 一六八

張聲道

乞革科場換卷代筆之弊奏 一六九

富水志序 一七〇

邵 康

却掃編跋……………一七二

有天下者審其御論……………一七二

重修學記……………一七四

顏 棫

改建欽州儒學記……………一七五

章良肱

乞前去徑山龍洞祈禱奏……………一七七

章良能

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制……………一七八

陳自强罷右丞相制……………一七九

乞兩淮守臣並以三年爲任奏……………一八〇

乞檢覈兩淮逃移死亡之田奏……………一八〇

全宋文卷六五九六

葉 時

乞斬韓侂胄疏……………一八二

劾趙師淵趙贊夫奏	一八三
劾許及之薛叔似皇甫斌奏	一八三
劾奚士遜陳景思張嗣古曾棨錢廷玉奏	一八三
乞高宗皇帝寶訓宣付史館奏	一八四
湘陰白鶴山記	一八五
重刊類說序	一八五
東漢會要序	一八六
葉重開	
濂溪集序	一八七
霍祐之	
雪巖題名	一八八
王謙之	
州學教授題名記	一八八
臨海縣獄記	一八九
王益之	
西漢年紀序	一九一

職源序 一九二

分水縣行鄉飲酒記 一九四

唐吉先

乞省闈出題參考諸州解試題無致重複奏 一九五

謝 直

重建黃巖縣尉廳記 一九七

趙汝述

乞武舉人不許再應文舉奏 一九八

題司馬溫公墨跡 一九九

全宋文卷六五九七

薛 紱

灩澦堆賦 二〇〇

阜民堂記 二〇一

靈應祠記 二〇五

薛公主

上書孝宗光宗請立太子定國本奏 二〇五

杜大珪

名臣碑傳琬琰集序……………二〇七

莫若冲

橋道記……………二〇八

余禹績

江州重建烟水亭記……………二一〇

舒 琬

重興巖頭碑……………二一二

全宋文卷六五九八

鄒非熊

九曜石題名……………二一五

太和院塔記……………二一六

龍泉院新塑佛像記……………二一六

包履常

歷代紀年序……………二一八

徐嘉言

觀涪州石魚記 二一九

查 沅

山河堰碑 二一九

滕 成

吳孫王墓記 二二〇

長洲丞題名記 二二二

徐 筠

瑞麥圖記 二二三

董 汶

先君墓誌 二二四

有宋安人周氏墓誌 二二五

敖陶孫

詩評 二二六

儲 用

賀書義發舉啓 二二八

吳柔勝

正覺寺記	·····	二二九
孫奕		
履齋示兒編序	·····	二二〇
孫次康		
省齋集跋	·····	二三一
張經		
乞登極明堂兩赦一併給告封贈奏	·····	二二二
張顏		
春秋經解跋	·····	二二三
蔡夢弼		
草堂詩箋序	·····	二三四
杜氏譜系	·····	二三五
全宋文卷六五九九		
黃疇若		
論當今急務奏	·····	二三六
乞撙節用費奏	·····	二三七

再言撙節用費奏……………二三七

臨安府振濟流民事奏……………二三七

論湖廣盜賊奏……………二三八

論稱提會子奏……………二三八

乞申嚴科舉斷依貢舉條制奏……………二三八

賀重明節表……………二三九

賀雪表……………二四〇

賀蜀道誅馘吳曦表……………二四一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四二

謝賜衣帶表……………二四二

謝賜冬衣表……………二四三

謝賜衣帶鞍馬表……………二四三

賀高內翰啓……………二四四

賀兵部張尚書啓……………二四四

賀工部劉尚書啓……………二四五

賀何禮侍啓……………二四六

賀侍左趙郎中啓	二四六
回趙主簿啓	二四七
回喻監酒啓	二四八
回蘇路鈐啓	二四八
賀周丞相正啓	二四九
謁楊誠齋啓	二四九
賀丁侍郎被召入國門啓	二五〇
謝趙簿携文見過啓	二五〇
禮部郎官廳記	二五一
山谷先生塋祠記	二五二

全宋文卷六六〇〇

汪雄圖

代峽州守臣謝賜曆日表	二五四
董仲舒師友淵源論	二五五
座右銘	二五六
座右銘	二五七

周宣王中興名臣頌 二五七

陳 晦

錢象祖除左丞相制 二五九

史彌遠除右丞相制 二六〇

史彌遠相麻昆命元龜辨析狀 二六一

清波雜志跋 二六三

戶部架閣題名續記 二六三

郭光選

重修隆慶府學記 二六四

商 侑

乞畸零草並今合鈔送納奏 二六六

謝源明

鞫勘盜賊等事奏 二六七

乞明詔六曹遵守乾道九年詔旨奏 二六八

乞施行高宗孝宗矜惜臨安府詔令奏 二六八

乞蠲放義倉米奏 二六九

乞銓試遵用孝宗隆興之詔奏 二六九
衢州到任謝表 二六九

京 渙

宋故胡氏夫人墓誌銘 二七〇

全宋文卷六六〇一

趙 淳

乞優賞守禦襄陽有功人唐慤章時可徐之紀蔡武子周思謙陳師文錢大鼎李如瑩黎炳王環張資

高鍾吳冲程元鼎張鈞趙萬年張遂安朱儕等奏 二七二

答金國都統完顏書 二七三

壽字跋 二七四

洪山磨崖 二七四

野祭題名 二七五

隍城義冢記 二七五

慕容綽

省齋集跋 二七六

葉 錢

溪蠻叢笑序 二七七

王 域

駕鶴峰題名 二七八

王思明

棲真洞神光記 二七九

朱 權

代張帥撰除直閣謝宰執啓 二八〇

上刑部李尚書啓 二八一

與錢教授啓 二八二

溫公隸書六字跋 一 二八二

溫公隸書六字跋 二 二八三

皇甫斌

乞造海船奏 二八四

襄陽防務奏 二八四

言攻守事宜奏 二八四

薛疑之

族箴序 二八五

鄭之翰

謝玄廟記 二八七

葛 洪

論將帥疏 二八八

與鄉令論推排利害書 二八九

與仁仲府判帖 二九一

涉史隨筆序 二九二

祭李蘄州文 二九三

全宋文卷六六〇二

陳文蔚 一

致遂賦 二九四

進書編表 二九六

辭免恩命劄子 二九七

答徐崇甫人心道心并性理說書 二九八

又答徐崇甫說書 二九九

答崇甫所辯講義二條書……………三〇〇

劉靜春寄示太極要旨答其說書……………三〇一

答傅子澄書……………三〇二

答王抑之書……………三〇三

答周希顏問浴沂書……………三〇四

答夏自明書……………三〇五

答徐子融師堯說書……………三〇六

又答徐子融書……………三〇七

又答徐子融書……………三〇八

全宋文卷六六〇三

陳文蔚 二

通晦菴先生書問大學誠意章書……………三一〇

與余正叔書……………三一二

請問晦菴先生書……………三一二

又請問晦菴先生書節文……………三一二

答徐子融書……………三二三

再答徐子融書	三二四
再答徐子融書	三二六
又答徐子融論誠書	三一六
答吳伯豐司戶簡	三一八
又答吳伯豐書	三一九
又答吳伯豐書	三二〇
又答吳伯豐書	三二一
答徐子融書	三二三
答陳周佐縣丞書	三二四
答徐子顏書	三二五
與徐子融書	三二五

全宋文卷六六〇四

陳文蔚 三

通晦菴先生書	三二六
與余方叔書	三二七
答韓仲止書	三二七

請問朱先生書	三二八
與吳伯豐書	三二九
與徐子融書	三二九
通朱先生書	三二九
答余方叔書	三三〇
答李守約書	三三一
乙卯三月廿五日拜朱先生書	三三二
四月十八日拜朱先生書	三三三
九月十一日拜朱先生書	三三四
答徐子融書	三三四
丁巳六月拜朱先生書	三三五
十月廿一日拜先生書	三三六
答徐子融書	三三六
再答徐子融書	三三七
與李敬子教授書	三三七
再答李敬子書	三三九

番陽辭趙得勤知郡書 三三九

答江會之書 三四〇

答周希顏書 三四一

全宋文卷六六〇五

陳文蔚 四

與李守約書 三四二

答范益之書 三四三

答趙必升書 三四三

答姜叔權書 三四四

與馮祥翁書 三四五

答白鹿洞杜升之書 三四五

再答杜升之書 三四六

與姜叔權論深衣書 三四七

與徐崇甫校書 三四九

再答徐崇甫書 三四九

答清江張元德書 三五〇

答祝行甫書	三五
答三山李惟寅書	三五
答野谷方君書	三五
答玉山汪君書	三五
答團溪黃鵬飛書	三五
答蘭溪張伯誠書	三五
答劉南叔縣尉書	三五
答史守書	三五

全宋文卷六六〇六

陳文蔚 五

雙溪書院揭示	三五
克齋揭示	三五
送傅子澄游浙西序	三六
送章牧叔歸雪川序	三六
送徐仁伯之官序	三六
送趙聯卿之官武林序	三六

送周希顏序	三六四
贈日者任君序	三六五
程子清雲萍錄序	三六六
讀詩雜記	三六六
師訓拾遺	三六八
字浩說	三七四
書浩字說後	三七五

全宋文卷六六〇七

陳文蔚 六

克齋講義	三七六
信州州學講義	三七八
六月朔旦講義	三七九
庚寅四月廿一日講義	三八〇
龍山書院講義	三八一
袁州州學講義	三八二
南軒書院講義	三八四

饒州州學講義 三八五

白鹿洞講義 三八七

全宋文卷六六〇八

陳文蔚 七

游吳江行記 三九一

游山記 三九三

傅講書生祠堂記 三九六

鉛山西湖羣賢堂記 三九七

蘇坡記 三九九

求仁齋記 四〇〇

起堂記 四〇一

浩然齋記 四〇二

信州州學禮器記 四〇四

仙山騎龍殿記 四〇五

府城隍廟記 四〇六

全宋文卷六六〇九

陳文蔚 八

朱先生叙述	四〇七
書徐子融遺事寄趙昌甫	四〇九
周迪公墓誌銘	四一〇
西軒居士誌銘	四一一
向夫人墓誌銘	四一二
監江陵府糧料院傅君墓誌銘	四一四
余正叔墓碣	四一六
鄭孺人墓誌銘	四一八
傅縣丞墓誌銘	四一九
先君竹林居士壙記	四二一
祭余正叔文	四二一
祭朱先生文	四二二
祭趙敷文文	四二三
祭外舅周司書文	四二四
祭徐子顏文	四二五

祭鄭悅夫主簿文……………四二五

祭徐子融文……………四二六

祭江陵府糧料院傅材甫文……………四二七

祭姨母葉氏文……………四二八

祭國維趙通判文……………四二九

祭趙章泉文……………四三〇

祭葉殿講文……………四三一

全宋文卷六六一〇

劉 過

獨醒賦……………四三三

建康獄中上吳居父啓……………四三四

代賀浙東憲啓……………四三六

賀留守農卿啓……………四三七

賀徐司封兼直院淵子啓……………四三八

賀廬帥程徽猷鵬飛啓……………四三九

代王掌書迎侯練教啓……………四四〇

與許從道書 四四一

贈徐子容說 四四四

跋陳同父贈劉改之詩 四四五

爲吳縣尉俞灝商卿作排青軒上梁文 四四六

劉 惔

刻劉改之詩跋 四四七

張 奕

劉過題岳鄂王廟六州歌頭詞跋 四四八

全宋文卷六六一

姜 夔

進大樂議 四五〇

雅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議 四五二

古樂止用十二宮議 四五二

登歌當與奏樂相合議 四五三

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議 四五四

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議 四五四

自叙書 四五五

白石道人詩集自叙 一 四五六

白石道人詩集自叙 二 四五七

白石詩說自序 四五七

絳帖平序 四五八

題蘭亭舊本 四六〇

題定武舊刻蘭亭叙帖 一 四六〇

題定武舊刻蘭亭叙帖 二 四六〇

題定武舊刻蘭亭叙帖 三 四六一

題別本蘭亭帖 四六一

王獻之保母志跋 四六二

鄭 巽

宋故判院承事王公墓銘 四六三

侯午仲

漢州三賢堂記 四六四

鮑□□

瑞巖泉三大字跋……………四六六

滕 珙

主簿廳壁記……………四六七

全宋文卷六五八七

孫應時 六

上史越王書 一

某日者蒙被大賜，即欲亟走竊伏舍人門外，候伺陳謝萬一，而狗馬病軀未堪衝冒風雪，用是趑趄自止，方日恐懼跼蹐。伏蒙太傅手賜鈞翰，拊勞優寵，教以《書傳》全帙，仰惟眷記不遺。以其昔嘗拱聽緒言，特加私淑艾之恩，敢不敬拜。至勞謙下問，采錄葑菲，以來起予之助，不以幻賤憊愚爲間。盛德如此，所謂真傳百聖之心。若某者，豈誠能妄措一辭，以承尊命？尚容伏讀，他日侍見，得以稟請，乞賜鈞裁。《燭湖集》卷六。

上史越王書 二

近蒙遣視《書傳》，緣不肖之軀，自月半後復感冒不安，尚未及專一伏讀。兩三日間，方敬展閱。有如太傅此書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蘊，剖決古今異說偏見，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者，無慮數十百條。獲睹全帙，不勝平生厚幸。雖其間妄意有欲反三隅以請教者，方躊躇尋繹，疑未敢吐。遽領鈞旨督趣，恍然聳懼，不知所對。然伏自念太傅幸愛，某不啻若託骨肉至親之數，既未克拜坐側，從容展露，則不敢不一一疏諸刊本下方，少見歸誠無隱之義，用是輒留將命者信宿。扶疾草率，盡意妄書，無復諱避，萬萬不足仰備采擇，伏惟鈞慈原其心而恕之。某惶恐，死罪！《燭湖集》卷六。

上史越王書 三

伏自春時進拜，蒙禮賜之重，僅憑還舟申謝萬一。繼以行役滯留杭越，不克貢起居之敬。然竊亦因行李之往來，審知鈞體勿藥以後，精神更益康勝，朝野幸甚！載惟兩宮渴見元老，金書踵道，詔札丁寧，不知安車何日西上？天氣正佳，想不容徐行也。某夏中參部，不能偵擇近闕，已授遂安令三年次。客中病暑，因而留俟省劄，故涉日頗久。地勢孤遠，名迹湮晦，豈嘗敢有他覬倖心，以爲門下

羞？還家兩旬，疢作始瘳。伯兄病未平，碎累大小皆不安，以是未遑詣府拜謁。家窮，親益老，某身任內外之責，出入皆難。曩蒙相公之喻，今復未知所對，尚須少定，躬自稟陳。茲領鈞翰，先賜勞問，祇以皇懼。《燭湖集》卷六。

上史越王書 四

某惶恐拜覆太師國公大丞相：即茲春中，風雪饑寒，恭惟天壽元老，百靈拱衛，鈞體動止萬福！某竊審中使驟至，御札丁寧，申命守臣，致禮趣覲。仰惟慈皇渴念舊學，嗣聖倚諮大老，而師相壽康未艾，精神有餘，君臣俱榮，國家盛事。將不惟特講臨雍乞言之拜，或復有平章重事之留。矢謨戒德，尚惟留意；賓接應酬，恐宜稍簡。連日叨侍觴匕，重蒙賜贐周厚，臨饒榮寵。歸來，子母相語，感激不知所言。屬以小舟衝風，犬馬病作，未克亟具申謝。敢圖矜慈不置，專使繼問，畀之序引。退省至愚至賤，湮淪塵埃，人所蔑棄，而師相迺齒獎褒進之如此，豈惟傳託吏民，端可託重四遠。拜受以還，敢不日夜惕厲，佩服誨言，期於稱塞，庶萬分一，不爲門下知人之羞。饋粢優腆，受恩不知紀極，尤積聳懼。大府鈞眷，恭惟中外尊榮，福慶隆侈。不審扶持劍履，成命誰屬？或只太社，實當之否？某遂安隸輩十一日已至，二十五六間就舟過越，少留，或及候伺安車，重拜道左，亦未敢必。他日嚴陵有使令，乞賜鈞諭。《燭湖集》卷六。

上史越王書 五

竊惟師相此行，繫天下之望尤重。其於陳戒君德，通達言路，薦進人才，宣究民瘼，固有素定之論。惟是道學二字，年來上下公共疾之，無能爲明主別白言者。漢、唐以來，常以朋黨罪君子，猶是加以不美之號。若此二字，不知文義何所諱？惡道學不足用，則無道不學者乃足用乎？原其始，特越中輕薄子立此名，自乙未歲流入太學，已而響布中外，方十五六年耳。其所指數君子，果誰以此自標榜？今天下場屋議論，通共竊用程、張諸儒之說，有司不非之。至於平居，稍稍見諸言行，輒曰詭世盜名，此甚不可曉。恐後世之史書朝廷諱惡道學，實創起於今日，永以爲笑。欲望師相特救此事，遂消此名，用賢獎善，付諸公論，天下幸甚！《燭湖集》卷六。

上史越王書 六

某惶恐，拜覆太師國公大丞相：即日春晚暄淑，恭惟邇日對兩宮宴勞便蕃，天相鈞體動止萬福！某比觀邸報，安車以十八日渡浙，不審賜館何地？道路皆言且有平章軍國之拜。敬惟師相以道進退，端自有處。若夫慈皇眷禮之重，聖上咨詢之篤，天下想望之深，燕見從容，訐謏嘉猷，言無不盡，宗

社蒙福，善類增氣。在師相大忠茂烈，益以光明流聲千萬歲，某雖卑賤不肖，敢東鄉拜手，以贊以慶。天氣正佳，伏乞倍萬善保鈞重，不備。《燭湖集》卷六。

上史越王書 七

某近者就戍此來，不克更留稽城，候伺前騶之過。初八日，漁浦遣舟還府，嘗貢稟幅，輒以狂愚妄發之言，擬萬分一上裨末議，不知徹聽與否？冗瑣之迹，仰藉覆庇。初十日抵嚴陵，十六日至遂安，十八日領賤事。奔走疲曳，心迹未寧，所幸老母粗安，不敢仰勞軫記。此邑僻小，無將迎，訟牒亦不過百餘紙，官賦無甚逋滯。但十年來八易令，攝事者又六七人，一以苟簡趣辦爲事，簿書不治，里正偏受其害，訴於諸司及省部者相踵。而郡拘月發，期會甚威，乍到，未見根柢，姑仍舊貫，須少定徐處之。學校二十年不養士，縣廨傾敝，有覆壓之虞，又未易言。區區才智淺短，豈能有以自試？敬誦師相序引勸解之意，未知所以稱塞。然賴華袞之褒，播傳一邑，鎮壓多矣，感激感激。大府鈞眷慶問日至，敷文郎中諒當隨入賜見，洎千五三哥太社亟拜寵渥，某未克各上狀，敢附見微悃。伏乞鈞體保重。《燭湖集》卷六。

上史越王書 八

某伏自六月貢狀，蒙賜答之重，且拜鰈魚、松花之賜，不勝區區感激。吏事汨汨，嗣是許久不克申起居問，當降崧令辰，亦闕慶禮，誠疏怠不敏，負罪已大，尚恃寬察。某不遑試邑，仰依洪覆，苟追罪戾，幸老母安健。適值歲豐，吏民相安。自到官來，獄無重囚，學校粗修，人士知勸。但賦額猥重，月發峻急，皇皇取急，不容休暇。每念道化之訓，慚忤深矣。葉使君去，冷副端或誠來，郡邑大體當可小寬。某竊粟爲養之外，素無他僥倖心，獨恨投身塵埃，棄置書冊，學業荒落，是則可懼。夢想食息，念念邱壑，貧不能歸，亦其分也。素蒙鈞念，略自控寫，尚遠侍側，伏紙勤慕。敬惟珍御鼎裊，鎮安社稷，永福天下。大府鈞眷，恭惟福祿昌熾，中外尊安。老母申附微悃。觀使敷文郎中、觀使待制侍郎不克別貢起居之敬。太社令在曲臺有賢譽，同列皆一時之選，必有親炙之益，良可喜也。有此間委令，敬乞鈞旨。《燭湖集》卷六。

上史越王書 九

某螻蟻賤微，蒙戴恩澤，奉親戍邑，十五閱月，幸寬罪戾。惟是鞅掌汨沒，自去冬領答教後，半

年不克貢狀，區區昕夕瞻慕，實非簡怠之心，則惟鈞慈照之。不肖無狀，每誦師相道化之訓，隨力盡心，粗不爲神人所怒。歲熟民安，自始至及今，偶無一重囚入獄，頗爲異事。其他去煩除弊，稍益見涯涘，要皆職分所當爲者。當路雖未嘗訾省，不敢愠，亦不敢求也。茲偶蜀帥邱丈見招爲從事，其意甚美，以白老母，欣然肯行。因自念書生素心，竊亦願覽觀四方以自壯。及親年之未衰，與道塗之有依，恐不必拘攣齷齪，故遂許之，月末當自此徑去。雖益遠離門下，不勝回皇結戀，然以師相眉壽，期頤未央，某二年後即東歸趨侍，與邑滿秩無大相遠耳。大府鈞眷，恭惟中外尊榮。千五三哥太社近嘗得通問，久未遷，何也？謹專人拜稟所以然之故，伏乞鈞察。《燭湖集》卷六。

上史越王書 一〇

某比者將去遂安，以蹤跡控聞門下。人還領教，乃知己蒙賜書先之。十二日在都下，千五三哥太社招爲北園之集，坐間始獲鈞翰手書，細字精明照人，有以仰見壽康之未艾，不勝慶悅。至於慰藉寵厚，餉遺勤腆，區區感激，又不容言。某此行萬里之遠，計必非鈞意所樂。顧渙汨滓濁之書生狂簡，意有所激發，業已許諾，遂不可悔。初定爲迎侍計，已而兩兄力持不可，即於漁浦遣賤累奉老母東歸餘姚，而某單騎獨西，却甚非本心。只俟到成都，便謀歸，決不敢久去膝下也。恐勞愛念，再此附稟。益遠，切乞爲兩宮、爲天下保重，復聽臨雍之拜。《燭湖集》卷六。

上象山陸先生書 一

某拜覆先生知軍監丞：伏自海陵一再貢狀，蒙教誨深切。其後先生去國，某不孝，遭先人大故，東歸守死草莽，遂累年不通問師席，非敢怠忘也。近越中會百一兄，款詢動靜，深自慰釋。即此麥天清和，恭惟千騎趣裝，斯文有相，尊候起居萬福！某曩憂患中，久病瀕死，得粗活，目昏髮白，遂成早衰。去夏免喪，調遂安令，本三年次。今春忽蠟戍此來，三月十八日始領賤事。邑小地偏，粗亦可爲。第初至未見端緒，未有可言，惟小心敬事，隨力所及，則不敢不勉耳。區區素志，不忍暴棄，實先生發矇之賜。年齒益長，常恐忽自陷溺汨沒，以負祈望。越中朋友凋落，在者各散遠間，獨賴季文沈兄相鞭策，有興仆植僵之力。但講評義指，多不相合。比會於崇禮家半夕，百一兄當詳道所言。如謂顏子德進而不聞道，恐先生無此論也，如何？他所欲請問者，未能罄稟。本欲少定專狀，而邸報黃荆門已授節計，車馬即西去，故略附此叙寸心。師門大眷，恭惟中外萬福是鈞！象山學者，端的成就當不少，仲時叔友德業必益進。每念誠之、淳叟皆爲古人，誠之可惜，淳叟可恨也。正己議論，今何如？寧海一學子王定者，極可喜。其所與同處者浮屠正因，某雖未識之，見其言語，奇士也，已決逃墨歸儒之意，特母老無家，聊依僧坊以爲養，惜未有人力能成其事者，因試及之。吏事叢沓，拜狀草率，惶恐。正遠，伏乞爲天下重自壽，不備。《燭湖集》卷六。

上象山陸先生書 二

某拜覆先生知軍監丞：即此秋氣高明，恭惟天相斯文，尊體動止萬福！某伏自去春附狀，其後諸葛行之復遞示所賜報書，捧拜不勝感悅。區區學邑爲嚴之遂安，稍行所聞，粗就條理，亦既及期，自可安跡。屬邱丈有蜀命，首以書見招，偶動平生耿耿欲遠游歷覽以自開廣之心，意自惜此機會，而母氏亦謂兒作邑勞甚，吾幸健未衰，不妨相隨一行，遂便諾之。比辟書既下，即奉老母離嚴陵欲西，而二兄自鄉中來，力持不可，始悵然自恨失計。然是時邱丈已至京口相俟，辭就無所陳，不免獨身一來，即白主人以到蜀小定，覓舟徑歸。今此約固已堅，決然回首白雲之思，頃刻不能安也。恐愛念，欲知之，故此詳稟。自京口至荊州兩月，舟中蕭然，縱目江山之外，頗學讀《易》，往往略有意味。始意到此少留，即可身詣師席，作數日計。及至而人事紛然，且幕府亦間有所論議，而問程往還，自費六日，遂以不果。姑俟來春出峽，冀償此願耳。先生爲政平易簡實，道路能言之。鄂渚見張總卿言，意固自相敬，但及修城發銀事，似於情實有未相通者。鄂州許教授今在此考試，出欲道荆門而歸，某嘗以告之，而爲荆帥留連未得去。他日來見，可問也。前羅田令吳斗南此來，同爲辟客，亦甚相敬慕，恨不得登門。某所願請益節目，固多非面莫展，然大指頗自知所歸，不容負平日之教也。沈季文去歲親炙幾日，此兄實剛特可喜。大門尊眷，伏惟中外禔福。時序向寒，切乞倍萬保重，不備。

《燭湖集》卷六。

與胡晉遠書

近來專看何書，所作何事業？觀聖賢之學，考帝王之治體，以及歷代興替隆汙之變，而達乎今日之世故，精思而默識，自計新功云何？若未及此，亦當有循序著實下手用工之處，有可言者否？他人有便，不惜一一見告，併錄所作時文數篇來，欲觀進修之益，切不可同他人陰有自足自用之意，驕不如己者，而不求正於前輩也。僕所期待於吾子最甚，吾子宜自默喻，故因及此。作字且宜留意，小楷未宜草書，不唯年齡當然，書家法度正如此。餘惟千萬自珍重。《燭湖集》卷六。

與汪岨秀才書

辱書，切切然以發揚先志、廣布二圖爲事，意若責僕之悶悶，若有所撓於他說者。足下之誠意，固僕之所深嘉，而僕之所疑，則足下有所未知，僕亦未易言也。《中庸》、《大學》之本文，今世晚出，小子未必熟讀，其讀者亦姑惟科舉文字引用之，故豈能深求聖賢之心，思以其身踐之哉。甚者方以其書爲諱，而圖於何有？此如瞽瞍，未知有聲音采色，而欲告之以星經樂譜也。且夫二圖所以明道，而

足下之急於售之，毋乃使人疑於爲利者乎？世之游士，或依倚官府以說書醵金，僕常痛之，以爲辱吾聖人之書，故不欲足下類此。聊舉其略，他須面盡。《燭湖集》卷六。

與陳教授書 一

曩時學校敬侍前輩矩矱，蒙薦寵良厚。一從離闊，忽已十六七年，不能訪便奉書，道此尊慕之心。有如長者名重德尊，所謂六館推頌，知己比肩。自脫鵠袍，謂當徑躡蓬萊、東觀，而乃至今尚屈爲郡博士，諸公爲國急賢，寧當舒緩如此？惟是鄉邦之士，頃賴項平父誨掖，興起彬彬，稍有成矣。三數年來，如復未滿人意，得同舍丈臨之儒服者，皆驩然相慶。士俗媿惡，實關世道，人才輩出，能福無窮。伏惟高明加意無倦，幸甚幸甚。《燭湖集》卷六。

與陳教授書 二

某竊恃夙昔獎予之重，當不以不信見遇，敢僭易薦所聞。下車以來，在學之士，一閱宜盡得之。有貢士杜鎮者，寒苦而耿潔，志氣巋然不羣，與某往來十五年，真能有所不爲者也。間嘗從葉正則游，正則亦引重之。然向來未練事，動輒忤俗，故流輩多擠之者。今齒益長，能動心忍性矣。倘可延

以學職，頗假借成就之，是幸。有貢士虞樞者，學文於正則，爲吾鄉冠，志尚亦不薄。有貢士諸葛興者，博學守身，不表襮，故無毀而多譽，其行誠足稱也。有士子孫康祖者，學於某，亦有志操，皆可使在學校，有益士俗。其他秀才尚多，不與之密，故未敢悉數。舊學職馮幼安景中博文穎識，一郡之望，當已知之。有諸葛肖卿丈康時，已就特恩，最項平父所敬禮，可詢訪舊事，端不我欺者也。併恐欲加識察，某冒昧皇恐。《燭湖集》卷六。

答黃縣丞書

伏蒙頒示建炎告詞石刻，知先直閣大節本末，不勝凜然起慕。恨當時奏藁不傳，不知後嘗訪求得之否？方蔡氏權振天下，忤意者立斥。不自知反覆手間，事變至此，亡家禍國，遺臭萬年，而諸君名迹粲然益光，可不謂大愚耶！告詞不知誰筆，當時中書舍人名擬者誰也？知丞顯揚先烈，以詔今傳後，汲汲不倦，真爲人子孫者所當法。拜賜既腆，敢以此謝。《燭湖集》卷六。

與徐檢法書

頃於交游間講聞長者風概，自承來佐星臺，深願亟挹緒論，而縛於簡書，咫尺隔絕。每念奉幅紙

寫敬，尤苦多事，坐成因循。忽拜雲翰，詞情親厚如平生交，不自意塵濁不肖之蹤，乃幸爲名勝不鄙薄，感悅媿歎，併不可言。某爲親從祿，強顏於此。此邑之不可爲久矣，特非他比。隨力撥置，猶不暇給，其間過謬，何可勝舉。每睹臺帖，指摘精明，如門下真不苟其職，深得國家分臺設屬之本旨。某方切起敬，雖得罪，其何辭。但今縣邑權輕法密，莫措手足，姦宄日滋。自行其意者，其過易見；聽命於吏者，文致反優。此則有志扶世者所當念耳。意者當求於人，不必盡求於法，可乎？率易不揆妄言，因以請教。草草，皇恐。《燭湖集》卷六。

與俞惠叔書

某再拜惠叔賢良畏友：暑日甚，伏惟端居感慕之餘，奉太夫人起居萬福。某比年雖數至仁里，然非故人，不敢見。其於後來之秀，遂漠然不相接識。間得侍文昌樓公，樓公最能誘掖後進，不掩人之善，於某傾倒，尤無所惜。而談端無窮，或爲他客勦之，語亦未嘗及惠叔。故惠叔之才業，聞於州閭，重於諸公長者，而某在鄰壤，未始知之，陋矣。近者邂逅張總戎之坐，方賓主論文，袞袞如雲，則見惠叔時於其旁一語訂之，輒犁然當於僕心，僕誠大驚喜。及酒闌，稍接緒論，乃知惠叔在句章，於當今新進中如驕驄耳，非與衆足較上下駟者也。歸卧風月軒，爲黃治中道之。竊自計是日不辭總戎之招，若或使之，非偶然也。翌日登門，庶幾款語，而惠叔已出，然不敢再候於總戎之所。是日見

所《和萬卷閣詩》於大資政趙公家，又見楚詞兩章於史高郵家，玩繹愛歎，不能去手。又次日，匆匆歸餘姚，甚恨扣擊之深，歉然如不夕食，而未及屬厭也。僕老矣，無聞，雖慕交惠叔，何敢望惠叔之有意乎僕。而猶子繼見，得所遺書，袞袞逾千言，別緘所寄論著及書詩又十二篇，鏗錡如金奏，絢爛如雲錦，其聳若山，其涵若淵。噫，何其兼人且多能也，何其意氣必已出而不苟隨也。豈非天才之高，加以志氣之偉，卓然不受世俗埋沒，而真以古人自期者歟！夫學必志於道，文必根於理，非以記問華藻夸流俗而已也。僕之喜得惠叔，誠以此，而惠叔亦遂不余鄙，而無隱於僕，豈亦意其可與上下此論者歟。若以記問華藻知惠叔，則僕等歛衽北面而已。往己亥、庚子間，始交謝希孟於黃巖，時希孟亦二十四五，逸氣如太阿之出匣，僕敬愛之。文昌樓公時爲監州，亦甚愛之，惜其曠達終不受羈束，然其所見，要自有絕人者。故紙中尚存其二三詩，謾往一觀，其間所謂「舉軍皆驚將韓信，公固知我如人疑。」聞惠叔受知文昌，亦頗類此。世道固然不足怪也，然學者果從事於道理，則愛衆親仁，不爭不黨，委身受攻而無可攻之處矣。惠叔以爲何如？某得書後，兼旬病喘無聊，今日挈紙信筆作報，姑以見情，非文也。旦夕如鄞，悉俟面論，不宣。《燭湖集》卷六。

與池子文書

某再拜子文省元仁友：別久地遐，不勝念舊之懷。便中得書，慰甚。然聞宿恙猶未盡平，不知今

何如？人子爲親守身，此責最大，餘皆外也。且須盡屏置功名榮辱之念，只取《語》、《孟》六經隨意玩味，不須耽泥思索，兼看康節、淵明詩，亦可求《素問》一觀，待體健後，科舉付之遊戲。若合得時，亦自會得也。某守官奉親粗安，邑小事繁，辦財計最勞，無復觀書之暇。學校成，次第亦頗有佳士。今守倅同官俱相安。嚴州有君子曰趙子敬彥肅，嘗爲婺書記，丙戌榜，學行甚高，憂居執禮如古人，但近亦頗好釋氏書耳。林伯和之逝可傷惜，一兩月間恐專人往慰。進之、全之，併通諸家書也，何時合并？書不盡意。《燭湖集》卷六。

答杜子真書

某再拜：昨得書甚悉爲慰。比來遠惟數學外，晉德萬福，母夫人、伯仲季氏安祉。某作邑一年，所經歷益多，其間做不行處，及意外相加可爲不平者，皆是自家力不足，德不盛致然，舉無可尤人之理。每切切自檢，常恐俗心鄙念作於中，形於聲色也。此話正須爲子真道之。聞所寓主人甚賢，學子秀發馴整可安坐，且往來泮宮，諸兄弟亦各有寧處，足供菽水，甚善。人生斯世，但各據分了職，所謂居易俟命，氣質所偏，各自涵揉，改過遷善而已。餘不縷究，千萬自重。《燭湖集》卷六。

與詹提幹炎書

某自入境來，則聞執事以文行有盛名於此方，甚願亟見。顧自念不肖亡狀，恐賢者之不我屑也。不圖誤聽，謂其嘗有聞於師友，委刺袖書，惠然顧之，辭氣容色真實古雅，已足使人起敬。退而讀其文，瞻而有體，反覆而不厭，如輕車駟馬馳驟九軌之道，而折旋蟻封，動有儀節，引誼甚正，志道甚篤，其視己歉然若不足，而懇惻求益之意充溢於言語文字之餘。《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執事其幾之矣，甚盛甚盛！某凡陋淺薄，無足比數，齒益長，學不能自進。重以爲親求祿之故，而冒昧自試於方五六十之邑。其間俛仰時俗，牽迫時勢，悖古義而違初心多矣。矧惟終日朱墨埃塵之間，離去師友，疏遠方冊，謂能志氣完固，而義理益明，敢自欺乎？幸執事之不遺，方將請問，過之不暇，而又何薦焉。吏退之隙，引筆作報，不能倫次，併謝金友解元長箋之辱，與夫高第弟子新詩之貺，恕其不給於禮可也。《燭湖集》卷六。

與王孝廉書

昨見餘姚黃贊府，盛稱隱君子學行師表此方，竊自忻慕。及會仙邑司馬少府，自言常常訪政請益

於門下，賴以寡過，使人不勝起敬。顧恨束縛異縣，獨不得親炙左右。始至，吏事卒卒，復未能以書越境求教，姑煩尉君爲道心曲。比得報問，乃蒙長者嘉其有志，便不鄙夷，手札滿紙，誨以綱目正而通，簡而盡，斷斷如穀粟藥石療饑疢疾，不可以他求也。幸甚幸甚！然某駸滯不肖，將何以稱塞蘄待之意？世道日變，士大夫欲行其志愈難，作縣爲尤甚。顧禍福利害有命，不足自計，隨事量力，其可爲者尚多。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實所不敢。繼自今，更惟老成典刑不替，詔之他日趨隅，或不大爲門下羞。區區略此，展謝萬一。麥秋雨潤，伏惟尊候起居萬福，願言倍自壽重，以前鶴書之召。

《燭湖集》卷六。

與黃獻之書

某啓上獻之茂才同舍：別久，每以縣情得書，喜甚。春中乃復雪寒，想惟侍奉起居康寧。某去夏免喪調邑遂安，戍期三年，方辦讀書調度，忽復趨行。年長學荒，恐遂汨汨塵俗是懼。旦夕將母就道，餘無足言。獻之後穎過人，意度落落非常兒，言語精神殊起人意，惜懶散不能自繩削。少讀書，論古說今，雖布置開廣，然不根著，如捉風躡影。方少年日月，苟有志，不宜不委身師友，及早整頓收拾。來書語意衰薺，若自悼自棄，何爲乃爾？親在，言不稱老，閨門之內戲而不嘆，子其未讀《禮》邪？小小多疾，正須善自養。科舉，丈夫所不道，漕試一北，何摧傷之云？試出此書與良仲諸

友評之，僕固無取，要希前修爲準的，勿遂頽墮。幸幸。具報草率，不宣。《燭湖集》卷六。

與王君保書

某頓首啓君保貢元仁友：別久，不勝馳情。道遠固難附書，茲承顓人千里餽問，意誼深厚，慰何可言。春寒，遠想侍奉尊公宣義起居康福。某到官行亦一年，奉老母、領孥累粗安。邑小地偏，在嚴之西稍北，與徽、衢接境，自昔監司所不至，過客亦極罕。土薄民貧，少商賈，而月發之額良重。拘催細碎，費強半日力，雖復分併限節，視舊爲簡，猶未見有井井整暇之道。其間鑿空無義禮之事尚多有之，責以古法，正未免月攘一雞耳。聽訟不敢不盡心，一年間偶幸未有重囚。學校久廢，始至即延一士授徒其中，每旬一再詣之，略爲講說，亦嘗一再課試，稍成氣象。近方立周、程三先生祠，亦設南軒、東萊祠其旁，蓋曩嘗爲邦侯、郡博士也。當作一記，猶未暇。元日與大夫士謁社稷，齒飲於學，仍講書。凡此皆略致區區意焉耳，恐欲知，故悉及之。若自己，則全不暇讀書，殊荒落可媿。來書詳複承親庭强健，家居講學甚適，力雖薄，僅可以無求於人，已爲福矣。科舉文字亦須隨分料理，欲改賦固無害，但須決計理會，一件不要，只管計較，徒亂意。牒試之圖，切不必爾。得失命也，是憧憧者果何心哉。讀《易》且只尊信程傳，妙在畫上之說，固然，恐未有專功翫索，即不宜輕易撰說。《麻衣易》未嘗攷，《易通》即《通書》耳。所欲言甚多，不能究，惟祝眠食自愛重。不宣。《燭湖集》卷六。

全宋文卷六五八八

孫應時 七

上丘文定公書 一

某竊惟公卿大夫之門，中外無貴賤；請謝候問之書，四面至執事者，所厭聽而倦覽。而某雖極么麼，今於門下則爲知己，用情之地，復詞贅語，非敬實瀆，敢一切刮去，惟高明首察之。某不肖，且生晚，其得事賢最後，且疏於衆人。蓋自越中一拜星臺之下，已而再謁於吳門，蒙賜坐款語，而假舟饋饘以濟其道塗之急。尋一貢書陳謝，其後伏匿荒遠，不敢囂囂效流俗，以夤緣扳附爲心。重以憂患忍死三年，姓名未嘗嗣通於几格。去年免喪赴調，旅於行都兩月，適逢執事受節出疆，車徒戒嚴，雖嘗伺候而不得見。蓋其自初迄今，所上交於門牆者僅如此。矧某天資怯訥，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又無文墨薄技可觀采，號爲讀書，而最淺鈍。其稍稍謹身不忍自棄於惡行，固窮士之常節，未可保其終也。不識侍郎以蓋世之英明，徧閱天下豪傑魁磊之才，其可以爲當世功名之儲者，何啻千百數，而於

某乎何取？乃者法從被旨，舉可爲職事官者，而侍郎辱以某充數。僻遠傳聞之謬，蓋久而後知之，誠恐悸怖駭，不自知所以得此。雖然，侍郎薦士而不使之知，某受薦而久不及知，且久不以謝，是足以稱於天下曰公舉矣。抑侍郎雖推擇之過意，將勉爲善以勸其終，且曰取諸疏遠未嘗有求之中，或足以厲奔競之士。某非木石，其敢不以一旦受大人君子之知爲榮，而益以佻薄無狀，異日變節毀行，負門下是懼。雖極慚不稱，無所逃避，有如竟自隔絕，疑非人情，茲敢布其本末。若夫恩地門生之詞，竊自度其非侍郎所以公舉之意，故不復遵用，併惟鑑恕。司戶學士兄在此州，紆鬱器業，然維持補救之賜，及於境內厚矣。某每荷相與，顧吏事湮汨，亦不能常相聞耳。《燭湖集》卷七。

上丘文定公書 二

某恭審榮膺妙柬，出鎮全蜀。夷夏聳然，宗社幸甚。某凡陋不肖，誤蒙記憶，猥預薦書，俾參軍事。初奉機宜兄之報，誠感激願行；已復有所自疑，故輒懇免。伏拜端午日手書一通，仰惟特達知獎，卓然古人遇國士之意，某亦私竊揆義理，真不見有可辭者。尤幸老母強耐，不憚遠適，謹定計承命。自餘碎細，具以告機宜兄。若夫銜恩頌德，覩縷之詞，諒非先生所望於某者，故不敢以瀆。敬乞

台察。《燭湖集》卷七。

上丘文定公書 三

某初四日在嚴州，遣急足趙寔行略具稟目。初六日抵桐廬，迺領侍郎所賜書。蓋下書人以溪水方盛，恐沿沂相參差，只於桐廬相候故也。書詞鄭重，禮數謙屈，視古人待賓客之意有加焉。如某不才，無能爲役，何敢當此。區區自忖私計不精審，始者決謂當侍老母西遊，既已受檄，且拜命離任矣，而二兄自鄉里踵至，力禁此行。謂萬里奉親爲非是，且不宜徇弟，故重二兄白雲之思。母氏意爲之回，而某遂無以奪。此在寸心，本應徑辭門下，然却不成舉止，有孤知遇。只得單騎杖策，追道躬稟，亦不敢不隨至蜀，但不能久於依附矣。初九日辭親於漁浦，到都下，爲知友互留，度十六日方得行。今先發張全上報麾下已，再從漕臺易小舫，計二十三前後必至京口。或已後期，尚可追及於金陵也。他悉俟侍見稟次。《燭湖集》卷七。

上丘文定公書 四

某惶恐拜覆制置閣學侍郎先生：請違忽已旬日，歲晏繁陰，恭惟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不肖，蒙先生提挈，萬里相從，一年有半，教誨成就之恩至矣厚矣。銜戴感激，豈復多言所能陳謝！惟是凡

陋淺短，無補毫分，而年長學荒，寢孤期望。抱此二懼，念之寒心。其他百爲，則在先生一一照料，某惟知不敢欺負，爲門下羞而已。迫於念親，苦請先去，曲荷聽許。連日燕餞，寵以詩章，榮以臨送，旁觀嘆息，殆絕前比，回首結戀，更復可知。某自城南陸行至眉州，留再宿登舟，初七已抵嘉陽。只待先生所附諸家書信至此，便即東去。朱茶使前月末已先邁矣。先生鎮蜀，威惠實著，民物昭蘇，凡所聞見，贊仰一辭。方茲上心有疑，國論未判，諸賢回皇，咸望先生亟還，爲朝廷重。伏計嚴召不遠，敬乞珍護眠食，千萬自壽，不備。《燭湖集》卷七。

上丘文定公書 五

某在叙州、萬州凡三貢狀，未審得呈徹與否。某夔府留四日，秭歸邀稅留六日，此月十一日方抵荆渚。川船例有厚載之疑，又畏風雨，多濡滯，到鄂恐謀易一舟去也。此間勢必尚駐半月，舟中聊得讀書觀己，隨分安適，乞不軫念。自楚以東，去冬地震，冬雷，天狗墮，蜀中計不聞之。長寧虞倖頗知時事，往往有異聞可詢也。便中敬此申候起居，伏乞尊照。《燭湖集》卷七。

上丘文定公書 六

某惶恐拜覆制置閣學侍郎先生：某還家五旬，嘗一再貢狀，未審達否？違離久闊，豈勝尊慕。即此火流之月，涼風欲生，恭惟公堂清暇，書帷靚深，天相台候，動止萬福！乃者天下大變，壽皇上賓，恭想先生摧慟難忍。方是時，訛言震驚，朝野恟懼。已而小定，而上有疾，竟不能執喪。於今遂踵故事，傳祚嗣君。更想先生憂疑旁皇，身雖在外，無頃刻不心在王室也。遠書不敢盡布，終當若何？西南獨恃先生鎮拊，帖然如平時，猶是國家之福。然又豈若先生在內爲福之大，可不致有近日事耶？某侍老母幸無恙，晨夕菽水之奉，都未曾他出入。便中拜此，託奏邸通消息，伏乞倍萬爲天下自壽。不備。《燭湖集》卷七。

上丘文定公書 七

某伏自去春登門連日，侍教誨，蒙燕勞賜予之重。請違一年，無非西鄉引領馳心坐隅之日，而未嘗奏記以自見。蓋僻居蓬藿，無端便，且不敢輕瀆嚴重，而又撫事太息，難言輒止。以故雖負曠怠之罪，尚恃恩私，必賜原察。中間敬喜獨先諸人而拜琳宮之命，但於今事勢，先生定未容出，諒惟血誠

憂國，亦何能遂戛然。然此事有所關係，豈人力哉。深居無事，優游養壽，玩心高明，德盛望尊，天下猶有所恃也。某守愚安分，冒昧試劇，自三月八日將母離家，四月三日已抵琴川，將以初六日祇服官事。敢不兢兢自勉，惟是窘弊弛壞，千條萬端，未知濟理。幸距師門不遠，嗣此可以數數拜書請教，併託存全之賜，是所大望。《燭湖集》卷七。

上丘文定公書 八

某伏自到官之初，一嘗奏記，蒙賜手答。慰藉重厚，捧拜感激。爾來累月，雖瞻望門牆不遠數舍，時於道路得聞起居之安，而劇邑日困枝梧，心煩目昏，作字如隔煙霧，以故闕於通敬，尚冀憐察。此邑素號難治，真是名不虛得。法廢積久，民慢其上，稍裁以正，百怪橫出。冥心禍福，固不暇計，最以財用迫急，非如他縣有秋夏畸羨，得以相補。惟仰榷酤、征商二事，而前人去冬不辦蒸釀，爲後人地，不免遠貫陽羨，苟逐什一，終日沸煎。大抵此類新錢僅無乏事，舊逋之責又起。慨然自嘆，脫歸未能。然視比年諸人榮悴升沈之變相尋，幸自以不才，自分泥塗，雖寔辛苦，尚差平淡。委之於命，亦復何言。惟是疏短謬戾，不能無負於民。計當日微尊德，願垂教約，俾得思改，終不爲師門羞，不勝大望。先生閒居，養心觀妙，其益無疆，其樂無窮，甚稱雅志。何當復從容函丈，請聞緒餘之教。外此心素，未易悉陳，伏惟爲國家天下千萬自壽。《燭湖集》卷七。又見《海虞文徵》卷一。

上丘文定公書 九

某從祿於斯，奉親無恙，戴沐恩紀，不暇自言。咫尺師門，久闕貢狀，皇恐負罪。甲第落成既久，伏想位置愜當，坐卧遊集，當樹木交蔭，時禽變聲，欣然自足之味，何減古人。亦復發興篇章，不惜錄寄，幸教後學，是所大望。向來足疾不復發否？楊侍郎歸途，計必相聞，一時士論便已推高，祇可笑耳。某黽勉劇邑，艱險備嘗，幸而上下稍稍相孚，未及於罪。後日恰及再考，未保一年之間能終吉否。更惟教誨是賴也。《燭湖集》卷七。

上丘文定公書 一〇

比者談命徐君來，領所賜書，伏讀感激。渠言旦夕當復詣門下，隨即寓拜稟幅，不知定呈達否。向來微苦重聽，今聞已十分清勝。賓客及門，笑談款曲，間出遊覽，融怡自如，極用欣慶。顧不肯一作子公書，諸人當有，盍少貶之勸，而先生處此，則既有餘裕矣。區區小子，唯有敬嘆而已。某冒昧試劇邑，不自意全，前月初六幸足三考。唯是屢趣代者，而忽變約，欲至六月。當去復繫，良復大悶。今先具舟送老母與一家東歸，初十離此。某却少留，續懇黃堂求脫去矣。是時扁舟獨行，則可略

造墻仞，償所願，預以自喜。念久不專狀，恐先生亦欲知此踪跡，故具稟聞。伏乞尊照。《燭湖集》卷七。

上丘文定公書 二

某惶恐拜覆觀使閣學侍郎先生：前月王友君保行，嘗拜狀，必徹尊覽。即此秋冬之交，晴雨得宜，伏惟燕坐靜深，天人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屏居奉親，坐竊祠廩，惟師門之芘是賴。昨來諸公或諭令自雪，幸緣頑懶，不敢躋動。果聞近者集議，力起前令十八年之廢，因復借此明彼，重見黜黷。此其餘怒未怠、積毀未消之明驗也。不惟未可雪，殆亦未可叙矣。不審先生亦謂然否？家本賤貧，分甘草莽，兒時同舍尚困場屋，正使復爲一民，亦是古來常事。況已幸脫重論，不羞齒於人世。今又晏然高卧，不施寸力，月有所入，猶勝向來辛苦作書社，正可媿畏，尚安敢汲汲作平隴望蜀之念耶？老母、賤婦亦皆深諭此意，以此處之極安，在先生素所識察，不假自列，聊復陳情及之耳。王友必已過建業，此士心行可保，實不易得，非先生亦何以使之辭親捐家，相從千里之外哉。向寒，伏乞倍萬爲天下壽重，不備。《燭湖集》卷七。

上丘文定公書 一二

某惶恐拜覆判府制帥大學侍郎先生：自杪秋申詞動靜久矣，未克嗣狀。窮居遣人既艱，又略不遇端便。比王生君保歸途，雖嘗相聞，亦不能一來，故不得以書托其從人回達。恭承先生一卧十年，固已浩然與世相忘，而自公論既明，朝野中外無不以安石不出爲嘆。今茲優詔強起，至再至三，先生亦幡然以未嘗一見主上，不欲偃蹇坐違君命，遂以趣裝南來。此於出處之際，寔當天下之大義，無可復疑。惟是區區私竊妄意，老臣鉅公負四海之重望，而時有難易，交有淺深，進有不得盡所懷，仕有不得申吾志，雖復預期他日脩身辭榮，不失山林江海之樂，顧冬簷夏簟，追計平生，亦不能無遺恨於此段，未審先生何以處之？門下賤子，愚戇妄發，臨書不覺及此，皇恐死罪！即日春晚暄淑，敬想入脩門，覲清光，天人佑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屏伏蓬蓽，幸侍老母無恙。若先生不果留中，來鎮東海，即容扁舟迎拜上虞、餘姚之間，一吐十年之遠悃。餘惟倍萬爲天下自壽是禱。謹狀，不備。《燭湖集》卷七。

上丘文定公書 一三

某皇恐拜覆留守安撫判府大學侍郎先生：即茲庚伏在辰，劇暑未艾，恭惟麟堂清嘯，折衝萬里，社稷倚重，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伏自初夏報所賜教，不知將命者何日至，果不愆期與否。文字倉卒疏謬，決不能稱先生意，祇切追懼，末由嗣狀，敬申開府之賀，惟有日日尊慕之誠。伏想視事兩月，風行草偃，江山城郭煥然改觀。豈惟留都大府，一正紀綱之舊，而國家根本屏翰之計，必了然目中。弛張廢置，有次第矣，甚盛甚偉，真可爲天下慶！立之護漕，足能叶心同規，廟廊選用，政非偶然。其他得無尚有難調者否？武進尊兄有列邸之除，才業顯聞，僉論允諧，亦見公朝加厚先生之意，諒增歡慰。某窮居，幸老母健安。昨以磨勘，叨轉一秩。六月旦，祠官已滿，畏暑且乏行資，未能身詣謀祿，且不敢輒通光範書，以干大戾。涼秋尚賒，伏惟萬萬以時以道尊養威重，趣裝入相，以副四海之望。不備。《燭湖集》卷七。

答呂寺丞書 一

某頓首再拜子約籍田尊兄：二月初，鄞中附一狀，達否？潘兄便中繼得惠書，誨告委曲，玩繹欣

荷。屬爲此來，衮衮不能寓報，唯有敬仰。一春多雨，行且迎夏，伏惟在職靖共，尊候萬福！嫂氏眷集，已偕至都否？尊兄德美，克肖世烈，此除孰曰不宜？職守之外，何時當對？語默可否，兄優處之，必能正學以言，端不飲西湖水，而負朋友。但恐意或迫切，則氣若躁擾，語亦拖沓，頃年見兄多如此，不知今何似耳。吾徒齒皆長矣，惟有各自切身點檢，勿負夙心。恨此闊遠，不得面叩新功也。某憂患之餘，求三年次，稍欲讀書，偶復蠟戍。投身朱墨，倥偬方始，區區所欲自試，殊未能信，少定以漸出之。此邑幸有麗澤三數友，如余解元履，昨見過論議，氣象甚佳。江必東頗似汨沒，不逮十四年前小閣會聚時，亦皆未暇款也。學校久廢，未知下手處。兄於此邦聲跡相通，凡有所聞謬戾之狀，因風一一見教，至望！遇便，燈下奉此，餘續具訊。時中，千萬保重，不宣。《燭湖集》卷七。

答呂寺丞書 二

某頓首再拜子約寺簿尊兄：昨得去冬書，警教詳悉。區區遠客無聊，久不果嗣狀，但有懷仰。春老日長，伏惟王官雍容，尊候有相萬福！某蹭蹬遠遊，固不可悔，顧丈夫亦欲一覽萬里，少快耳目耳。安知別家不三月，伯氏忽焉早世，使老母哭長子，而重念某之在行，無以爲懷。回首白雲，耿耿可知。本只俟水生謁歸，主人以到此日淺，人情未洽，苦相挽駐，期稍有惠於蜀，須秋潦退乃行。以事勢言之，雖么麼不繫輕重，而便去，亦誠未有代任此責者，故難決裂耳。然今亦未定爲留計也。向

來數月不雨，近幸優渥，未知後當如何。東川荒政未竟，而劉副端受代，極有利害。西路綿、漢多饑民，方急救之。今歲萬一荐饑，則可慮者大矣。都下近事何如？大理之力，何爲動搖一臺耶？晦翁先生成桂林之行否？小報荆門休致，殊爲駭惋，顧未敢信也。遞中略此，未合并，惟千萬自壽。不宣。

《燭湖集》卷七。

答呂寺丞書 三

自春來月月說歸，以故闊不上記。懷想德義，實勞我心。某獨身天涯，念親之心不能頃刻置。已擬初夏東歸，而邱丈堅委一至益昌見總卿，因到武興，略觀邊頭人情。辭之則他無任此者，遂度劍閣，行棧道，泛嘉陵江而回。雖書生胸中粗不無開廣之助，然人子之職曠闕甚矣。秋風峽水可下，決不復遲留也。諸賢在朝，損益何如？昨兄面對，必展盡惓惓，恨不得聞梗概也。因見陳內史、薛太常、徐右司諸丈，或蒙及不肖姓名，幸幸。幾道計已解組東歸，公朝有意收拾之否？荆門遂止此，私竊痛之。同父晚得一第，可爲交友慶，恨未見殿榜也。《燭湖集》卷七。

答呂寺丞書 四

自聞兄補外，僕亦辦舟出蜀，遂不奉書。歸來汨汨多事，僅嘗因中甫書託道消息，不克附訊。茲拜誨尺，欣感可言！某曩者遠遊，悔懼度日。今茲善歸，母子相保，真是天幸。從容膝下，如夢得醒，餘無可言。惟是亡兄未葬，追痛如新。方此營治宅兆，涼秋可襄事，都未暇他出入也。天地大變，重華厭代，薄海臣民，同一哀慕。上疾廢於喪紀，慈福出令，遂授嗣君。雖盛典踵行，古所未有，然區區草野私憂，未知諸公爲後日慮亦周盡否？非所敢妄言也。兄當同此意耳。蜀比安靜，幕中諸公似未有密客。邱丈高明絕人，贊畫亦復非易。吳氏兄弟平平，部曲取能奴事者。僕常觀其軍，可無慮，張君卿且可撫輯也。寧海丹邱之約，中甫亦嘗及之。俟先兄葬畢，又須往哭史魏公，送其葬，恐未可預結言耳。如聞臨吏卒仍或躁急怒罵，處賑濟等事未免煩擾，雖未必然，然度氣稟容，有未盡平者，當能徐察隨改也。年皆長矣，身之不治，何以治人？久不相見，聊吐所懷，以來警誨耳。《燭

湖集》卷七。

答呂寺丞書 五

某頓首再拜上狀子約寺丞尊兄：臨安連月盍簪，略相與展盡。別日遠訪我逆旅，語不能休，繼以手帖，猶欲流連。極知眷眷有此日足可惜之意，固以前料必不容於時，而襤被以待遣矣。既別二十日，遂聞韶石之命。天威震動，海內剔息。旋審半途留舍廬陵，益驗聖朝家法忠厚，而前日之事，明主本無成心於其間也。計惟感恩念舊，方當自力不懈，較變通於將來。其終能無毫髮媿於前人光，然後即安焉。若夫矜於得名，以懟其上，必非吾子約之所忍。狂生野人，往往不達大體，務崇私議，以禍斯世，宜勿酌對，諒不待區區言也。二十年前，每見兄諷詠紫薇先生所賦張才叔詩，不虞今茲亦允蹈之，臨風太息，徬徨侘傺，尚復何道！久欲附問，村居僻寂，杜門省事，不敢輕於訪便，坐成相疏。然間從諸人處傳聞，近況甚強耐，日課讀書，無休暇時。玉汝於成，豈非天賜！即此冬寒益侵，遠惟進修有相，尊候萬福！時發汪兄同處不忍別，願爲道傾仰意。聞嫂氏欲自往，誠否？婺女當常得安書也。近見新昌令季於會稽疾亦不輕，幸浸平矣。某家居，奉老母粗安。常熟闕在明年春杪，餘不足勤遠念。相見尚賒，千萬珍重，以健爲本而已。不宣。《燭湖集》卷七。

答呂寺丞書 六

某頓首再拜上狀子約寺丞尊兄：去年春得新昌令弟處報書，已而效官來此，後嘗因廬陵曹主簿便寓一紙，竟不知達否。念兄遷謫，未聞自便之報，中夜嘆喟，耿耿不忍言也。不知兄去年以何月到宜春，比之在廬陵時，不無反落莫否？郊霈後須取旨，未定何如。即此冬中晴寒，遠惟德業有相，尊候起居萬福。謫居無事，大可閉門讀書，寧非造物之賜！體中儘強健否？此等境界，當意氣盛壯時能泰然處之不難，日月寢久，惡況滿前，衣食婚嫁之計日迫，真能使人精銳消慙，陰有創艾之意。惟著鞭自彊，無媿古人是望。然賓客書疏，語言文字之間，却須深自重也。區區忠愛之私，因敢及此。樂道遭憂，可念。平父昨得書，却安。某強勉試劇，行亦兩年，隨分支吾，無復政事可言，得未以罪去。而老母強健，舉家團圓，可謂幸矣。因南安新守行，託其便道致此書。何由合并，臨風惘然。時中，千萬加餐自壽，不宣。《燭湖集》卷七。

與項大卿書 一

某頓首再拜平父教授年兄：過武昌，得見漢東集、愛栢堂諸詩，想見吾故人風采，嘗作一紙書，

託張都帥附達，當已至耶？來沙頭，拜宣議尊叔，見令季，借得近作一編，從頭閱過，亦略抄之，備見當時蜀道出入景物意度，慨嘆之餘，益不勝喜，輒成四韻寫寄，他未有可言者。然吾輩頭顱，今各如此矣，而未知止泊處，各將奈何？觀兄豪爽傑出，固非鴛鴦所及，抑所當用力者，猶宜在此邪？荆門去年嘗相聚否？秋冷，即日遠惟尊候萬福。諸公長者咸在長沙，相與正可樂。省事觀己，似復味長，如何？無由合并，臨風增喟。草草，不宣。《燭湖集》卷七。

與項大卿書 二

某頓首再拜上狀平父正字年兄執事：一別十年矣。有懷直諒多聞之益，夢寐往往見之，非復虛言。去秋過沙市，拜年家叔，蓋嘗寓書并一詩道意。尋聞詔入修門，遂登瀛洲。此在平父分內，得之已晚，不足爲賀，然亦小尉雙親意，又因得盡室還浙中，故當愜所懷也。館中固多賢，得平父翹楚其間，士氣增奮，尤以爲國家喜。恨未見對策，便中錄示，甚望。某獨身遠遊，老母倚門望歸，而伯氏早世未葬，此心搖搖，豈樂久留？夏畏漲峽，因循及茲，姑就一考，十月即東下矣。蜀中幸一稔，邊頭雖失大將，人情帖然無他，僕頃嘗往觀其師矣。東南旱潦似不細，時事日關諸賢之念，今其何如？奏邸多端便，能具梗概相語否？宗臣獨任其憂，愛之必有以助之，惟平父留意。他懷莫究，惟爲君親自壽。不宣。《燭湖集》卷七。

與項大卿書 三

某頓首再拜上狀平父知府檢討秘書尊兄：前年春臨安往來晤語之樂，分手無何，得兄池陽之報，尚以慰意。尋復知蹭蹬周章如許，豈勝耿耿之懷。天時人事，有所必至，諸賢顧不早自鏡見，無復追論。念兄業誤庭闈，挈數百指來，謀徙家漂泊，展轉竟復西還，老人得不邑邑動心耶？每欲寓一紙問訊，遇便捉筆，歎息復止。此心可印，亦不待言。即茲春晚，遠惟杜門奉親，尊候有相萬福，年家尊幼、中外人人均安！某去年初夏到官，今正一年。曠眊盤錯之中，不敢憚勞，聊復隨分枝拄，禍機滿地，無可避就，委心聽命而已。老母近嘗大病更生，僕亦嘗多病，志意愈衰落。四方師友書問例絕，蓋不能專人，又難附耳。兄閒中當復讀書，平生定氣，覺今是而昨非，造物之賜適大。何由復相見，熟論茲事？惟加飡食，自愛是祝。江陵新司理趙君居此邑，告別之官，略奉此通意侍側，乞道起居。不宣。《燭湖集》卷七。

與王秘監書 一

某頓首再拜上狀判院木叔尊契兄：庚子之春，實與兄別，中間人事凡幾變矣，然僕常心敬兄，自

以異於他人。雖歲月之遠，書問之絕，獨耿耿如日在紫芝眉宇之側，不知兄與僕亦不忘否耳。憶離遂安時，嘗一寓書，殆未嘗達耶？去冬應微之來，能言近況，甚喜。尋聞大臣汲引，出於至公，遂登朝列，士無間言，益以爲喜。忽奉惠翰相勞苦勤篤，喜復如何！即此秋朔隆暑，伏惟襟韻清涼，台候萬福。某守愚安分，只似昔時，髮白目昏，老境侵矣。受縣最劇，隨力支吾，幸不得罪於民。而爲代者所掎，新使君非素知，以此留未得去。孤特無與事，或未可知，所恃者民言衆論之無他耳。到都當求見。向涼，千萬珍重，不宣。《燭湖集》卷七。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一。

與王秘監書 二

前年冬杪，自吳得歸，過都不敢相聞，當悉此意。不謂兄久亦不容於朝，幸非指僕爲累。然料其實，所以奉累多矣，能不追悔否也。抑邇有專城之榮，又似適足爲福。高情曠度，何所不可，言此聊發一笑。今歲六月極暑，未秋已涼，而連日狂風橫雨，不無傷稼。千里傷距，彼土何如？澄江地近而望不輕，然最少事易治，號爲道院。仁人臨之，但爲之弭災致祥，使歲功順成，善有所勸，枉有所懲，斯可矣，他不足過於用心也。妄發之言，又當一笑。某杜門奉親，不敢訴窮於人，寄諭令白雪，則未能往，蓋懶且無資，又非身行不可也。兄以爲何如？懷抱千萬，臨紙耿耿。《燭湖集》卷七。

與趙太丞書

某頓首再拜上狀幾道節推尊兄：客緒無聊，日念東歸，以此久不奉書，可量馳仰。春暄，伏惟幕畫奏功，解龜改秩，尊候萬福！今歲計已不及春班，受代後且還黃山，或尚小留耶？諸公推轂寢力，或當有異渥也。某昨便欲買舟治行，以水未生，姑以春夏之交爲期。今主人又苦留未聽，蓋此間事正亦要賓客商榷，通達內外之情。蜀士持高論尚氣節者，或未切事理，其他又只唯唯。王立之幸已到，其人平直引大體，最可恃。劉師文尚未來也。邱丈雖剛毅，然深思而內恕，與善不疑，但不相諳者，却未免成疏隔耳。以此恐不得不爲更留至九月，乃決去。惟是日夕念親，不能自寧，猶賴仲兄在膝下，而荆婦頗能躬井臼之勞，以謹奉養之職耳。蜀比春旱損麥，今雨後可半收。綿州饑甚，東川荒政，適劉副端受代，殊有利害。朝廷於遠方監司、太守似少精擇，帥亦不敢一一有言，但可嘆息，不知都下傳聞此間政事無過甚之論否。遞中附此，餘惟千萬良食自重，不宣。《燭湖集》卷七。

上孫知府叔豹書

某惶恐拜覆荆門使君宗兄：即茲春雨中，遠惟懷章燕居，台候神相萬福！某自昨領報教，尋承剖

符方城，又聞趨成近次，欲拜狀見贊喜意，而以無端便因循。忽蒙緘翰，問勞詳曲，感悅之餘，媿不可言。兄之高才，知之者宜及其未老急用之，所治愈大，所就乃愈偉。今新治雖佳地，然邊頭無事，正可坐嘯，恐不足展所欲爲，又須尚槃礴一二年於壯懷，得無稍鬱鬱耶？來示體中時或不佳，疑坐此耳。然譬之水至平且靜，其本性也。聲如雷霆，濤如山岳，其時與勢之不得已也。高明端然一笑，領此言否？燕居新成，揭名「惟一」，可謂達人，而不鄙以記見委，區區豈敢辭。但年來俗塵填塞，筆硯荒落，將何以承命，少俟他日可否？某疲薾如此，更半月書再考，末後一年，正自難保，姑亦聽之造物。彭兄告歸，寓報草率，餘惟珍護寢羞，爲國自壽。不宣。《燭湖集》卷七。

寄周正字書

某頓首再拜上狀南仲教授尊兄：曩歲過吳，將入蜀，蒙會別於曾天輔官舍，於今八年，而天輔爲古人久矣。僕來琴川，兄之秋浦，固有參辰之嘆。兄歸簡出，僕縛吏事，一見未能，而尺書亦復闕然不通。僕則有罪，兄亦亮其心實耿耿不忘否也。春暄，伏惟綵侍康娛，尊候萬福。年來時論猶追咎向來未已，使吾南仲亦不見容。高明固自安之，不乃微動，尊老懷抱不能無邑邑否。惟此一段，當益進其所難，餘皆忘言可也。僕爲養爲貧，冒昧劇邑，偶未及於罪。更一月，或可全璧脫去。到郡，當略求款。莫粹中僉判曾相識否？其表兄虞貫卿在鄉邦，入學校皆有聲，其識趣非凡流也。蹭蹬不偶，今

隨在簽廨，欲得結交於君子，求書爲先，因得叙不敏意。不宣。《燭湖集》卷七。

答杜良仲書

某頓首再拜良仲省元尊友兄：使來辱書，歡慰無限。春中屢雪，餘寒未已，遠惟尊候萬福。某去夏臨安附狀，歸來念武夷之行不遂，欲專自詣，委羽見諸舊友，然舉動無名，且窮人一出如拔山，空言終不能償。慨想古人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真是奇事。計賢伯仲念我不置，當亦發此嘆耳。彼此憂患之餘，感今追往，人生至樂，不復全得，固當益爲老親愛身自重，紬繹故學，課計新功，稍贖向來悠悠之罪，庶幾無負九原，可以復見師友。甚思極意面論，相與激昂奮起，神馳形隔，是可若何？頃不自量，輒求小邑自試，待戍三年，謂可專靜讀書，尚有負笈求益之便。忽茲趣行，憮然悼之。天分素定，敢不臨事知懼，姑以政學禍福得喪固不敢知，獨恐渙忍瞶眊，終無補於世道，反爲世俗所變化耳。兄誠愛我，盍有以痛警之？嚴州在臨安西南三百餘里，遂安又其西南二百四十里，陸行甚艱，水道泝溪亦回遠。窮山僻陋，絕無將迎事，似頗簡然。賦輸故重，未易支吾也。撥冗具報，草草，餘惟良食珍重，不宣。《燭湖集》卷七。

與杜仁仲書

某頓首再拜仁仲秘校尊友：久別如許，彼此免喪之後，當復自奮起爲人。甚願一見面，相與極意熟論，幾聞新益，然恨不可得也。書來，惠問勤懇，不肖無狀，荷朋友不鄙不忘，何以當此？即茲春寒，伏惟尊候萬福。某區區蹤跡，姑具良仲兄書，自憂患來，血氣衰薄特甚，體寒髮白，飲食益少。讀賢伯仲書，亦復有此嘆，是可若何？此身萬事付之造物，獨吾初心決不可自負，虛見易長，實德難進，閱歷益多，亦可以自觀矣。努力鞭策，尚可補過，不然竟墮無聞見惡之域，其可懼哉！他日有便，凡近作文字，惠寄數篇，可共商榷。如兄美質，又早有志，僕所望于兄者，豈有限量？責善不敢不深，兄亦有以報之。冗中語不及究，千萬加餐自愛，不宣。《燭湖集》卷七。

全宋文卷六五八九

孫應時 八

上張參政書 一

某州里晚出，知慕先進名德之重，殆三十年。而摳衣執鞭，有願莫遂，天不借便，徒私自憐。自聆際會休明，超歷顯要，素望增重，上眷郅隆，區區竊與士類有喜相告。然豈敢犯分奏記，以取無因至前之罪。夫何隆謙下士，反加聽憶，先賜緘滕，俯形慰藉，恍駭感懼，言不勝陳。顧如么麼，自守戇愚，爲親從祿，以法受縣，勤身委命，無足憫悔。惟此邑盤錯輻輳，不與他等。右史舊所臨屈，知之實詳。二十年來積弊愈甚，訟煩賦重，權輕勢孤，怨府危機，巧伺橫發，尚可垂慈借重，俾得稍布四體，尤盛德事。僭越控露，皇恐死罪。《燭湖集》卷八。

上張參政書 二

某晚出賤陋，未獲拜趨道德之光。昨歲猥蒙俯賜台翰，尋具稟瀆，幸徹崇聽。惟是顓愚安分，未敢繼修時節起居之敬。然而側聞大君子在朝，主盟公論，爲國元氣，位任愈重，望實益尊，竊與海內多士舉手相慶。顧如某不肖無狀，冒昧試劇，日履危機而游沸鼎，委心聽罪，何敢以螻蟻之蹤，上干法從近臣，以徼倖萬一，爲自全計？曾謂前輩大人每因誤聽，特垂記憶，過誤之日，首爲府主齒及姓名，又於廣坐誦言，深示褒借之意，遂使孤寒增氣，謗忌稍釋。夫取士於所未識，垂德於所不求，此真古人之事，今世所未睹也。門下之於某，是有非常之大造，某何以稱塞？感激惕懼，大恐自毀平素，爲門下羞。輒茲奏記，少見推謝之悃，伏乞台察。《燭湖集》卷八。

上張參政書 三

某螻蟻微蹤，不肖無狀，猥蒙大人君子采聽姓名，誤加記憶。而某山野拙疏，頑鄙退縮，不習於上交之禮，罪有不容誅者。伏自去歲齋艦過吳，僅一奏記，遽以瑣瑣，僭橫塵瀆。尋領嘉禾所賜手札，拊慰勤重，固已非所當得。曩者府帖亟下，督取已發之緡頗威，後遂輟止，而又自此凡百寬假，

終於見知，實惟重言之故，則不勝感激，區區竟失陳謝。至若道路往來傳聞，皆謂侍郎於送客之還觀也，蓋嘗露章薦士，而辱以某充數。竊自忖度，萬萬不宜有此，豈其妄庸如許，而可以當天子從臣爲國求才之意？不敢輒信，亦不敢輒問，以至於今，而傳者猶或然或否相半也。雖其必無是事，然侍郎每對賓客，及於新使者太守之過辭也，往往語及下邑之敝劇，而不以某爲有罪。又至於頑民不根之謗，皆陰賜之辨明，使折牙角，以沮其餘。蓋門下之特達施恩於某者，可謂天下之所無，而古人之所罕及矣。某誠不自知所以蒙此，顧復闕然不修記府時節之敬，孤負之罪，皇懼皇懼。《燭湖集》卷八。

與史同叔書 一

太傅以盛德大忠，功在社稷，天人所相，年位尊高至此，諸友雍容少年坐以顯貴，天下望之，真神仙也。努力學問，儒素清苦，不爲富貴之氣所移。通知國家源流，習朝廷憲度，講太傅、宰相事業，不媿韓、范諸大家，於以報稱君父，其志念當倍切於衡門甕牖之士乃可，吾同叔以爲何如？某遠官蕭條，蹤跡不能縷縷自道。二老人安寧，得斗粟粗可爲養，此外榮枯禍福有命，不敢有一毫計較僥倖心。惟是吏途逐逐，使人夢想東湖碧水春風、虛堂永日中意味，恨不可復得耳。王立者借留過久，前此未得俸，無以給其行，且書尺併多，故今方能遣，幸勿罪之。他惟寢食自愛重，益對寵光，慰此遐想。不宣。《燭湖集》卷八。

與史同叔書 二

某頓首再拜同叔太社尊友：去歲一通書，今復許久，袞袞俗狀使然，非相簡也。即此夏氣尚清，遠惟職業清暇，起居萬福。太師府慶問，恭想日至。某亦自去冬拜太師書，未克嗣狀，蓋僻陋非可附便，專人又稍難。區區繫心門牆，則豈敢忘哉。孤蹤黽勉於此，已逾一考。沈濁塵垢之中，安分而已。人或以其不屈己求知爲好高，亦不敢自辨也。所可惜者，年遂四十，而讀書之願無日而償，是當若何？吾友年來計益進，學不懈，旦夕宜有登瀛之寵。潘兄家禍如此，何以堪？計同叔情懷亦爲不佳也。念疏闊太甚，故作此紙，未期盍簪，千萬爲君親善自愛。不宣。《燭湖集》卷八。

與史同叔書 三

某頓首再拜啓同叔編修尊友：自去年尺書往來，間闊復已如許。中間承擢贊西府，譽處益崇，深用欣慶。即此冬深晴寒，伏惟朝序雍容，台候萬福。某矻矻塵土，爲養從祿，無功及民，日自負媿，偶幸未抵罪戾。此去再周甲子，可以脫去，未保能善後不耳。凡有所聞，切望見警。同叔以師相子，有賢稱，浸浸爲時用，不患無顯官貴仕。唯願益養器業，以揚先烈。偶便具此紙，草草，餘惟良食自

重，不宣。《燭湖集》卷八。

上少保吳都統書

某此來初無職事，止是邱丈誠心欽重太尉相公勲名風烈，喜於依託大芘，恨不得相見，故因某業至總臺，就遣持書進謁麾下。然某竊嘗聞太尉相公待遇下士禮節過於繁重，使客皇恐跼蹐無所容，某以此憚不敢前，而邱丈之意又不可以不達，欲望鈞慈洞然加照。倘念邱丈凡百往來皆真情實語，無所自外，而某雖賤遠無似，惟知惓惓自信，不習爲文貌矯飾，則惟鈞旨盡撤尋常迎勞委曲之儀，但容候伺燕閒，賜之坐語，使得從容忘分，盡吐其所願言者，一二日即辭去。是乃太尉相公不以俗子見遇，而與邱丈相親密如一家，其爲榮感，萬倍倫等矣。陳情及此，不勝懇懇之至。《燭湖集》卷八。

復趙觀文書 一

某復自甲寅仲冬參侍過越，遇雪不能追道，而以書稟辭錢清，蒙賜鈞翰，感藏爲榮。尋審臨鎮坤維，三年之間，六十州之民，歌詠清靜寧一之治，咸曰前所未有，善良得職，貪狡革心，不勞施爲，坐以無事。外及蠻夷，擾馴如子，三邊安堵，一塵不驚。海內傳聞，同詞欽嘆，上心眷眷，袞衣召

歸，意將朝夕咨謀大政。然而暫煩留鑰，未覲清光，人方相顧以爲疑，公獨不辭而視事。則知至誠體國，遠近一心，君臣之義既隆，中外之論大服，明矣遠矣，休哉盛哉！詢之蜀舟，且知發成都，不五十日而艤秦淮。即此一節，已是他人萬萬所不能及。在某么麼，何敢僭越稱贊。竊緣鄉黨子姪之分，歡喜敬慕，輒及其萬分一耳。惟是違遠至今，私以道里迢遙，位勢隔絕，不獲以時申貢寒暄興寢之間，非敢懈怠，諒垂寬察。某孤賤疏拙，乙卯春偶叨改秩，無近闕近地，冒昧就常熟一年之次。去夏之初到官，亦既一年，且三閱月。畏法率職，黽勉絲棼，鼎沸之中，其勞苦異他處。仰恃鈞慈有以教誨而存芘之，是所大望。《燭湖集》卷八。

復趙觀文書 二

某伏自去年初秋奏記籤府，尋蒙鈞慈俯賜手答，不勝榮感之私。惟是揣分，懼於瀆尊，未敢嗣申興寢之敬，其於瞻慕，言語莫陳。頃聞相公厭勞請佚，優詔勉留，至於數四。凡留都之士吏軍民，至於一道數十城之間，莫不舉手加額，望相公更駐歲月，人人得以樂生受職於清平官府之下。而高懷雅興，決去爲期，今茲果遂得請。歸旆翩翩，相見喜動顏色。然中外公論，咸謂勲德如許，齒髮未衰，宜位本朝，以鎮宗社，必於過闕之日，亟有露門之命。其如是，天下幸甚！某自下邑走官道纔百里，深願候拜前驅之側，躬叙欲言之悃。而繁劇牽制之中，勢不自遂，徒切引領踴躍，繼以跼蹐惶懼。倘

蒙矜軫其故人子，孤危獨戰於風波機穽之間，僥倖再考，未知所以善後，得於經從之地，臺府款謁之際，借以一言，爲保全計，他日歸侍綠野，趨走前後，不爲相公差。是所大望。《燭湖集》卷八。

與莫侍郎叔光書

某少長田野，鄙樸駸滯，漫不知仕進節奏品式。聽父兄師友指示古人義命之說，意輒信其固然。黽俛學仕，直以家窮親老之故，其實無一食息夢寐不念邱壑。所謂求知覓舉之事，自不解作此，舉止言語而非有所自負，且立異以爲高也。旁視世人汲汲講論是事，亦未嘗非之，以爲人各有見，不可求其盡同。其在某雖不能求，而或當路大人偶然過聽而辱薦稱之，亦知感激推謝，受而不辭。顧恐爲善不堅，無以自保持，一旦變節毀行，則爲知己之羞而已。恩館等語雖未嘗習道，若門生之稱，亦嘗施之於不敢用情之人，此皆鄉里交舊之所知，而未審門下之深信與否也。去年調官之初，嘗辱矜軫提挈之言，不知所以稟受。今春來茲，伏匿僻陋，姓名不登於几格。迺者朝廷開薦賢之路，尊兄列職法從，宜得一世實材，舉以報國。如某何物小子，而獨蒙眷眷不遺，用以充數，聞之恐懼，積日累月益以滋甚。蓋尊兄獎善振窮之德，加於未嘗有求之士，固足度越流俗。然某之不肖，自是以往，誠安能自保其不爲門下羞也。若夫感激推謝之詞，既逾半歲不自列於左右，而門生之稱雖嘗施之他人，不敢驟易其鄉曲昆弟之素於門下。鄙樸駸滯，乃至如此，惟察其出於用情，而非以自異，幸甚幸甚！《燭

湖集》卷八。

上楊侍郎王休書

某伏以秋序猶淺，涼意未專，恭惟提刑判院先生臺治清高，神相明德，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具稟自叙行役狀，幸徹尊覽。近者專使伏領賜教，方深敬喜。今晨遞筒踵至，忽睹薦牘下墜，且蒙手札勤勤，諭以至意。伏自惟念至愚極陋，實萬萬不能如人。獨其粗知安分，不敢與輩行爭進取，而亦初非有意於爲高也。比煩軫問，用以實對，豈謂門下遂加收拾，而八字之褒，尤爲刻畫過甚，何以稱塞？禮當亟脩啓事，陳述謝悰，而復鑄戒不許。蓋某最初得此於晦翁，近得此於邱丈，今得此於判院。竊亦榮於承命，故皆不敢違也。若夫師生之分，其來已久，前輩故事，却不容廢。區區惟當夙夜加懼，期無變其初志，以不爲先生之辱。繼自今，亦惟先生嘗訓敕之，不勝大望。台眷東歸，何以久未得書，想勞懸念。某自收老母三月間安訊，後亦未通消息，獨處於此，真度日如年也。四明今榜得人頗盛，楊伯厚極可喜，陳同父蹭蹬瀕老之餘，乃魁天下，造物真是難料。然近世亦久不見此好狀元矣。冗中復此，稟叙萬一。秋暑尚爾，伏乞爲天下善自重，以副省闈之召。《燭湖集》卷八。

上楊侍郎輔書

某宿來再蒙禮食隆寵，教誨浹洽，下情榮感，彌不勝言。某茲有控稟。區區來此已數日，邱丈書中所懇，雖賴大卿深賜許可，然歲椿此數之諭未堅，某未敢輕以飛報。狂愚欲望先定此說，使邱丈早得轉約二漕，彼有從違豐約，或更參訂。久遠利害，再議未晚。若使臺大講盈虛相補之計，及召節未至，有以曠然蘇醒蜀民，則邱丈之所甚望，而不敢必者，又在書意之外。某却自伺候數日，得聞末議而去，乃大幸也。關戍一事，可奏與否，併在裁度。某今日未敢再詣堦墀，以勞顧揖，輒此申述前意。瀆冒威重，俯伏俟命。《燭湖集》卷八。

與史開叔書 一

某頓首再拜開叔撫幹賢友：去冬辱報書，久不克嗣問，但切懷仰。即此暑月，遠惟崇侍師相，起居萬福！開叔雖以私制少淹膺仕，然得日夕師相之側，承顏順色，以盡子道，退以餘暇致力於學，乃天所以進開叔之器業，爲大受之基也，更惟勉之。某侍老母在此逾年，幸安穩。惟知盡其職分，一不萌干進取心，頗自有味。不料行止難必，忽爲邱丈見辟，意中因亦欲一觀萬里形勢，諾之矣，不能還

詣府第稟叙。專人貢狀師相，略附此紙，無可爲寄，《劍南詩藁》一部漫往，想亦自有之也。益遠，千萬珍重，不宣。《燭湖集》卷八。

與史開叔書 二

某頓首再拜啓開叔府判直閣契友：曩者張監鹽便中辱書，尋常入遞具報，未知達否。翱翔半刺，亦既累月，往來者能道賢譽甚都，慰甚慰甚。即此高秋，遠惟笑談風月，神相台候，倍增福祉。某強顏劇邑，已復一年有半，僅此支撐度日，略無德以及民，良自嘆慨。所幸老母强健，且年穀稍熟，人情頗相安耳。開叔胸中所存不淺，近且能進學不已。今時諸人愛重開叔者，不過曰佳子弟耳；唯僕之期望賢友，大不止此，開叔蓋亦自知之矣，勉之！佐郡有一言能爲千里休戚者〔二〕，亦不宜專自謙讓，庶不虛君之祿。偶便奉此，不究所懷。向冷，千萬盡珍重理，以迎召節。不宣。《燭湖集》卷八。

〔二〕佐郡：原作「佐都」，按前史氏爲「半刺」，即任通判亡職，通判乃佐郡守者也，故當作「郡」，因改。

答王郎中聞禮書 一

請違數年，惓惓尊仰之心，不假自言。曩者黃巖黃君來，得惠書，尋上報，又嘗因虞鈐幹下書人便中拜狀，皆達否？比聆過闕奏事，朝辭北來，不勝贊喜。而偵伺不的，不知千騎過吳之日，失於馳問，皇恐。恭想今已遂涓吉開府，仁賢所臨，山川草木爲之吐氣，境內父老歡慰可知。某黽勉劇邑，兢兢度日。今去替尚五箇月，未知果能善去與否。州家但見今日此邑之粗辦，遂疑其有餘力，而責備不已，不知向來此邑之狼狽，而無人敢承當也。以此倍費分說，然僕亦只自守其常，聽命於天耳，禍福豈敢計哉。所幸老母强健，此外無足云者。尊兄作郡，規模已熟。毘陵素號窘乏多事，然累政來亦不甚費力，在兄固優爲之。然區區所望，且當以察人才、舉大體、厚風俗爲本，若其泛應日用，未免相時適變，要其主角可稍磨礱，其中不可易也。恃愛厚，輒僭及之。宜興知縣張仲浹澤，某之鄉人，老成樸質，能以字民爲職者也。望垂知遇，幸甚。邱丈聲迹相聞，亦已通書否？專人草草拜此，天寒，惟倍萬自壽。《燭湖集》卷八。

答王郎中聞禮書 二

昨領問賜之重，尋具謝，必達。繼聞體氣尚怯，應酬之繁，且自視無謂，不敢以書瀆聽。胡兄來此，得詳起居狀，極以慰喜。春寒益退，伏惟神所護持，台候倍以康勝。尊兄下車以來，綱條井井，吏畏民服，比雖或閉閣不出，而外無壅事之嘆。諸邑凜凜，不敢少懈，治效甚美，聞之良亦欣慕。但頃見兄性頗不受觸，遇事不平，或怒詈傷氣，舊恙之作，恐亦由此。區區忠愛之私，願以爲戒。胡用之蒙以醫藥見知，得書甚感激。此公向來豪舉，視錢如泥沙，老而益貧，有可念者。然氣有不衰，乃今得依二千石之門，殊亦以爲渠慶也。《燭湖集》卷八。

答王郎中聞禮書 三

三月末留鄞中，有汪兄者覓書進拜，因寓叙悃悞，不知達聽與否？區區每思向來賜教，有攬轡澄清之懷。竊謂君子志在及物，義不素餐，以地以時，要當如此。果遂從欲，將漕江東。江東之漕，光華爲天下最，見大夫有奧助，一旦無過免之而屬節於兄，中外莫不改視易聽，嘆公朝之妙選，而信吾兄之當仁也，甚盛甚善。伏想皇華載驅，已留所部，犯暑良勞，明神相之，台候起居萬福！尊兄風采

不患不振，紀綱不患不舉，凡百官吏不患不人人自新。然下情貴通，謀慮貴熟，接物貴知，處事貴寬。荆公之爲監司也，南豐常以書箴之，其言有味，願幸毋忽。某平昔忠愛之私，素蒙識察，敢爾僭橫，皇恐死罪。《燭湖集》卷八。

與施監丞宿書 一

比者兩得進見，蒙開懷款語，使人沛然滿飽。請別半月，美政之聲洋洋盈耳，父老逢迎，舉手相賀，鄉邑幸甚！某自鄞還家已數日，更數日當奉親就道，過復上謁，請教而西，茲未暇繁叙，而輒有冒昧之稟。年來所至，民物彫瘁，役戶絕稀，惟義役略可救之，然議者多不主此說，未識仁侯以爲何如。某居鄉，每輒以此勸鄰曲，而不敢強。今所居一都，稍稍樂從，漸欲就緒，且先推一名徐宗廣者，抵替見役保副。截自三月旦爲始，敢爲封納其狀，且令徑拜庭下。其餘保正及稅長名次，一面排結，當以面呈，尚可領略，仍稍示主張之意，益當有繼爲之者。田里小安，風俗厚矣，非恃仁侯在上，亦何緣敢率易及此。若其可否，更聽裁酌，尤不敢必也。《燭湖集》卷八。

與施監丞宿書 二

曩得秋杪所賜書，并新帖珍味之餉，尋因叔晦之子行，草草寓一紙，不究感謝之懷，諒徹呈久矣。鄉里親舊相繼有書來，各各誦循良之政不已，如義役莊之代輸、海堤之官辦，豈惟吾邑所未有，蓋四方所罕聞也。仁心所存既到古人，而才力又足以發之，甚盛甚偉！以僕之促促朱墨，救過目前，不能庶幾百分一，則知他人之不能及者不少矣。大書特書，于理固當。僕實縣民，所當援筆不讓，而茅君宗愈之請至再，甚欲作數語志其梗槩，偶猶未暇，已報之以春爲期矣。光祐復土，越民方瘠，而有此役，能無騷動？若吾邑當賴賢侯之賜，歛不及民，無疑也。《燭湖集》卷八。

與徐郎中似道書

違遠清風，歲月如許，然夢寐依依，猶若在竹所持蟹螯時也。人事幾變，參辰相望，齒髮日凋，愈深話舊之思。自承擢官帝城，久欲奉書相慶，縛身劇邑，膏火煎熬，忽忽不果。便中乃蒙先以手札，不意塵濁蕪沒之蹤，而當世名流亦猶不我忘也。忻躍感激，如何可言。頃聞太和佳政，專用藏富於民之意，公堂觴詠，正作山谷道人後身。如僕固無此段風流萬分之一，何當使僕亦得引例以告臺府

耶？清明高雅之姿，瓌妙卓越之文，給札視草，階升自茲，嘆慕下風，日日以俟。略此展謝梗概，伏紙惓惓。《燭湖集》卷八。又見嘉慶《太平縣志》卷一五下。

與王郎中遇書

某自弱歲游學校，則已服膺先進重名。今踰兩紀，未遂承教之願，惓惓可言。昨者吳丈國錄書來，說長者方槃礪吳門，少須班改之期，而嘗扁舟抵玩芳亭，有酬唱篇章俯及。不肖晚出，惠然有鄙相約見臨之意，使人驚躍，大喜出於所不敢望。蓋亦嘗因吳丈以寄謝矣，而未及專書，即負不敬之罪。茲者歲序行晚，天如欲雪，而未苦寒，輒遣人舟迎致吳丈，併以踐言請於門下。儻遂偕來爲一二日款，使塵容俗狀得自洗濯，以叩清言之緒，其何幸如之！餘遲面叙，併冀推照。《燭湖集》卷八。

答常郎中褚書

某昨草草一紙，併謝向來累緘之重，而僕還，又領教札益勤，仍審詔授列院，榮在首選。區區窮賤之交，可勝欣感贊慶之至！門下粹德雅度，長才清識，於今世蓋不數人。又好善如樂正子，旦夕必峨冠豸府，於以分別忠邪，榮辱天下士，必能不負國家矣。甚善甚盛！比通范叔剛書，輒復妄發，期

之以《春秋》之責，敢亦爲知我者誦之，可乎？叔剛言門下尤念及奇蹇，慨然有同力相先之意，此則非所敢望。幸且置之計祠，官滿日正見聯璧要津，使蒙覆護，得一部署幕屬足矣。范兄會間併爲及此，此未及別書耳。《燭湖集》卷八。

與丘機宜書

某上覆機宜尊兄：初九日人回，領端午日書，且拜侍郎所賜手札。伏讀仰見知遇特達，不自意何以得此。因默自念侍郎英名蓋世，而盛心許國，根原正大，而旨意茂美，固志士所樂附。況於禮下賤愚，中誠懇篤，而某初無夤緣干進之嫌，老母又實未衰，不憚遠適，是真無可辭者。雖士友或勸勿行，然其義未有以相勝也。昔退之尚從董晉、張建封，今侍郎萬萬非董、張比，而某奚疑焉？於是遂決計承命，但俟之累日，傳聞不一，既未敢再拜書，亦不敢便治行。昨日重領誨墨，并蒙二百券之賜，今方一面裝束，更候公文到，即申郡起離。蓋須批書印紙，非已被受，不可輒去官也。初欲略歸餘姚，恐遲留不敢，度二十七八間可去此，六月半後可抵京口，不知尚參侍出江不後期否。若更須趲程，即乞再飛報，蓋某須著徑隨行舟，不能獨追路也。下書人謹先遣回，冗沓草率，皇恐不宣。《燭

與丘少卿書 一

去春從游君山，登臨舒嘯之適，回首又一年矣。別後僻處海濱，素懶作書，書亦不敢盡言，且復無便，遂成曠闕。獨嘗以一緘因劉兄轉達，當不浮沈耶。比過越見魏提幹，詢動靜，忽聞尊兄冬中有悼亡之戚，念惟伉儷至重，於此何能自堪。況晨夕慶闈，問安佐餽，顧盼悲感，仰傷慈抱。嬌兒愛女，孺慕左右，尤使兄盡然不易平也。兄體力素弱，端能抑情自彊，不以此損眠食否？某昨家居幸無事，頗可繙書，一不預知黜陟之報。戍期既及，不免汲汲將母盡室以來，近方抵此，明日當遂交事。投身塵埃，又自茲始，禍福成敗，知又當何如，獨不忍負此心耳。望門牆不累舍，恨無越境造謁之堵，幸差易於奉書請教，凡過謬之狀，達兄耳目，惟一批示是望。新闕竟如何，山陽定不遂耶？人事天意，正爾乖張，亦聽之而已。侍郎先生已拜稟目。時中，千萬良食自重。《燭湖集》卷八。

與丘少卿書 二

某上覆梁縣大夫尊契兄：即茲春序行晚，風日清麗，伏惟懷章有象，榮侍南來，台候起居萬福！某去秋貢問師門，不克別狀，人還，乃蒙賜書聯幅，至勤至重，感愧不可言。續見邸報，有合肥屬縣

之除，不知果一定不復易否。邊遠荒涼，雖可優游卧治，然長才偉器，正當惠利民物。禍福之來，要自有定數，何必避事如此。想是便承見次，恐慶闈未必樂此遠別，如何如何！老先生一閒十年，今茲之出，可謂黽勉。然自頃來一朝主上，而時事國論大勢已回，顧諸人猶局縮苟且，莫敢明目張膽、剖心析肝爲宗社長久安寧計者。區區妄意惟先生能盡言，且柄臣素所敬心而傾心，願見爲可以盡言。言而得行，天下幸甚，不然，奉身而退，於吾何損，而爲榮多矣。某已拜書，僭發其端，然切計先生已先有所處，尊兄過庭，試更呈此狂妄之言，可否？比王友君保書中，驚聞尊嫂安人盛年即世，不勝怛然。在尊兄伉儷之重，琴瑟之和，日奉尊章之歡，退撫蘭玉之茂，一旦失助，哀思奈何。人生孰能無情，情與道一體，非二物也。司馬公有言：始死而悲者，道當然也；久而浸衰者，亦道當然也。始死不悲，是豺狼也；悲而傷生，是忘親也。區區敬以此爲尊兄獻，可乎？先生若不留中，果遂東來，必於通明候拜次。不宣。《燭湖集》卷八。

與張提刑李曾書

比者貢狀，寔謝謙施之重，而使中再勤台翰，伏讀益以榮感。竊聆詔旨趣行，趑趄踵集，七州之民久望明使者之來，而越人歲瘠，又山陵事急，想宜攬轡造驅，亟爲一方之福。某初期旦夕詣府，得以展慶請達，而恐偵伺失時，瞻望靡及，敢先申叙萬一。區區雖占籍餘姚村落間，冰門無生理，不足

以累二天之賜。餘姚宰施宿德初司諫之子，極有佳政，孜孜爲民遠慮，勸義役，興水利，皆非觀美。會稽丞詹阜民有學行，似已滿。山陰簿王澡年少有才識，四明司理潘友恭德夫，左司之次子，尤賢明練事。三衢添倅史開叔彌堅，魏公之季子，謹厚力學，於吏事不苟，此皆某所深知者。竊謂觀風問事，似當以人物爲先，凡百可以詢訪委令無欺罔之慮，故敢以告。帥司幹官袁和叔國正左遷，孤立閉門守祿，得賜前席，幸甚。或尚有數日之留，容續具稟次。《燭湖集》卷八。

與提舉俞郎中豐書

比者恭審輟自郎闈，肅將使指。賜環日淺，既已表二千石之良；攬轡星馳，方大爲數十城之福。竹馬首迎於舊境，木牛兼總於漕權。凡竊照臨，于胥鼓舞。載惟清名滿世，正色立朝。義以爲上，無一毫之愧心；仁之所存，與萬物而同體。至誠洞達於中外，雅量莫窺其親疏。有非妄庸，所敢稱贊。意將早登廊廟之任，夫豈久勞原隰之行。尚惟咨詢謀度，有以布九重宵旰之懷；則出入觀聽，無或負一世春秋之責。霜風始肅，芟舍未寧。與民祝公，爲國自壽。某不勝惓惓之至。《燭湖集》卷八。

與李郎中孟傳書 一

前歲秋得侍見鄴江，其後歲除，始聞遂安趣戍。去春匆匆此來，不及以書稟叙，非當時敢隱情不言也。今歲二月，郡中候吏遞至尊翰，乃去臆所賜，得審解組東邑，晉階副郎，不勝鄉曲區區贊慶之私。惟中興大臣子學術治行趾美不墜，巋然獨殿諸公，至今惟門下一人。向來掩抑棄置，人無謂；亦既自脫吏部常格，及齒髮未衰，聲績昭著，近臣大官宜可亟開薦口，引寘臺閣矣。然猶未聞，何也？某孤生小物，汨沒沈濁，乃分之宜。心所兢兢，惟恐負名義，毀廉恥，爲父兄師友羞，敢有他冀？仰軫愛念，感惕何言。稟謝稽遲，負罪甚大，併丐昭亮。《燭湖集》卷八。又見光緒《上虞縣志》卷四七。

與李郎中孟傳書 二

前年拜書，蒙賜答之重。去冬喜聞千騎西征，失於偵伺脩賀。已而瞻望逾遠，竟缺音敬。區區慕仰之心，無日不馳於廬阜之陰，湓浦之側。想象庾樓風月，如聆嘯詠之音也。便中忽聆教札，存問溫厚，重拜藥物之惠，極濟所乏。惟愛念不忘，以及於此，感激欣懼，不知所言。春淺尚寒，伏惟凝香燕寢，台候神相萬福！某領邑奉親，不辭疲劇，亦不暇顧計利害禍福。偶幸臺府皆賢長者，闊略保

宥，使得稍安。今替期尚兩月，倘遂善去，便是過望，實皆門墻有以芘之，敢不自知！九江名郡，於今益爲要地，兵民相錯，商賈輻湊，權重體尊。然實無事，可以閉閣卧治。至於經遠預防之慮，又未免如尊旨，有扼不得爲者。且復輕裘緩帶，品題巖壑，彈壓江山，以須賜環之下，趣登禁近，以究賢蘊。尚賒侍見，伏紙飛越。《燭湖集》卷八。

長女答范氏書

欽聞先正，則喜見其子孫；自省寒宗，而敢嗣爲兄弟。意不及此，分或使然。寵以多儀，榮於下拜。某人天資甚美，足知代不乏人；某人閹範未嫻，且慮貧無以嫁。曩二父之結友，遽一言而許婚。迨其今兮，又何辭矣。當期翁壻不減彥輔、叔寶之風，益幸門闌竊微文正、忠宣之福。《燭湖集》卷八。
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二。

次女答胡氏書

四世百年，相爲師友；兩家今日，遂託舅甥。豈惟祖禰之寵嘉，是謂天人之素定。某人早自植立，有聲故家；某人貧知儉勤，可事君子。問名茲久，納幣何辭。占鳴鳳其必和，佇乘龍之多喜。侯

翁憐女，不與凡子，已契夙心；山公欲婦，堪作夫人，更徵後福。永言欣幸，莫既形容。《燭湖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二。

姪女答胡氏書

侯家簾幕，爭誇紅綫之牽；塾舍弦歌，獨賞白圭之復。凡託婚姻之好，孰如師友之間。惟志尚之所同，何豪華之足慕。某人金玉其行，不辱義方；某人絲繭之功，羸知女戒。信其賢之可妻，前有諾而敢渝。子願爲之室家，抑皆定分；壻親受於父母，謹俟佳期。《燭湖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二。

宋生旣父定黃氏女書

僑居益久，遂同桑梓之鄉；嘉耦相求，乃結松蘿之好。問名伊始，實幣以將。某人慨文獻之家傳，敢令廢學；某人執功容於姆訓，可以宜家。既得吉龜，願諧鳴鳳。甥舅兄弟之義，於此開先；衣冠門戶之餘，庶幾共振。《燭湖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一。

邢子厚定李文授女書

念昔有連，私極在原之感；許今結好，益欽繫劍之心。某人艱難方讀於父書，某人窈窕夙嫻於姆訓。竊有不孤之望，願尋可妻之言。敢先五兩以爲儀，將候三星而請日。誠知天幸，此兒獲事於膺門；惟顧冰寒，何意遂攀於齊耦。《燭湖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

茅季德回李氏定姪女書

姻聯最舊，今爲三世之榮；盟好所尋，敢不一言而定。我衰門而何取，公眷誼之不遺。某人秀發之稱，當應魏舒之宅相；而某人柔惠之質，方加庾袞之訓詞。得壻佳哉，託孤足矣。龜蓍咸吉，雁幣鼎來。實維先兄之寵嘉，敬拜使者而受命。心之所喜，言豈能形。《燭湖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

戴氏定陳氏書

婚姻所以繼世，男女欲其及時。况辱母黨之盟，重結兒曹之好。茲爲美事，幸有成言。某人姆訓有方，亶亶七篇之戒；而某人儒風是慕，孳孳六藝之傳。爰不失於因親，又何辭於非耦。鳳占孔吉，定非他姓之常談；雁幣初陳，固出吾家之記禮。《燭湖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一。

趙大資姪定莊氏書

原注：仲禮已娶其姑，今從弟聘其姪

訓飭兒曹，頗覺弟昆之無間；夤緣姻好，更令姑姪之相從。足慰我心，實有天幸。某人嫻於姆訓，無不柔嘉；某人迪以師資，亦克敬畏。爰講絲蘿之聘，俾尋瓜葛之盟。便想宜其室家，一門交慶；抑使施于孫子，百世不忘。《燭湖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一。

李叔文子定陳氏女書

疇昔問名，已佩百金之諾；今茲納幣，敢愆五兩之儀。必有禮詞，以導誠意。某人名門懿範，定

知道蘊之尤高；某人新學小生，豈謂南容之可妻。不自慙於非耦，遂辱貺於成言。慈訓丁寧，想見牲魚之已祭；佳期咫尺，佇歌駁馬之于歸。《燭湖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一。

符氏定趙氏女書

玉葉金枝，所謂齊非吾耦；簞門圭竇，敢云平豈長貧。幸傳柯斧之言，許締松蘿之好。卜而龜吉，禮以聘交。某人慶襲侯門，兼全容德；某人年踰壯室，有志功名。已蒙禁嚮之知，願拜諾金之重。婚姻所以繼世，何敢不欽；男女欲其及時，嗣茲已請。《燭湖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一。

胡氏迎李氏女書

父母於子，皆願爲之室家；婚姻以時，蓋必詢於卜筮。念已問名而納吉，今爰奉幣以請期。不能盡講於多儀，抑亦少將其厚意。惟仲冬之月吉，與丁卯之辰良，輪御三周，欲俾諧於親迎；函書一諾，敬頤俟於寵嘉。《燭湖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一二。

全宋文卷六五九〇

孫應時 九

贈日者黃朴序

赤城黃朴自號白雲山人，以藝遊四方，推人始生歲月日辰，考步五行五星，知其性行、氣骨、薄厚、美惡、豐瘠及終身貴賤、壽夭，輒奇中。嘗識予兄伯起，間遂謁余，試其術，一日閱數十人，道往事悉驗。余友葉君養源困場屋久，黃曰：「是來歲必第進士。」及言陳生用之亦然。至餘人，或輕銳自負，或郡士所推許，黃一未可。明年復皆如其言。嘻！亦可謂藝之精者。蓋占命與占相皆有此理。相法自春秋來有之，而命之說繇唐以後特盛。要之形氣因受於天，決不可易，雖復逆知禍福，亦何所避就，此聖賢所以不語怪神，而獨有順受其正之說。世道益下，士大夫汲汲惟利與名是謀，故奔走於占，而業之者亦益出新奇，往往得志斯世，可歎也夫。然黃生爲人疏野，喜面折，不顧忌，不候伺人詞色爲高下，或逢盛怒終不改，久而皆信。又時時能指切心術行事得失爲勸戒，類有益於人，不

與他日者比，余以是賞焉。於其行也，胡君子寶爲之請序，乃書以遺之。《燭湖集》卷一〇。

送陳濟叔序

自余尉黃巖而歸，其邑人不余忘，凡東西行過余里者，輒款門相親也。陳生濟叔儒家子，少而喜游，能相人。十年間三見余，留或旬月。爲人倜儻有直氣，坐逢鄙夫俗士，瞪目拂衣，不語徑起。雖大官貴人盛氣勢邀致，欲其陽浮諛悅，不可得。余心善之。今歲三月來遂安，驗其術亦益奇出。蓋生能不敗於利，不陷於卑辱，則其精明之過人也宜矣。雖然，丈夫以意氣自喜不難，不以少壯老盛衰則難。生今三十五耳，自是以往，將能終其身不敗於利，不陷於卑辱矣乎？欲如是，莫若息交絕游，超然歸休，而惟吾志之求。不然，形勢之途，往來周流，恐子一日之不競，爲余言羞也。余既以警陳生，亦自警云。《燭湖集》卷一〇。

餘姚鄉飲酒儀序

《儀禮·鄉飲酒》篇，其節繁矣。戴氏記其義，文頗參錯。先儒以爲鄉飲有四，曰賓興賢能；曰飲國中賢者，鄉大夫主之；曰習射而飲，州長主之；曰祭蜡而飲，黨正主之。鄉三歲而飲，州歲再飲，

黨歲一飲。儀亦稍不同，如六十、五十者坐立之別，黨所以正齒位於初也，其他則否。古人因事以習禮樂，爲風俗計而已。高宗紹興之十四年，詔郡縣歲習鄉飲，凡舉進士者視其籍。二十六年，或言吏並緣擾民，且預飲猥雜，反混士流，乃詔頒行於里社者聽，官勿預知。自是鄉飲廢矣。蓋一時議者苟於改權臣之舊，而不之詳也。吾邑乾道間，鄉先生葉君汝士仕而歸老，邦人高之，請於大夫，特舉是禮以賓之，頗損益舊儀。其後邦有所共慶輒再講，而疏闊不常。前四年，常侯楮造朝，以此飲餞於學。今趙侯善湘滿秩當去，復行焉，會者尤盛。方春之中，風和日明，搢紳韋布，閭閻濟濟，卒事無闕，觀聽肅然。惟吾邑之餞俗能存古意，惟賢侯之令德能洽士心，不其休哉！夫鄉飲非所以祖餞，而因事以習禮，則猶古也。古禮既難盡復，紹興之頒制亦不存於故府。邑士莫叔亢獨能熟其舊聞，以相此儀。趙侯嘉之，而惜其莫之傳也，乃圖而刊諸牘，且訪諸永嘉郡庠所行而參校附益焉，所以扶持古意，褒勸媿俗，期無窮。繼自今不惟祖餞是循，庶幾歲時習肄，禮樂興行，使吾姚江如古鄒魯，四方聞風，於是取則，豈非趙侯之望也歟？我鄉人其勉之！

《燭湖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二〇七二。

胡文卿樵隱詩藁序

蘇長公曰：「無竹令人俗。」又曰：「士俗不可醫。」余嘗欣然誦之，以爲真宇宙間妙語。噫，無

竹者尚爾，況於不能詩者，其俗且奈何哉？古今詩人，其學未必皆合於道，其言未必皆當於用，要其風流意度定自不俗，如幽蘭之芳，野鶴之潔，使人一見，輒灑然意消。故夫詩人多窮，無他，以其不俗，故窮。向令用意研索爲猗頓、白圭之術，量其胸次，已有萬斛塵土，而暇及詩乎？予里有佳士曰胡君文卿，本富家子。文卿少獨嗜學，舉進士不售，而肆其情於詩。當其覓句時，往往忘寢與食，問以家事，瞪目不答。詩則工矣，而家益落，妻孥愠怒，姻族笑且罵之，自如也。所居門瞰湖山，風晨月夕，鷗鷺翔集，樵牧往來，文卿曳杖行吟其間，自視天下之樂無己若者。其詩閒淡清美，與其人境相稱，時亦感激頓挫，奇壯可駭愕，知其中自有所抱負，非苟然也。文卿今老矣，平生未嘗奔走納交，遊於當世，世未有知之者。余雖獨知之，而力不能佐文卿之樂，名又不能使文卿因余以傳也，姑爲之序其詩集，道其不俗故窮，而略狀其風流意度。余與文卿皆可悠然一笑，相與意滿。若夫人之知不知，名之傳不傳，是又類俗人語，刪之可也。《燭湖集》卷一〇。

盧申之蒲江詩藁序

東嘉盧申之妙年取進士第，辭藻逸發，如水涌山出。見予於吳中，不鄙定交。申之喜爲樂府，予曰：「不如詩之愈也。」申之即大肆其力於詩，居三年，寄《蒲江詩藁》一編。讀之，郁然其春，若時禽之高下，而衆芳之雜襲也；灑然其秋，若風露之清高，而山川之寥朗也。澹兮如幽人處士，自足

於塵埃之外；儼兮如王孫公子，相命於禮樂之間也。竊兮其思之深，悠兮其味之長也。蓋申之天分自高，而用心尤苦，洞視古今作者，神交而力角之，不愜其意不止，非餘子碌碌新有詩聲者比也。申之猶以質於予，予固未嘗工詩，而何以進申之於此哉？雖然，詩至於是，可以止矣。作詩正如飲酒，酒所以養人，勿以病人；詩所以足性，勿以害性。老坡所謂可寓意、不可留意者也。或曰：「子曩力進申之於詩，今之言不疑於相戾乎？」曰：「惟申之知予，可言而言，子勿慮。」《燭湖集》卷一〇。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二八。

跋淳安縣學昌黎先生像

紹熙三年閏二月

世所傳昌黎先生像多妄，乃江南韓熙載耳。先生嘗貶連之陽山，連之學有先生像，實張忠獻公所藏善本，今州守陳侯曄摹以遺淳安丞魏君鹿賓，而某獲見焉。再拜，歎曰：嗚呼偉哉！此皇甫持正所謂神人端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者耶？東坡翁所謂「騎龍白雲鄉，飄然來帝傍」者耶？英風奇氣，凜凜若此，宜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也。宜其能開衡山之雲，馴鰐魚之暴也。五百年之間，必有名世者，天之賦予，豈輕也哉！按先生自道有慢膚多汗、腰腹空大之語，此本尚頗不合。至其精神照世，則決非他人無疑矣。陳侯愛文好古，尤慕先生。頃歲宰淳安，作便齋，植松竹，曰「讀書林」。今在連築堂曰「仰韓」，其風流趣尚美矣。猶不忘淳安之士，

而屬魏君刻先生像於其學。魏君又賢，滿秩迫去，猶惓惓就茲事，皆宜書，俾傳之者有以知其所從來也。紹熙壬子歲閏二月甲寅，後學會稽孫某謹識。《燭湖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二二二。

跋王獻之保母帖

嘉泰二年歲在壬戌，會稽之黃閑有樵者斲廢壞破故冢，得小硯及磚十數以歸。一日，携硯獻其主人錢清王畿。畿乃士人，因視其硯甚潤，腹背有「晉獻之永和」五字，異之。從至其家，又搜得二輒，出此志，遂傳於世。羲、獻帖獨此未經摹搨轉刻，猶是當時手迹，幸而早遇好事，得不碎毀。自興寧乙丑至是，適八百三十八載，而子敬固逆知之。古人卜筮精妙，多如此。物之成敗隱見，豈偶然哉。志文十行，字百有十七，缺不可識者十四。樵者未幾死，莫知其破冢之處云。餘姚孫某季和父識。《燭湖集》卷一〇。

跋司馬家藏薛紹彭臨寶章帖

右，薛紹彭道祖臨晉人書，藏故海陵使君司馬季若家。紙暗墨渝，人莫之識。嘉泰壬戌歲九月，其子述封以問余，余試尋之王氏《寶章集》，乃其最後一帖，梁中書令臨汝安侯志所書也。凡六行三

十六字，隱隱皆是。《寶章帖》二十有六，武后時王方慶所獻。逸少子孫世皆善書，可謂盛哉。我宋建中靖國間，吳興劉燾無言讎書秘閣，摹得之，刻於其郡之墨妙亭。今亭中古帖，惟此獨存，然字不藏鋒而體濁，首尾一律，自是無言筆法耳。是帖所臨，秀勁奇逸，勝之遠甚。道祖故有書名，思陵《翰墨志》所謂蘇、黃、米、薛者也。魏泰則曾子宣丞相夫人之弟，有《東軒筆錄》行於世，因併志之，復以歸司馬氏。燭湖孫某書。《燭湖集》卷一〇。

跋傅給事諫吳應誠使三韓書

開禧二年春分

按《中興紀事》，建炎三年詔舉使絕域者，浙東副總管吳應誠請身使三韓，圖迎二聖。四月丙午，詔應誠借刑部尚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武臣韓衍副之。越帥翟汝文奏：「應誠欺罔，決辱命取侮遠人。」不報。六月，應誠至高麗，高麗之君臣曰：「大朝假道於我以通敵，敵亦將假道於我以窺浙，則奈何？」應誠雖與往復，竟辭屈而回。其年十月至行在，上怒，朱丞相勝非爲之解，得不罪。應誠後不復見，真誕妄人也。傅公之慮，正與翟公同。觀其造次作書，引筆行墨，發於忠憤，反復究切，利害曉然。所謂糜邦財於艱難之時，以資無功之費，信可惜哉。傅公是時方以言事謫爲蒲圻丞，未行，猶銳於利國如此，使人重有九原不作之歎。開禧丙寅春分日，孫某題。《燭湖集》卷一〇。

跋趙叔近遺事

嘉泰四年二月

金人再犯京師，遊騎四出，吾郡縣將吏望風奔潰，莫敢撓其鋒者。趙公宗室子，爲少尹南京，獨能力戰全其城，實啓高宗皇帝中興之業，斯已壯矣。及守樸李，不惟使吏民安堵於列城反側之中，而單車入不測之地，使杭之叛卒斂手聽命。犒賜不足，則竭私儲繼之。非其精忠血誠，智勇兼濟，疇克爾。不幸罷守家居，一旦迫於亂兵，權宜鎮定，一郡免於魚肉。上奏未達，而王師奄至，公不自疑，晏然迎勞如平日，其心跡非不較然明白也。諸將武臣方以殺略爲功，加以授命王淵，逞其爭一女之憾，倉皇害公，不復顧問，哀哉！紹興九年，朝廷始知公冤，有詔褒贈，告詞尤哀傷之。國史已軼其事，未及立傳。公之曾孫彥嘏顯叔蒐緝遺牘，本末略具，可信不誣。顯叔兄弟十人皆賢而文，多以科目自奮，忠孝之報方興未艾，而王淵者亦死於亂，子孫無聞矣。天定勝人，豈虛也哉！某敢併著之，以告於太史氏。嘉泰四年二月五日，燭湖孫某書。《燭湖集》卷一〇。又見《南宋文範》卷六四。

跋汪立義教童子訣

慶元四年四月

師哉師哉，童子之命也，揚子之言也正也。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傳道解惑者

也，韓子之言也激也。童子最難其師，然世常輕視童子之師，故童子師滿天下，而句讀音義字書之學，大抵鹵莽。雖有工技辭，蠟科第，白首顯仕，而筆舌聲畫之間，或可鄙笑，不能自改者，師誤之也。余先君子雪齋先生終老爲童子師，其法度必準於古，不以一毫自愧。今觀樟山汪先生教人之訣，甚似而尤詳，讀之泫然淚下。世之求童子師與爲之師者，各取一通置之座側，非小補也。雖然，教子者必以實，不以名；教人者必以義，不利。父兄委子弟於師，不樂其嚴，不察其欺，則名而已矣。師受人之子弟，狎而不威，助之欺其父母，則利而已矣。夫如是，先生之訣可傳，孰能傳先生之心乎？抑能傳其訣，猶可以卜其心。若笑而不顧，吾不能知之矣。故爲之書。慶元四年歲在戊午四月辛未，孫某跋。《燭湖集》卷一〇。

跋胡元邁集句

胡元邁爲人恂恂朴實，容貌辭氣不能動人。其胸中乃有數千卷書，溢爲集句，至數百篇。雖有好事者卒然遇之，未必不以衆人待元邁也，士之不可忽如此。雖然，集句近世斯人遊戲法耳，要之可以爲工，不可以爲高；足以貽世，不足以名世。余聞元邁所自爲詩不下古人，他所著書甚多，歸而益盡力焉。使他日與集句並行，又善矣。《燭湖集》卷一〇。

跋吳氏戒殺文

臨海吳君應龍出示其先世所傳《戒殺文》，乃建炎四年間眉山蘇公遲之所作也。蓋吳氏世居涌泉，而有溪出南山下，溪有魚千百頭，文叟者與之相樂，如相知相忘者。其父不殺四十年，至文叟又不殺、懼子孫之或殺，而求蘇公爲此文以戒之。予閱之，因竊嘆如文叟者，可謂能不移於海濱之習俗，而知古仁人之用心者矣。且萬物皆備，孰非我也？況魚躍於淵，尤察於下者歟，忍自傷其生歟？然物必有用，人實資之。古人有用以成禮者，則取之有義，而不殺之仁在其中矣。故川澤虞衡，莫不有禁，祭祀、賓客所供有時，網罟之目則以四寸，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夫子所以釣而不網，孟子所謂數罟不入污池也。雖一魚不妄殺，仁之至、義之盡、而禮之備矣。夫生而不殺，人之性也。後世至於竭澤而漁者，豈獨無是性哉，或者習俗之所移也。況近海爲魚鄉，魚無大小盡取無遺，蓋無一家一人一日不食魚者，其習俗然也。吳氏乃獨能以殺爲戒，可不謂過人矣哉！後之子孫如能世守此戒而不渝，又能充無殺魚之心以推其所爲，則火然泉達，涌泉之源混混不舍，可以放乎四海，而仁將有不可勝用者。求仁近仁，患不知戒爾，尚其戒之。《燭湖集》卷一〇。

書趙清獻公手記嘉祐六年廷試事後 慶元元年

惟我有宋以儒立國，列聖相詔，垂意多士。此帖所記，羣有司校試殿廬，天子日日以次臨幸，訓敕勞賜之不絕。當是時，昭陵御宇已四十年矣。嗚呼，其不謂之至誠不息矣乎？故科選雖非古法，而祖宗以此得士。惟其有籲俊尊上帝之心，是以有天祐生賢之應也。彼王安石徒飾其法，而浸壞其心，盛衰之故可考矣。反覆此卷，能不喟然太息！慶元元年月日，越孫某敬書。《燭湖集》卷一〇。

策問

問：《易》始八卦，文王重之。然《繫辭》稱神農、黃帝、堯、舜，制作之原，蓋取諸《噬嗑》、《大壯》、《益》、《夬》等卦。文王之前，卦名安有此歟？《周官》太卜掌《歸藏》、《連山》，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然則八卦之爲六十四，自夏、商已然，而曰始於文王，何哉？《噬嗑》、《大壯》、《益》、《夬》云者，庸知非舊名歟？虞之官占，意亦有書。《連山》、《歸藏》，禹、湯所用，而文王皆廢不取。何前世聖人之於《易》猶有遺恨也，且又有疑者？爻辭蓋文王作，安得遽有「王用亨於西山」，及箕子明夷之證？彖辭固孔子作，安得自有「智者觀其彖辭，思過半矣」之誇？仲尼晚而讚

《易》，當魯哀、定之間，而穆姜論筮，前此數十年，何其與《乾》之《文言》同也？汲冢《魏書》，後此近二百年，其《易》乃有陰陽說，無彖、象、文言、繫辭，何夫子之《易》猶未行於戰國也？《易》之義深矣，學者所未易言，而其成書之先後始末，不可不知也。故敢以問。

問：儒者羞稱桓、文之霸，竊嘗疑之。《春秋》予齊，《晉語》稱管仲，何哉？方周之東，黍離之風降於列國矣。向微齊、晉扶名義以尊天子，却戎夷以存諸夏，春秋之亂不可計也。桓、文之故，不可試論之乎？夫五霸，桓公爲盛，其實似不然者。蓋桓公得齊三十年，始能用師於楚漢水，方城之對，彼其辭氣未懾也。堂堂中國之諸侯，下盟其一乘之使，而藉手以還兵。未一二年，而圍許救鄭之兵已復北出。桓公晚與之爭東夷，而吾之力衰矣。晉文反國未幾，而城濮一戰，潰楚之二軍，殺其令尹。楚惕息請平者十五六年，終文公、襄公之世，而狼淵之師乃敢窺中國耳。然則桓公之服楚，恐未可與文公同日語也。方齊之霸也，晉國陸梁山河之間，滅耿、滅霍、滅魏、滅虢、滅虞，桓公不敢問，而晉之主盟也，齊、秦匹敵，俛首聽之。其強弱又孰愈耶？桓公之業僅終其世，而晉之子孫代長諸夏百五十年，其久近亦孰優耶？管仲之才偉矣，其所以經營霸業者，果何爲然歟？晉之諸臣，宜若不及管仲。由是言之，不幾於反勝歟？雖然，聖人以桓公爲正，以仲爲仁，何其言之大也？學者又將安考乎！併條其說。

問：東晉立國江左，考其終始，蓋多故矣。自南渡五六年，王氏首亂，至蘇峻、桓溫父子踵之，皆以州鎮撓敗都邑。根本無備，何太甚哉。始，上流未得蜀。永和中，乃擒李勢後復陷於苻堅，盜於

譙縱。備多而力分，且賦入止於東南，不已窘歟！晉史不志兵，觀其前後用師，率不過四五萬，極或八萬人耳。兵籍蓋寡，殆非五胡敵也。然以是立國，猶傳世百有餘年，其間又能正名仗義，遣將出征，一進一退，與彊敵角。由祖逖以下，嘗收河洛、入關陝者數矣。陵夷寡弱之中，而力何以辦此歟？其尤難者，苻氏盛兵百萬，自以投鞭塞江，可一日而無晉。曾未深入，一戰瓦解，天耶？人耶？謝安奕棋飲酒，遊談自如，以傲大敵，乃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安誠矯情鎮物，姑爲是大言者非歟？淝水之勝，此進取之大機，安遲迴久之，乃使謝玄北出，已適爲慕容姚氏之資矣，又何委也？論中興之功，必曰王導，時人以安比焉。假設二子易地而處，使安佐中興，導當苻堅，謂將何如？東晉之事褊矣，然原其所以危而能久，怯而能勝，勝而不能進，則夫立國之始，內外輕重之勢，取財之地，制兵之法，與夫二臣所以經畫而扶持之者，要皆有失有得，不可以不知也。參諸今日之事，亦將有可上下其說者，丐悉數之。

問：士不要於道義，而以豪傑自命、以功名自許者，三代之時無有也，洙泗之間無有也，而見於後世特多。是安所授受哉？究觀其說，不過慕管仲、孔明。仲之功，聖人固稱之，而仲之器則聖人小之矣。孟子謂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而他日有取於陳良，則學周公、仲尼之道，而後學之所宗者也。管仲曾西之所羞，豈孟子所謂豪傑哉？史言孔明嘗自比於管、樂，而以俊傑見稱於司馬徽，世以爲孔明之學固已如此。然當漢分裂，姦雄蜩起，智勇爭奮，孔明獨閉門高卧，非劉玄德之賢且正，而三顧益勤，似無出理。彼以功名自許者，其然乎？孔明才略固大，而自稱獨曰謹畏，其言語行事信

然。至其取士，不曰忠純良實，則曰性行淑均。彼其所以爲俊傑者，毋乃頗與後世異耶？且管仲以名尊周，而孔明以死殉漢。一匡天下之功，孔明有所未就。若三歸反坫之事，孔明所不屑也。此其人物本似不倫，則自比管、樂云者，殆猶有說，而遽以豪傑功名之士例之，何哉？天生奇才，氣高識遠，不用之於任道立義，而區區管仲之慕，功未可及，而器先似之，又以託諸孔明，是何故也？豈非常之士，固非常人之所能識歟？試相與證孔、孟之意，論次管、葛之大略，因以觀諸君之志焉。

問：自孔、孟沒，異端並起，道術破裂，正學不傳。漢興六世，始黜百家、崇六經，而兩漢經學大盛。然專門名家，不能相通，士不知道。頗知道者，西京董子、揚子，東京未有考焉，抑黃叔度、郭林宗其近乎。未有諸葛孔明，本體正大，而亦未粹也。魏、晉以風流爲勝，清談爲賢，其間文章之習日興，亦日以靡，老、佛二家始紛綸參錯。天下南北相望，經生學士僅如辰星。訖隋而得王仲淹，意可與董子、揚子相上下者乎。唐三百年，卓然有意孔、孟，獨一韓子，然其淵源粗略矣。總之，自漢而下，經術、文章自分兩途，經生規規樸學，文人浮夸無實，至談性命、道德，必出於老、佛，起而謀人之國家，則是三者皆不足用，而刑名、權謀、功利之說實陰制天下之命，若是者千有餘載，可不悲夫！宋有天下，明聖在上，人倫正德氣洽，人文運開，傑士輩出。始則經術益以通明，文章益以古雅。嘉祐、治平之後，舂陵周氏、河南程氏、關中張氏始以孔、孟絕學爲諸儒倡，文必要於六經。經學所以窮理盡性，立道成德，出可以治天下、明王道之正，斥異端之惑，千五百年破碎分裂之學，於是復見天地之大全，可謂盛哉！蓋今學者雖三尺之童，皆知論說此義，而羞前代經生文人之陋習。

是何以能然，而可以不自慶歟？敢問均此文也、經也，均此人也，均此理也，昔何爲而蔽乎？今何爲而明乎？豈道之價起天，而非人乎？抑學之得失人，而非天乎？孔、孟之教本如日之中天，何以遽無傳乎？近世諸儒之學，初若珠之在淵，何以卒大顯乎？董、揚、諸葛、王、韓諸子，信皆有得於斯乎？叔度、林宗其意象風旨亦果合乎？濂溪、二程、橫渠，其論或頗不同？何以同於知道乎？昔之經學，今其孰取？昔之文章，今其焉擇？異端何時而迄息，王道孰云其易行，抑今之士或竊諸儒之言而諱其名，或襲諸儒之名而戾其實，是亦何爲而然哉？言及之而不言，不可也。

問：所貴儒者之學，以其異於淫巫瞽史也。彼以技，吾以道；技用之必窮，道無自而能窮。技之於道遠矣。彼曰金穰火爨枵中則虛，吾則曰災不勝德，修誠可以格天。然邇者之旱，自夏而秋，民心嗷嗷。主上側身修行如周宣，六事自責如成湯，而郡太守禱祠祈禳無虛日。誠與物俱至，宜應不旋踵而感通之，不速何歟？豈巫史之說亦有時而信歟？夫旱乾水溢有請於天，君相守令責也，而民庶致祈佛、老者，雜然靡所不有，甚者怪誕之人亦欲乘時而售其妖妄，僥覲偶然而邀敬於世。古無是也，而流俗則然。縱之歟，抑少抑之則是乎？今既秋矣，雖雨，無益於溉者。至廣賑救之策，不可不急講。浙西八郡，仰食者不知其幾，而粟之籍於常平，僅三十萬石。被旱不無輕重，而獲中下熟者甚少。自今至來歲食新，其日月甚長，吾之術賑糶以防涌貴，賑濟以止流亡，必也不出三千萬石之外，何以兼足而善後？常平所儲之外曰勸分、曰補官、曰通販之類，可舉而有益者何事？諸君優游庠序，篤道正俗，其學粹矣。荒政非細務，可無講之有素、用之不窮之術？願併言之，以備采擇。

問：天下之風俗，非學士大夫爲之耶？三代而後，二千年間，其變多矣。周之盛也，不惟俊造賢能之選皆足以知道而入德，蓋雖婦人女子、小夫賤隸，而其言語行事可以編之六經，禮樂教化之積，固使然耶？讀《左氏春秋傳》，其人物議論之美，雖蕞爾國猶不絕書，愈久而不衰也。當時之禮樂教化，豈猶先王之舊乎？戰國去春秋近耳，而風俗遽以大壞，士爭爲縱橫捭闔、兵刑權詐之學，紛紜馳騁，務以傾覆人之國家，以遂其汙賤無耻之求。於是二周、三晉，實爲游士說客之淵藪。夫周之文獻，晉多君子，其遺澤餘韻寧無足賴，一何至此極歟？漢初，諸侯之賓客，郡國之游俠，尚有戰國之風，未幾一變，而儒門盈於天下。然西都之季，士氣乃病於委靡；東漢中葉，驟崇名節，大抵矜高峻厲。魏、晉之際，故老猶有存者，而虛浮放誕之俗忽起而不可制。江左人士，更以風流名勝相夸，其後一旦衰歇。魏、周、隋無足論，唐興，而文章之習尊矣。元和、長慶間，作者方盛，無何，朋黨之俗輒熾，汹涌久之。已復消散就盡，訖於五代，天下若無復士大夫者。國朝文明熙洽，鉅儒碩德、名公俊人森然並出，其學問、文章、氣節、行誼，往往兼前代之長，宜若可以追還三代之盛。顧南渡以來五六十年，浸亦不滿人意。蓋今之弊，人才日以凡下，而宏遠方厚之器少；士氣日以熟爛，而振厲英發之操衰。科舉之學，謏聞寡見，而不本於道義；搢紳之志，營私自利，而不存於國家。佞諛奔競以爲常，欺謾文具以爲能，靡靡囂囂，不可殫舉。夫豈無卓然特出、不徇流俗之士？而要其風聲氣習，大抵然矣。嗟夫，此非有識者所當憂乎！嘗試論之：古今士俗無慮數十變，而皆不相似也。豈天地之間，推移摩盪之理，莫知其爲之者耶？抑其倡焉者皆有端，而激焉者皆有故耶？倡焉者有應有不

應，激焉者或宜然而不然，亦皆有說否耶？彼其方盛而輒衰，豈盡有摧折之者乎？其既變而不返其初，豈無復挽回之者乎？世之言士俗者，常歸之於上。夫自春秋、戰國以來，如前所述者，果皆上之人使之乎？矧今天子明聖，躬德義，興學校，重選舉，丁寧訓告非不詳，作成涵養非不厚，而士俗猶自若也，是又將安出乎？然則欲今之士俗復如祖宗之盛，由祖宗之盛而復如三代之時，豈終不可乎？願共講之。《燭湖集》卷九。

全宋文卷六五九一

孫應時 一〇

疑孟說

孔子作《春秋》，尊王室，吳、楚僭王，書之曰子，王人雖微，序諸侯之上。孟子勸齊、梁之君行王者之政，無復尊周之說，故溫公有《疑孟》一書，而李泰伯、鄭厚之徒專以此訾孟子，此不可不首爲孟子辨也。孔子稱由、求爲具臣。夫由、求之在孔門，從事聖學之久，其所自立必有大過人者，聖人猶謂之具臣。具臣者，粗可供人臣之職之謂也。已而又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夫臣子孰不知愛敬君父乎？居然自視，何至一旦頓絕天理，以從弑逆之黨？然苟其胸中無主宰，無臨大節不可奪之操，及變故橫生，勢誘威脅，惜身命，念妻子，忽不能自免矣。孔光，漢之儒宗；劉歆，劉向之子。其素行非不篤，聞見議論非不美，豈期至於阿附王莽，賣國與人？以此知不陷大惡者如由、求，然後可保，下此者皆未可保也。若孟子之學，乃由、求上一等人，豈可謂狃於戰國之俗，助成諸侯之

僭亂哉？學者能知孟子於此，必不會錯，然後可論也。大抵觀聖賢者，當觀其大用。聖賢之大用在時。堯、舜禪授，湯、武征伐，時也。以堯、舜之禪授而責湯、武，以孔子之尊王而繩孟子，則非矣。蓋春秋時王室漸微，然典策、告命、車服、爵賞猶行於天下，齊、晉之伯託於尊周，而人心附焉。當是時，天下固周之天下也，故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室爲本。至於戰國，則晉三大夫分裂其國，而威烈王從而命之爲三諸侯；田常破滅太公之後，自是有國，又從而命之。自是諸侯不復顧藉王室，既久而皆僭號爲王。雖宋與中山，其國微小，亦且稱王，而周天子之號亡矣，已夷於一小國矣。曆數已盡，天命人心已去，文武之餘澤已竭，孟子烏得而強尊之哉？故孟子因齊、梁之既王而勸之行王政，適其宜也。聖賢之大用主於安天下。孔子之時，必尊周可以安天下。孟子之時，諸侯有行王政者，則可以安天下。雖孔子復生，必不易孟子之言矣。譬如大田萬頃，故主之子孫凋喪淪落，其僅存者，疋疾無力，荒蕪不耕，而強有力者裂而耕之，吏莫能禁已數十年矣。凶年饑歲，仁人義士，其亦勸之力穡均利，以濟鄉黨乎？抑將勸之捐鋤棄耒，而歸其籍於不耕之主乎？然則異議者可以釋然矣。

《燭湖集》卷一〇。又見《南宋文範》卷五八。

李生名字說

始予肄業於種山之陰，思湖李生從余游者半年。時李生尚少，未知學，而意親余也。余去黃巖四

年而歸，歸十日如錢塘，里之姻故未及相聞也。李生居旁邑百里而遠，獨先衆人追見余於逆旅。又三月，余自錢塘至家，適二日，李生復冒大風徒步就余。於是束衣贏糧，相與讀書於蓬藿荒莽之中。余上下城邑，生輒隨之不舍。觀其學雖未能大進於舊，而其望予之歸之勤，親余之篤如此，亦可謂有志者矣。如是而猶未進焉，則余媿也。生始名知幾，字吉光，今將有所避，而謁余易之。余聞仁也者，天地之所以爲道，而人之所以生也。聖賢之教莫大乎仁，學者之從事宜莫急於仁。今之囂囂者，其習陋，其說卑，挈聖賢之言告之，不訕且疑，則藐之而不以聽。生之於余不至此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使夫人而知其實也，則固吾身之任，而誰與遜哉。」生其以知仁名，以任甫字，可乎？古之人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以存之目志之心而不敢忘也。名字之於人，從其美者而命之，其視盤盂、几杖也不愈近矣乎。古語有之：「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然則爲李生者宜如何耶？其庶幾乎無以重余之媿耶？

《燭湖集》卷一〇。

司馬氏七子字說

新金華通守司馬季若，溫國文正公從曾孫也。恢然長者，樂善而愛人，不近利，擇婣連必於名門故族，是最爲有家法。生七丈夫子，曰逌、曰道、曰述、曰遂、曰逢、曰近、曰迅，森然秀整，而興

於學。請字於余，余爲之言曰：冠而字，字必依其名，古也。美其名若字，思所以稱之者，學士也。居，吾語汝：速之爲言，來也。天地之間，往來莫神於陰陽，而陽爲大，是其來則萬物熙然以春，故君子之道象焉。《易》曰：「小往大來，吉亨。」然則速宜字曰大亨。道者天下之常理也，昭然若大路。不知道不智，知而不履，履而不終，不仁。《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然則道宜字曰元履。昔吾夫子自處於述而不敢作。蓋凡天下之理，古人畢陳之矣，學者尊所聞，行所知，兢兢焉而已，又奚作焉？然則述宜字曰尊古。仲虺以爲賢者天所祐，德者人所輔，忠者顯，良者遂。厥或弱昧亂亡之形見，則兼攻取侮之患臻，皆天理人事必有至者。士而求遂，非良奚可哉？故字遂曰楸良。孟子語君子深造自得之學曰：「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道至於左右逢原，其幾於天矣，深之功也。故字逢曰深原。士志遠，不志近。志近莫如近道。《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格物知止，學之先也；非格物知止，無以近道。故字近曰知先。迅，速也。天下之成不貴速，惟進德爲貴速。《易》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觀日者觀其出，昧旦蒼涼，徘徊未升，霍焉如騰，天下大明。君子之進德似焉，不其偉哉！故字迅曰晉明。噫，余之字七子也，其義則大矣美矣。七子而果進於德，近於道，其用力深，其成材良，稽諸古，履諸躬，成名於君子，而濟時於泰亨，國人之所稱，願何以加焉！夫七子之門，溫公之業也，識者之所期也，天下之所觀也。凡余所以字七子者，溫公由是以爲溫公，七子可勿念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噫，七子其敬之哉！《燭湖集》卷一〇。

〔二〕願：似當作「顧」。

海陵縣齋不欺堂說

淳熙十四年七月

司馬公言：「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從曾孫儼爲邑海陵，作草堂，請郡從事方桷書「不欺」二字揭之。丞孫某曰：世固有取三不欺之義名縣齋者。彼所謂不欺者人也，此所謂不欺者己也。己不誠於君親，欲人誠於己，得乎？吾侯不忘先訓，以是躬行，真得爲政之本矣。淳熙丁未七月朔識。《燭湖集》卷一〇。

遂安縣學兩祠記

宋紹熙之二年，會稽孫某爲嚴之遂安。令始至，謁先聖先師，視黌舍，閭然無肄業者。問所從來，曰幾三十年矣，曩者或壞，屋爲傳舍，爲庫庾，爲賈區。前一年，令趙君始葺之，未及於教也。乃擇學長一人，受徒其中。未幾，衿佩四來，絃誦藹聞，而某吏事之隙，旬一再往，問難講繹，益勸於學。明年元日，設濂溪周氏、河南程氏三先生之祠於講堂東偏，以廣漢張敬夫先生嘗守嚴陵，東萊呂伯恭先生同時爲郡博士，實相與講明正學，興起俊茂，有功斯道，爲世師表，亦設其祠西偏。會諸

生，告之曰：「學者，學孔氏者也。然自曾子、子思、孟軻沒，孔氏之書僅存，而學不傳千五百年。名人巨儒，孰不自任斯道？而道之統不歸焉。惟濂溪、河南師友淵源之懿，相承益光，扶皇極，正人心，於是王道明而刑名功利之說熄，聖途闢而百家異端之辨窮。異時六經、《語》、《孟》微言大義沉汨破碎於淺陋雜駁之談，乃今發越條達，簡易平實，本乎性善，經乎人倫，而用乎治國平天下。破瞶爲聰，砭矇爲明，荀、揚以來，莫或進焉。是以學術莫隆於本朝，而議論莫正於今日。故惟三先生爲得斯道之傳，豈可誣哉！若三先生之學，中間猶鬱而弗章，三十年來，乃大顯於天下，則廣漢、東萊之力爲多。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蓋孔子之學亦由七十子尊而守之，非私爲黨也。世或相與指目姍侮三先生之徒，謂之道學，此正可笑。夫道學豈惡語哉？道學姍則相率爲無道，且不學而後可乎？陋者又曰：吾學孔、孟，何以周、程爲？曾不知孔、孟云者，近世諸儒之語，在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未有以孟氏配孔子者也。今習尊孟氏而疑周、程，是知以昭祔祖，而不復知有穆者耶？東萊嘗云：世人輕訾周、程，顧第弗深考爾。斯言平而有味。某誠不自揆，敢誦所聞以風曉諸君，其亦端車正轍，自歸聖門，無爲妄論所回惑哉。若夫事浮靡，苟利名，工於言，悖於行，尤非興設祠之本意，請重以爲諸君戒。」諸生曰：「唯，願記其語於石。」乃書以遺之。《燭湖集》卷九。

桐廬縣重作政惠橋記

紹熙三年閏二月

桐廬負山爲邑，其南、東挾二大谿，沂東谿稍北有浮梁焉，曰政惠橋者，驛道所從出也。谿發源天目，下接潮汐，湍注洄洑，其廣千尺。我宋大觀中，縣始作橋，尚書黃公裳名之。南渡以來，蜀漢、閩廣、江湖之往來京師而陸行者，畢繇此橋。旗驛輿馬絡繹連日夜，橋之治不治，其利病滋不輕。紹熙之二年，橋之不治而廢也蓋十年矣。其知縣事錢塘孫侯叔豹至官，訪其故，笑曰：「吾在此，使人病涉，可乎？」則躬自區畫，量功命日，厥十月戊子工徒丕作，比再浹辰告具，十一月庚申落成。聯舟八十艘，上施平棧，離合爲四十節，廣尋有四尺。朱欄鐵維，百用堅好，壯於舊制，行者大悅。桐廬之人喜而告予曰：「嗟夫，偉哉！橋之廢十年，吾有司非忘也，難之也。侯來近耳，而橋輒成。若是其易，何哉？吾稽其費緡錢七十萬，侯出私錢倡之，計度轉運使沈公詵攝郡事，鄭公益聞而助之，合居其十之一，他皆民財也。然異時或峻罰寵民，猶悍不聽。而侯特勸語之弗強，財入出不付吏，使其豪長者自治焉。侯談笑其間，勞來拊循，而小大驩趨，獻技出力，一篲不施，工用十倍。蓋吾里父老自省事來，橋役屢興，未見有如侯之政也。吾將伐石而紀之，何如？」余曰：「是何足爲侯道哉。侯，天下豪士，平居抵掌扼腕，憤憤有爲國家滅讎敵心，其所規爲大矣。鬱不得施，忍而居此，直小試其才智於毫髮間耳，何足爲侯道哉！侯未老也，會當有立斯世，子其少候。」言者竦然，

曰：「唯唯。雖然，吾邑誠侈橋之功，而甚德吾侯，不可不書，且詔來者有繼也。」廼略次其本末與問對之辭，使歸刻焉。明年閏二月初吉，孫某記。《燭湖集》卷九。

慈溪定香復教院記

紹熙二年正月

慈溪縣之西境，有精舍曰定香。繚山阿，瞰澄湖，蕞爾一區，而氣象幽勝。其始唐天復中，浮圖道恩所築，里人張氏實以其地畀之。宋淳熙己酉歲十二月，張氏裔孫執中偕耆老數十詣縣言：「定香，故教院也，更爲律七傳矣，不振益衰。今茲律亡其師，環視一方，獨教師子淵最賢。有如迎致定香，訓譯其書，復爲教院如初，宜可，敢以爲請。」縣言於州，州之羣律師惡其厲己，合辭沮之。當是時，長樂林公栗由兵部侍郎出守明，號當世耆儒，敏於決事，造次必有詞采。既覈定香故籍，命大浮圖議之，明黨相攻，莫敢質言。公嘻笑曰：「教與律一浮圖法耳，何以爭爲？且其辭不及子淵，子淵之賢審矣。」爲判其牘者再，皆數十言，卒如執中之請。明年，子淵遂主定香，其徒日集，而院復興。執中等悅公之賜，而慶其有成也，相與摹公判於石，謁余記之。余儒者，雅不道浮圖事，而挾余宗家固請，不得已，因謂之曰：「古者司徒之教，一道德以同俗。後世老、佛并駕，與儒爲三，不已病乎？而佛之學則亦教、律分立，與禪爲三，不愈病乎？吾將有問乎彼，彼必曰其本一也，吾亦曰其本一也，而一果安歸哉？若夫末流愈下，操戈同室，瞽瞍蚩蚩，敝壞衣食，類多若此，夫又何足致

詰？然則林公之判，有司之職耳，余之記，事之實耳。有遊定香而問其故者，當亦循其本而思之。」又明年，紹熙辛亥正月壬子，孫某記。《燭湖集》卷九。

遂安縣三亭記

紹熙三年四月

昔薛存義宰零陵，作三亭，柳子厚美之，以爲高明之具，游息之物，於爲政有助焉。此言有理，特不可與厲民蠹財、佚遊荒樂者道耳。遂安置邑在萬山中，令所居枕小山可登覽。政和末，邵洪作亭其巔，邑人吏部郎朱異名之曰雲宅，爲記爲歌，刻石猶存。朱以文章自許。然不思所謂「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感慨悄愴非名也。山頗多古木，其下荒穢不理，石徑峻折，登者半塗足倦無所憩，亭亦壞漏。余至官逾年，始治葺之，因闢榛莽，度形勝，創二亭於半山，與故亭鼎峙。左亭直仙人諸峰，奇傑娟秀，參差疊重，整立相向，妙巧天出，幽靚深穩，不見闐闐，最予所得意者，題曰飽山，取退之「賴其飽山水」之句，蓋道其令陽山時也。右亭蕭然木陰之中，題曰貯清，取淵明「中夏貯清陰」之句也。雲宅之稱既舊，難頓改，就改之曰登雲，取謝康樂「共登青雲梯」之句也。文書之隙，曳杖獨行，徘徊上下，心舒目明。休沐觴客，談詠竟夕，柳子厚所謂「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儻庶幾焉，抑予所以名三亭之意。想康樂之適而非放，慕退之之賢而不怨，懷淵明之歸而未能，然余之去留有時，山之景趣無窮，而斯亭斯名之興廢因革，未可知也。聊書之石，以告後之好事者。紹熙壬子

歲四月乙丑，燭湖孫某記。《燭湖集》卷九。

福昌院藏殿記

慶元二年二月

余里舍之東二十里，其鄉曰上林，其溪塢曰游源，有佛氏之居曰福昌院者，唐長慶四年僧衆曜之所基也。例毀於會昌，復於大中。其始曰永壽院，錢武肅王時改焉。至宋紹興初，僧惟岳更其殿而大之，法蓮者爲輪藏而屋之，體修者募其藏之書，皆未就而死。於是其徒中暉等五人相與謀繼其役。鄉土寒嗇，無所貸乞，中暉獨苦心強力，寸累銖積，不弛不亟，四十年而畢成。今其藏宇困困隆隆，金碧玲瓏，函書滿中殿，則翼翼鱗鱗，周楯重軒，像飾一新，蓋其費緡錢二萬焉。里中長者嘉其勞也，屬余記之。噫，佛之入中國千載矣，其宮室滿天下，瓌侈窮人力，或百倍於茲，儒者病焉，欲排而去之，莫能也。余思之矣：蚩蚩之民，其心思、智慮、耳目、精神不能自主也，而主於習。習斯信，信斯久，久斯化矣。古者禮樂達乎天下，民朝夕習而化之，而後世之民不復知禮樂爲何物矣。今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荒聚，必有佛氏之居爲之依歸，則猶三代黨庠遂序之所也。其鐘鼓儀物，諷誦講說，則猶三代絃歌鄉射之具也。儒者不能以道得民，而佛氏得之，將誰責歟？古今道術之變，而關乎天地盛衰之運，將誰能任之歟？然則凡佛之徒盡心力於其法者，余方歎且媿焉，奚暇訾也。乃不辭而爲之記。初與暉并力者曰從六、從本、從德、宗鑑，其佐之者曰中秀、中閏。慶元二年歲在丙辰二月甲

戊，餘姚孫某記。《燭湖集》卷九。又見光緒《餘姚縣志》卷一一。

法性寺記

餘姚之佛寺三十有五，獨法性舊爲禪刹。址縣之東岸，江之陽，瞰嚴灘，揖南山，門廡翼翼，殿堂耽耽，浮圖崇崇，像設嚴嚴，稱其地勢，爲邑壯觀。里中父老顧瞻太息，而謂余曰：「子知其廢興之詳乎？建炎庚戌，是寺毀於兵，大士有靈，栖塔僅存，餘皆瓦礫之場也。名僧行持芟舍以說法，其徒贏糧餽宇而從之耳。歲累月積，寤寐茲役，然良遇者立經藏，葺浮圖矣，清敏者營庫庖矣，了可者、清譽者啓丈室，作山門矣。其大且難者，睥睨逡巡，莫敢任也。今長老廣惠，實行足以孚衆，強力足以習事，不弛不亟，以漸以久，大士之殿，雷音之室，次第奏功。蓋甃丹堊，內外畢飭，前所未備，一如其志。蓋自淳熙之甲辰，迄嘉泰之癸亥，居二十年而後登茲。人睹其今之成，豈謂其昔之墟哉。寺之田裁一頃，僧鉢尤不足，惠募於人，則有長者董遷捐膏腴五十畝爲之倡。非輕畀也，賢惠故也。惠於是刹誠大有功，匪今斯今，計及無窮，善不可沒，是宜得書伐石請子，子其許諸？」予曰：「凡天下之廢興成壞，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數必有其時，時必有其人。是刹之興，數也，亦時也。廣惠，人也。夫數與時難知，而人不可不自盡。人事果盡，則數與時皆合矣。士大夫任國家之大事，如惠之勤勞，愈久而不懈矣乎？功業不建，則曰時、數然也，非誣天歟？噫，七八十年之間，燬而未復

者，可勝惜哉。」吾於惠有感焉，遂爲之記。寺名所起，與其大士之靈，則文昌樓公之殿記在。《燭湖集》卷九。又見光緒《餘姚縣志》卷一一。

泰州石莊明僖禪院記

淮南在承平時，盛麗甲天下。兵興逾六十年，無事益久，而城池、塗巷、學社、官府，凡州縣之制度，與夫疆理圖籍、生聚教訓之政，圯廢苟簡，十居七八。吏往往工於自謀，刻日待滿，問所當爲，輒委曰難。平臯沃壤，荐灌莽榛，率數十里無居人。其居者葺屋土牀，雖名爲富人大賈，亦不事墻屋林園，爲樂生寧處之計。吏媮民疑，形氣寒涼，豈其數之未復歟。而其爲浮屠法者，則方經營披攘，興壞圖新，以績於成。彼其慮事獨不與吏等，何哉？石莊在如臯南九十里大江之瀕，空荒窮僻之處也。有明僖禪院者，靖康間所賜名，火敗水齧，故墟爲江。紹興中，或撤江之中流摩訶山之廢佛殿徙置今所，稍屋其旁，殘僧守之，陋且益墮。主僧至者蒐拾囊橐，無何棄去，前後相踵。淳熙十年，蜀簡州僧希問至，笑曰：「吾無待於寺，而寺乃有待於我，殆命然耶？」則悉捐衣貲，斂財募工，累積毫芒，寢廬靚深，齋堂明寬，重門外嚴，別殿旁峙，栖鐘之樓，舍客之室，廡庖廐，具體不侈。爲之五年，無不如志。環松柏數千，鬱然以茂，以其餘力市田十頃，築室營稼。貯緡錢數百，貿易諸物。其徒日增，而用日饒。又曰江水益盪而北，異日復齧吾寺，則買高燥田三十畝於他所，亦藝木環

之，備徙築焉。蓋其廉勤不懈，而爲計久遠至此。嘻，余嘗行海陵、如臯之間，以訪石莊矣。其始也，望遠而神傷，弔古而意悲，不知是寺之可遊也。今入其門，恍然異之，爲之灑然以喜。希問年纔三十餘，魁梧端爽，有智慮人也。惜其失身異端，無用於世。其所植立，儒者所不道。余獨因是以思：使淮南之州縣吏皆以若人之用心，職思其居，勇就厥事，雖經遠之功未可立見，要之日葺月增，規隨後先，實民固圉，稍追承平之舊觀，以佐規模之大略，豈誠難哉。爲浮屠則能爲，士大夫則不能，似不宜爾也。既希問請記，遂書余意以諗觀者，庶有激云。《燭湖集》卷九。

蘭風酒庫廳壁記

官無尊卑，人爲重輕。柳州稱袁高能令所居官大不已，其賢乎哉。建炎以來，羣帥往往占聚落，專權酤，以佐軍用。久而歸諸戶部，稍自辟吏董之。淳熙五年，始命天官通爲左右選闕。越餘姚、上虞之間，有酒庫曰烏盆，後更之曰蘭風，其鄉名也。三十年間，筦庫之士，余知二人焉：其一贛州曾君樂道，茶山先生之孫，杞菊翁之子，東萊呂先生之舅弟也。其學行粹然金玉，其吏能好整暇，酒政大修，而文墨談詠之樂自若，高出當時輩流之上，繇此顯名，而階廕仕，今汀州使君也。其一丹陽蘇君雲章。蘇氏在唐號四代相家，文宗親篆四字刻玉印賜之。我朝衣冠益盛，明德相望。淳化參政、元祐丞相、滄浪翁、後湖居士，其尤著者也。雲章，魏公四世孫也，復踐世科，以文雅風調屈居其間，

而亦克勤小物，善於其職，諸公爭薦之。二君者，蓋能令所居官大者耶？凡士必行其志，權酷非所以行志也，權酷職辦而不失儒者之度，他日之行其志可必也。予故於此信二君之賢也。雲章秩滿，以書來曰：「吾庫題名未立，爲我記之。」予不佞，因道其所知，以爲蘭風之庫由二君而重，將觀於來者。年月，孫某記。《燭湖集》卷九。又見光緒《餘姚縣志》卷四。

餘姚縣義役記

昔在我孝宗皇帝臨御久長，勤求民瘼，嘉謀日聞，命出惟允。數咨役法之弊，多所更定。乃淳熙六年春二月，臺臣有言：「民之厭於差役久矣，問者所在郡縣，父老或相與謀，率金市田以爲義役。行之有年，豪宗大姓無復仇訟，而驩然相親；中家儒民免於蕩析，而安土樂業。其效甚美。惟是姦胥猾吏無以弄權取資，嗾羣不逞，專欲沮敗。陛下明聖，幸知義役之便，已敕諸道勸民舉行，德至渥也。臣願復下明旨，凡民間願爲義役者聽，凡官吏撓敗者有罰，庶幾人樂就義，以成輯睦富厚之風。」奏可。當是時，部使者、郡縣奉旨從事，民既翕然不應，然縣令長誠意有至有不至，則亦或成或否，或以成而遂廢。其維持至今、歌詠不衰者，四方猶多有之。餘姚，越之名邑也，遠則帝舜氏之餘子所封，猶有歷山遜畔之遺跡。在漢則嚴子陵之故鄉，其風烈未泯也。故其士廉以厚，其民淳以勤，勸之以義，實易於他邑。然義役之行，惟吾邑最先廢，則以吏胥害之，猶如議臣所云也。慶元二年，吳興

施侯下車，按故籍，或連數都無正長名氏，而訟役者往往皆歷歲未決，喟然曰：「阜陵政令，炳如日星，宜法萬世。矧茲未遠，曷敢不承？且夫民貧訟滋，公私交病，若是非義，役其安出？」於是有龍泉鄉之二都首以爲請，侯欣然許之。里民白事，溫顏賞勞，爲明其約束，寬其期會，省其追胥，而優其社田之征賦。吏若民或從旁以計搖之，輒斥。未幾遠近競勸，比三年，通邑十五鄉，而就義役者十三鄉矣。侯一撫之如初，則爲總其規式，參其得失，同其戒禁，異其物宜，定爲正長之名次，及某歲月，周而復始。以至於死生貧富、水旱豐凶、升降損益之變，稽謀於衆，具有成約，不留一隙，以啓後姦。籍而上之於府、於外臺，皮而藏之於縣廡、於鄉校，俾民異日有恃無恐。猶懼其軼也，又刊其凡目，使戶知之。噫，侯之誠心慮民，極至於此，真不負阜陵勸行之本旨。推此心也，雖古之法度，其宏闊精密，舉後世以爲難者，猶將可復，獨義役哉！義役告成，邑民大和，天人叶應，年穀善熟，輯睦富厚，厥有休緒。歲時里社舉酒相屬，皆曰：「天惠我侯，使我登茲！」今侯去矣，誰其繼之？其繼惟人，其信惟書。嗟我子孫，無忘厥初。則使來請記於某。某亦邑民也，嘗贊成父老之初議，頗復效侯以勸常熟，而條貫靡竟，遠不逮侯。故因備著侯事，私志其媿云。侯名宿，字武子。其爲吾邑，興利除害之績甚衆，則未能併書也。《燭湖集》卷九。

南驛記

餘姚挾江爲邑，凡部使者別駕之巡歷，幕屬掾曹之問事，貴人重客之東西行者，雖憩津亭，受賓謁，實舍於舟。舟多大艦，寢處自如，不復以便安華潔之居責於邑。故邑有津亭，名驛非驛，而未嘗乏事。惟吏於是邑者，始至與迫，去無所館，率僦寓民屋，淹日閱旬。其葺故迎新，當預徙者，至一再月，公私病之久矣。趙侯清臣爲縣之三年，得浮屠智崇之屋一區於縣南之圓智寺，吏白是無主後，法當入官。乃增作聽事三楹，繚以藩垣，榜曰南驛。驛出入稍回遠，然北近江，於艤舟亦宜，專爲邑官到罷寓家之地，而屬予記之。予惟侯於是驛，有三善焉。博惠官儕，匪謀其私，一也。不溷民居，觀聽具宜，二也。因廢爲利，不勞不費，三也。來者繼今，合知侯心，無姑息他客，使久擅斯宅，無徼福浮屠，俾規復其廬。凡居者一日必葺，毋遺後以岌岌，則侯爲永有德於斯邑。侯宗室近屬，昆弟皆以文儒自奮，聰敏豈弟，多善政可紀，是驛蓋其細云。侯名善湘，官奉議郎。年月日，孫某記。

《燭湖集》卷九。又見光緒《餘姚縣志》卷一一。

客星橋記

慶元四年八月

自漢建武以來千餘年，嚴先生之高風激越宇宙，天下尊之無異辭。先生吾餘姚人也，晚耕於富春山。富春析而爲桐廬，釣臺屬焉。自文正范公建祠而記之，釣臺之名大顯，崖石草木得以衣被風采，發舒精神，傳繪於天下，其邦人尤以爲榮。而吾邑之地靈人傑，世反不傳，非闕歟？土俗所記，吾邑少東江瀨粼粼，潮汐上下，常有聲，是爲子陵灘，意者其初之釣遊處也。東北十里有奇峰曰陳山，拔立千仞，秀表一方，而叢石隆起。在山之陰，據峻陁、俯長川以望東海，是爲嚴先生墓，意者嘗家是山，而歸葬也。傍又有山曰嚴公山，有古叢祠曰先生廟，其應史占如此，豈誣也哉。乾道中，故太師史公鎮越，始告縣表墓道，起精舍曰客星庵，而爲之田，長吏以時奉嘗。陳山臨大浦，民橋其上，舊壞。淳熙十年，僧清式大改作，甃石如虹，袤百有五十尺，石欄翼之，甚壯，六年乃成。里人相命，亦曰客星橋，將使四方之士舟車之過焉者，喜其名而相告也。江山其改觀乎。先生之故里，其與釣臺並傳乎，倘亦史公之志也哉。噫嘻，利欲昏人，萬世同流，非聖賢孰興起之？惟伯夷之風，廉貪立懦。惟先生亦一倡，東都之士凜然以名教風節相高，千載之下，猶與日月爭光。信乎其得聖人之清也。豪傑之士，今豈無有，況於覽先生之遺迹，想其人之如在，其感慨何如也？邑子孫某敢記其事於石，且歌之曰：

山川之靈兮，人爲重輕。風土之傳兮，人爲晦明。先生釣遊，有榮一州。先生故丘，云胡弗求。陳山雄雄，石梁崇崇。斯名斯歌，以諗四方。

慶元四年戊午八月壬辰記。《燭湖集》卷九。又見《會稽續志》卷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三六，乾隆《餘姚縣志》卷四，《南宋文錄錄》卷一二。

長洲縣社壇記

古之制祀，以社次郊，郊尊而社親。尊，故天子專之；親，故達於庶人。非土不國，非穀不食，故有社斯有稷。勾龍於土，棄於穀，厥有大造，開濟萬世，故以爲配。春秋祈報之外，救災出火，師田行役，獻功戮罪，君臣上下日相與聽命於社，禮樂刑政於是焉出。故日明乎其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世衰，王制壞，古義隱，妖妄百出，而祠廟蠅興，褻天蠹民，幻爲邪說。日甚月滋，上之人不以禁，又從與之。天下郡縣雖通祀社稷，世守不廢，以爲三代之舊章；獨其制度之形似，儀物之文具而已。有司者一歲再祀，民不與觀也。民於社日，或各從其俚俗，歌舞迎享，醉飽相樂，不知其何人，且何禮也。水旱禳祈，奔走如織，於社稷闕如也。嗚呼，知古者得無歎息於斯乎！今令甲，守令下車，必視社稷，飭壇墠，而遵用或寡，且諉曰小祀，祀亦不親其事。至若倚郭之縣，自爲社於闐闐偃仄之間，往往滅裂最甚。長洲縣之社在吳郡城內，當縣治西南四十九步，荒毀有年。慶元九年四月，知縣

事天台黃侯宜一治新之，壇宇中度，門垣靚深，途巷觸闢，身率寮吏，時祀必謹。黃侯儒者，爲縣如古循吏，多善政可誦，此其細事，若不待書。雖然，愛禮者存羊。因今之制，存古之意，君子重之。縣實小侯，承天子之命，司社與民，固未有忽略社稷而能父母其民者也。然則凡黃侯之善政，乃自社稷壇始，予是以記之，因詔來者知所繼焉。六年八月，會稽孫應時記。《吳都文粹續集》卷一二。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八，正德《姑蘇志》卷二七，萬曆《長洲藝文志》卷三，乾隆《長洲縣志》卷三三，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六，光緒《蘇州府志》卷三七。

黃巖縣尉題名記

凡官之府舍宜有壁記，記在官者名氏歲月，示民不忘其故，且繼者有考也。黃巖置縣蓋五百年，昔之尉於斯者宜多名人，顧未嘗有所謂記者，何哉？豈其因陋就簡，否則卑之，以爲官不足記，甚亡謂也。余之來，詢諸邑大夫士與鄉長老，而所稱道省錄，率不過數十年之近。又采之所在屋壁碑識之間，蓋可知者僅如此。嗚呼，其可感矣，其愈久而愈不可知矣。屬將去官，乃書而次之石，以俟後之人有所聞者附益焉。若尚書右丞忠簡許公之事，則其遺文可見。噫，州縣之官，莫如尉最卑，然而亦最近民。有志之士，如欲深知民生之艱與爲吏之不易，以推及乎世之遷變，觀古今風俗政事本末，求切於實用，而精思其所不及，則雖奔走勞悴於塵埃箠楚之地，疑非所當厭也。聞古之士不卑小官，而

必行其義。觀斯記也，其先乎余者有可慕，其後於余者不敢不敬告也。《赤城集》卷四。又見光緒《黃巖

縣志》卷七。

商相巫公墓廟碑

人臣事君之道，有變成，有弭輯，有鎮定。變成者，學術能開太平；弭輯者，才能能銷災患；鎮定者，德望能襄大事。斯三者，君用之皆能致治，臣行焉皆能盡職，所謂大臣者胥此。商有賢相曰巫咸，具茲道以事帝戊。予嘗攷文獻知之。初，雍己既立，王業中缺，刑濫法弛，德衰澤涸。於是伊陟贊於公。公治王家有成，作《咸艾》四篇^{（一）}，斬而復新，翳而復明也，故曰變成。是時也，桑穀在朝，昏生旦拱，甚矣其妖也。乃啓太戊修政明禮，或早朝而晏退，或問疾而弔喪，桑穀自亡，此之謂弭輯。商侯昔有不王不享者，於是效順。越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聲靈赫烜，國本敦固，號曰中興，此之謂鎮定。至祖乙時，子賢紹武，殷道復興。烏乎，事是君者，效勞於無事之時易也，於艱難危厄之際而能幹全曲成者難也。太戊立商祚中葉，而祖乙殆甚。公父子克忠以濟時艱，一道允成。天豈并毓忠良於巫氏以興商乎！或者英賢感氣，運而迭起，理自然歟。嘗考《越絕書》，虞山，巫咸所出。梁蕭統云：「虞山，巫咸所出。」又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巫咸冢在虞山上，子賢亦葬其側。」由是言之，公父子邑人也。而地志謂山西夏縣有巫咸頂，相傳公嘗隱此。況嘉定中鄉人掘地

虞山西麓，名青龍山觜，山有腹岡，得古碑八分書，刻「商相巫咸冢」凡五字，前令王公燭文治有餘，搜巖剔堊，以存亡繼絕爲事。念吳之先賢莫出公右，作廟此山之腹岡，於山頂則修墓焉，春秋祀，義起後人。應時又恐去世既遠而成功泯，乃礱玄石，爲文辭以爲後世詔。辭曰：

於赫殷商，業肇武湯。中世有嗣王，朝內拱祥桑，桑枯德政良。良臣輔匡，國勢熾昌，作式四方。四方既襄，公艾成廟廊。殷土芒芒，誕降虞山陽。山腹有圖，靈氣奮揚，千載聲亡。碑文孔章，新廟於石旁，駿奔靡遑，厥功難忘。酒清肴香，曰公之故鄉，鑑此烝嘗。《吳都文粹》續集卷一五。又見康熙《常熟縣志》卷一四，《海虞文徵》卷一九。

〔二〕咸艾：原作「咸父」，據《史記·殷本紀》改。《集解》引馬融曰：「艾，治也。」

全宋文卷六五九二

孫應時 一一

俞履道履齋銘

天高澤卑，我道孔明。大路九軌，云胡弗行。行有初終，我力我躬。匪實奚蹈？匪正曷通？千里之遠，始於足下。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惟聖作經，日月萬古。履德之基，請事斯語。《燭湖集》卷一。

周南仲古硯銘

渤外而窪中，其壽也天。愈壽愈珍，其遇也人。相爾多文，貽爾子孫。《燭湖集》卷一〇。

余安世斬蠱傳

余靖字安世，越之蕭山人。舉進士不第，以娶宗室女得官。初爲福州古田縣主簿，手斬蠱囚黃谷。嘗聞其詳曰：閩俗事蠱以爲役鬼致富，此其理不可詰，然亦往往驗云。凡蠱之種四，曰蛇、金蠶、蜈蚣、蝦蟆，皆能爲蠱。其說以五月五日聚百毒物納大甕，相噉嚙，久之發視，獨其一存，則遂能變化隱見，是爲蠱神。神必有牝牡，其合各有時，近者數月，遠或一二年。事蠱者謹其時日而降之，置盤水其前，則牝牡游而合焉。其精浮水，則以針眼受之，是爲蠱藥。藥不可宿，必以是日毒於人。常置於糗餌脯醢，不於羹。蓋藥精氣也，宿之則枯，熱之則消，於其未枯而納之人腹則孕。故是日客至，雖所甚善，必行毒焉。竟日無客，則自毒其家人，不則神怒而有奇禍。事之者久，而悔且懼，則禱諸神，筐金帛夜出之衢道，過者舉筐，則蠱隨之，是爲嫁蠱。其毒之發，或久或近，又各有時。人始莫覺，已而蠱生其腹，浸而齧其五藏腸胃，號呼宛轉，乞死不能死。雖禁療有方，而晚則無及，唯啜沸湯，爲能少忍斯須，然未知何人毒之也。於垂絕，燃簣照之，則病者能自言其受毒之年月日，主家之名氏，施毒之器物甚悉，言訖而死，蠱數十百自口鼻出，形狀若一家人。受以盆水，去水暴乾，藏之雖久，得水復活。則皆筆其遺言，挈其蠱訴諸有司，有司追詰之，不承也。鞫之如有憑者，榜笞輒死，釋則甦，吏無若之何。設有健吏具獄上郡，郡終以無證佐疑之，遷延不竟，徒逮及無

辜，重爲民患。故蠱法雖重，實廢不行，吏以蠱訟相戒，至則訶出以爲常。而死者焚其屍，心肺常不壞，穿穴若蜂窠，然皆蠱餘也。冤不得直，多置蜂窠於磬，行擊於道，呼天嗚咽，聞者皆泣，其禍之慘如此。古田在閩尤多蠱。靖至官未一月，令適以事出，靖攝令事。有林繼先者，訴其母黃七娘爲黃谷所毒。母之死也，繼先將客突入黃谷家，搜蠱得一筐於皮上。筐盛一合七竅，其中棋子十，書逆、順二字各五；針十有一，皆缺其眼；五色線一毬，蓋事蠱之具也。谷出不意，懼伏罪，請私納賄求成。繼先不許。靖曰：「是事明白，非他比。」爲給定限追之。已而令歸視事，吏憚靖，猶迫出谷。令即以委靖，靖不可；令又請於州，州命主簿與令同鞫。靖不得已，日取谷夫婦械治於庭，果死復甦，踰月如初。於是時令滿秩去，丞攝之。吏以獄淹告丞，遽釋其妻。靖獨抑鬱，無所處，因喟然作念，當手刃此囚。然靖素貧，調官待次逾六年，假貸資糧，行千七百里，得寸祿未久，母老留里舍，意躊躇，數夕不能寐。一旦決計，聞西尉多蓄刀劍，間從之，語曰：「兒病善驚，幸假一刀鎮之。」尉使靖自擇，靖體弱，兩手特能勝耳。歸置書室，家人莫知也。會憲臺檄靖覈視長樂縣，沙田又檄趣行。時二月既望，靖密擇二十二日斬囚。即飭吏卒具裝，吾將以二十三日之長樂。夜於卧內草自劾狀，妻問何事，答以他語。二十日，靖語縣吏：「蠱囚久不承，而吾他出，亦已矣。明日，姑以囚來，稍苦之，而後釋之。」吏曰：「諾。」明日引囚，好謂曰：「爾真有天幸。吾他出矣，少忍一二日之苦，然後釋汝。」聞者皆信不疑。靖復語吏卒：「吾浙中間囚法異於閩。命去械，即仆門木陰，卧而紉之，暮以付獄，旦再取如昨法，囚昏寐無所苦。」靖心卜日中斬囚，會有新攝令至過靖，取谷案

繙閱，他客繼之，語移時去，日加申矣。靖忽憶吾刃未嘗礪，亟入視，果澀不可拔，拊髀歎恨。出呼吏曰：「吾從西尉假一刀，欲携即路，爲我呼鐵工礪之。」吏曰：「工家數里外，不能立至也。」語未竟，一工前自言適以事至此，惟所命。靖大喜，引入磨瑩，斯須畢工去。日將夕，吏卒滿前，靖謂曰：「爾從吾行，得借庸矣乎？」曰：「未也。」即悉使去，曰：「黎明行，無以不辦告。」又呼鞫囚吏曰：「今當釋囚，汝取其器筐之物來，吾封之。」其物扃鑰在獄，吏承命去，門外惟一卒守囚。靖則緩步至囚所，意貌閒暇，謂卒曰：「囚僞死，取水來喫之。」卒亦去，門庭闐然。靖躍入，提刀徑出，自視勇氣益溢，神意赫然，手足輕捷，非常時余靖也。兩手舉刀，斷囚頸十之八，血迸濺滿靖衣，再舉刀稍弱，三而後誅之。取水卒至，大駭，走相告。靖妻孥聞之大驚恐，皆出。靖徐入，擲刀堂下，披胸大言曰：「比日此事未決，吾悶甚，今泰然矣。」有頃，官吏皆集縣治，市人來觀者擁簿，門外如山。縣使捕靖、吏卒，靖出門外語曰：「殺囚者余靖，非吏卒也。」縣止不捕。於是丞以嘗攝令，同鞫有罪，與鞫囚吏及守卒尤大怖，擾擾不知所爲。靖又出謂曰：「殺人者我也，無預若等事。」使從縣假善書吏數輩至，靖出自劾狀於懷，分百紙寫之。先以一本報縣，同官見之大服，且皆大安，即散去。則又大書一本揭縣門，觀者贊歎鼓舞，往往入庭下舉手加額。乃次第申府、申諸臺。作家書，以一本歸蕭山白母與兄。列燭廳事，從容指授，比五鼓，數十本皆畢，取囚案計其縫用印而緘之。旦集吏卒，別同官，詣府如平時。皆避不出，惟攝令延見，相勞苦嘉歎，蓋端明黃公中之子也。筠籠揭囚首馬前，所過無不駭觀。至府，出狀斂板於庭。帥丞相陳公俊卿視其狀，不言，以屬倅。有

頃，倅請繫古田簿於獄，否則拘於廂。丞相曰：「何必爾。」又曰：「審蠱囚也，殺之何害。」即趣郡寮聚廳，引靖問故。靖抗辭曰：「靖殺一黃谷耳，不知谷之所殺幾人。」又曰：「昔孫叔敖埋兩頭蛇，猶爲陰德；靖去一蠱，何啻千萬蛇？」丞相笑曰：「姑還邑。」靖詣武憲，憲聞丞相已遣之，不敢留。靖歸縣，寮友多媿之。而計臺得靖自劾狀，先諸司以奏得旨，委提刑謝師稷躬詣審究事實情節，併其妻賴根勘同奏。已而謝公至古田，丞、尉皆從入黃谷家，適坐定，一蜈蚣甚巨，見於前軒，曰：「天也！」即先責證傅之奏案，遂攝谷妻子保伍還臺，自臨鞫之。三日獄具，賴悉引伏。所謂五逆、五順、棋子者，降蠱出藥之日所以卜也。得順則客至而毒客，逆則無客而反毒其家人。其針之十有一無眼者，針眼所以受藥也，既用則缺其眼，蓋谷殺十有一人矣。五色線者，蠱喜食錦，錦不可得，則以五色線代之。然則黃谷罪惡貫盈如此，其遇靖而死，豈偶然哉！獄奏，賴等處死，靖猶降一資罷，時淳熙七八年也。靖短小不勝衣，而慷慨喜事，好論兵，有膽決，遇所激發，勇不可遏，其天性也。平生孝友，立然諾。既罷累年，得廣東舶屬，歸造諸公間，益論天下事。無何不幸以死，年五十八。孫子曰：昔舒亶一尉也，斬民之詈己者，以此顯名，見器神宗。亶，伎人耳，其事不應法。余靖亦一主簿，手刃蠱囚。蠱囚法死，而常不死。自靖殺囚，閩俗乃知畏法，良民至今德之，其賢於亶遠矣。吾先君子雪齋先生嘗親問靖本末，大嗟賞，顧予侍側，使盡記其言。先生沒，靖感知己，扁舟數百里哭於墓。靖之斬囚，其念則仁，其決則勇，其從容委曲，以就其計則智。然不及以功業見於世，豈不哀哉！予故整齊本語，詳爲之傳，有志之士得以覽觀焉。《燭湖集》卷一〇。

宣義郎趙公行狀

曾祖世括，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嘉國公；祖令陞，贈金紫光祿大夫；考子英，故朝議大夫、秘閣修撰，贈金紫光祿大夫。公諱伯淮，字彥濟，我藝祖皇帝之胄，而越恭懿王諱德昭之七世孫也。國家自熙寧來，宗室子始得仕外，其人材往往繼出。南渡以來，蔚然多爲名卿大夫，而修撰尤以清德雅望，始終無一虧缺。子孫孝謹，家法修飭，數十年間不替益光，聞於天下。公則修撰長子也。修撰御家慈而莊，整而不苛。公率諸弟，恂恂翼翼，左右承顏，惟恐弗及。其有不怡，舉室屏息，若無所容，求所以順適乃已。朝夕食微不飽，子孫皆不敢食。躬任家事，毫髮無所苟。僑居黃巖，未習其俗，市田皆得瘠土。分教庸保力耕，常善熟，以供資用無乏。卹嫠舊，燕賓友，惟親所欲，不命而請。昆弟子姪相勸，皆興於學，日以前言往行磨礪浸灌，其工文詞、踐科第者甚衆，無敢夸詡。聚食千指，雍肅未嘗有間言。人謂修撰之門，不惟宗室儀表，自寒素之族罕能及之，公之賢可知已。公始爲蕭山尉。隆興甲申歲大祲，府檄公巡其稼，單車履畝，窮蹊荒谷，無不畢詣。所至晏然，無召集紛擾，而人人以爲得吾實，甚者丐府盡除其租，餘亦十免七八。府寮梗其事，公爭之力，守乎其誠也，卒從之。冬始貴糴，官出常平粟平之。公曰：「憂在來年，若何？」固請儲二萬斛於縣。及春果大饑，他縣廩皆竭，蕭山獨先發所儲，專以付公，分鄉餽之，與民爲期，輒環而給焉。初，公巡稼已

周，知其戶口貧富多寡及當受粟，無欺漏者。益勸巨室以義繼之，沛然有餘。浙右流民，襁屬入境，爲分處佛舍若官民之空宇，必寬潔無盆溢。謂羸瘠者驟食多斃，則賦之粥，小歆之而漸加之。謂作粥水火失濟，輒復害人，則常親視之，須其畢食乃去。其精慮強力，本於惻怛若此。流民既蘇，願行者給之糧，欲留留食至秋而止，所全不可勝計。當是時，復大疫癘，蕭山獨無苦，則多方善救之故也。先是，邊烽嘗急，都人携家東渡西興，南趨漁浦，姦民剽攘滋熾。公至，張設方略，魁渠畢擒，江路大清。府上其功，終更，命改京秩，知武義縣。下車首視故籍，凡無名橫取於民者，一刮去之。前令以忤通守意及於罪，於是經總制宿逋緡錢數萬責償於公，公曰：「自今日始，猶懼不足，宿逋不可得也。」通守怒甚，公曰：「令誠不忍毒民，願受劾耳。」竟寢之。公爲縣慈惠平直，不爲疑阻，懇懇在民。訟者呼前，畢其情而細剖其曲直，苟服矣，則薄其罪。大要睦俗善鄰，厚風俗、無長怨而已。庭無留事，久之，民相勸不爭，訟益稀。簡閱歲時，無具獄上郡。其催科寬，與民期而嚴於束，吏給鈔銷籍，無敢稽日，輸者大悅，惟恐後，迄不煩鞭扑而以辦告。里正長受役，未嘗訴不平，或請越次爲之，曰：「及吾侯在此，其省費倍也。」縣故有劇盜，出沒旁郡之境，當道晝掠，連歲召捕弗得。公察其所以然，一日，呼徼巡卒長呵曰：「盜之不擒，即致汝於法！」其人皇恐，刻期以盜獻，蓋其所囊橐也。秩滿，授通判黃州事，未上。丁修撰憂，服除，調平海軍節度判官事，亦未上。子師淵爲衢州推官，公就養官舍。淳熙四年九月四日，以疾卒，年止五十有八，官止宣義郎。公天資溫厚端慤，與人必恭，雖幼穉無所狎。重然諾，不妄笑語。平居簡澹刻約，無嗜好，裘褐衾履有終身不易者。非

其義，不以一毫汙己，俸祿一視本法。在武義，月入不滿四十千，嘗白太守縣佐有不足養者，請郡符頗增其給，而於縣乎取之。守既悅許，則問令俸幾何？不對。他日知其又薄也，欲例增焉，固謝不敢，守絕以此重公。蓋公根本孝友，施於有政，孔惠且式，無所不宜，而持身之嚴又如此。惜也年不究其德，位不究其才也。雖然，公之榮其親也多，而裕其家也遠，斯足以無憾矣。娶周氏，宣教郎皋之女。子男四人：長師淵，宣教郎；次師騫，師游，師夏，文林郎，奉國軍節度推官。昆弟皆學於侍講朱先生，其所立未易量也。初，公之喪自衢歸黃巖，後二年三月辛酉葬臨海縣長樂鄉湧泉之原。是歲，某官黃巖，始與公子弟交，知公賢也。今公之子將乞銘於朱先生，不鄙某，使追狀公之行，以備先生采擇。不敢辭，亦不敢誣，謹第錄爲狀如右。謹狀。《燭湖集》卷一一。

編修石公行狀

原注：代石應之作

公諱斗文，字天民，越之新昌人。新昌石氏，故衣冠盛族，枝葉散出。公之先獨稍微，居山谷間。曾大父倫、大父彝，皆不仕。父悅可，當青溪寇作，旁州羣盜并起，以勇戰捍鄉邑有功，補保義郎，任宣州巡轄鋪卒官。後公用恩贈父宣義郎。母茹氏孺人。公髻鬢不好弄，嶷然自重。嗜讀書，輒能諷味講畫，應答驚人。九歲而孤，家貧，處僻陋，無師友。太夫人獨奇其子，躬紡績，資遣游學。公即感奮刻苦，問辨思索，窮日夜不怠，遂工文詞，必根柢於義理。初假館授書自給，主人一慢易，

公徑謝去，士友以此重敬之。試補入太學，報未至，於是太夫人春秋高，無以爲養，門戶未立，人謂公切切爲得失慮，而公方夜讀張公九成廷對，至靖康播遷事，悲泣感動不已。處太學十年，文行卓卓，有盛名，所與游皆一時鉅人長者。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台州天台尉。未上，丁太夫人憂，毀瘠瀕死。終三年，足不踰其閭內。既免喪，哀猶未忘，夜寐或連聲呼母，兒啼甚悲，覺而涕淚滿鬚。歲時奉祀，嗚咽泣下，如此終其身。再調邵武軍司戶參軍。親友強之試教官，改授臨安府學教授。臨安學故敝陋，游士以請託冗食其中，士之自好者耻而不入。公至，歎曰：「是非所以稱輦下教養之意也。」即與同寮周君祐首捐己俸，丐資守帥，新其宮而大之。既則一視成均，律以法度，拔能表善，訓誨諄切。未幾，鄉風競勸，多成就者。壽皇即位之九年，銳欲恢復，思度外用人，而張說者除簽書樞密，講筵官張公栻、中書舍人范公成大、刑部侍郎王公柎交章論其不可。命既中寢，居頃之，三人相繼去國。公奮然出位拜疏，謂「比者縉紳相賀以陛下舍己從人，改過不吝，真堯、湯之主。而道路或言左右僕御怨此三人入骨髓，將必媒孽其後。臣以謂聖明在上，決不容此。今事卒驗，臣誠駭然。夫以陛下之明，誤舉至此，忽不自覺，浸潤膚受，真可畏哉。羣臣指以相戒，骨鯁沮怠，精銳銷慝，異日國家有大姦慝，政事有大愆繆，陛下何自聞之？」因條時政缺失，且言大臣彌縫左右，籠絡士大夫以保位固寵，而敗壞成法，斲喪名器，不暇顧惜。上以其書示首相，首相議加貶斥，次相救之得免。皇太子尹臨安，掾曹以狀自列，得奏改京秩。或告公教官應處掾曹後，公竟不自言，故賞亦不及。秩滿，近例謁廟堂，當除太學官。公徑從吏部選，得漢陽軍軍學教授以歸。寓居郡下，授徒累

年。至漢陽，學舍尤荒涼，士子絕寡。公居數月，風厲興起，旁郡秀民來遊日盛。守將訪問，因事納忠，裨益宏多。同寮艱急，倡義拯卹，聞者感勸。淳熙五年，召赴行在。上殿，首論「我祖宗家法，收大臣展盡底蘊之效，而無權臣竊弄威福之患，惟自朝廷有公論耳。蓋朝廷命令未允，則舍人不行詞，給事不書黃；否則臺諫得彈劾百官，有司得以其職執奏，人主虚心於上，采聽公論以爲進退賞罰，而天下治。今陛下宵旰勤勞，而羣臣受成苟免。意者學士大夫公論不昌，風采銷靡，而後朝廷得容其私。朝廷容私，而後陛下至於獨煩睿斷歟。前後臣子孤負實多，聖意狐疑，莫適倚託，由是人物多從親擢，而大臣無與進擬，諸司各有承受，而三省無關出納。譬之萬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以守者爲疑，而創開便門，通道旁出，終亦不免使人守之，不知便門之私，乃復滋甚。何則？大門十手所指，人猶有所忌憚心；便門者無人之境，彼何所不至乎？」上從容嘉獎，曰：「卿論極平，朕亦思之，要須付與外廷。」又論：「凡事不可無規撫，而規撫亦自有次第。爲今日計，守和以狃敵，先事而自治，爲恢復規撫。邊計不以病國，國計有以備邊，爲自治規撫。地使無遺耕，耕使無遺利，羸兵得以自養，精兵得倍養，盜賊歸兵農，屯田佐馬政，其成在官吏無曠職，其機在大小無遺材，爲經理邊計規撫。此其次第大略，而所以領其事者，必惟其人。誠擇中外文武兼資、望實兩重如羊祜、祖逖，得二三人分委責成，不過十年，舉天下爲陛下倚矣。然中外一脈，治先腹心，若網在綱，挈提有會。有如大臣，取充位廟堂無定，論事有奏請，誰與報聞？人有撼搖，誰與保任？故規撫次第又當自朝廷始。」又論：「今大農歲入常賦之外，不過茶、鹽、酒、稅，而四者之利，比多不登。

究其所繇，惟其取利太盡，遂至利無可取。故茶鹽抵法而盜販，酒坊敗闕而不復，商旅艱棘而輟行，則公上之入能勿虧乎？故知立法務在予民，則其收效自然富國。」又口奏其利病甚悉，上更以聖意反覆焉。將退，命公條上所言邊計事。改宣教郎，除樞密院編修官。公條具經理邊地爲三十九日上之，後省疏駁，不得行。當是時，上意方喜得公，而忌者比肩立。公尋請於朝，願得并邊可入一差遣自效。添差通判廬州。公言往年上書，嘗謂添差非便，今身自爲之，不可。改通判揚州。初，公在漢陽，部使者、太守咸敬愛之。將漕劉公焞晚至，風采峻甚，浸忤州，列郡亦數蒙譴。獨雅重公，數招致所，考論古今，或累日不聽去。由是向之敬愛公者，疑且憾焉，不知調護之力固多也。及被召戒行，鄂有士人贅束脩爲敬，言江路風濤，願以大艦載公東下。公察其富賈，必藉我以免征，却弗許。彼計不遂，則前公行，造所過津吏，給之曰：「有石教授厚載且至矣。」於是吏伺公舟，極意搜索，篋篚細碎，發露不遺，見其蕭然無有也，則皆媿謝去。然疑憾之黨遂實其謗，布於都下，至是言事者撫其說，且論在邊必喜事不靖。到揚州纔二十日，罷。還至瓜州，風怒不可渡，公爲文取酒酌江，略曰：「維貪維不靖，臣子大罪。誠一毫髮如議者言，某當盡室溺江，甘死不憾。不然，便風一帆，賜以安濟。凡我同涉，與蒙福焉。」語訖解維，則北風送舟而南矣。七年，主管台州崇道觀。九年，差通判婺州。十二年到官。經總制歲額浩繁，異時每病其不登，吏卒符移，旁午諸縣。公命罷色目之猥，釀者蠲逋欠之積，久者一爲疏通。期會甚簡，比終更，視前主者所辦反溢緡錢十四萬。吏以賞格進，公弗省，曰：「吾乃以是希賞者耶？」郡榷酤不售，舊例抑吏兵貰之，月刻其祿廩以償，且高其

值。公職董酒征，一令禁止，躬爲區畫，覈滲漏，蠲羨餘，使官酤不貴以惡，課輒大豐，而宿弊頓除。其他辨枉息爭，表勸風俗，及裨補郡政、爲民物利者，不能悉書。東陽有積冤而得直者，繪像以祠於家，往來人能道之。十五年，差權發遣武岡軍，未上。舊苦痞，浸劇，十六年四月某日終於家，官至朝奉郎，享年六十有一。娶王氏，荆文公之曾姪孫，封孺人。子男一人曰志學，以公致仕恩，當補將仕郎。四女：長適鄉貢進士丁用中，次適漕貢進士周宗元，次適進士杜光朝，幼未行。孫男一人康孫。孫女二人。公謙敬慈良，待人不能爲崖岸城府，蠢愚幼賤，一接以禮，從容浹洽，人得展盡。聞寸長片善，咨嗟獎譽，自謂不及。仁心惻怛，藹然見於聲容。爲人謀，精思反覆，不啻如己利害。無疏戚，一旦扣門以急難告，情實可矜者，奮然身任之，上下經營，不顧吾力及不及。其捐財濟人，或傾橐裝，解衣輟食，不自留明後日計。人或以此欺之，而不相知者往往疑其多私，見謂盜名不情，公亦不能改也。體羸幾不勝衣，病畏寒暑，常枯槁憔悴。然即之風調清深，意度瀟散，自使人鄙吝消釋。至有所感發，氣槩凜凜，神彩峻徹，語連夕達旦，出入勞苦不倦也。閒居鄉曲，事有關百姓休戚者，必以告有司。尤悉力於救荒，前後以賑贍建白於府帥部使者因而見委者三，往往以私錢佐其用，蓋嘗質告身乞糴以足。至今一邑之民皆曰：「公實生我！」然公嘗恨不盡如其志，每爲客誦南豐曾公《救災議》而屢歎之。其治家不細苛，淡而有恩，寬而不弛，正己以感人。告教子弟，歔歔繼之。汲引後進，尤喜講評文辭，越中士多公門人弟子。公之學自少力舉子業，已獨用意流俗之外，一以古人自期。育德果行，醇粹明白，其所成就植立既高矣。及交廣漢張先生栻、東萊呂先生祖謙、臨川二陸

先生九齡、九淵，晚交新安朱先生熹，公年皆其長，而方惓惓師慕，請所以詔之者。顧自恨衰疾早侵，不克盡力竟學餘。所往來當世名士多後出，或自以不逮公遠甚，公亦皆以師友之禮下之。此其進德爲己之實爲何如，而其心量宏大，豈淺丈夫所能知哉！平生志念，無一日不在君民，其考訂今日急政要務，規模細大，本末略無遺者。公或默然終日，至輾轉不寐，通夜以思，大抵皆國家天下之事，而目前瑣細，多闊略不經意。謀生鹵莽，視妻子寒饑，漠如也，世以是疑其疏。然陛對所論茶鹽酒稅，取利太盡，則他日重華之政，蓋略發其意，而效可見矣。至若邊屯綱目，思慮已密，使得施行加潤澤之，其成績豈少哉。人物衰謝，有志如公者，復棄不及用以死，豈非天下所當痛也！公死，其家族姻故與新昌之人田父野老，哭之皆哀。雖其所及止此，非夫庶幾於古之至誠者，其孰能得之？嗚呼！今之世尚可復見斯人否耶？其孤卜以某年某月日葬公鼓山之原，謹爲之狀其行實如右。《燭湖集》卷一一。

承議郎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方公行狀

公諱有開，字躬明，姓方，新安歙縣人。方氏自周之元老著於《詩》。東漢初，望教隴右諸豪興復劉氏。和帝時，有舉賢良方正爲河南令者諱某，以至孝聞，其墓在歙東偏，至今血食，境內號真應祠，歙之方姓皆祖焉。其後裔嘗爲本郡太守，封歙縣侯，失其世。公曾祖顏，祖良，皆潛德里閭。考

綱，篤學好古，手抄經史百氏書，教子尤力，以公贈奉議郎。公天稟夙悟，自髫髻，端靜嗜學如成人。十餘歲，見有論張巡、許遠不知時變，死守睢陽爲非是者，憤然不平，爲文千言詆之。喜作詩，有「橫溪斷霓截宮錦，庭前老柏不驚秋」等句，落落驚人。長益工文詞，鄉先生孫彥及當時知名士大加器賞，一時友生如程公泰之、朱公康侯、吳公益章、益恭兄弟，與公皆爭奮厲，表表自拔流俗。及數公次第由太學先進，公獨困場屋，方益治古學，玩思六經，紬繹關、洛諸儒之說，泊如也。已而亦入上庠，舍選有聲，遂擢隆興元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建昌軍南豐尉。待次，丁外艱，再調建寧府政和簿，改特監潭州南嶽廟，襄陽府學教授。未上，復罹太夫人憂。服除，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北局。初，公登第時，年已近四十，連蹇至是又十四五年，人不堪其窮，而公往來松楸之外，愈大肆於方冊篇章之間，歷覽千載，泓停淵蓄，浩無津涯。誨誘鄉黨子弟，必以義理，多感發爲善士。暇日則訪耆老，合姻舊賦詩飲酒，徜徉丘壑，漠然無復進取意。比入北局，官冷甚，亦不以爲嫌，恪勤其職。吏雜市賸藥，爲姦蓋久，公廉得之，或請實吏於法可蒙賞。公曰：「此非我志也。」取賸藥焚之，逐其人而已。先是，程公自天官常伯除閣學士、知泉州，舉公自代。既而葉公叔羽以戶部侍郎、蕭公照鄰以敷文待制，亦皆舉公，其詞甚力，而葉、蕭二公先未嘗識面也。公往謝，問所以知公之故，答曰得之朝評，譽處休甚，各欲取賢以報國爾。於是公秩滿，以在京賞，循從政郎，除國子錄。公學有本原，每升席講經，理緻精明，詞旨溫暢，聽者充然有得，咸心服焉。淳熙八年，歲大荒札，公適當輪對，首論「君民之所以相通者，實以此心無間。平時郡縣之吏，暴征豪取，爲天子斂怨於下，今民艱

急之時，惟朝廷大捐委積，無所愛惜，庶幾此心可信於民。」壽皇聖帝嘉納之，謂曰：「朕已罷郡守之不能賑濟者二人。」次論「今日立國，東據吳會，西極蜀表，綿亘萬里，形勢固非單弱。然規模氣象，終未能壯。荆襄之地，吳、蜀腰膂，昔以爲用武之國也，今乃棄之，同於邊徼，臣所未解。要先經營此地，然後吳、蜀勢合，恢復有期。」因叙古人若楚子文、孫叔敖，若孔明，若周瑜，若魯肅，若陶侃諸公所以用荆襄事，且陳聯形勢、講攻守、闢田疇、建府衛之說，目曰《荆襄事宜》，井井詳甚。上大稱賞，且曰：「今日之勢，正如蜂腰，朕每思此，不覺寒心。不意卿儒生，乃能爲國慮至此。」留其書禁中閱之，降付密院討論施行。公又論今士子或不安鄉井，東西馳騖，以爭一試，至冒刑憲而不顧。未必其心本然，良由諸郡貢士多寡不均，謂當令禮部視終場人數增損貢籍，則此等可以立革，亦所以厚廉耻之俗。上喜曰：「此可以戢其源，誠公平之道也。」遷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改宣教郎。時修隆興以來寬卹詔條與諸路別制。公與同列盡心纂集，分別會粹，條流不紊。其請更舊法者，必研考顛末，非利害灼然相絕，不輕捐益。明年，遷司農寺丞。農寺專米粟之政，江浙餽舟，歲至如櫛，倉庾散列郊外，篙工計吏，耗蠹百出。每賦糧，諸軍麇集，概量小不平，輒汹汹出飛語，至毆擊籌吏。事聞，廩官坐罷者數矣。公命次第餽舟先後，檢覈進退，無敢欺匿。品其陳新，以序出之，有豐無殺。當公之時，吏以辦告，軍無譁者。是時，再輪對，奏三劄。其一申論荆襄要害，謂「錢塘爲行都垂六十載，宮闕百司所在，誠難輕議，然僻在海濱，與中原氣勢不接。建炎、紹興偶然駐蹕，豈真卜宅之所？況今人物充溢，地形湫隘，非初至比。今日之計，當規模荆襄，鎮以腹心大

臣，先事耕墾，外張國威，內紓民力，庶幾倚爲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不出數年，端緒見矣。因叙故李公綱、翟公汝文、胡公寅，當擾攘之初，皆勸幸京襄以係西江之望，其言可覆，願幸留意。其二論天下國家氣象，如物之華采，人之精神。觀人之國而知其疆弱者，在士大夫設施議論爾。議論勁正，施設精明，則其國雖小而強；阿諛鹵莽，效必反是。本朝盛時，已事可見一。昨中興之初，人思獻納，有慶曆、元祐之風。中更權臣斲喪沮壞，迄未振起。陛下誠擇其逢迎苟且之人懲警一二，開導作成，使天下士皆明目張膽以副任使，國之不强，未之有也。其三因職事以及國家之經費，謂今太倉歲入一百六十餘萬石，朝廷及諸百官司之用，共不過十六餘萬石，而諸軍之支則一百三十餘萬石。國用之數，未及軍須十一。左帑財用，與諸路屯駐，蓋莫不然。然所在禁旅猶以貧乏告，是使民力困竭，恤之無繇。如父母視其子在塗炭水火，而不能救，盍亦求其本哉。側聞藝祖皇帝嘗欲遷都長安，據山河之勢，以去冗兵。太宗進諫，則曰：「今姑從之，不出百年，民力殫矣。」且藝祖一見養兵之費於創業之初，即知民殫力於百年之後。況今軍費偏萃東南已數十年，欲民力之無殫，其可得乎？故天下大計，莫先於屯田，屯田成則軍須寬，軍須寬則民力裕。惟毋輕於所付，毋苟於所得，毋以尋常應故事而行之，然後可以去前日乍興乍廢之失。」上皆欣然聽納，稱善者再三，且曰：「朕於創業、中興、守文三事，皆身任之。守文粗可觀，其外二事不能無媿。朕之聽治，不爲不勞，然屑屑細務，每聞而厭之，惟樂大計所在耳。荆襄居天下中，有如弈棋，肥邊不如瘦腹。」又曰：「今日士氣猶不若孫權時，可謂不振之甚。」又曰：「屯田之說，朕深念之，久未有能任者。近察勘郭杲之言而益明，已遲

之十年餘矣。使紹興初即加葺理，今爲效豈易言耶？」仍諭公曰：「卿有志事功，異日可爲朕獨當一面。」明日，以公資歷訪執政，有擢任意。閱歲，有論朝士之未更州縣者，宜試之外服，公在數中。壽皇指公名曰：「朕以是爲材，胡爲論耶？」雖然，所以處公者特厚，遂差知和州，兼主管管内安撫司公事、兼營田屯田事。論者出道上語，人始知公之蒙簡在而未嘗言也。明年轉奉議郎。歷陽戍期未至，會淮南闕使者，廟堂進擬數人，皆未可上意。翌日有旨：「朕思得其人，惟方某爲宜耳。」即改除淮南西路常平茶鹽兼權轉運提點刑獄公事。公家居，恍不知所從得，疑未敢拜。已而贊書有「親擢」之語，乃拜受之官。公常恨自始仕未親民事，幸蒙不次簡拔，兼持三節，將指一道，惕然感厲，惟正身率下，竭力報國，於是非冠裏不受詞，非重客不設燕。接寮屬，臨吏民，必誠必莊。詢訪疾苦，戢梃姦蠹，通節財貨，平理犴獄，孜孜汲汲，不啻疾病之訪醫藥。一日，有特旨以花廳商人鄭晞暘洩銅錢越境，付公親鞫。公反覆驗治，皆無跡，乃呼諭之曰：「事出禁中，威甚，汝姑思之何以致此？」其人泣曰：「曩有鄧御帶者至淮堧，嘗與之爭市物，意者其見誣耶？」公感動，即具奏其不然，請詰告者之妄。有旨：鄧曉降一官，晞暘遂免。其後連帥忽自請治其事，必欲重寘於罰，其人竟走闕下乞坐獄以辨，棘寺爲之追逮數十人，竟復得白。人於是益歎九重之明，不可銖兩欺，而廟堂諸老亦謂非公惻怛守正，則鄭必冤死矣。安豐土豪孫立有義概，嘗集鄉兵爲水寨，以撓金亮，朝廷旌寵之。至今沿淮忠勇軍者，其所創也。既死，子、姪訟分累歲，投匭者數四，根連滋多。公歎曰：「此豈獄吏所能治耶？」乃手書詳諭責以孝友忠義之事，勿墜門戶，以負國家，復遣人調娛之。二家大感

悟，不復爭，歡好如昔。後公出巡，孫氏及忠勇諸將皆以此稱謝。淮地荒遠，多劫盜，公重賞名捕，或擒或竄，境內清晏。郡縣之獄，圖列座右，日關念慮。每訖一事，喜見顏色。丁未夏旱，公請禱望祀，蔬食齋居者兩月，體爲之瘠。施舍已責，緩征勸分，凡荒政之宜，日與諸郡往來講畫，遂免饑饉。時上撤樂減膳，詔監司求直言，公列部內之事，若歸正之給與、民夫之差科、坊場之抑配、荒田之爭佃，多有請而未報者。又論茶鹽酒稅四者之征，將以抑末，不知民之趨末，皆農之不給者爲之。今茶鹽之引，視其本價已增數倍，茶商失利，至或爲變，鹽戶愁苦，所在皆然。酒稅之征，苛酷尤甚，剥膚至骨，民無所訴。泛觀今日害民之事，其他猶有及與不及，惟是四者，其害甚廣。怨戾之氣，能不招災？朝廷內帑，本備饑饉。今不大有所捐，而益損四者之害，民未易蘇也。磨勘，轉承議郎。初，和州有屯田五百頃，以兵千五百人耕之，棲棲山谷，氣象弗振，然歲收固不薄。耕者隨高下受穀於官，人自五十石以上，或一倍、再倍之，舉室豐厚，恨執末之晚，而朝廷又以其餘充給散，省餽運，其效有不可掩。公既兩以耕屯之策獻於上，適朝廷已檢踏有元浦、湘城圩田未及興築，而土民或以城南青山圩來售，合之亦五百頃，皆承平沃壤，今爲棄地。公因奏募饑民之願耕者使築之，可以兩利。又謂和州之屯，舊令通隸守臣及總領、都統四司，每議一事，文移往復，甲可乙否，迭相牽制，不便。請令專委一司主之，復增耕者五百人，合二千人，使盡地力。增置漕屬一員，以任其事。有旨專以屬公。公出入阡陌，勞來勸相，凡隄防宣導之宜，營伍安集之制，皆親自區畫，不敢乞其費於朝，惟撙節他用，且請附鑄舒、蘄鐵錢以供之。築圩周五十里，水門八，爲屋大小四千間，畜牛千

三百頭，耨鋤、犁耙、水車、碌碡、刈刀、畚鍤、鍋釜之屬二萬餘事，種糧五千石，倉三百楹，舟大小二百有十，皆井井就條理。夙夜盡瘁，事體既一，人情附悅，每奏上，無不報可，且命別給緡錢七萬五千助其役。公益感激知遇，思爲遠圖，期以三歲圩田成功，則胸中規撫，方將次第出之。適事出意外，其明年江淮大漲，廬、楚沿邊郡縣城郭皆圯，於是圩田成而復壞。公上疏引咎，上知非公之過，方諗公以備衛安卹之事，詔賜將士緡錢萬餘，以安公意。公復論淮西利害，謂自古北兵犯南，如苻堅、金亮，皆由廬、壽坦途以入。今邊陲必守之地，未嘗預置一旅，萬一敵騎輕行疾趨，不一二日便臨江潯，而我之奏請得報在旬日後。險阻隔絕，彼主我客，其危奈何？部內之田，舊籍百餘萬頃，今民已耕之數僅三萬頃，虛佔久荒者乃九十餘萬頃，是地利有三十倍之棄也。淮西有巢湖浸其腹，有六安諸山蔽其右，苟於山趾湖濬增兵三四萬，市民田耕之，不過須田一二萬頃，而可厚軍實、張邊聲，是今日之要務也。著爲《詳議》二十二篇以獻，乞從朝廷集議可否。書入，復陞公轉運判官，兼刑獄茶鹽，訓辭丁寧專任田事。公方訓厲將士，增厚圩埂，爲禦水之具甚備，改歲欣欣將舉趾矣。樞使王公蘭，實濡須人，初固知公之賢，其季弟萊好陵人，家居頗橫，公不爲之下。萊怒，譖諸王公百端，王公信之，短公於上，上命易公他所，亦非有譴咎意也。而王氏之黨宣言必敗田事，公歎曰：「官職非我所戀，顧今事方有緒，中道毀之，孤明主欲爲之志，以誤邊計，罪皆在我閔默黷闇，不白情實而去，吾罪愈重矣。」即爲疏直叙其事本末，丐上加察，小臣雖死不避。疏入，會壽皇聖帝已倦勤禪位，嗣天子方體貌大臣，王公慙恨，遂力擠公，指爲犯分，坐鑄三秩，罷授承事郎，以登極恩復

宣教郎。公始已置禍度外，處之怡然，且自謂膂力愆矣，放跡歸休，固吾所也。還至吳中，與諸寓公游而樂之，將卜居焉。遇疾，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三，實某年某月某日也。公氣貌和厚，襟度開豁，接人溫然，無貴賤長少之間，而其中實耿諒不羣，以古烈士自許。念國運中否，外敵肆橫，憤氣拂膺。謂士大夫義理不明，惟計強弱，畏敵如虎，無復讎心。常思奮不顧身，以贊大計。既膺邊寄，首建田議，其所施設，猶未十一，不幸沮廢。自疏之章，讀者壯之。既卒，所築之田以大稔聞。明年，王公亦以臺評去國，公論始伸。又明年，詔復元官，朝野莫不悲公之不及見也。嘗攝帥合肥，即命多植榆柳，以塞敵騎之衝。課人習射，有罪輕者，許以射中免。又欲因薛公士龍所建三十六圩，寓以府兵之法。其盛心遠志，大抵若此。士夫有自北拔來者，歎曰：「吾至南方所見，惟方公切切不忘中原耳。」事親極孝，親沒後，與仲氏同居，友愛無間言。中外姻戚，賴公收育教誨至成立者尤多。遇人病與之藥，死無歸者畀地瘞之，不自以爲德。公人物高明，而取善不倦。少出入忠肅劉公之門，與樞密公布衣交，多聞前輩舊事，熟究兵興以來得失大略，論天下利害如指掌。復從晦翁朱公游，考評問學源流，孜孜不怠。遣其子執經事東萊呂公。人有一能片善，樂道之不置，非其人，雖貴重不屑交也。閒居哦詠以自適，興寄高遠，有少陵風製。性不能飲，客至設醴，歡然終日，抵掌劇談不厭，亦未嘗醉也。有詩十卷、奏議五卷、《淮西屯田詳議》三卷、雜文三卷、《集驗方》八卷，藏於家。娶胡氏，贈孺人，先公十年卒。子璟、琚。璟，當得捧表恩，以喪未命。琚亦公子也，以爲仲氏後。女三人，長適徐應求，次姜牖，次錢豫，皆業進士。孫三人，未名。二子將以今年三月日奉公歸葬於嚴州。

淳安縣安福鄉武陳原，以公行實屬某狀。某與公少同邑，長同學，校同年，又姻家也，義不得辭，乃爲詳其出處之大方，以俟當世大君子銘焉。《燭湖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六五九三

孫應時 一二

方巡檢墓誌銘

紹興末，北馬飲江，朝廷旰食，海盜乘時嘯呼，衆以千數，僞竊名號，陸梁出沒。北事略平，而盜益張。孝宗皇帝用趙公子瀟制置沿海諸郡，逐捕方急。余里舍東南五十里曰橫塘，方氏兄弟三人宗顯、宗厚、宗昇出應募，偵賊所伏，輕兵徑進，手縛兇渠以獻。趙公大喜，奏以等級授官。當是時，方氏兄弟赫然以勇聞於浙中。君其季也，年最少，最銳，身獨被重創，趙公尤獎之，以爲制置司海道使臣。賊遂奔迸，次第俘馘。伯氏早世，仲、季補吏後十四五年，余始識之，則皆恂恂恭敬，習於吏事，非徒勇者也。事親孝。小使臣法，許不持服，君兄弟獨喪三年。父以德壽宮七十之慶，賜爵保義郎，就養康寧，年九十四而終，鄉族榮之。君初推功於兄，故受下賞，以下班祇應五任浙東安撫司聽候差使，掌辦永阜陵有勞，轉進武校尉。今天子登極恩，轉承信郎，調信州上饒縣巡檢。在越歷事帥

相史公、參政李公、尚書王公、內翰洪公、樞使葉公，皆器其能，待遇不與他等。數委以劇務，或所部官不勝任，輒往攝之，未嘗一日閒居。彊力精敏，事無不舉，有功於一州爲多，而士大夫嘉其謙，吏服其廉。慶元六年十二月七日卒於家，年止五十八。方氏世居句章之慈溪縣，相傳其先自莆中來徙云。曾祖熙，祖昌，父思訓。君字季平。娶王氏，卒，再室陳氏。三男子：汝霖、伯熊、南彊。四女，適楊恭寬、董旂，次在室，次許嫁董友聞。子與婿皆習士業。孫男一，未名。孫女許嫁知郡胡公瓘之孫元忠，餘三人尚幼。嘉泰三年九月甲申，葬其縣鳴鶴鄉浪港之原。余故知君，且與其仲氏秉義善，秉義語及君，輒流涕曰：「天乎？予弟之不幸而止於斯也。君賜之銘，死且不朽。」汝霖等又亟拜以請，不得辭，銘曰：

勇爵之優，吏能之周。我維嘉之，孝弟孔修。其用不舒，其蘊有餘。其逝不亡，視此石書。

《燭湖集》卷一一。

宋秉彝墓誌銘

一邑一鄉之善士，若未必爲當世重輕損益。至有篤學躬行，終身不倦，隱然使後進子弟有所考法，此其存也可使爲世道助，其死也可不獨爲鄉邑惜哉？余得官遂安，藉田令呂君子約遺余書曰：「宋秉彝重厚老成，可親也。」比至，訪諸邑人，果翕然稱之。秉彝野居，余未及往見，秉彝亦病，以

書來，曰少瘳當詣子。已而病日加，竟死。余爲文以奠，其家請銘，遂銘之。秉彝姓宋，名天則，少學於建安吳君晞，吳嘗及事龜山楊先生，授以所聞關洛諸儒之說，則能喟然自拔流俗，知所尊慕。長無師友琢磨，獨守其學甚力。踰四十始見廣漢張先生、東萊呂先生於嚴陵，二先生喜之，延請爲郡學錄。後二年復從呂先生於金華，切切講問。還家杜門罕出，專以讀書玩理爲事，既老愈篤。一日歎曰：「吾不幸，二先生棄吾死。今海內學者，晦翁朱先生是賴，吾不可不就正，爲終身羞。」則營糧治裝，將行，而病侵矣。病革，意象怡然，誦《西銘》之卒章，曰：「存吾順事，殁吾寧也。」戒其子世吾學，毋用浮屠、巫覡法汙我，不及家事。平生爲人朴愿敬遜，事親孝，親歿，一聽於其兄東之，始終無間言。世俗狹嗇近利，獨澹然無營。接物一以誠，衍衍和樂無怨忌。嗚呼，斯可謂篤學躬行之士非耶？余雖竟不識君，然得其事不誣，若君者，其不可以一邑一鄉之善士例目之矣。世家遂安，曾祖奕，祖彥邦，父時中，好義長者，士大夫多重之。秉彝嘗貢禮部，不第。兩遇慶壽恩，封其母太安人。室童氏。子男三：坪、瑄、璿。三女，適士人余宏遠、童至仁、周榆。孫男五人，尚幼。其卒以紹熙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年六十四，明年某月日葬母所。銘曰：

士修其身，不必於聞。有欲知君，視此刻文。《燭湖集》卷一二。

孫承事墓誌銘

府君孫氏諱洋，字叔度，系出富春，自越山陰徙家餘姚，至君七世，世以淳朴謹良爲鄉長者。曾祖約，祖適。考端仁，以高年遇慶壽恩，賜爵迪功郎。妣劉氏、茅氏。君少則自力幹蠱，不得竟學，而天資賢厚，恂恂然質行儒者也。平生於父母、昆弟、族黨、姻舊無間言，重禮際，守然諾，羣居晦默，而慮事明審。大要循理務實，無競於物，其治生不專利賈怨，終身不至訟庭。父時貸其緡錢，未償者數千計，君一折券不問。寒民死無以斂者，與之棺，不可勝紀，亦初無德色。治父母塚塋，躬負土種木，壙成，先寢其中，其誠篤類如此。自爲壽藏於親左，及疾，命其弟曰：「爾他日必兆於親右。」慶元戊午九月二十六日卒於家。夫人同里王氏，實以孝慈勤儉成君之志，後君二歲卒於庚申八月五日，年皆六十有二。明年，改元嘉泰，十有二月甲申，合葬於上虞縣永豐鄉孔堰之原，距迪功壙二十步。君晚以舊廬隘陋，更築室頗壯，不享其成，子孫痛之。子三：長光祖；次顯祖，娶宗室女，官保義郎、監寧國府酒庫；次昭祖，先君一年卒。三女，長適劉建文，次適王炳，季許適張汝明，皆士人。孫男三，曰勉孫、翁孫、衍孫，問學有緒，君之後其興乎。予與君同姓同邑，伯氏嘗館君之塾，相好也，遂約爲宗家。二孤謁予銘君墓，不克辭。銘曰：

世降益薄，以巧自琢。吾珍若人，渾兮其璞。宰木千章，歸親之旁。孝友不忘，子孫其昌。

王迪功墓誌銘

嘉泰三年三月

予友餘姚趙君景孟，以書來曰：「吾邑四明鄉王氏，吾舅氏之姻家也。四明南山瀑布之勝，有漢劉君、樊夫人登仙之遺跡，吾嘗往遊焉。過王氏之居，奇峰四環，水竹幽茂，庭宇華潔，主人龐眉皓首，杖履出延客，一見可知其善人長者。子孫列立，皆孝謹修飭，杜少陵所謂『祇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者也。吾心喜之，爲留三日。已而數數相聞。今其主人死，將葬矣，子孫輟哭聚謀，思所以表揚其親，不遂與木石同埋沒，非託銘於州邑之賢而文者不可，而吾子其人也，敢爲之請。」予謝不敢當，趙君再書曰：「子有疑於吾言乎？夫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古之君子，緣孝子慈孫之心，弗忍却也。矧王君行無纖惡，吾實知之，問諸其鄉而皆曰然，子復何靳於銘，不以勸爲善乎？」於是王君之孫業進士者曰日華，奉其事實候於門。予曰：「景孟非欺我者。」乃受而銘之。王氏先繇越之山陰徙餘姚七世矣。曾大父哲，大父彥誠，父延貴。府君諱永富，字德厚，早孤，無兄弟。以謹信質厚爲衆所敬愛，自力有家，貲產日饒，而不急利賈怨，故終身不至官府。姻族鄰黨，恩意周洽，急難婚喪，多所倚辦。割膏腴、倡義役以弭仇訟；歲凶，饑者食之，不足者貸之。平生大率如此。既老，以家事屬其子，優游自適。客至輒留，盡其歡。塾舍延良師，訓諸子以學。國有大慶，賜高年爵，人強

之上其名，授迪功郎致仕，非府君意也。嘉泰二年十二月九日終於家，實年七十有六。娶陳氏，先十八年卒。二子：文憲、文浩。四女，適汪宗甫、方時用、趙錡、金正紀。孫男四：日華、居簡、日新、日章。汪氏女與居簡先卒。孫女四，曾孫男女八。明年十月己酉，葬其鄉徐隩之原，合陳夫人之兆。銘曰：

善足以詔其家，惠足以及其鄉。生無禍兮樂康，死有傳兮不亡。猗嗟若人兮，天之所祥。子孫其興兮，山川其光。《燭湖集》卷一二。

李叔文墓誌銘

嘉泰四年十二月

予先君子雪齋先生躬行古道，教授閭里，時俗往往訾其闊迂弗好也。同縣李公文仲，賢長者，晚知先生名，延致家塾。每聞講繹聖賢言行，常大喜，飭其子叔文惟先生聽。叔文雖穉齒，有奇識，尤樂親先生，謂不欺我。先生歸，語家人曰：「吾乃得李氏父子爲知己。」予自是與叔文爲兄弟交，今三十七年矣。後李公遠宦，叔文輟學。已而嗣事持家，先生有書戒勸，必寶藏之，而終身敬誦之。先生之喪，縞冠送，哭甚哀。嗟乎！道喪俗薄，而叔文獨能尊師重義如此。叔文今死，諸孤託予以銘，予其忍辭？君名友仁，叔文其字也。世家越之餘姚。曾祖諱尚，純篤君子，五上禮部，官邕州太平主簿，鄉人紀其陰德。祖諱翊，贈宣教郎。考諱揚，伯祖贈奉直大夫諱鉉之子，爲宣教子，終訓武郎、

東南第六副將。李氏自奉直豐於財，而子孫多以學知名，爲望族。叔文氣志不在人下，自恨不竟其業。或曰「子欲仕亦易耳」，笑而不答。叔文天資通敏，而循循如有畏，樂易不拒人，而疏密淺深有節。謙厚遜弟，雍容儒雅，所居闢池館，列花竹，左右圖史，間以觴詠，蕭然無塵俗意。造次尺牘，必手書細字。聞人有善，喜見顏色。處兄弟婣族鄉黨之間，親而不瀆，遠而不乖，省事避禍，足未嘗及訟庭。治生不浚利，不兼并，曰：「無墜先業足矣。」委人以財，或十餘年不覈其贏縮。家事井井有法，豐於奉先，而儉於妻子。遇下有恩，不妄施予以徼福沽譽，然所當周，周之無靳也。擇士教子，不責近效，久而益厚之，曰：「利達有命，能使吾子寡過，斯其爲益宏矣。」從父兄臨江守叔益有令德，每器叔文，事必咨而後決，曰：「吾家心友也。」如叔文平生本末，使得施之事業，必有大可觀者。嘉泰三年秋，不幸得末疾，然神氣清明，處事如平時。明年八月二十七日，竟不起，壽止四十有九，哀哉！娶同縣胡氏。四子：自強、自牧、自明、皆業進士；季曰嗣孫，先君一日卒。四女，長適朱點，寡居；其次後君三月卒；叔、季及孫女一，尚幼。叔文先營壽藏於蘭風鄉曹隩之麓，實先大夫墓之右。其年臘月丙午葬焉。銘曰：

嗟嗟叔文兮吾友生，早服師訓兮慕躬行。志不充兮聞不章，美厥家兮善一鄉。疾弗赦兮命弗遐，天茫茫兮悲奈何。從而先兮歸九原，鍾餘慶兮在子孫。銘不誣兮永長存。《燭湖集》卷一二。

茅唐佐府君墓誌銘

嘉泰三年十月

茅，姬姓，周公支子，封於茅，其後以國爲氏。春秋時用於晉者茂、忠，於邾者夷、鴻。秦以敢諫重者焦，以仙著者蒙若盈，漢以德行稱者容。自是千有餘年，史不概見。今江浙往往多茅姓，而越之餘姚最蕃，相傳唐末自丹徒來徙云。君伯父寵三，從伯父崇，踵擢儒科。君父亦舉禮部，有名，遂爲餘姚望族。君名宗愈，字唐佐。少而秀穎不羣，舅氏待制侍郎陳公橐深器愛之。慷慨自負，謂功名可立致。早夜苦學經史百氏，細字手抄，務博涉，爲文詞。既喪二親，年益長，家益單，則喟然曰：「吾不及爲親榮矣。先人之薄田猶足以供祀，盍自力乎？」於是始綜葺生理，惟儉惟勤，亦無他營，久之遂甲一鄉。而君儒雅自如，望之氣貌清高，若立塵埃之表；即之語上下古今，是是非非，一當於義理。喜觴客，酒酣嘯詠，風味郁然，其胸中固未始汨沒也。爲人公直簡實，無緣飾。行己必端，爲人謀必忠，尚禮節，重然諾。所接貴賤若一，不翕翕作炎涼態。安分自守，無妄動。屋飾、服用、飲食取粗足，不務觀美。尤以用智術、事兼并爲戒，市田常過其直。家無詭籍匿賦，無重權概。寬厚多恕，子弟臧獲，訢訢如也。唯謹宗族姻舊，待以恩意，急難乏絕，當予者予之。弟死，嫁其女，廩其孤。以故内外無怨言。先時，里正多破業，仇訟不已。施侯宿爲縣，勸民義役，君喜曰：「吾素志也。」亟捐膏腴數十畝倡之，博盡衆謀，畫爲要束，期於堅定永久，施侯特所歎重，遂以爲一縣式。

歲饑，獨不閉糶，遠近賴之。嗚呼，若君可謂善於居室、仁而富者也。嘉泰三年正月十七日終於家，年六十八。曾祖名與欽宗廟諱同音，祖似，父揚。君娶張氏，有賢行，實能戮力成君之家，先二十年卒。四男子：可立、可予、皆早世；次曰文、曰同，皆業進士。三婿萬汝翼、韓章、呂隼，皆仕族，餘一女與二孫女尚幼。文等卜以其年十月乙酉葬君於其縣龍泉鄉柘隩之麓，合張夫人之兆，前期乞銘於予。予於君同鄉有連，又相善也，知君之行爲詳，可以傳信，無媿辭。銘曰：

心醇兮不疵，行周兮不虧。老成兮典型，孰浮薄兮敢訾。成家兮艱難，無媿兮孔安。考終兮邱樊，勒此銘兮不刊。《燭湖集》卷二二。

茅從義墓誌銘

開禧元年正月

予始束髮省事，聞鄰曲父老相與談茅府君之賢，問之，曰：「吾鄉長者也。」予心識之。年十六時，從吾先君子館其家，親見府君爲人謙敬愷悌，樂善好施，與人言如恐傷之，遭侵侮無所校，逋租負息多置不問。予常歎息，以爲古人所謂有陰德者，宜不過此，天將昌大其後無疑也。而府君下世二三十年之間，子孫凋落殆盡，獨季子從義君巋然持其門戶。氣貌豐澤，性行一似其先人，鄉族無間言，皆曰積善之慶，方鍾於君，今君仕不及顯，纔得下壽又死。嗟乎，天之報施乃若此，使爲善者無所勸，何哉？茅氏，周公之裔，自漢以來不多見於史。君世家越之餘姚，爲盛族。君名宗明，字季

德。曾祖滋，祖柔常，父中，皆不仕。君少篤舉子業，婚戚里鄭氏，補承信郎。爲試換計不遂，積階從義郎。其再轉以光宗，及今天子登極恩，餘皆年勞也。初監京口西較務，到官，丁母錢氏憂。服闋，監台州仙居縣酒稅，充信州八房巡檢，嚴州管界巡檢，皆滿秩。君寬和不忤物，信惠足以使人，持身極謹，處事盡公，而一歸於忠厚。故職業修飭，無毫髮麗於罪，上官悅之，同列安之，平生及物之功多矣，然未嘗自道也。桐江之歸，廟堂有知君者，授以高郵兵馬監押。居一二月，歡曰：「老矣，田園幸粗足，無衣食之憂，復何求於世？」即決計乞監潭州南嶽廟，優游家居，時時置酒擊鮮，與親舊相樂。無何得疾，益侵，神識不亂，自取紙筆處身後事甚悉，召子姪告戒，恬然若無恙，須臾而逝，又可敬也。年止六十有一，聞者無不失聲痛惜。君久鰥居，不再娶。一男曰蔚，一女許適四明進士劉燾。孫女二，尚幼。君卒於嘉泰三年十月二日，越二年，改元開禧，正月乙酉，葬於所居龍泉鄉李隩之麓，實先墓之側，君素卜也。予識君既早，又相善，蔚謁予銘，不得辭，因追論其先德，以致予哀傷之意，以勉其孤云。銘曰：

天於善人，福其後昆，宜大以蕃。君家奕世，我所見聞，胡爲而然？君生不疵，君死不昏，其可勿傳。嗟嗟斯銘，我無媿言，永矢弗刊。《燭湖集》卷一二。

宜人史氏墓誌銘

慶元四年九月

新臨江守餘姚李公，以書抵其鄉之同年友孫某，告以悼亡之悲曰：「吾之嬪宜人史氏，其賢異甚。少而讀書識義理，如慧男子，父母奇愛之。年十九歸於我，事舅姑如事其父母。舅姑沒，喪之極哀，比葬，猶不苟葦。歲時祀事，蠲滌鼎俎，必身親之，雖甚寒暑無怠。其他奉尊長，處娣姒，交族姻，御臧獲，俯仰委曲，各中儀節，寧卑無倨，寧厚無薄，寧寬無厲，而一出於誠意，無矯飾。平居自奉養維儉，訓子女維謹。吾遊太學，久乃得仕，未嘗屑意家事，凡出入有無豐約之調度，皆吾嬪處之，不以累我。然至於梱外事，則未嘗預焉。嗚呼，其與吾相賓敬逾四十年矣，如一日也。吾嘗意吾嬪之福未艾，庶幾他日優游偕老。今已矣，吾無復聊賴於吾世矣，其能勿哀傷乎哉？」又曰：「宜人故太師、魏國公、追封會稽郡王謚文惠之女也。文惠仕未顯，吾以諸生見，擇爲子壻。宜人之始能盡婦道於吾家，未足異也；而文惠不數年至宰相，出入中外，門戶隆盛冠一時，宜人益退然無幾微驕其夫家之意，見之者不覺其宰相女也。歸寧父側，亦未嘗一語有所私謁，吾以是尤重之。子爲我志吾哀，而銘其葬焉。」某得書，歡曰：「李公賢矣，又有賢配若是，公命我銘，其敢辭？」宜人世家明之鄞縣，明今爲慶元府也。曾祖詔，祖師仲，皆累贈太師、冀國公；父文惠王，諱浩，母魏國夫人貝氏。宜人生紹興之己未，終慶元三年丁巳歲八月之十二日，年五十有九。初以文惠故，特封儒人。李

公遇郊恩，封安人，再封宜人。李公名友直，官今朝奉大夫。四男子，曰賡、曰庸，皆夭；曰康，迪功郎、婺州浦江縣主簿；曰庠。四女，長適迪功郎趙師固，次適修職郎史實之，餘在室。孫男三，曰該，將仕郎；曰謚、曰詡。孫女二，皆幼。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辛酉，葬餘姚之蘭風鄉新湖劉公隩之原，新卜也。疾革時，精明如平常，夢二青衣導至一城闕，金碧煥然，異香襲人。覺而召家人，次第訣別，屏藥餌，三日而絕。宜人素嗜黃老有得，此其神之清而誠之形歟。銘曰：

古之女士，其傳則史。惟德之貽，匪名之侈。淑哉若人，克配君子。我銘昭之，有永無毀。

《燭湖集》卷一一。

戴夫人墓誌銘

吾鄉越之餘姚，有古君子曰高府君國任，篤學信道，及登和靖尹公、思齋高公之門，力行所聞，窮老不衰。其子公亮和叔，師事諸葛公誠之，從淳熙間諸先生長者遊，咸嘉其志業。於是四明沈公叔晦稱之於父翁豐公叔賈，豐公方爲其甥戴氏擇配，遂以妻之。府君曰：「吾雅不願與俗子爲姻家，乃今吾子得婚師友間，果協吾志。」戴氏勤約端靜，奉舅姑惟謹，姑甚愛之。府君生理素薄，而收恤孤遺，用常不給，戴氏輒貿服珥以進，無吝色。府君益喜曰：「真吾家婦也。」久之，舅姑歿，佐其夫執喪，哀慕不懈，竭力治葬，家益落。攻苦食淡，人有不能堪者，戴氏怡然自若，勉其夫曰：「士當

固窮，勿以妻子衣食故自凋其志氣。」和叔多出周旋諸賢間，或歷月彌年無內顧之憂者，以戴氏善處貧也。夫嘗得異疾，戴氏日夜調護，不解帶者累月。平居相賓愛，未嘗有違言。天資明淑，有達識，每曰：「死生禍福，理之常也，豈足亂吾心哉。」既得疾而卒，如其素，實開禧乙丑九月八日也，享年四十有五。一女，在室。戴氏父諱朴，字彥嘉，衢之奇士，慷慨善談兵。隆興初，或薦諸朝，俾乘驛佐王權軍，未至軍敗，歸，上書乞斬葉義問，以謝淮泗之民，斬臣頭以謝義問，不報。和議成，再伏闕論宰相湯思退等不忠，宰相怒，欲捕治之，脫歸婦家，幅巾杖履，自肆山水間，然未嘗一飯忘國讎也。既卒，惟此女六歲，已能不勝其哀。初，豐公幼脫北難，依戴君，克自立，故深德君而甚憐此女。戴氏涉書，傳習筆札，凡所長，未嘗銜於外。處不窺戶，終身不妄言笑，語及父，必哽噎涕泣。嗟乎，爲子爲婦若此，雖古烈女不過也。天之佑善，宜錫壽祉，而煢煢以生，惛惛以死，夫家屯厄，嗣續未立。嗚呼，天乎？何爲然歟，不亦重可哀歟！和叔將以次年正月某日即所居之菊坡葬焉。和叔，衛師也〔一〕，知戴氏爲詳，義當銘。銘曰：

奇士之女，名郎之甥。克順克慈，允淑且明。恬居窘窮，等視死生。哀世莫知，慰以斯銘。

《燭湖集》卷一二。

〔一〕據此句，此文當是代胡衛作，題未注明。

莫府君夫人墓誌銘

夫人葉氏，句章慈谿人。曾祖應晞，祖朝，父庭茂，皆善士。夫人生紹興之癸丑年，二十有六歸會稽餘姚士人莫府君友，雖異郡，實鄰邑也。莫府君爲人公正嚴恪，一門敬憚。方佐其兄治生理有緒，不幸早世。夫人始三十，屏膏沐自閉匿，保抱其一子二女，訓飭使就學知禮法，身日夜紡織補紉。處大族間，承上接下無間言。子叔龍既長，諸父窘薄，始析爨，枵如也。母子縮衣惡食，勤勤自營，亦不事錐刀，競什一，而家用日饒，舉族倚重。邑里歡其賢明，謂晚福未艾也，而叔龍年不四十，無何亦死。死而一孫始生，不半歲又死。於是夫人老矣，瑩然惟一婦一女孫，聚其族曰：「吾夫之猶子叔廣，吾雅信愛之，是有次子曰子應，可爲吾子後，昭穆宜也。」僉曰：「善。」遂取子應於吳以爲孫。常曰：「天不弔我，既重罰我，吾撫教此孫，庶幾有立，猶不負莫氏之先廟。」其綜理細大，惠顧戚疏，一如平日。後三年而夫人病，病一年竟死，嘉泰元年之八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嗚呼，悲夫！世常言天道不差，爲善有福。若夫人本末，余所熟知，不惟栢舟一節真古列女，而其他百爲，與其夫若子心事，皆可質於鬼神。然其所遭若此，何哉？是可不爲大哀歟！所謂天道福善，固不可必歟。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餘姚縣龍泉鄉新隩之原，祔於夫之兆。二女，長適進士高輶，亦寡居守志；次適夫人之兄子進士葉浚。孫男則子應也，孫女曰阿招。夫人有治命，處其身後事甚悉。銘

曰：

義不疚，善不祐。命不咎，銘不朽。《燭湖集》卷一二。

胡提幹壙記

慶元二年十二月

崇禮名搏，姓胡氏，越之餘姚人，右從政郎、饒州德興縣丞、贈太中大夫諱宗伋之孫，龍圖閣學士、通議大夫、贈特進、謚獻簡公諱沂之第四子。崇禮以紹興丁卯二月六日生，乾道癸巳，獻簡遇郊恩，補承務郎，尋罹憂。服除，調監臨安府樓店務。淳熙壬寅終更，以兄達材之喪，乞監西京中嶽廟，歷轉承奉、承事、宣義郎。歲戊申，充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明年，遇登極恩，轉宣教郎。紹熙壬子，轉通直郎、充浙西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再遇登極恩，轉奉議郎，賜銀緋。慶元乙卯五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官舍，年止四十有九。娶同郡周氏，封孺人，後崇禮十五日卒。二男子衛、衍，達材無子，以衍爲之子，皆承奉郎。二女，長許嫁迪功郎、徽州歙縣主簿石孝純，其季後其母五日亦卒。崇禮天資如古人，樂善急義若嗜欲。平生百爲，其意無一不出於厚。自族黨婣舊交友，上及諸公貴人，下至閭巷女稚，凡識之者皆信其爲吉人君子。周氏尤稱賢婦。不幸相繼早世，悲夫，惜哉！太中葬其鄉之翁湖山，達材葬其右，君又得卜於達材之右，丙辰十有二月庚申窆。君行可紀，當有達者表而出之，其友孫某粗叙本末納諸壙。《燭湖集》卷一二。

莫府君壙記

慶元四年二月

會稽餘姚有鄉長者曰莫府君，諱及字子晉。其先自吳興來徙家，世世積善好施。今其近族有爲天子從臣，或魁天下宦學者，益彬彬出焉。府君之曾祖襄，祖若思，父曄，皆不仕。母同縣李氏。府君以宣和五年二月十二日生，早孤，業進士不偶，自力營家。興其先人之廢宇，崇墳墓，聯宗族，愛育弟姪，與諸從弟同甘苦、無間言者四十年。塾舍常有名師，日延賓客爲文字飲，取有益於子弟。里中義事，踴躍先之，忘其力之不足，以故賢稱籍籍郡邑，而家實貧。比老貧益侵，交游散落，鬱悒不得意，且抱末疾。年七十有五，慶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七子：叔昌、叔廣、叔獻、叔越、叔興、叔向、叔止。一女，適夏汝翼。孫男十人：子詠、子疆、子應、子慶、伯厚、伯順、伯和、伯承、伯華、伯祥。孫女五人。其明年二月十六日，葬於上林鄉清果院之西，合陳夫人之兆，且依祖塋也。平生刻意教諸子，日夜望其興立門戶。次子舉國子進士。逢國大慶，人爭傳會稽籍，以官其親，府君弗許，其識尤遠矣。天之報善不忒，不榮其生，將顯諸後乎。某不佞，蒙府君之德最厚，欲詳其行事而銘之，未能也，乃略書歲月本末，納諸壙云。《燭湖集》卷一二。

宜人聞人氏壙記

嘉泰元年十二月

宜人聞人氏，先世自吳徙家越之餘姚。曾祖修，祖嘉謀，皆長者。父穎達，太學名士。宜人生紹興之壬戌，爲故朝奉大夫、知婺州趙公師龍之配，三封至宜人。嘉泰元年九月六日卒，壽六十。十二月甲申，葬其縣龍泉鄉石堰西隩之原，祔趙公之兆。四男子：希醇，承務郎、簽書南康軍判官廳公事；希一，文林郎、監鎮江府延陵鎮；希白，迪功郎、監湖州梅溪鎮；希怱，將仕郎。四女，適迪功郎、婺州黃陂縣尉應宗度；承事郎、監安慶府山口鎮楊榘；宣教郎、知臨安府於潛縣胡衛，幼早夭。應氏、胡氏女亦先卒。孫男三，曰與慶、與權、與可。孫女四人，尚幼。宜人早任家，事姑郭夫人得燕佚康寧，近九十而終。趙公歷典四郡，以循良著，無私謁之謗。諸子力學，孟、仲已踐世科，叔子四貢禮部。宜人爲婦爲母之賢可知已。里人孫某爲識其壙。《燭湖集》卷一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三〇〇七。

宜人宣氏壙記

嘉泰三年十二月

宜人宣氏，其先五世自越山陰徙家餘姚。曾祖弼，祖昂，父祇德，皆以儒行重於鄉。宜人生於紹

興戊午三月初吉，歸故朝散大夫、提點廣南西路刑獄趙公彥繩，三封至宜人。嘉泰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三年十二月壬寅葬上虞縣永豐鄉金鷄山之原，從趙公之兆。三男子：樸夫，從義郎、前監鎮江府都作院；樞夫，迪功郎、前池州東流主簿；懋夫，早夭。三女，適進士蘇濤，奉議郎、知寧國府太平縣；陳潛，從事郎、吉州左司理參軍；杜思恭。孫男七：時儒，迪功郎，監戶部路莊酒庫；次時傳、時任、時保，餘未名。孫女一，尚幼。宜人閑典訓，明義禮，靜重潔修，時然後言。孝敬慈淑，俯仰中法，閨內順治，燕及宗黨，儉而有禮，簡而用情。趙公勤事愛民，名清白吏，有賢配也。子孫謹厚，克守素風，門庭泊然，不溷有司，有賢母也。具德兼美，無媿女史。粗列終始，幽堂是紀。《燭湖集》卷一二。

太安人方氏壙記

太安人方氏，句章慈溪人，家世長者。父固，母嚴氏。太安人以宣和癸卯歲二月初九日生，及笄，歸故修武郎、台州兵馬都監趙公伯拜，封孺人。晚以子遇錫類恩，加今封。年七十有九，嘉泰辛酉歲九月二十三日卒。後二歲正月壬午，祔葬於會稽餘姚鳳亭鄉羅壁山之麓。八男子：師說，迪功郎、江州湖口丞；師說〔二〕，第進士，從事郎、前南劍州軍事推官；師詰，第進士，故通直郎致仕；師堦，承節郎；師翽，故保義郎；師託，成忠郎、贛州排岸；師誼，故修職郎、臨安府富陽尉；師

嶢，故迪功郎、台州臨海尉。五女，適通直郎傅檣，士人畢師謙，忠翊郎傅枏，士人邢正國、聞人大聲。邢氏女寡居，餘皆卒。孫男二十三人：希泊，成忠郎、前添監紹興府支鹽倉；希滂，成忠郎、添監高郵軍都稅務；希勃，貢禮部，早卒；希歲，第進士，修職郎，新嘉興府嘉興縣；希漸、希晤、希璫、希琰、希玠、希祐、希璽，餘未名。孫女十四人，適士人邢諫、傅穎、應焯、莊居敬、鄭汝賢，餘未行。曾孫男女十人，尚幼。太安人孝慈淑明，嫗德宜家。惠下無愠，子孫衆多，競爽益昌。母儀婦道，邦族是訓，康寧壽考，集有多福。宜即豐碑，銘示不朽。先識其略，納諸壙云。《燭湖集》卷一二。

〔二〕長子已名師說，當有一誤。

戴夫人壙記

有宋高公亮之妻戴氏，安貧而不壽，死葬於此。里人新邵武通守孫某代於潛宰胡衛爲之銘。衛嘗師公亮，宜銘。邑丞徐正卿章草妙一世，爲之書。嗚呼，戴氏其死榮矣！《燭湖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六五九四

孫應時 一三

祭晦翁朱先生文

嗚呼！先生名在天壤，道在方策。其試也，嘗剖符握節，而大庇其民；其遇也，得持橐執經，而獻忠於上。紛世議之排擯，幸家居之樂康。懸車引年，曳杖安死。今則已矣，人其謂何？某猶冀及門，庶幾卒業。永負此恨，曷敢他論？嗚呼！去夏之枉書，杪春而拜賜。筆言游之祠事，標吳地之軼聞。託名其間，爲惠不朽。若乃丹陽之改爵，實載定陵之長編。竊訂所疑，敢因以告。窮途承訃，菲奠寓哀。惟有精神，不問生死。《燭湖集》卷一三。

祭象山陸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姿，英亮卓越；先生之志，奮迅堅決；先生之學，簡易昭晰；先生之論，敷暢條達。先生用心，貞實惻怛；先生教人，感動激切。先生德行，平正高潔；先生文章，嚴健超絕。嗚呼！斯所謂名世之才，振古之傑。信乎天實付之以斯道之重！宜若開之以格君之烈。名鼎成於天下，進益孚於朝列。一造膝以極論，喟皇心其有發。騫將行兮或尼，闊不見兮采葛。優游兮山林，詠歌兮風月。獨私淑兮其徒，蛻塵埃兮玉雪。出緒餘兮一邦，楚之人兮大悅。忽巷哭以過喪，竟何爲乎造物。嗚呼哀哉！昔道統之承承，百聖儼其合節。昉洙泗之無師，已參差而異說。矧千載之墜緒，親左提而右挈。膏衆車而並駕，羌實難兮一轍。迺先生之仁勇，無力争於毫髮。殷紛紛其奚怪，淺或疑於相軋。加數年其可冀，會皇極以昭揭。愴此事之今已渺，方來而孰察〔二〕。憶趨隅於逆旅，心專專兮蘊結。踴申旦而不寐，實冥蒙之一豁。曰深恨其自茲，戒斧斤之斬伐。邈東西以有年，耿微衷兮如渴。日行役以過楚，期欲往而道輟。曾報書之幾何，痛終天之永訣。寫此哀其已晚，望眼眩而心折。尚不辱於師門，儻歆誠兮一歡。《燭湖集》卷一三。

〔二〕「方」字上疑有脫字。

祭石南康文

嗚呼！論斯文之興衰，推世道之升降，非晚進小子所敢知也。至於師友凋落，使遐鄉後學無考德問業之地；賢德消盡，使當世君子懷孤立寡助之戚。頻年之間，千里交訃，則雖如某之愚，苟一念之，猶不自知其痛心雨淚而不能已也。嗚呼，有如先生之喪，其尚忍言哉！先生體道之微，講學之至，未易窺測。抑嘗竊識之，氣貌溫恭而辭旨清厲，襟懷夷曠而權度詳密，平居柔忍而臨事敢斷，自奉簡薄而遇人委曲。此古所謂成德之士，非耶？先生居鄉，恂恂與物亡忤。雖所親故，知我何如人也。起而登朝，造膝極論，忠犯顏色，風猷聳然。當是時，天子有意納用，而先生深惟一時出處之故，誼有不得留者。謁告將母，從容東歸，有志之士引領稱歎，自恨弗及，而先生之勇聞於天下矣。自頃諸公言論風旨稍見於世，讒忌輒起，訕笑交集，而先生安然就義，巋然徇道，獨未有非之者。此其規模氣象，真任重道遠之事，天下之所望於先生者，可勝計哉。嗚呼！先生齒髮未衰，名德方昭，其胸中自強之念，又未始息也。南康之麾未行，而以喪罷。喪未終，而身從之。天乎，天乎，尚何言哉！某來官黃巖，始拜先生於台。每捧檄上下城府，未嘗不得見焉。先生愛之，而憂其學之怠而荒也。乃五月之晦，面會某曰：「子朝夕而去官過郡，其館於我，吾將與熟論斯事而後別焉。」某謝曰：「此固小子所願請者也。」孰謂言未終月，而以訃至，使某抱無涯之恨，而不獲竟先生之德耶？

嗚呼！先生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繼自今誦六經之言，述師友之訓，惕焉夙夜求寡乎愧怍，以不爲親之憂，儻庶幾乎先生愛我之心耶？嗚呼哀哉！《燭湖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張參政文

嗚呼！士感知己，或輕一死。公之知我，又非他比。同州異縣，輩行懸隔。竊慕公賢，邈未一識。我宰琴川，公使過吳。采之道路，歸騰薦書。我初不聞，久乃謝公。報我玉字，音問始通。我坐拙疏，不爲身謀。受代辭行，掇怒郡侯。公居法從，力救不可。羅織炎炎，危於死禍。從容廟堂，辨以仁言。易審他郡，迄遂平反。人非雅故，難於相知。既負大謗，難於不疑。昭我素心，全我終身。望我國士，別我衆人。我不自意，何以得此？胡能有報，期於沒齒。公還自西，一拜儀刑。契闊三年，莫同死生。維公盛德，不可悉數。如何昊天，喪此賢輔！事關國家，我不敢知。寫哀以辭，則維我私。《燭湖集》卷一三。

祭呂子約寺丞文

嗚呼！子約竟以謫死，豈非命也？命乃在天，其尚何言。嗚呼！人均一死，長短孰計？若吾子

約，不欺其君，不辱其先，不媿其心，死而死耳，其又何悲！平時友生，官守隔絕。奔問不時，我則有負。緘辭千里，筆與淚俱。嗚呼子約，尚克知之。《燭湖集》卷一三。

祭史太師文

嗚呼！仕莫顯乎宰相，學莫尊於帝師。福莫大乎長久，壽莫隆乎耄期。紛人生之多欲，視眈眈焉朵頤。聽予奪於司命，孰千一其庶幾。偉冲氣之生公，振天壤而登茲。早奮庸於隆興，復圖任兮淳熙。帝曰台之甘盤，眷有加而無衰。循孤棘以遍歷，極上公之盛儀。懿綠野之歸老，時安車兮來思。馳玉府之好賜，使冠蓋其相追。積貴寵於三紀，榮名流乎四夷。森謝庭之芝蘭，間郅桂之相輝。頌晨寢之問安，印綬續其陸離。迴精神之照人，齒編貝兮厖眉。奏歌舞兮申旦，方左書而右詩。閱春秋之九十，乃蟬蛻而騎箕。嗚呼盛哉！此豈惟近世之所未見，蓋自古大臣故老終始之際，求如公者幾希。豈天命之偶然，功與德焉當之。公之功德，有問答之所不能究，嘗試言其大者，固足以曉天下之疑。當重華之初潛，公朝夕而進規。及內禪之定計，靡纖微而不咨。妙調護於無形，成兩宮之孝慈。迄盛事之光明，軼宇宙兮一時。皇指心而嘉勞，曰功德之在斯。嗚呼！夫使高宗倦勤二十六年之久，而無一日之不樂，則天地國家之報公者至此，而誰曰不宜？至於仁民愛物之惻惻，推賢薦士之孜孜。消物我與恩怨，篤親故而不遺。量海納以無滿，謙卑逾以布衣。彼平心以深考，亦何公之敢訾。藐不肖之

賤窮，晚見公於既歸。雖辱盼以國士，匪懷恩於己私。役萬里以遄返，來哭公之殯帷。感君臣之際會，覽今昔以悽悲。盡斯言之不忍，內激烈於肝脾。羞鷄酒以一酌，諒英靈兮我知。《燭湖集》卷一三。

祭魏子明先生文

我昔從公，癡未成童。弄翰學語，不知西東。規矩一年，能使人巧。稍就分寸，惟先生教。喟言報德，心重力微。胡逝莫留，終天有違。有行有文，奈何乎命。千古同歸，孰負孰勝。几筵在堂，魂兮何方。尚相厥子，公猶不亡。《燭湖集》卷一三。

祭宋秉彝文

某始來此邦，訪求善士。聞君典刑，一邑之偉。昔在東萊，實器重君。白髮讀書，富貴如雲。我思老成，其室則遠。幸君疾瘳，迎門未晚。嗟嗟蒼天，曾不憖遺。喬木其摧，故國之悲。易簣有言，念我良厚。惠我以規，我其可負。幽明永間，無間者心。薦此忱辭，君兮孔歆。《燭湖集》卷一三。

祭諸葛誠之文

余游太學，始交誠之。不量我愚，以遠見期。余陋無聞，誠之是咨。余弱未奮，誠之是儀。博我以友，正我以師。有端有原，誠之之爲。同州異縣，一合一離。義重金石，情通墳簞。我嘗苦貧，志撓節卑。有腴夾塾，謂余來思。匪兄我寤，我悔曷追！是有大造，刻銘肝脾。樵風若耶，兄耕其湄。明月扁舟，詠歌相隨。我官委吏，兄擢禮闈。慶兄有成，世道可裨。壬寅我還，憐我猶癡。武林譙讓，敬受敢辭。我適海陵，過君浙西。酌我父兄，送我依依。君喪玉昆，我哭以詩。我罹大難，君尤我悲。舟途差參，相踵東歸。訪我不果，書來歔歔。是維中夏，我病不支。報書訴哀，恐無見時。云胡旬日，君乃疾危。六月中澣，竟不可醫。嗟嗟誠之，曷其止斯！天不可號，理不可推。寢門大慟，撫棺莫施。我則免喪，君死再朞。嗚呼哀哉！講學之難，又各自知。喟我同儕，成德其誰。十五六年，耿耿昨非。惟其弗措，終或庶幾。達材之厚，天既奪之。誠之之強，又摧折之。死者已矣，生者何居。神理不昧，尚克相茲。誠之學行，墓碣可稽。我復何言，獨感我私。升堂拜母，問其孤嫠。魂兮何方，歆我一卮！

祭胡達材文

嗚呼達材，而止斯邪？天實止之，謂之誰邪？當今四方，儒先凋零。曷云其依，殘月明星。爰及吾徒，爰起爰繼。朋游之私，睠焉胥勵。薄厚粹駁，銳鈍不齊。聚散萍逢，南北東西。悠悠十年，一屈伸肘。誰其卓然，以慰師友。維吾達材，靜篤純明。器閎以方，心和且平。自其家傳，令德孝恭。既繹既研，洞關昭融。爰祛其疵，爰達其順。我亦闕之，無疆之進。日咸於家，日孚於鄉。曰余不知，和同敦龐。筦庫之勞，意亦自試。從容猥瑣，克敬厥事。世變相重，士危弗容。匪忌以姍，則疑以攻。兄伏下寮，見者革心。曰毋敢訾，粹玉渾金。國有老臣，能以兄薦。以退蒙進，漠焉非願。嗚呼達材，大受之資。不寧吾徒，衆人所期。弗弔昊天，降割斯文。頻年屢驚，我心如焚。往者之哀，來者之待。重厚魁梧，曰維兄在。嗟我不見，三歲於今。方當就兄，余誨余箴。如何昊天，曾是不遺。大雪繁霜，何草不萎。嗚呼達材，今也則死。始望之殷，伊其永已。矧兄嗣事，先德再輝。門戶攸慶，族姻具依。有疾其昆，載扶載安。叔季孔偕，以問以觀。今我之來，內外哀慟。入門愴恍，如癡如夢。言有終盡，我痛靡窮。叫呼蒼蒼，混茫鴻濛。酌此一卮，兄其我知。永訣終天，魂兮來思。

《燭湖集》卷一三。

祭胡崇禮提幹文

嗚呼！人固有一死，死而無所可憾，然後爲天地之常理。嗟吾崇禮，官於異鄉，而罹於瘡痍。年不五十，病不五日，奄無言而長寐。已而禍其令妻，與其季女，以及其嫠妣。恍一月而四喪，猶不數乎嫗婢。方並室之呻呼，慚莫能以相視。哭聲震而迭驚，目就瞑而餘淚。幽冥莽其難測，豈携持而偕逝？泛吳淞以度浙，宛靈車之畢至。總帷續其並設，日號踴乎幼稚。所知盡而拊心，行道愍而垂涕。嗚呼，悲夫痛哉！死之可憾，一至於此，而亦孰謂吾崇禮之至此也。聖人有言：「善人吾不見之，見有恒者可矣。」自晚周猶有此歎，而何況乎今之士。噫！世道之日異，機變囂其一軌。若崇禮者，其幾於善人，且有恒者歟？何其天典之厚，而天資之懿。觀夫於其先世！於其祖禰，於其短折之昆弟，莫不致愛於其生存，而致隆於其喪紀；莫不盡力於其墓宇，而盡誠於其時祀；莫不務實於其手澤，而務揚於其德美。由是而推之，則又仁其宗族，仁其姻婭，仁其故舊，仁其閭里。身垢衣而惡食，曾寒餒之弗計。犯風露以宵征，率皇皇於赴義。酷投分於師友，雖骨肉而奚啻。紛譏笑之滿前，終此心之不二。嗚呼！斯人之未易見也，而何其若是而止也？又豈可謂福善禍淫，各因其類者乎？矧伉儷之淑惠，穆人神其無悔。併一網之不貸，呼彼蒼矣何罪！變笄女之及時，今孰期而結帨。兩兒秀而不凡，忍莫爲之怙恃。賴手足之奔救，躬綜理於終事。卜翁湖之南麓，尚平生之素志。諒善慶之復興，將有

觀乎厥嗣。喟余家之世舊，託心交兮臭味。君於我而愈親，真異體而同氣。日春莫之過吳，兄出延而倒屣。指明年之相依，方委余以其子。曾慘別之幾何，痛一朝之永已。泪淋浪而雨集，神愁傷而自沮。瞻宇宙之無窮，獨人生其何脆。念匍匐於初訃，耿窮居而莫遂。信良朋之永嘆，異急難於常棣。茲拊棺而大慟，言莫舒於余媿。魂何之兮歸來，歆此卮之一醑。《燭湖集》卷一三。

祭興元吳侯文

惟公早以世功，特膺睿獎。入司禁旅，出護邊屯。兼鎮七州，獨當一面。軍民服其恩信，中外憚其威名。爰寵畀於節旄，遂超陞於槐棘。若夫安邊之精慮，奉上之小心，約己以足兵，愛人而好士，求諸古昔，難可擬倫。是宜上而漢公卿之廟謀，下而蜀父兄之輿論，皆視公身之安否，以爲西鄙之重輕。嗟乎！二十年豫備之規模，數千里習聞之號令，政精神之未艾，期勳業之大成。胡一疾之弗支，雖百身而奚贖！某屬茲分閫，託在同盟。方陳腹心之言，共訂本根之計。曾未乾於報墨，忽已奉於訃音。哽涕泗之無從，炯英靈之如在。敬馳菲奠，庸寓一哀。《燭湖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同班樓大聲文

嗚呼！物之久弊，理或可徵。方華而萎，使人震驚。粵余同班，適造帝廷。君立第三，風姿玉冰。陛楯相語，識君姓名。壽母在都，文昌維兄。此又通籍，一門孔榮。想君歸拜，笑語盈盈。招提萃止，申我交情。匕箸纖悉，條畫精明。倚辦於君，四座蒙成。匪惟其才，實惟其誠。即此一斑，見君平生。措諸事業，井井繩繩。小閤不見，體微不寧。如何不淑，一寐弗興？嗚呼！丁未、丁丑，僅三閱旬。慶者未已，哭者在門。東海洋洋，逝川沄沄。君乎何之，忍違其親？銘旌出舍，行道酸辛。一奠永訣，君聞不聞？《燭湖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沈元授主簿文

嗚呼！禍淫福善，天實宜之。回夭跖壽，竟孰尸之？鴻濛幽紛，吹萬不齊。使我烝民，爲歡爲悲。嗟嗟元授，生也百罹。孤孽一身，凜然自持。其未有家，風雨塗泥。既勤既營，賓祭孔時。實孝實敬，實直不欺。實義實廉，實篤不疵。鄉有偉士，學者有師。以若所負，莫量厥施。嗟嗟元授，命則爾違。半生橋門，往來栖栖。蹭蹬一官，不及療饑。五十有三，何數之奇。寡妻稚子，有女未笄。

門戶單檠，孰撐孰支？嗚呼哀哉！自我識君，十六七年。我友我昆，我嫻我連。好我知我，期我以賢。其羣僂僂，其別悁悁。憂君之病，幸君之痊。亦既見止，喜悅翩躚。曾是不遐，而隔終天。入門拊柩，淚下迸泉。自古有死，今亦何言。歆我一觴，鑑我惓惓。《燭湖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祭表姪莫幼明秀才文

嗚呼！事有不容於前知，數有不可以預期。德或爽而爲憾，喜或終之以悲。人生孰無一死，若汝之死，則吾實莫知其所爲。吾之族親，固少其業儒者，尤少業儒而可共學者。又加少自我先君，蓋嘗歎息於斯。而惟乃父，我之自出。視我先君，亦步亦馳。暨汝伯氏，亦克自立，惟吾兄弟是依。汝昔稚齒，而我宦游。及歸自蜀，見汝始冠，而甚愛其天資。我之在鄉，汝不我離。我宰琴川，復以汝隨。汝疾而歸，我送以詩。我已未之滿戍，忽官謫之百罹。繫窮途而相望，汝隱憂而涕洟。幸再歲之來還，汝疾平而尚羸。吾嘗疑汝骨清寒而難壽，猶默謂汝眼端秀而一奇。效我書而酷肖，聽我言而善思。澹外物以無好，儼暗室而不欺。蓋其生也二十八年，未嘗有子弟之過，若金玉之無疵。嗚呼！吾是以嘗欲扶持以成就汝，汝何忍捨我而遽死也？捨我猶可，何忍捨而母而兄而遽死也？吾邑前大夫常侯，世爲名家，身爲名人。汝惟幼賤寒族，異鄉欲交何由。去年之春，侯初訪我，爲子求師，吾未有

以對也，而汝來自外，適在吾傍。吾愕且喜，即以汝授侯。自是每得侯書，未嘗不稱賞汝，傳聞一邑，遂皆知汝之爲善士。當是時，而母而兄，以德以喜，蓋可知矣。然汝仲氏，代汝舊館，曾不兩月，忽夭非命。則因我舉汝，而使汝家不見汝仲氏之死也？抑猶未以爲深悲而甚憾也？而汝於侯膠漆日堅，侯解而西，若欲汝携。而母而兄，皆聽汝行。汝之別予，意雖踟躕，然豈謂其終天之訣乎？汝客帝里，衆傳我死。想汝心驚，宿疴復萌。幸既相聞，書來勤勤。買藥求方，勸我自防。尋報汝疾，亦已就康。胡云又病，遂止於此？嗚呼！是又因我而使汝家不得見汝之死也，其能不悲之深而憾之甚乎哉！雖然，汝爲何人，生長何方，而常侯一門內外百口附汝如其子弟，哀汝如其骨肉？醫藥棺斂，毫髮無悔。而吾常侯親爲奔走浙江之上，具舟徒以濟汝，使汝伯氏迎汝之柩，不勞寸力，輕行善達以返而家。是孰使之然歟？莫之爲而爲者，非天歟？莫之致而致者，非命歟？然則汝雖欲勿死於異鄉，其可得耶？雖然，汝母老矣，去年哭一子，今年又哭一子。雖曰非我累之，實亦由我致之。吾猶自悲且自憾，而況於汝家也？汝喪及門，吾既哭汝。吾暫適鄞，汝葬未決。脫或後期，不克臨穴，用先一奠，極寫予哀。嗟汝已矣，無復望矣。然予之文，固不足傳於世，其萬而有一傳，則汝之名猶可托予以不腐，於汝足矣。嗚呼，汝靈其克知之，哀哉痛哉！

《燭湖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

祭外姑文

自某爲夫人子壻，館於堂廡者一年，月一再見或累見者二三年，其他往來無常期，又十有一年。視夫人言色如一日，未嘗斯須憂且愠也。不獨遇子壻然爾，視夫人於其子孫，於其女婦，於其臧獲，未嘗毫髮怒且恨也。夷夷愉愉，舒舒徐徐，專靜以自居。蓋始則相夫，教其子而勤其家；晚則泊然休然，有姑之尊，而不問其餘。噫嘻，此非婦人之德歟。子婦孝敬，門庭詩書。田園固薄，甘旨自如。安寢良食，弄孫以娛。壽七十有一，齒髮未枯。十日之小康，青山白雲，歸從其夫。噫嘻，是其福雖未盡，而亦奚不足歟。日者余婦歸寧，夫人撫之曰：「汝幸而得良匹，吾雖老不以汝爲念也。」瞭然斯言，余敢忘諸？僻在下邑，窶且多事。使余婦緩於奔喪，而今始實來，一奠不腆，尚其歆之！《燭湖集》卷一三。

祭范致政文

嗚呼，元祐諸公之沒百年，其世嗣或微，其風流或衰矣。維致政公，維范太史嫡孫。而踐修厥猷，顯有嘉聞。耄期講道，師表後學。豈惟蜀人之榮，邦家實有光焉。一日殞謝，則故國老成無復存

者，可不痛哉？某聞風自舊，遠莫見之。萬里西來，庶獲我心。若之何及門而公疾，不半月而公亡矣。天不憖遺，我恨無極。忱辭潔奠，用寓一哀。公乎有靈，尚克饗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縣學告立周程三先生祠文

道墜千載，濂溪挈之。河南一門，式昭晰之。格言洋洋，德容臨臨。新我邦人，尚始斯今。《燭湖集》卷一三。

告立張呂二先生祠文

邦君南軒，博士東萊。使是一州，見聞迪開。餘澤之垂，祀事孔宜。懿哉淵源，勿替承之。《燭湖集》卷一三。

到任謁廟文

季氏陪臣，旅泰山僭也；縣令小侯，事方嶽可也。幸無大害於禮，是用從衆齋祓祇見，其敢徼

福！原註：嶽祠。

古禮祠后土氏，封境之神也。後世加祠城隍，都邑之神也。今俗又祠土地，室宅之神也。義有可通，則禮不爲瀆。泣事之初，敢不祇見！原註：城隍、縣衙土地。

獄祠臯陶，自漢已然。明刑弼教之意不傳，而受賕舞法之徒常瀆。祀不已以求福，可爲悼歎。某雖無淑問，敢不敬戒自勉。原註：臯陶祠。《燭湖集》卷一三。

海陵縣到任謁廟文

惟神以聰明正直爲德，佐天地佑善罰惡，無或差施。有如某，而敢負名義，毀廉恥，獲戾於父母，以爲此邦民吏羞者，神實臨之。矢心以言，尚克自敬，無怠！原註：城隍。《燭湖集》卷一三。

常熟縣到任謁廟文

竊迹此邦，實惟聖門高第言游之故里。古今遼邈，風化方傳。某受縣之始，祇見學宮，心不敢忘，懼力不足。聖賢監臨，尚佑啓之。原註：縣學。

惟今守令，亦古諸侯，率民事神，莫先社稷。某來祇厥官，首謁壇壝，惟國之故，非敢驚俗。其

自今雨暘時若，土穀成功，則民之福也。神之賜也！原註：社稷。

名山大川，祭不越境，古也。東方諸侯，會盟泰山，通祀於國，自是始矣。世降益舛，禮黷不經，某力未能正也。亦惟以心事神，爲民祈福而已。原註：嶽廟。

吏食於國，神食於民。吏職於明，神職於陰。負國禍民，其責惟均。某方將早夜自勵，亦維明神相之。原註：諸廟。《燭湖集》卷一三。又見《海虞文徵》卷一五。

去任辭廟文 一

爲令茲邑，職當興學，以善其俗。德薄誠淺，觀聽未孚，又不及待其久，而奉檄徑去。再拜庭下，負罪實深。原註：縣學。

不肖無以丕揚先哲之訓，興起後學。祠像雖嚴，大懼虛設。奉檄辭去，媿負何言。原註：五先生祠。

獲率吏民，以事邑之社稷，逾年於茲。歲豐人安，雨暘時若，允有嘉貺。今被命入蜀，用謁辭於壇下。惟神方大相國家，均福四海。某未能忘仕，將隨所往，而致明事之心焉。原註：社稷。《燭湖

集》卷一三。

去任辭廟文 二

學者於吾聖人，昭昭然心目之間，如適四海，無往而不見天地日月，安有一日可違而去也？州縣吏始至者謁於學，比去則辭，特其禮然爾。某學未能適道，而三年於斯，猶得免於大戾，以未玷於名教。是惟父兄師友之賜，六經仁義之餘澤，實溉潤之。脩德講學，徙義改過，繼今以往，敢不益自祇懼，以事斯語。照臨在上，庶有以堅此心也。原註：縣學。

《燭湖集》卷一三。（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六五九五

蔡 霆 發

蔡霆發，字子飛，泉州南安（今福建泉州西北）人。淳熙十一年登進士第。以邑最登朝，主管官告院。著有《家訓集鑑》行世。見《萬姓統譜》卷九七，雍正《福建通志》卷四九。

要 言

舊詩書是吾家有緣物，新見解是吾心最樂事。高明滿座是破愁城之兵，綠竹橫窗是入詩囊之料。以此永日，不知烏兔升沈；以此貽年，一任燕鴻來去。民國《南安縣志》卷三二，民國泉州鉛印本。（劉琳校點）

陳 棟

陳棟，字持中，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歷官秘書丞，著作佐郎兼實錄院

檢討官，太常博士。後出知舒州。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八、九。

吳芾謚議

君子之學，邇之治身，遠之臨民，非二本也。□律□貴嚴，而待人貴□，二者若不相合，而合者或鮮焉。若夫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而發彊剛毅足以有執，□□民者溫乎其可親，而處乎身者凜乎其不可奪，斯非君子之盛德哉！故龍圖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給事吳公自初試吏，至持從橐，雖中外更立，而民庸特著。三爲貳車，六綰郡章，皆隨其民俗，卓有治效。若枯蒼之減丁稅，嫠女之□□役，開紹興之湖以安□徒，濬豫章之溝以□□□。所至而民蒙其利，既去而民懷其德，藹然有古循良之風。蓋慈祥憫怛，出□天性，而學道愛人，則其素志也。然公之所以自處者，則異是焉。秦氏用事，勢傾一時，公雅有舊故，獨退然若不相識，卒坐是罷，而公不悔也。流落遠□□二十年，雖同僚厚善若湯公思退、王公綸□□□用，未嘗以書求進。紹興末年□□登烏□□□酋犯盟，邊事暴起，公慷慨論議，不畏間言。隆興遣使，乃以輔行非人，形之詩語，卒免于役，蓋避汙遠利，掉臂疾趨，若將浼焉者。至於引年退休，傲睨軒冕，築室湖山，自比疏白，殆有世累所不得留者矣。故自其臨民觀之，若無預於立身之大節。自其處身觀之，若無有於及民之惠政。而內外兼舉，泐數字。幸致而然哉！按□《謚法》：保民安樂之爲康，執心決斷之爲肅。合二字以易名，庶幾其稱。請謚曰「康肅」。謹議。

《台州金石錄》卷七。

潛山山谷寺石牛洞題名 慶元三年

慶元丁巳仲春望日，永嘉陳棟勞農三祖寺，因登潛山，觀八井飛瀑，汎舟吳塘，歷詩崖、酒島，復憩石牛洞。貳車王萬全、郡博士王庭芝、懷寧令樓枏、主太湖簿許興裔、宿松尉馮遇、進士葉著同集。

後七十方有五，日，棟禱雨天祚宮，偕法曹裴雲卿再來。《天柱山志》第二九九頁，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又見民國《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卷一三。（以上羅國威校點）

張師顏

張師顏，紹熙、慶元間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四七、禮二四之一〇四。

乞令諸路選舉堪究將帥之人奏

紹熙五年九月十四日〔二〕

伏睹累降詔旨，令侍從、監司選舉將帥，實爲社稷之計也。欲乞下諸路監司并管軍主帥，於本路所管統制官內公共選舉有智略、廉潔、堪究將帥之人一二員，具申朝廷審察，如或可采，籍記姓名，以備他時將帥之用。如不應所舉，甘坐謬舉之罪。《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四七（第三冊第三〇二九頁）。

〔二〕紹熙：原作「紹興」。按原書列此奏於淳熙之後，當是「紹熙」之誤，因改。

明堂大禮差兵排立祇應事奏

慶元六年九月五日

明堂大禮，依例差撥官兵三千人赶赴排立祇應。自車駕齋宿日，於麗正門外一帶東西兩壁守宿，乞照淳熙十五年體例排立。《宋會要輯稿》禮二四之一〇四（第一冊第九五一頁）。（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 廣

張廣，字行儉，福州永福（今福建永泰）人，元幹姪孫。紹興二十七年登進士第。乾道間爲漳州教授。淳熙初知瑞金，江西轉運副使錢佃等奏其「到官嚴立保伍，機察姦細，群盜屏跡」。淳熙五年授通判，理作堂除，官朝議大夫。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九，《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四〇，雍正《福建通志》卷二四。

蘆川歸來集序 紹熙五年

叔祖蘆川老人張公仲宗諱元幹，以文章學問馳譽宣、政間，官將作大匠。志尚林壑，方少壯時，挂冠謝事。靖康之元，上《却敵書》，見了翁，談世事於廬山之上。了翁曰：「猶有李伯紀在，子擇而交之。」公敬受教，從之游，激昂奮發，作爲歌詞，有「人間鼻息鳴鼉鼓，遺恨琵琶舊語」之句。此志耿耿，殊非苟竊祿養、阿附時好者之比。逮紹興末，忤時相意，語及譏刺者悉搜去，掇拾其餘得二百餘首，先叔提舉鋟木於家。廣追念先志之不可不述，因得私識其略。尚有文集數百篇，姑俟作者併爲之序云。紹熙甲寅，姪孫朝議大夫端溪張廣謹序。《蘆川歸來集》卷首，四庫全書本。（祝尚書校點）

張攀

張攀（一一五四——一二二三），字從龍，號益齋，平江府常熟（今江蘇常熟）人。淳熙十一年進士，累官秘書丞。嘉定間爲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擢起居郎、崇政殿說書。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著有奏議集、《中興館閣書目》及文集等。見寶祐《重修琴川志》卷八，《南宋館閣續錄》卷七。

乞將重修甲寅以後會要等繕寫進呈奏

秘書省專修今上皇帝《會要》，自紹熙甲寅龍飛，編類至嘉定辛未，一十有七年，凡兩經進呈。嘉定壬申至丁丑六年，凡三次進藁目。今見接續編類嘉定十一年、十二年，相次又當進藁，及國史日曆所專修今上皇帝日曆，亦自紹熙甲寅龍飛，修纂至嘉泰辛酉，已奏七年篇帙。伏見玉牒所向來欲進嘉泰辛酉至開禧乙丑歲五年玉牒，是時臣僚奏請，乞將甲寅以來七年已進玉牒，其間凡有詆欺之詞，併行刪改，俾得其實。仍乞詔史院取甲寅龍飛以來之史牒，例行修改，日後並同所當進之書繕寫來上。得旨依奏。本省遂取甲寅以後七年經進《會要》，見行隨事刪正，及日曆所已奏篇帙亦一體修改外，今來玉牒進書有日，所有本省重修七年《會要》及日曆，合遵近降指揮進呈。竊緣《會要》進藁

已及六年，而續修兩年又當年繳進，欲乞依玉牒例，將重修甲寅以後七年《會要》、日曆并嘉定五年至十三年已修未進《會要》之藁，各成一書，繕寫進呈。《南宋館閣續錄》卷四。

歸政鄉義役記

役以義名，美意也。古者百里有宰，比衆寡，治政令，實惟下士，不爲居之榮人，仰之且尊。厥後井牧廢，官爲限田之豐嗇而別貴賤，定賦之登降而等貧富，量役之久近而均勞佚，法猶去古未遠。自豪民挾詐，猾吏舞文，寄名竄籍，並緣爲奸。一經代更，百計規免，事力雄者以役近告，歲月遠者以產薄辭，譟訴紛然，互角己勝。甚而閨門不相愛，宗族不遑恤，況鄰里鄉黨乎？且役非不義，而民至不樂爲，如避讎怨。吁，可嘆已。雖然，其來有繇也。里有水火盜賊之變，上於正；縣有供億科配之煩，下於正。正一身尸數責，力且不逮，其費可知，視昔豈不戛乎難哉？吾里正久闕，人往往坐此。將領葛君號鄉望族，慨焉倡爲義役，甚盛舉也。於是載盟凡十有七人，得田四百三十有八畝，歲計所收三百斛。損產者計其貲，受輸者董其事，以歲之入，贍歲之費，使里無闕政，家無失業，人無競心。行之當時而公，施之後日而便，蓋一舉而二美具，抑義矣夫！乃移書於攀，爲我誌之。攀聞而喜曰：舍旁有此義事，是烏可亡紀！竊惟天下之事難於成而易於毀，興於暫而隳於久，勢使然也。矧在令甲助役，雖聽民便，一有詞焉，法即沮格。葛君行及瓜，茲役成，義達于鄉，伊經始之力。若夫

期之悠久可行，又在乎同盟相與維持，勿替初意。葛君名觀，字利用云。《海虞文徵》卷一〇。又見《重修琴川志》卷一二，康熙《常熟縣志》卷九，乾隆《常昭合志》卷七，道光《蘇州府志》卷一〇。（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聲道

張聲道，字聲之，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人。淳熙十一年進士。開禧初以太常博士兼說書，歷秘書郎、秘書丞，權金部郎官，二年四月罷。嘉定間爲江東提舉，知漳州、岳州，皆以論者劾其貪殘戾謬而罷。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八，《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三六、七四之三五、七五之一五、七五之三二。

乞革科場換卷代筆之弊奏

嘉定元年正月

諸州科場多有填委蹂踐之患，僕主混殽，莫可誰何。此蓋豪民上户不務實學，專以抄寫套類爲業，廣立名字，多納試卷，將帶筆吏，假儒衣冠分俵書寫，僥倖萬一。至揭榜，或數卷而得全中，待補則父子兄弟分認名目。及赴省試，則以多貲換易試卷，或全身充代，竊取科第。止緣朝廷不曾比並字迹，最是補試，公然將待補文牒售賣。士風不美，莫此爲甚。臣謂每舉諸州科場候開榜日，將所得解試及待補卷子仰舉送監試、考試官等，並於真卷背上列銜封緘，發赴禮部、國子監，不許稽留，以

啓吏姦。其省試奏名之後，禮部將省、解試兩項卷子申發御史臺，臺部長貳參考，字畫同者關御藥院殿試，字畫不同，別榜駁放。其補試之後，國子監依此施行。所有銓試雖有簾引，不過關防文理不通之人，其換卷代筆之弊，元不曾革。乞將試中卷子更與比並筆迹。兼臣昨備員學省，曾條具奏卷前草紙書寫文藁並須存留，不許塗抹。《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三（第五冊第四三三一頁）。

富水志序

古者封建諸侯，分天下爲列國，至秦始皇郡縣之。晉、宋以來，錯置州郡。唐興，盡易州名。郢之爲郢，楚郊郢之舊也。東走江淮，西通梁漢，南徑荆湘，北則馳驚乎陳、蔡、汝、潁之郊。雖號爲四通八達之地，而有石城以爲固，漢水以爲限，昔人因形便以置州，本事始以取名，蓋得之矣。楚始都郢，今江陵是也，後遷郢於壽春。而魏文帝亦嘗以荆之江北都郡爲郢州。然壽春之郢，終於復故；南郡之郢，旋即正名。郢之名雖四，而實一耳。惟劉宋以後，一彼一此，互別爲州，名有東南西北之殊，地有江夏、義陽、淮安、定城、赤石、安廣之異。道德不一，文軌不同，三光五岳之氣，散而無統。其分裂變置於南北之間，至有十之三焉。迨唐始合爲一，至乾元州名始定。迄今言郢事者，乖戾錯雜，認鄂渚者十八九，指江陵者半之，而於義陽、淮安、汝、蔡、光、隨，亦略取其二三也。祖襲譌謬，綿歷久遠，不知者類以爲真，而知者則諉曰《春秋》傳疑之義，固當爾耳。信如所云，則古人

辯國正封之意，果安在哉！郢舊有志，其先出於綿蕤。淳熙丙午，張侯實來。見其疏略舛誤，缺焉甚不滿也。已而興仆植僵，條其實整暇，乃命衆俊緝成此書，凡爲十卷，分三十四門，細大必載，顛末俱舉。以星所臨，各有封域，而徐、雍、荆、揚，南北互見，故辯郢州；以坎險之象，天造地設，而依山爲固，彼此弗類，故辯石城。都邑、郊鄙不宜混并也，故辯二郢；分疆對境安可錯雜也，故辯章山；名跡事實必有定所也，故辯新市。於是名正言順，綱舉目隨，千載譌謬，一洗空之。侯於是州也，日夜究心，恢張形模，革易敝陋，將去之日如始至，而是書之成，蓋可見其綱目。聲道敬嘆之餘，敢叙所以冠於篇首云。雍正《湖廣通志》卷一〇一。又見乾隆《鍾祥縣志》卷一六，同治《鍾祥縣志》卷一八。（以上祝尚書校點）

邵 康

邵康，字似之，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歷秘書丞兼實錄院檢討官，遷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官。嘉泰間知桂州，開禧三年除太常少卿。見所撰《却掃編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三。

却掃編跋

嘉泰二年七月

紹興吏部侍郎徐仲立父，以宰相子，自力學間踐世科，登法從，而不能苟合于時，故得以家食之日讀書山中，多所論著。《國紀》一書，其子嘗上送官，今在中秘。凡中原之文獻，亦既足證矣。是編特隨筆所紀，然其大者可備太史公之纂譚，下至尚笑之餘消，皆足傳于世。嘗聞習於徐氏之門者，言其襟韻蕭散，論議英發，有晉、宋簡遠之趣，而考訂根據，辨析精敏，不竟不止。乃若收拊晚輩，教以前言往行，窮日夜無倦色，有以知其天姿之過人也。因遂與論世考古者共之。時嘉泰壬戌立秋日，金華邵康書于桂水郡齋。《却掃編》卷末，學津討原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四。

有天下者審其御論

論曰：人主不可有輕用天下之心也。夫情之不齊而闕從我也闕其去我也，非無故闕然而善用天下者闕不求之天下也。我以理而動，彼以心而服，雖有英雄豪傑之才，亦莫不俛首屈意於其下，所謂御者如此而已。後世不思我之用天下者何如，而動有人心難制之憂。日從事於籠絡駕馭之術，智巧相尋，無所底止。彼自以爲善御，而不計其窮也。二者蓋同謂之御，所以爲御者不同焉。此人主之所當

深察，而君子之所以力辯也。揚雄氏言御之得失在道，而爲有天下者審其御之說，請試論之。天下，大物也，雖聖人固不能愬然自立於其上，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也。蓋自《虞書》而已有「御衆以寬」之說焉。由後世言之，寬非所以爲御也，而古之所恃以御衆者，卒無出於此，聖人蓋審之久矣。「六馬」之喻，發於夏后氏，而文王由閨門兄弟以達于家邦者，皆是物也。彼其所謂御者，亦何往而非道哉！三代之王，世守是道，以用其天下。上一以誠意接闕而無復有囂闕古之天下獨無狙詐之徒哉！闕雖欲逞其詐而不忍也。秦漢以來，世變日降。下之所以自恃者，每曰乘時而自奮爾；上之所以待之者，亦曰隨事而制變爾。故士益自放於規矩法度之外，而人主一切用其籠絡駕馭之術，往往以英雄豪傑之資，而淪於盜賊奸宄之中者，不可勝算。此非天下之罪也，而輕用天下者之過也。凡舍道而言御者，幾何而不激其變邪？古之御者如彼，而後之御者如此。然則人主將何擇哉？今夫馬之踉蹌者，或以其詭御泛駕之虞，棄之皂櫪而不敢乘。脫遇王良、造父之手，則閑習調和，無異於凡馬，責之一日千里，不以為難矣。彼其羈束轡勒之具，豈有異於他人哉，特不先以詭御泛駕待之爾。況天地之生斯人，長短大小非無用於世者，憑力可以自效闕是皆以一日闕固子雲之所哀也。闕後可以御之也。昔者漢高皇帝大度無我，以接一世之豪傑，而韓、彭、英、盧之徒爲之奔走於後先，庶乎知所御者。晚歲雲夢之游，舉動小異，而諸侯莫有固志，叛者次第而起。則一人之身，而得失遽變焉，有天下者可以觀矣。謹論。《論學繩尺》卷二。

重修學記

紹熙三年二月

本朝之興八十餘年，文物被天下，州縣次第立學。蓋有民人社稷，則不可無學，既庶且富而後教之，亦勢然也。郡有學宮，隨其意向淺深，氣力薄厚，尚得自效。百里之聚，此意僅以名存，有司自財賦訟獄之外，不以爲殿最也。或長吏欲以餘力及此，而莫爲之助，勉強補苴，類不免於文具。士安習俗，人各有心，其來久矣。歷陽李侯瞻之治旌德也，不狹其縣，而樂其俗之淳古易治。既與民相安於無事矣，方思所以作新之，而新安滕君珙、毗陵霍君權，實爲簿、尉，皆六館出也。三人協心，無廢不舉。念中興以來，縣學之更新屢矣，猶旁無隙地，溝渠淺不受水，雨暴至，則群居不遑寧處。乃即故居而增益改造儀門、殿堂、兩廡、六齋以及庖庾之屬，導渠開牕，種花蒔竹，以遂其藏脩游息之適。鳩工於紹熙辛亥季秋辛酉，告成於明年仲春癸未。糜官錢三十萬，粟百石，邑人來助者爲錢又三十萬。既成，屬余紀其本末，且曰：「以百里之力葺一學宮，費不謂多也。吾邑雖小，寧縮他用以辦。若不必書，姑爲我緝思聖王謹庠序之義，國家崇教化之本，俾學者秉彝敬業，涵今茹古，朝夕以思，無負天地父師並生樂育之美意，庶乎宿道向方，一洗波流靡靡之陋。」所以期待旌德之士者蓋如此，視他人之姑務爲緣飾者，不大有間歟！予觀近世先儒所叙，載學事，述古誼，詔後來，不啻詳矣，故不贅；而三君子相與盡心於是學者，邑人願無忘也。李侯及見前輩，豈弟近民；滕君學有源

委，於予爲同舍；霍君文行之美，所謂能世其家者，宜其爲政知所先後云。嘉慶《旌德縣志》卷九，民國十四年石印本。（以上祝尚書校點）

顏 棫

顏棫，字叔堅，泉州永春（今福建永春）人。治《禮記》，淳熙十一年上舍釋褐出身，除國子正。紹熙四年除秘書省正字。五年除秘書郎。慶元元年爲著作郎兼實錄院檢討。三年出知池州，以治幹聞。提舉江東常平，救荒績最。嘉泰三年爲中書舍人，開禧元年爲工部尚書。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宋中興學士院題名錄》。

改建欽州儒學記

紹熙五年

欽江清源黃侯報政之明年，諭棫曰：「州學舊建於南門之外，或以其地爲山水之窮，弗樂也，則徙于郡之東城外。逾二十年，而堂廡卑陋，氣象荒穢。距州治及學官廨遠，凡守貳朔望謁奠、士之朝夕趨于學，咸懈焉。一日，郡博士陳君寀率諸生來言，相郡之南有戎官舊廨，在旁可闢地數畝，盍撤新之，庶幾學之密邇于郡，而士子肄業之便也。余聞而韙之，蓋欣然改作也。惟郡窘於財，懼不足以

集事，得乎轉運方公崧卿爲助鹽值九萬緡，餘搏節歲入以足其費。乃以紹熙四年五月始即工，十一月立大成殿、雲章閣，五年正月奉安先聖先師于新殿，二月上丁，暨郡僚佐釋菜以告厥成。堂殿中峙，門闕外闢，闌以峻堞，翼以修廡，演迤靚深，規模宏壯，師徒觀者起敬。學之前環水以象泮宮，而常日敷教，將與學徒周旋乎其間，亟觀于學，而不敢懈焉。齋有四，而以文、行、忠、信名之，射有圃，糧有廩，書有庫，齋堂庖厨，罔不備具，而郡博士居其左。南望大海以長城爲護，北負州治得山川之勝，欽之士悅焉。余不敢以遠且陋鄙夷是邦，懼久遂湮，願求文以志歲月，且俾繼守是邦者有考焉。」棫爲欽江去王畿萬里，地接交趾，古者聲教所不暨之地，及今建學造士，不減中州，是侯所以布德宣意，培植士類，顧不爲不用其極矣。雖然，學非若有司比（二），可以具文也。明人倫，申孝弟，講習乎聖賢正心誠意之旨歸，以馴至乎位天地、育萬物之極致，此學之大原也。南軒張公昔嘗記斯學矣，今其說可復也。人有良心，觸之斯動，地遠民淳，固易以訓。由是侯之建學以惠多士，而復古聖賢所以訓學者以淑多士，舍是而汲汲焉竊科第以謀利祿，則有幸於侯之所以望此邦者矣。侯本以右庠諸生繇第進士，守三州皆以最聞，而所至首崇學校以厲風俗，不以事夥財匱廢，亦必有見於此矣。異時欽江之士漸漬興起，而孝弟睦淵有學（三），必當有如是之可書者。夫教道不明，吏之過也，吏勤于教，而士不勉焉以應，士之咎也。欽之士其勉之哉！棫不敏，以是爲吏是邦者勸，而亦以勸居是邦之多士云。嘉靖《欽州志》卷五，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黃錦君校點）

〔一〕比：原作「此」，據文意改。

〔二〕睦：原作「陸」，據文意改。

章良肱

章良肱，字翼之，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治《尚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歷官校書郎、秘書郎、著作佐郎，知衡州。嘉定八年爲兩浙路運判。十一年由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宋會要輯稿》禮一八之二八，《咸淳臨安志》卷四八，《南宋制撫年表》。

乞前去徑山龍洞祈禱奏

嘉定八年五月

目今正當營種之時，管下州縣間有闕雨去處，雖已行下兩浙州縣，分委官於自來靈感寺觀廟宇精加祈禱，及親詣上天竺觀音寺、龍井玉泉諸廟祈求，雖獲感通，猶未霑足。今欲躬親前去徑山龍洞祈禱，乞賜指揮。《宋會要輯稿》禮一八之二八（第一冊第七四六頁）。（黃錦君校點）

章良能

章良能（？——一二二四），字達之，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歷官著作佐郎、樞密院編修官、起居舍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除御史中丞、兼侍讀，遷中大夫。嘉定二年除同知樞密院，六年除參知政事，七年正月卒於位。著有《嘉林集》。見《宋中興學士院題名錄》，《宋宰輔編年錄》卷二〇，《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宋詩紀事》卷五五，《全宋詞》二二二五頁。

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制

開禧二年十一月

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略；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敷于顯策，庸敷告于治朝。具官韓侂胄，早以勳門，浸登顯路，久周歷于軒陛，適際會于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與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兼文武。宜思靡盬之意，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權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經，爾則專于嗜殺；眇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肆誕謾，曾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料敵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

久，徒積衆愆。倘令尚處于廟堂，何以迄安于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于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其祇若，茲謂優容。《宋宰輔編年錄》卷二〇。

陳自强罷右丞相制

開禧二年十一月

朕久任一相，併司五兵。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巖瞻，宜從策免。茲奮由于獨斷，庸播告于羣工。具官陳自强起自諸生，獵膺大任。本謂束之有沉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謬直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容容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貨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暨權臣輕啓乎釁端，與鄰境頓乖于和好，內郡疲于糧餉，邊城厭于干戈。誰無憂時之心，獨爲保位之計。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儻不亟從于退黜，必將愈積于罪愆。爰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寬恩，益祇明訓。《宋宰輔編年錄》卷二〇。

乞兩淮守臣並以三年爲任奏

嘉定元年八月十三日

今之急務，莫如經理兩淮。今守臣多出臣僚薦舉，或朝廷遴選，事體至重，自合專以功名爲念。若假此以爲進身之計，到任未久，又求遷擢，則萬事無可爲者。乞兩淮守臣並以三年爲任，任未滿間不得陳乞宮觀；如有罪狀顯著，嚴行責降，不特放罷而已；若功效尤異，即用增秩賜金之規，或有加職名以示褒賞。其未滿三年，別有移易，許給舍臺諫論奏。其荆襄間亦乞一例施行。《宋會要輯稿》職

官四七之五四（第四冊第三四四五頁）。

乞檢覈兩淮逃移死亡之田奏

嘉定元年八月十三日

竊惟今之經理兩淮（二），獨有屯田一事，若使行之，可以富國，可以強兵，可以寬裕民力。今胡騎蹂踐，數郡之民死於鋒鏑，死於轉徙者十居七八，不耕之田，處處彌望。若不乘此早加檢覈，則強有力者必將廣行包占，數月之後無復有在官者矣。乞責監司郡守專意檢覈，凡死亡逃移之田毋令妄冒承認，各令供具管下見今實有戶口若干、在官之田若干，結罪保明，備申朝廷。乞令制置使司及兩淮

監司郡守立限條具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六三（第七冊第六〇一八頁）。（以上黃錦君校點）

〔二〕理：原誤作「埋」，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六五九六

葉 時

葉時，字秀發，號竹垞愚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淳熙十一年進士甲科登第，授奉國軍節度推官，歷秘書丞、監察御史、吏部尚書。理宗初以顯謨閣學士出知建寧府。後以寶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歷事四朝，官臺省二十年。尤精《周禮》之學，有《禮經會元》四卷（存）。卒，謚文康。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八，《至元嘉禾志》卷一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一二六，《南宋制撫年表》卷下，《宋詩紀事》卷五六。

乞斬韓侂胄疏

開禧三年正月

侂胄專政無君，僭上不道，乞梟其首領，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慶元黨禁》第二八

頁，叢書集成初編本。

劾趙師淵趙贊夫奏

開禧三年八月

師淵外示簡默，中懷險巇，本無技能，妄自標致。贊夫資稟輕浮，操行駟儉，職業不修，趨競無恥。《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三八（第五冊第四〇三五頁）。

劾許及之薛叔似皇甫斌奏

開禧三年十二月

及之諂事侂冑，親爲優伶下俚之事；叔似迎合侂冑，妄開兵端。及之贊之，叔似成之，斌謀啓邊釁，軍師失律，削官安置，近在南安，大罪薄罰，何以示懲！《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四之二七（第五冊第四〇六四頁）。

劾奚士遜陳景思張嗣古曾桌錢廷玉奏

嘉定元年正月

士遜游更麾節，俱無廉稱；景思、嗣古本無才望，超遷驟進；桌凶暴貪殘，賊汙著聞；廷玉迎合侂冑，縱臾兵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三八（第五冊第四〇九三頁）。

乞高宗皇帝寶訓宣付史館奏

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竊謂聖學無倦，固治道之所當先；皇祖有訓，尤聖學之不可後。商宗學于甘盤，其永無愆，必監先王成憲；成王學有緝熙，其養天下，必酌先祖之道。蓋近承家法，皆易知而易行，視泛稽于古昔，又不侔也。仰惟皇帝陛下冠德百王，紹休列聖。聰明本於天縱，兢業著於日行。垂精藝文，篤意學問。萬幾之暇，惟求多聞；一日之間，至勤再講。諏經讀史，尊道崇儒，博考前代或得或失之原，以爲今日可戒可法之鑑。自履大寶，逮今二十八年，日月就將，一誠不斲。至於仰繩祖武，率由舊章，凡鉅典之昭垂，益加意於省覽。初讀《五朝寶訓》，繼以《高宗皇帝聖政》，又繼以《孝宗皇帝聖政》，皆已終篇。惓惓聖心，復欲參稽高宗皇帝之《寶訓》，乃詔攸司，自嘉定六年十二月三日進讀，閱八年而七十卷之書篇帙畢陳，亦已盡經睿覽，建炎、紹興之聖治，條貫統紀，皆備見其始終，尊聞行知，實爲大訓，信無負高宗皇帝貽謀燕翼、啓佑後王之意矣。臣等竊觀高宗皇帝以神武之資，履艱厄之運，身濟大業，光啓中興，仁足以兼覆夷夏，明足以洞燭忠邪，勇足以成戡定之功，剛則以大白彊之德，宵衣旰食三十六年，立政用人之要，料敵制勝之謀，裕民足國之方，御外理內之策，大綱小紀，詳法略則，炳如日星，皆聚於《寶訓》一書。陛下以聖繼聖，駿惠先猷，不但觀省之克勤，每思尊奉而唯謹，重熙累洽，根本于茲。商宗監成憲而永無愆，成王酌祖道以養天下，詎容專美于古先！

臣等猥以疏庸，充員講讀，復有際遇，何補聖明！惟知歸美報上，出於誠實，不容自默，用敢奏聞，欲望聖慈宣付史館。《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三十七（第三冊第二三〇七頁）。

湘陰白鶴山記

湘陰白鶴山在長沙之下，洞庭之上，峻拔二十里，周匝二百餘里，陶澹真人之故廬在焉。雍正

《湖廣通志》卷八〇。

重刊類說序

寶慶二年八月

前言往行，君子貴於多識；稗官小說，良史列之九流。曾公所編《類說》，蓋此意也。余舊藏麻沙書市紹興庚申年所刊本，字小而刻畫不精，且多舛誤，意必有續刊大字善本。分符此來，徧令搜訪，咸無焉，並板亦不存矣。因取所藏舊本，稍加是正，鋟板于郡齋，庶可壽此書。博士或有志於聖門「友多聞」之訓，當謂不爲無補。寶慶丙戌八月初吉，古杭葉時書於建中堂。《類說》卷首，文學古籍社一九五五年影印明天啓刻本。

東漢會要序

寶慶二年十月

唐治不過兩漢，唐有《會要》，漢乃闕而未備。武學博士徐君仲翔彙集兩漢事，各爲《會要》一書。《會要》有書，則兩都之制度典章散在紀、傳、表、志間者皆易於參考，既於治道不爲無補，加惠後學亦非鮮淺。前郡侯已刊《西漢會要》於郡齋，踰十年東漢事會粹始就。仲翔父子伯仲俱刻意史學，各有書行於世。仲翔此書尤有益於世用，其用志亦篤矣，並鋟木以廣其傳。寶慶丙戌良月朔，古括葉時書〔一〕。《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卷一。（以上楊世文校點）

〔一〕古括：按前篇署「古杭」，此「括」疑當爲「杭」之誤。

葉重開

葉重開，處州松陽（今浙江遂昌東南）人，淳熙十一年進士。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濂溪集序

淳熙十六年十一月

濂溪先生《通書》，傳之者日衆，舛陵本最先出，版浸漫滅。重開既白諸君侯，參以善本，補正訛闕，併以南軒、晦庵二先生《太極圖說》復鋟本郡齋矣。今序次此編，名之曰《濂溪集》。其間諸本所不登載，四方士友或未盡見，采諸集錄，訪諸遠近得之，以類相從，分爲七卷。或謂晦庵更定周子之書至於再三，極其精審，凡銘碣詩文附見諸舊秩者悉從刪去，疑此集之雜，將無補於求道。重開應之曰：「晦庵發明正道之傳，示學者以純一之旨，擇之不容不精。是書集於先生之鄉，凡片言隻字，知所尊信者，猶恐或失之，取之不得不廣，又況先生之道，愈講愈明，學者仁智之見，雖有淺深，然自遠而及近，由粗以至精，月異而歲不同，今而畢錄於此，觀之者宜知所適從」云云。淳熙己酉十一月庚申，括蒼葉重開謹書於希賢閣。《周濂溪集》卷九附，叢書集成初編本。（楊世文校點）

霍祐之

霍祐之，郡望爲蘭陵（今山東棗莊），紹熙間官于蘄州。

雪巖題名 紹熙五年二月

蘄春郡餘蘭陵霍祐之奉檄來羅田勸諭賑糶。同邑長魯魯山相拉游雪巖。簿尉義興史季瞻、吳郡騷客丁茂良、錫山逯永叔、三衢余正卿國泰，徘徊逍遙，殊不覺身在塵寰也。時紹熙甲寅仲春。嘉靖《羅田縣志》卷一，民國十五年鉛印本。（李文澤校點）

王謙之

王謙之，字吉甫，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淳熙十一年進士。見《敬鄉錄》卷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州學教授題名記

聖王建置學校，長育人材，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藝祖受命，承五代干戈之餘，綱紀初基，日不暇給，而臨幸監學，再舉縉典，尊師重道，有光古昔。閱時未久，申命近臣，聚生徒講學，以風

四方，規模遠矣。列聖遵守家法，有隆無替，接於慶曆，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而教養之制加焉。夫培植涵養於平居未用之時，將憑藉扶持，以爲子孫數百世之用，則所謂教者，豈特月書季考而已哉？今學官在郡縣中雖無羣有司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冗，然所任之重，視羣有司何如也。議者顧以爲□□□□之若，安知祖宗建官立學之本意哉？天台爲浙下州，而人物之盛，出爲名卿才大夫者項背相望，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蓋自建學以迄於今，作人之功至矣。爲學官者不知幾何人，顧使其姓名不傳於後，豈非大闕？予因博稽記籍之傳，參以故老耳目之所信，其所可見者，才得二十有八人。先此皆與歲月俱遠而無考失，今不識，歲月且益遠，凡今之可見者，又將泯矣。予甚懼焉，悉取而載諸石。雖到罷月日間有未詳，然書其姓名於上，使後之人或因姓名而考得失，庶居是官者有以自警而不敢忽，則題名之設，尚有補於世教云。《赤城集》卷六。

臨海縣獄記

錢君溫伯之令臨海也，度時施宜，得先後緩急之序。越明年，政成訟理，顧縣獄歲久，庫陋傾側，風雨燥溼之不時而疾癘間作，惻然興念，捐金五十餘萬，鳩工度材，撤而新之，役不踰時，屋室畢具。夫環百里而爲縣，事之可舉者衆矣，溫伯獨以犴獄爲急，豈事無大於此者乎？蓋溫伯提刑君之長子也，提刑君在吾鄉號丈人行，耳目所接，多中原故老之傳，其居官尤謹重獄事，每行縣錄囚徒，

往往以寬平名。溫伯之政及此，非偶然也。又明年，溫伯過余，道其事且求文爲之記。余謝不能，其請至六七不倦，余因復於溫伯曰：「民生之不齊舊矣，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彼惟不得其平也，然後決平於官。官師察夫不直不正與夫強而不令者，寘之於獄，使之苦身體、勞筋骨，一治而終身創。彼知長惡之非利，則相率而歸於善矣。是囹圄之設，固遷善遠罪之端也。子今廣其屋室，至者頌繫，與平居不大異。然則所謂惡者何以懲，善者何以勸乎？」溫伯曰：「否。人之不能皆善固也，然其初生未始不善也。自其蔽於血氣之暫乖，爭陵犯間，或未免及陷於罪，未有久而不悔者。官司徒以一日之故，逆計其終身之不復，遂以抵冒殊扞者加之。彼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繇至，習俗惡薄，人民囂頑，非盡下之人過也。今寘之囹圄中，優游不迫，待其自媿，所以養其悔志而復其本心。此字民之職，先君之志，直溫之所不敢忘者也。」余曰：「惡者人之所共疾，子必待其自媿，子於惡者如此，其於善者可知矣。善哉，子之志而未大也。」溫伯曰：「願聞其說以開固陋。」余曰：「昔者，夫子聽訟必使無訟，蓋防其源也。今必待其已入於惡，然後感之使悔，豈若教化之素洽，俾之無入於惡、無至於悔之爲全善也？審能此，則臨海之民皆洽君之德，而無有司之犯，狴犴之設將焉用之？雖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可也，尚何俟撤而新之乎？」溫伯曰：「未能也，願學焉，請筆其語。」因爲之書。《赤城集》卷七。（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益之

王益之，字行甫，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師古子。淳熙十四年登進士第，紹熙中爲分水尉。嘉定初爲太學博士，仕至大理司直兼評事。精兩漢故實，有《西漢年紀》三十卷（存）、《漢官總錄》十卷、《職源》五十卷。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二之一一，刑法六四之四五，《敬鄉錄》卷二二，《宋史》卷二〇三，《金華賢達傳》卷八。

西漢年紀序

王仲淹曰：「史之失自遷、固始。」或問荀悅，曰：「史乎，史乎。」余三復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嘆也。蓋自《黍離》降而爲《國風》，國異政，家殊俗，天下不復有周矣。《詩》亡然後《春秋》作，夫子冠「王」于正以示一統，所以立萬世君臣之大法也。遷、固易編年以爲紀傳，事之大較雖繫於紀，而人臣之議論功勛自見於傳。殊不知孔子當列國紛紜之際，首王綱以明大義。遷、固於大漢一統之時，顧使人自爲傳，臣自爲功，毋乃非《春秋》之旨歟！下是述作滋多，轉相師用，卒未有能復編年之體者。獨荀氏有見於古史廢墜之餘，此仲淹所以既咎遷、固之失，而且幸荀氏之可考也。余幼喜

誦遷、固史，已復感於仲淹之論，取荀《紀》一再讀之，愛其有功於古史，猶憾經始之初，間多舛逆。司馬公《通鑑》從而正之，先後次第，爛然有別，固已整齊於荀氏矣。獨其刊落盈辭，求爲省約，以便人主之觀覽，而當時論議所及、制度所關，不無遺者。竊不自揆，取遷、固史與其軼見於他說者，以荀《紀》《通鑑》凡列裁之。其間月日明具則載於月日之下，有年無月則總於是歲之末，歲月俱闕則約其事之先後而志焉。起於高祖，終於王莽之誅，凡二百二十九年，爲《西漢年紀》三十卷。史傳互載，不無牴牾，因爲訂正，爲《考異》十卷。諸儒之議多所發明，因爲詮次，爲《鑑論》若干卷。考諸《年紀》，一代之升降著矣；求諸《考異》，一時之去取見矣；參諸《鑑論》，當時之情得矣。雖纂輯之際，失不自保，然先漢之事大略具焉。或病余曰：「紀傳之作尚矣，子顧欲廢之，可乎？」答曰：不然。紀傳存一人之始末，論人物者有考焉。編年著一代之升降，觀治亂者有稽焉。以一人之始末，視一代之升降，重輕何如也？荀氏之作、溫公之述、仲淹之論，夫子之志也。因序其所以作者，以俟同志焉。《西漢年紀》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職源序

頃予尉分水縣，介居山間，官事簡寡，簿職併尉，尉雖不兼丞，實行文書事。邑小不具官，余意自昔爾也。一日，余坐古剎堂皇上，仰而望之，丞署名其間，徐而驗之，蓋政和月日也。訪諸左右，

丞置於何時。始謝不知。歸而問邑之老於習事者，復謝不知。邑人則陋矣，然居官者亦復不知，豈不重有愧於邑人歟？退而考知其故，天聖中，京邑始置丞，熙寧行免役等法，壯縣亦置丞，崇寧修熙豐之政，雖小邑悉置丞。茲邑之有丞，惟此時爲然。建炎省冗職，縣非萬戶以上，丞亦從此罷矣。平素不深考，居一官則愧一官，正恐異時所愧者，不獨丞而已。會予憂居，屏謝外事，繙閱故編，因欲略識今日置官本末，涉獵廣博，懼非謏聞單見所能任。諸同志贊予決者什九，藉予書者什五，願合力以著其成者什三。於是往時未見之書，靡不畢集。而新靜江校官徐君清伯、新九江郡幕官君仲文、新瑞昌簿正倪君秀叔，相與分任其事，中甫弟又從旁掇拾，以爲之助。區分彙聚，越半歲而成。凡前代創置，國家沿襲，元豐正名，中興併省，題其要而實篇端。官之故實，職之典掌，前賢遺迹，先朝訓辭，復取其雅馴，以次列焉。間有一事而諸書不同，兼而存之。官之冗散，諸書不具者，立其目而闕其辭。總三百六十門，爲五十卷，名曰《職源》。庶他日官仕一開卷之頃，可以知其概，前賢風節，爛然在目。反而求之，己所未能者，蓋加勉焉。是書不無助也。豈但一洗疇曩之愧而止哉？始余用意不過錄之篋笥，以備遺忘，非敢示陋於人。然三君子用力之勤，屬意之遠，非潔潔自挾以幸人之不知者。此不可不傳，不當以予兄弟之陋而併廢也。清伯名澄，仲文名質，秀叔名瑀。中甫，弟觀之也。

《敬鄉錄》卷一一。

分水縣行鄉飲酒記

紹熙三年

紹熙辛亥之孟春，宛陵奚君來令茲邑。距宛陵不二百里，風聲習俗往往不大異。奚君緣人情以爲政，故孜孜得民和，毋有悍而弗迪者，始信人心之易感、禮教之可興。凡世之健吏，屬意於操切整齊者，皆過也。歲未盡六日，乃即縣庠行鄉飲，悉采擇古禮與開元、紹興所已行者雜就之。雖其間頗有所增損，大抵多襲儀禮之舊。令爲主，擇鄉人之有行義年者爲賓，咸推高承奉郎致仕王君遷，令親往迎致。復以王君曰烜爲介以輔賓，余以簿尉攝僎以輔主。下是有三賓，又下有衆賓，尊卑長幼，爛然有第。乃立司正以糾其不則，行禮者莫不肅敬抑首。時王君承奉年九十餘，老不任拜起，而主人以百里之長，僕僕亟拜，成禮而去。邑人粹觀者，莫不咨嗟歎息，然後知德齒之可尊，世俗所謂氣勢云者，蓋不足尚也。明年季冬之十日，復講故典，承奉以疾不至，乃請迪功郎致仕俞君汝弼爲賓，朝散郎、新通判蘄州王君瑒爲介。自主、僎、三賓、司正而下，悉仍舊。其儀制加詳，行禮者益習，邑人以觀禮，至不憚數十里之遠，是豈一旦聲音笑貌所能感哉！始余聞中興以來，當干戈甫定之餘，首詔郡邑舉行鄉飲酒，故老猶能道其事。余以生晚，恨不身當其時，竊自鄙陋。不圖至此，令君再舉盛典，俱獲以身周旋其間，是獨不喜且幸與！奚君請記其事，以詔來者。余復於君曰：夫禮未易興也，必情文具舉而後可興。昔漢唐舉行是禮，史不絕書，而虛其應，非軼錄也，徒恃夫升降揖遜以爲禮，

而情不加焉，則音存而操已變矣。今君好善之心，優於疾惡，自反之念，愈於責人，是固有興起於其先者，宜乎是禮之行，而應不旋踵也。願君繼以無倦，益有以信於邑人之與行禮者，且歸以轉語其子弟族姓，以期無負於君，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非獨今君舉行之意爲不虛，或由是推而及旁郡國，以達於天下，使夫人皆知王道之易易，古禮之可復，不以時異事殊爲解者，寔自吾邑始，是又獨不喜且幸歟。余因爲之記，以竣其成。奚君名士達。余金華王益之也。《永樂大典》卷一二〇七二。（以上李文澤校點）

唐吉先

唐吉先，字幾叔，雙溪（今浙江餘杭縣北）人，淳熙十一年衛涇榜同進士出身，治詩賦。嘉定三年爲太府寺丞，四年除秘書郎，尋罷。後復官，曾知邵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九、選舉六之八，《南宋館閣續錄》卷八。

乞省闈出題參考諸州解試題無致重複奏

嘉定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省闈考官雖盡出天下選，近年所出之題，詩賦如《太宗得至治之體》、《聖人之道猶日中》，義題

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與諸州解試同然一律，以至策目大概不過摭摭時事。鄉舉與省闈所問，間有一二之殊，大體亦類。甚至省闈策題不相照應，臨時參會，皆已撰定，不復更改，事意俱同者。夫以群賢會聚，肩摩袂接，六經百氏，堆案盈几，豈無可命之題、可問之目？緣諸路闊絕，無從稽考，遂致重複。恭聞祥符中，嘗令禮部貢院錄諸州發解試題進內史臣，以上將親試貢士，慮其重複也。自是用爲常例。然則類解試題以防重複，蓋取士家法，獨不可舉行於今乎？乞詔諸路漕臣，於科舉後將所屬諸州解試題類聚成集上之，禮部類聚諸司所上申送省闈，使出題之際，必以三舉題目參考，發策命題，講論時事，品藻人物，質問疑難，各出己見，無致重複。《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八（第五冊第四三三三頁）。（黃錦君校點）

謝 直

謝直，原名希孟，字古民，號晦齋，台州黃巖（今屬浙江台州）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歷太社令，大理司直，嘉定中以奉議郎通判嘉興府。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三二，《嘉定赤城志》卷三三，《宋詩紀事》卷五五，《宋元學案補遺》卷五五，《全宋詞》二二六八頁。

重建黃巖縣尉廳記

四明楊璘子美作尉黃巖，撤舊治而更創之，凡門廡、聽事、堂寢、房舍、庖湢，其楹六十，以爲官者之宅。居宅之西，有地夷曠。累臺以望，曰見山之臺；翼亭以憩，曰傳香之亭。即臺間中疏池沼，四隅雜藝花竹、古梅、怪松，特爲奇觀。乃更結草，扁以「歲寒」，以爲燕適之所。梁河重柝，前直縣南，所謂委羽洞天之山。繚牆夾道，卒廬射圃，以爲閱習之場。鉦鐃鼓鐸弓旌，鉤格斧鋸，□搭簞杓，具倉庫筦鑰，以爲警邏之備。凡縻錢五百萬，餽廩二百。經始於辛未之孟秋，落成於壬申之仲夏。既乃因其長太末陳公魯叟請記。直按開寶之元，營繕大內告畢，遂詔天下郡邑修立衙宇。其制之大略，節察知巡罷者，著隳修之籍迭相付授，幕職州縣受代，則對書考課之歷，致損者殿一選，增葺而不煩民者加如之。厥後有司改廢而他官不顯書吏績，考功止批七事，此制因爲弗聞。宦游者視所居曾不若叔孫昭子之於傳舍一榻之寄，凝塵滿席，甚或撤瓦破柱，苟給竈養。迨其有所興作，胥動繹騷，斂怨一方，無簡書之畏矣。余承令君之命，問子美以資費所出，而曰：「縣家所助益五十斛，它吾自輸之。擇材賦工，必堅必良，塗墍丹雘，必緻必精，吾計其久不計吾其費，念其費不念吾其勞，君其問諸野。」吾惟子美之輕財舉事，誠非人人力之所及，而子美之成功遺後者，將非人人來則居之哉。於之移氣體，於之莅官事，於之事父母，於之樂妻孥，於之燕僚友，爾休爾游，爾宵爾晝，無所

不可。《詩》云「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保固修飭，使更閱終古而輪奐常新，豈子美是爲，抑開寶之所以推躬逮下者，幸萬世臣子尚有詔也，記之謂何！《赤城集》卷四。（黃錦君校點）

趙汝述

趙汝述，字明可，宗室。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調南劍州順昌尉。嘉定六年，主管官告院，遷將作少監，權侍立修注官。八年，爲朝議大夫，任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樞密副都承旨（一作都承旨）。十年，爲兵部侍郎。服闋，改刑部侍郎，遷尚書，知平江府，卒，謚榮虛。見《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九二、崇儒七之三三，《宋史》卷二四七《宗室傳》四。

乞武舉人不許再應文舉奏

嘉定十年十二月

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有天下者不可偏廢。近世武舉進士甫得賜第，多棄所學，必欲鑱試換文，回視兵書戎器，往往恥談而羞道之。夫科目之設，不惟士子以此自致其身，國家亦將各賴其用。今既由武藝入官，又復慕爲文臣，是右科徒爲士子假塗之資，而非爲國家儲材之地，此科遂成無用矣。比年以來，韜鈴之士無聞，將帥之材常乏，邊塵有警，所藉以禦侮者類不勝任，使得右科智勇之人而用

之，宜其必有可觀者。乞自今武舉出身，不許再應文舉，仍令考校之官精選其藝業，廟堂之上稍優其除授，俾之練習謀略，趨事赴功。自偏裨制領而上，主帥三衙，繇此其選，庶幾右科增重，不爲虛設。《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八之一七（第五冊第四五五六頁）。

題司馬溫公墨跡

溫公起《通鑑》草於范忠宣公尺牘，其末又謝人惠物狀草也。幅紙之間，三絕具焉，誠可寶哉！岐國汝述明可識。《珊瑚網》卷三。（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六五九七

薛 紱

薛紱，字仲章，嘉州龍游（今四川樂山）人，一作夾江（今四川夾江）人。幼穎悟，日誦萬言，舉淳熙十一年進士，爲成都教授、四川宣撫司幕官，累遷秘書郎、知永康軍。知黎州，築玉淵書院以講學，學者稱符谿先生。著《易則》十卷。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之一二、職官七五之一，《宋史》卷一五九，《南宋館閣續錄》卷八，《宋元學案》卷七二及《鶴山集》卷九一《哭薛秘書紱文》。

艷瀕堆賦

蜀江匯而赴峽，勢迫抑而騰掀。當江之衝，有堆屹然。爰停我橈，徘徊覽觀，有會余心。乃知大禹所以浚川而不去此者，匪特以殺水之怒。而四瀆之長，江存艷瀕，河存砥柱，則聖人之意亦將有所寓焉。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物之物，道者物之先。先乎物者，在人則存乎心者也。所以宰制乎萬物，豈一物所得而肩！彼堆斯江，彼柱斯河，在物之石而器之下也，然洪水滔天不

爲之移，狂濤卷空不爲之動，潦盡漲涸，岌乎峭堅，亘宇宙而長存，閱陵谷之變遷。而人之所以先乎物者，乃誘於知，乃逐於物，利之趨如水斯下，欲之熾如火斯燃，曾莫得以止遏者，反茲石之不若，又安可不推其原！縱而忘反，茲固弗道；制之無方，愈蕩而偏。禁而絕之者昧乎倫類，空而妙之者荒無逕躔。嗚呼！無廬而居，無畔而田，卒窮露而奚歸，寧耕獲而有年。曷不觀於茲堆乎！彼惟居其所者屹而固也，然後可以障狂隕之流川；苟失其所而昧其居，吾知此心之不傳。其居伊何，曰則自天。理雖微而難明，實天命之固然。自視聽言動之間，以及於君臣父子之懿，物必有則，理不可遷。切而思之，講而明之，習而察之，謝無根之潢潦，挹有本之源泉。眇乎其微，深乎其淵。物有萬變，事有萬理，察乎其微者卓然而不可易，然後可以蔽乎天地而關乎聖賢。必真知也而後其行也果，必力行也而後其知也全。敬恭朝夕，奉而折旋，茲孔、孟之所以不倦、不愠、不作者，豈蹈白刃之勇者所可得而言？嗚呼！人心之危匪石，而人欲之勝甚於水，吾觀茲堆，而有感於天則之嚴，是以憂講學之怠，而述之於篇。《全蜀藝文志》卷二。又見《歷代賦彙》卷二〇，《宋代蜀文輯存》卷九六。

阜民堂記

嘉定八年六月

潼川府路安撫兼知瀘州事范侯少才以書諭漢嘉薛紱曰：「州治舊有宸章閣，在壯猷堂之南，輪奐之美。有感於陰陽家說者，移閣於譙門之前，揭瀘州軍額于上，而藏奎畫於郡庠。置小屋於閣之上，

爲鬻鹽之所，湫隘喧雜，與府治有不稱。今承乏於茲，每切病之。方昕夕摩撫疲瘵，未敢議興作也。郡圃有堂，初名鎮遠，後改整暇，雖規模宏壯，而無所覽觀，因撤閣址小屋而移茲堂於其上，稍增廣之。堂之高二十有七尺，廣四十有四尺，其袤五十有二尺，翼以兩屋，廣袤相稱。僦工於三月之壬申，落成於五月之乙亥，與壯猷、南定直如引繩，屹如三山。昭德晁公記南定樓，所謂『三屋屬聯，廣深瓌麗，蜀之府寺鮮儷』者，至是乃復舊觀焉。繁花艷卉，炫晝縞夜，既宜於春，芙蕖荷芰，幽香靜植，復宜於夏。視不壅而愈遠，或有稱於政也。因念郡之堂宇曰『壯猷』，曰『籌邊』，曰『南定』，曰『鎮遠』，皆屬意邊圉，前後一律，未有以互相發也。稽諸《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州牧之職，莫急於此，此本末先後之序也。因以『阜民』更之，子盍爲我記諸！」紱竦然曰：侯之所以移斯堂固當矣，而侯之所以名斯堂，其用意莫尤切焉！昔者聖帝明王經理天下，分建邦國，承以師長，統以侯牧，俾其遠近相維，內倡外和，大畏小懷，非徒爲是固結之勢也。民之生衆矣，天生之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一人之寡而牧億兆之衆，視聽不能以周知，而利害不能以察悉，其勢然也。唐虞之世，既有以宅百揆，又以四岳統州牧，州牧統侯伯。成周之制，則有三孤以經邦弘化，又有六卿以分職率屬而倡九牧。倡之無他，其在於阜成兆民而已。阜者所以厚其生，成者所以使之興於化也。井田之法，溝洫之制，鄉遂之賦，末作之禁，均其土田，修其稼政，平其賦斂，所以厚民之生者莫不纖悉備具。民生厚而有常心，於是教化行，習俗美，而禮樂興焉，所謂成於樂也。《甫田》之詩曰：「或耘或耔，烝我髦士。」成周所謂「髦士」者，皆出於耘耔之餘，非阜而成歟！禹

之言於舜，謂政在養民，以政德利用爲之本，切切於厚民之生，九功、九叙、九歌，蓋其阜而成之之序也。而舜之咨十有二牧，首言曰：「食哉惟時」，舉阜民之職而責之於州牧。唐虞盛時，法守則然矣。三代之制雖不相沿襲，而大法則不可易也。《洪範》，大法也。八政先乎食，舜咨牧之意也。牧之爲言，是受人之牛羊而爲牧之，得不爲之求牧與芻乎！六卿以此倡九牧，九牧以此倡諸侯，諸侯以此倡大夫，師長各倡其牧，而君人者得以欽承天命，而盡其司牧之職矣。自天子至於諸侯，皆以牧爲職也。以牧名官者，其責尤重。傳載帝嚳制九州、統萬國，唐虞因之。禹之治水所別立止於九州，則萬國之多，牧之者九人而已。舜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廣而爲十有二，然則所增者亦三牧耳。夏又復爲九而商、周因之。秦之于民，殘之而不復牧，不足道也。井田破壞，先王厚民之政廢。漢興，苟且承秦，不知復古，然西京置十三州部刺史，東京置十二州部，九牧之遺制存。然晉武一天下，置十九州部。其後南北分裂，元帝南渡，九州之地甫有二。更六朝，至隋復合爲一，雖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而不復分別所領之郡，縱橫紛亂，亦無足言。至唐貞觀初，始分爲十道，置都督，稍復漢制。國朝分爲二十三路，各置統帥，又置提、轉以司察之，是以絲牽繩聯，有條不紊。夫以四海之大，萬國之衆，而自唐虞以來所以分任阜民之責者或九人，或十人，或十有二人，或十有三人，或二十有三人而止耳，豈不甚重矣哉！中興初，蜀分四路，各置一牧，獨瀘州止稱沿邊安撫，所統不過三郡。其後因樞密檢詳王之奇建言，始稱爲潼川路安撫，盡統一道，選用重臣以鎮撫之，雖名公巨卿項背相望，觀其所以名堂者，規略亦可考也。今范侯獨遠稽成周州牧之意，以名斯堂，侯之用意不亦遠哉！余觀

諸《詩》，所謂篤公劉者，美其厚於民。豳之地逼於西戎，公劉乃不以御戎爲急，考之一詩，治其疆場，積其倉廩，既富且強，始修餼糧干戈之事，而其民政之修，下至館舍鍛礪，無不盡其精密。爲三代之諸侯者，阜民之政莫悉於此，侯固有志於斯。而今日之爲州牧者，委任雖重，率不過一歲，或再歲，匪召而歸，則徙而他矣，古人之設施本末，亦何由而可以展而布之哉！君子所以守先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心不可頃刻而不存也。生民之困甚矣，隨時設施，各思其職，而盡其心焉，則利澤之可以加於物者，或亦庶幾焉！孟子之在戰國論井田、論耕桑，欲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彼鄒人之子，初無一寸之柄、撮土之封，而厚民之學不懈於心，不絕於口如此。矧侯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分牧養之任，今之天下僅十六牧，而侯居其一焉，如之何而弗思哉！或者又謂：「瀘戎迫近夷徼，近歲間多竊發，阜民之政既未易施，安邊之策寧復可緩！侯之名斯堂也，不亦迂乎！」余曰：民食之重，舜所以咨牧也。柔遠能厚德允元，以至難於任人，皆內修之序，初不略及却攘之方，而曰「蠻夷率服」，茲豈迂乎哉！侯名之長，少才其字，成都二江人，榮國公之孫，博學篤志，毅然有守。嘗爲太常丞，韓侂冑擅朝，欲引置言路，侯拒其來言者，清議歸重。觀諸此，亦可以見侯之所存。嘉定八年六月日記。《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六。

靈應祠記

任侯殺王莽，郡守枚根自領太守。光武使任彭平蜀，遣使迎降，有忌功者讒害之。貴以冤死，史臣不爲力辨，使其附漢之志不明，爲可哀也。道光《遵義府志》卷四七，道光二十一年刻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薛公主

薛公主，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紹熙五年甲寅上書請立寧宗，言頗切至。

上書孝宗光宗請立太子定國本奏

紹熙五年

庶之亂嫡，自宮闈始。夫庶之亂嫡，則支之亂本之漸也；而支之亂本，則異姓之亂同姓之漸也；異姓之亂同姓，則又夷狄亂中國之漸也。

陛下踐祚，今既五年，皇子嫡長已踰弱冠，玉冊之命未布，而青宮之席尚虛。

陛下不即天下之安，而冒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覆天下不測之變，采之游言，殊有驚悸，采之國論，曾無建明。

祖父互疑，天地幾變，子孫猜防，上下解體，支嫡交忌，臣民異心。臣始聞之，未敢遽信，今既日久，不容無惑。道路之言喧傳百端，中外之心憂疑萬狀，燕公聞之，寧無懷貳？乘輿聞之，莫或改容，藩邸聞之，未免憂禍，此何等事也！而俾見於世，此何等議也！而俾聞於時。陛下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爲祖爲父之道也。上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爲子爲父之道也。

陛下曾知有竊議之人乎否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蓋有君也，不敢言矣。問之主上，蓋有父也，不敢言矣。問之太子，蓋有祖矣，仍有父也，尤不敢言矣。爲臣之言，不通於君；爲子之言，不通於父；爲孫之言，不通於祖；而微臣僭言之，死有餘地矣。如蒙聖恩，特垂天聽，君臣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祖孫之情通自臣言始，臣雖身首異處，而忠孝獲書於史冊，雖瞑目於地下，將有辭以對越先朝十御皇帝在天之靈矣。《四朝聞見錄》卷三。（楊世文校點）

杜大珪

杜大珪，光宗時眉州（今四川眉山）人，進士。有《名臣碑傳琬琰集》一〇七卷存世。

名臣碑傳琬琰集序

紹熙五年三月

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之英，秦漢以來鮮儷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豐功偉烈，焜耀方冊，雖埋光鏟采，位不稱其德者亦各有紀於時，欲求之記事之書，則灝灝噩噩，未易單究，雜出於野史見聞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人之出處本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銘、家傳之著者爲一編，以便後學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韓退之《韓洪碑》，杜牧之《譚忠傳》，今質諸正史而皆合，學者將階此以考信于得失之迹，不爲無助云。紹熙甲寅暮春之初謹書。

《名臣碑傳琬琰集》卷首。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六。（楊世文校點）

莫若冲

莫若冲，字子謙，臨安府仁和人（今浙江杭州）人，寓居崇德，琮子。淳熙十一年進士，歷知安吉、吳江，所至有聲，除司農簿。諫開邊，出知岳、全州。除大理寺丞，丐祠，卒。見《萬姓統譜》卷一二〇，《宋詩紀事》卷五五。

橋道記

寶慶二年四月

昔在成周，有司險之官，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釋者云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聖人設官分職，以董其事，所以利天下後世，其來尚矣。近世建橋除道者固不一，或取辦於公上，或募緣於衆力，其利一也。崇德密拱行都，四達之邑也。途雖曲而通諸夏，凡所由之途，一有荒穢，即當整治，況通衢乎！自邑東至沙渚二十七里，自南營語溪橋至張涇皆民居也，其路坎突，行者患之。張涇雖有石橋，闊僅三尺。余貸金爲衆倡，嘉定癸酉二月，甃南營之街，過張涇以東百丈，皆坦夷之。乙亥仲春重建張涇橋，可通車馬，名曰通濟。近邑有包角堰橋，塘西東水出入其下，連雨則湍急，址爲之蕩齧，屢欹而屢修。有清坡道民余智超，率其徒哀金輦石，易以捲蓬之勢，可久

而不壞，成於庚辰冬十月。先是，季夏漕渠南橋一夜忽傾潰，堰橋之役未就，縣家就委智超幹造，官帑不足，繼之募緣。越明年三月成。余所居西俯張涇，南瞰語溪，從東舊有木橋曰東興，狹陋殆類略約，於是因其名，以石易之。壬午春庀工預治石，九月初吉興築，十月上澣迄工，跨南北若橫霓然，通濟東興翼乎其左右，而溪光野色，盡在拱揖中矣。東興以東至沙渚，徒步挽舟皆田塍路，風雨之晨，冰雪之夕，陷淖蹶塊相屬於道。有演教寺僧思齊，自演教西先已布石三里，余謂有志者事竟成，其二十餘里當任責。乃請崇勝僧道琛招智超，諭之爲首，涓日之良，同幹造及邑老宿呂瑤等三十餘人，設伊蒲之饌，隨力題疏，分遣緣化，僦舟運石，不憚勞勩，始作癸未莫冬，成寶慶丙子之季春，望之砥平，行者無不讚歎。是役也費甚大，通思齊所造，總用石四千五百五十丈，爲錢六千三百五十緡，皆善類聞風而喜捨，不强之也。余自壬申去國，不復有仕進意，今十五載矣，每視歲之所入，除伏臘外，於利人事量所餘以施。東興余一力爲之，其四役亦蠲己財以助。道琛等合辭請曰：「四役勸緣疏皆寺丞作，願爲之記。」因紀其歲月之先後，勒之堅珉，立於崇勝。昔有殿直范延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爲守，因問延路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比過萍鄉，邑宰張希顏雖不識之，驛傳橋道皆全葺，此好官員也。」公笑曰：「希顏固善，天使亦好官員也。」遂薦於朝，俱顯擢。余故舉此事，使爲政者知所慕云。寶慶二年四月望。萬曆《崇德縣志》卷八，萬曆三十九年刻本。（楊世文校點）

余禹績

余禹績，信州上饒（今江西上饒）人。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紹熙中以文林郎充江州州學教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

江州重建烟水亭記

紹熙五年十月

出城南三百步，舊有亭，扁曰烟水亭。其址臨道旁，跨于甘棠、李渤湖之間，廬阜峯嶺倚於東南，林巒周遭，中護一水，山澤通氣，呈巧獻奇，行道之人，咸可寄目，蔚乎澤國之偉觀也。考驗圖冊，而開迹弗詳焉。故老相傳，濂溪先生之嗣子司封郎官壽所賦名，時則紹聖、元符間也（二），去今百餘載矣。中更名。故亭宇傾圯，廢而興，興而廢，莫爲永圖。十年以來，腐薨敗斃無存者，且其地暴於水，日就罅缺，孰能治而新之？紹興甲寅春，吳興沈公祖德以列卿之望來蒞茲郡，治荒剔蠹，殆閱三時，教條事緒，亦既整整有法，乃訪城邑觀臺之故，而於修舊起廢有志焉。裏自闔閭，籍亭名凡十有三，而其泯弗存者什七八九。公憮然念之，亦自謂致力宜知所先後。惟甘棠一湖，蕩漾空闊，歲每祝聖人壽，群縱水族圍洋其中，而亭枕其涯，實爲縉紳會之地，是獨非其所當急者，置之勿問可

乎？退自經畫，計費錢六十萬，乃以屬德化縣令沈埴，願縮縣計之合輸于州者以助之。董事飭工，悉以諉令，考極相方，受成於公。乃季秋命役築隄，並湖拓基承宇。未浹辰日已立，既逾月而成。飛簷列牖，隆棟巨楹，朱扉華表，連薨接高，深廣俱十六步，亭左益附其四楹。登臨眺覽，地不遺巧，烟霏涵潤，水光接空，林木叢生，鷗鷺翔集，心舒目眩，恍在烟霧中。公既自喜，乃延輯賓佐，觴以落之。客或慨而言曰：「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廣，達觀偉踐，若此景者不少矣，而物換星移，率不過數十年，遠者百年，葵麥春風，回首易感。惟有功而傳，則采久采著，蓋吾邦庾公、白公之所遺，風流光景，至今猶未泯也，是尚可以歲計之哉！始公來，文書煩壅，帑庾無儲，克勤于理，宵興聽訟，率漏下未盡四刻，而寮衆奔走，亦莫敢有懈意。既又罷燕樂，紀他用以惜民力，公上之供，賴以不匱。浚池埵抵潦漲，里閭利害，悉興悉除。今又以餘力經理斯亭，追復昔人之舊觀，則公之規範，可謂炳炳卓卓，而斯亭又待公而傳，豈其興起，固自有數耶？」僉願斲石，以昭不朽。公曰：「可。」乃命書其事云。紹熙甲寅孟冬望日記。文林郎、充江州州學教授余禹績撰。《永樂大典》卷六六九七。

（王曉波校點）

〔二〕紹聖：原作「紹興」，據文意改。

舒 琬

舒琬，字傳正，明州奉化（今浙江奉化）人。璘長兄。登淳熙十一年進士，授迪功郎。紹熙中以從事郎爲鄂州崇陽縣尉，陞福州簽判。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重興巖頭碑

崇陽縣西南行五十里，有山曰巖頭，實爲德山真子清嚴禪師全齋道場也。山有二巖：一曰羅漢，峻拔幽篴，非梯崖不可入；一曰寶陀，上圓而下平，蒼壁抱合，狀如庵廬。深五十尺，其廣亦如之。前若立屋，以爲堂室之限，地方正與巖口等。合中外可容數百衆。諷誦梵唄，谷虛而應，宛然撞鐘擊磬。舊曰石崖山院，號資國。本朝治平初元，改錫今名。中間禪律更易不定，以故無顯者出。淳熙己亥，主僧法臻嗣學清嚴，裴徊四顧，僅見古殿如魯靈光。披荆榛而進之，狐兔虎狸據爲窟宅。慨然曰：「非大福德者，恐未能起此廢。」遂下山，訪若人者以補處之。洎到黃龍，一見典藏僧如暖，與之語，大喜曰：「吾將以巖頭諉子矣。」暖不許。歸謁縣大夫留君清卿、郡將檢詳丘公密，奉疏牒，且率道俗數十人輓之來，暖猶有難色。臻曰：「空巖老屋數椽，誠不足以相辱，得不爲清嚴一動心

乎？」暖不得已就法席，鐘魚寂莫，院雖有田，舊令尹王君溉碑其籍而初未嘗耕也。師謂其徒曰：「古人拈一莖草建大法幢，安有遺址歸然而不可以中興乎？」願力感動，檀那雲集，首定華嚴堂，且作善知識五十三頌。宗旨既揚，法堂草淨，倒用祖師之印，遊戲世諦之場。於是百役齊舉，募殿閣，營香積，創經藏，新廬隱堂。惟雲堂雄傑，獨殿衆作。經始於淳熙辛丑之夏，落成於紹熙庚戌之冬，餘無一不就緒。師□得道淨慈水庵師，一爲維那僧。重華帝玩意禪悅，嘗召徑山心潛、靈隱慧遠、淨慈、師一、中竺、中仁入侍。淨慈入見，有旨互相問答。師問中竺：「見身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的？」竺顧眄良久。進云：「何不答話？」竺曰：「汝問阿誰？」師云：「中竺長老。」竺云：「已答了也。」師云：「金龍連玉馬，大地盡陽春。」竺云：「爾向什麼處去？」師云：「法法不隱藏，古今嘗堂堂。」竺云：「且喜領話。」師云：「龜毛拂子衲僧冤。」竺云：「兩重公案。」師云：「巖頭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山震威便喝，頭便禮拜，意旨如何？」竺云：「此話盛行。」師云：「喝下鐵圍山倒走，草偃風行四百州。」竺云：「不妨快活。」師云：「縮却舌頭。」竺云：「靈利衲子□□。」上喜□□□□仍賜以御用器。淳熙乙未四月八日也。是時，余侍先君官行在所，嘗遇師西湖，叙鄉曲之好，迄今□□□復見師於巖頭□□爲之嘆惋。先□俗傳清嚴有云：「冬筍成竹，吾再來矣。」師未至之冬，出塵壚前，忽有是瑞，故寒溪□詩刊□□，有「雪滿新篁，此道重光」之句。繼有自雪峰携清嚴畫像來者，蓬髮虬髯，師貌甚與類，人益信其夙契也。師屬予爲□造記，因爲□其道業及所以不偶然於巖頭者云。從事郎、鄂州崇陽縣尉、四明舒琬記，承直郎、充總領湖廣江西

路財賦所幹辦公事史涓書，修職郎鄂州崇陽縣主簿都夢與題蓋。紹熙二年正月，典藏□□維那如□知事慧堅、住山傳法下缺承議郎、知鄂州崇陽、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下缺朝奉郎、通判鄂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劉光祖督修。大中大夫、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莆田縣開國伯、食邑下缺。

同治《崇陽縣志》卷一二，同治五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六五九八

鄒非熊

鄒非熊，字宗望，號竹巖，撫州宜黃（今江西宜黃）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授樂昌尉。紹熙中知韶州曲江縣。擢邵州通判。嘉泰元年知汀州，移知象州。後除廣東提刑，未赴，卒。著有《竹巖集》。見所撰《太和院塔記》、《龍泉院新塑佛像記》，《永樂大典》卷七八九三所引《臨汀志》，《萬姓統譜》卷六二，雍正《江西通志》卷八〇，雍正《福建通志》卷三二。

九曜石題名

淳熙十五年十月

鄒非熊宗望、管湛定夫步自葛仙洲，煮茶景濂堂，采鞠筠谷，榜舟九曜石下，摩挲前賢題刻而去。淳熙戊申十月丁卯〔一〕。《金石續編》卷一五。又見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二一，道光《南海縣志》卷二八。

〔一〕淳：原作「寧」，據《廣東通志》、《南海縣志》改。

太和院塔記

紹熙三年

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創佛塔於縣南，始有塔也。粵有大居士施隙地，穴土定基，瘞佛牙舍利，俾浮屠氏智明率衆鳩工，輦土運甓。其累七層，下廣上銳，周阿峻嚴，飛簷列檻，雄峙屹立，丹堊炳煥，亭亭太空，闔境讚仰。爲殿，爲堂，爲廡，爲佛像，數月而畢。五月，郡守徽猷張公滉定其額。隆興癸未，紫微張公孝祥正其籍。淳熙丁未，值塔之前，建華嚴閣，函經其上，輦飛映帶，蔚爲偉觀。智明徒弟正一、海月、慕宗繼宣其勤，用能表鎮一方，垂耀無極。居士之子日彰偕孫異貽書曲江曰：「歲月襏積，塔記未作，顛末弗傳，願識金石。」余聞命曰：「記憶宿老言，凡官廨皆南嚮，吾邑治獨面東。茲塔位鎮丙丁，顯越離明，當有奇才輩出，軒輊昭代。迄今文物彬彬不乏，斯言其將驗乎？」天地無有壞時，此塔不隳，居士之名不朽。居士姓涂，名中，字和叔，爲宜黃甲族云。紹熙三年秋，邑人從仕郎、知韶州曲江縣鄒非熊記。同治《宜黃縣志》卷四五，同治十年刻本。

龍泉院新塑佛像記

嘉泰三年

龍泉寺住僧宗信過余曰：「有鄉善士胡汶，出橐錢二百萬新佛像，飾佛宇，敞層簷，護綺疏，潔

几皿，藻繪晶熒，丹髹焯煥。工告備，乃大設水陸，供以歲事礬石。請記之。」余每暇時，徜徉僧牕，浥林泉清風。寺環兩山，背倚高峰，面鳳臺石，下瞰芙蓉，距縣密邇，環翠葱蘢中峙佛宮，真勝地也。聞諸宿老言，宣和己亥歲，嘗廢今天王寺爲神霄宮，緇流散徙。僧祖仁化緣茲山，於羅才結屋數椽，以安其徒。居亡幾何，天王復舊，祖仁歸故棲，而俾智燈主之。智燈詣臺府，請新寺額曰龍泉，極力營辦，建崇佛之殿，演法之堂，鳴鐘之閣，儲經之藏，積稔乃克底於成。流虹慶節，官吏民庶祝釐於此。繼智燈者曰海瑩，續葺繁之勤。今宗信又能續海瑩未就之志，遂振起之，誠可書也。然物有興必有廢，有成必有壞，廢壞有數，興成有緣。予問：「今日寺之復興，宗信能保其不壞乎？」曰：「不能。」余曰：「有如必誠者，嗣爾能幹蠱，繼繼不絕，復有善信如胡汶者，能不靳施，更閱數千百載，可以勿壞也。」宗信曰：「佛法無盡，聖壽無疆，雖與天地相爲無終窮可也。」予嘉其說，遂書以爲記。嘉泰三年秋，朝散郎、新知象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鄒非熊記。同治《宜黃縣志》卷四五，同治十年刻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包履常

包履常（一一五四——一二一七），字適可，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徙居樂清（今浙江樂清）。昂子。淳熙八年進士，授寧海尉，教授盱江、豫章，擢知吉水。嘉定十年得倅吳門，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見真

德秀《西山文集》卷四五《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君墓誌銘》。

歷代紀年序

紹熙三年三月

余分教盱江郡，或謂余元莊之故家有寓盱者。未幾，晁仲皓子綺過余，數往返，見其議論多前輩言行，余喜聞之。一日至其塾，出《歷代紀年》示余曰：「先伯父提舉公所爲書也。纂緝之工，垂五十載，未有傳者。」余受而閱之，自唐虞三代以至于今，建國之始末，傳緒之久近，治亂興衰，進退用捨，凡節目之大而關於體統者，可以概見，殆不止於世系年譜而已。余既歎晁公之博而專，且愛此書之有補於學者，爲之鋟木，以成其志。晁公諱公邁，字伯咎，元莊之裔孫，景迂之猶子，崇福之冢嗣。建炎南渡，繇天府掾貳郡，持節問學，能世其家，蓋載之訓詞云。紹熙壬子春望後五日，樂清包履常書。《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九。（吳洪澤校點）

徐嘉言

徐嘉言，字公美，江陵府（治今湖北江陵）人。慶元中爲涪州文學掾。

觀涪州石魚記

慶元四年二月一日

慶元戊午中和節，屬吏從尉史君送別新憲使劉開闔建臺臨按，自小荔園旋觀石魚，歷覽前賢留刻。蓋自唐迄今五百餘載，郡人每以魚之出兆年之豐事，既有驗於古，可以卜今歲之稔無疑也。涪陵宰臨汝馮倫端和置酒與僚友更賀，從容半日，盡興而返。同游者八人：前郡掾蘄春張慶延元祚，郡從事潁昌王邦基廷堅，州文學掾龜陵申駒致遠，判□漢嘉瞿常明孺，縣佐汶江彭楠國材，征官上邽左延慶椿老，郡文學掾南郡徐嘉言公美識。《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卷下。（吳洪澤校點）

查 沅

查沅，紹熙中修山河堰，與賈嗣祖、晏袤、張柄同董其事。見《石門碑醵》。

山河堰碑

紹熙五年，山河堰落成，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藝、戎帥王宗廉以二月丙辰徠勞工徒。堰別

爲六，凡九百三十五丈，醴渠四百一十丈。木以工計，七十二萬四千九百有奇。工以人計，一十五萬九千八百有奇。先是四年夏，大水，六堰盡決，使者被旨兼守事，會凡役，慨念民輸當四倍於每歲之常，乃官出錢萬緡爲民助。查沅、賈嗣祖、晏袤、張柄實董其事。《石門碑牒》，叢書集成初編本。（吳洪澤校點）

滕 成

滕成（一一五四——一二一八），字季度，平江府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沈敏好學，淳熙中以太守薦直言極諫，召試，爲考官擯斥。其後薦者累累，復爲韓侂胄所忌，遂不起。葉適奏其學行，特授廉靖處士，一號肅靖居士。嘉定十一年九月卒，年六十五。見葉適《滕季度墓誌銘》（《水心文集》卷二四），《宋元學案》卷五五。

吳孫王墓記

紹熙三年三月

出盤門三里，有高塚。或得其冢磚，有文在側，曰萬歲永藏。問其傍老人，曰：「孫王墓也。」又曰：「孫氏，長沙王也。」或傳其先世之說，盜嘗發取藏金玉，未竟，敗獲。有碑已斷缺不全，止

辨有中平年三字，復掩之。後郡置窑其傍，取土爲磚，殖號官窑。後又以授民，田牧其上。前常平使者創叢冢，建齊昇院，與孫墓相附近。院甫成，會徙他官，將去職，一日始得其事，立命其屬表之。爲之表者，不暇詢考，題曰先賢墓。今使者以爲失事實，不可示久遠，即命吳縣主簿劉允武訂其事，乃具條所得冢傍老人之言以報，屬成記之。按陳壽《志》，長沙王字伯符，始受漢爵爲吳侯，大皇稱帝，追封長沙威王，而其子紹嗣封於吳。此墓當盜伐時，有楊友夔舜韶者，作詩弔之，乃以爲孫破虜墓。陳壽《志》：破虜薨，葬曲阿。楊詩固已差謬，則所傳長沙王者幾是。按中平元年，朱雋表破虜爲佐軍司馬，討張角。楊蓋據碑有中平年字，故定以爲破虜，而不考其史。《江表傳》載，破虜爲雋佐軍，留家壽春。長沙王方十餘歲，已能與知名士交。周瑜自舒來壽春，勸王徙舒。則碑之所稱，或爲王也。又壽《志》及裴松之所補，孫氏自破虜而下，皆出所葬地，獨王不言葬。而王之薨，其將周瑜、呂範皆赴喪於吳。至大皇始用張紘計，自吳徙秣陵。則王之葬當在吳也。然碑今既不存，故訂而表之，其傳亦曰孫王墓者，從俗稱也。舜韶序其詩，又稱盜所得冢中物，有東西銀杯，金搔頭，金握臂瓦，薰爐中灰炭猶存，其物皆歸朱勔家，實政和丙申也。前使者姓詹氏，名體仁，字元善。今使者姓徐氏，字子宜。紹熙三年三月日記。《吳郡志》卷三九。又見《吳都文粹》卷一〇，《古今圖書集成》坤輿典

卷一三六。

長洲丞題名記

自秦孝公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至今襲之。凡丞以承其長爲職，不以二職稱。令能且專，則丞無職。丞能職或過于令，令職號最繁，不越其邑丞，或爲郡守部使者所才，則牒委紛至，雖其郡事與旁邑與旁郡之邑事，皆或與聞之，至往來無常處。能丞之職，顧不繁于令哉？屬籍趙仲權爲吾鄉之長洲丞，長洲與吳分治郡下，俱劇邑，多督領郡之雜務，而邑諸鄉訟理逋租，歲且盡，輒窘至塞庭廡，則與令分聽之。職雖繁，精力常有餘。謂吳有丞廳壁記，長洲不可獨缺。乃攷居前者，得二十四人，記于石。仲權至官，書再考餘七月矣。今又攝縣事，凡上官委以事弗辭，遇事輒辦治。弗爲疾聲厲色拒人，人亦莫敢浼以私者。夫介不遠物，潔不亢己，勤不苛撓，敏不遺忽，吏能盡此矣，仲權有焉，可記也。仲權名彥綰，今爲從事郎。在任政績，上官以文行廉吏薦者五人，考滿，當改京秩。仲權之嚴君右司公以清節稱，成幸一識，氣骨勁直，目光瞭然，仲權蓋肖之。慶元三年七月上澣，滕成記。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洪武十二年刻本。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九，《長洲藝文志》卷一。（以上吳洪澤校點）

徐筠

徐筠，字孟堅，一字國堅，臨江軍清江（今江西樟樹西南）人，得之長子。淳熙十一年進士，初主攸縣簿，後知金州，乞免本州和羅，郡人刻石記其事。著有《周禮微言》十卷、《漢官考》四卷、《姓氏源流考》七十八卷、《修水志》十卷。見樓鑰《西漢會要序》（《攻媿集》卷五三），雍正《江西通志》卷七三。

瑞麥圖記

《春秋》書無麥禾，范曄書麥穗兩歧，經記異，史記祥也。江太夫以名家子爲句容宰，甫數月，政化浹孚，犴獄空閒，協氣薰蒸，震於異麥。有三穗同榦者一，兩穗者三，厥芒濛密，厥實栗好。甸人曰：「大夫之仁。」大夫不敢以自功。獻之督率，牧伯曰：「茲大夫之徵。」後以歸之。乃繪事秀穎，丕昭嘉應。是年麥大有秋，以經史所登載如彼，是宜特書。昔魯恭爲中牟令，嘉禾生於便坐庭中，州郡交舉，句容惡知其不中牟哉？《詩》云：「靡不有初。」大夫其勉旃，將見屢書，不一書而已也。大夫名公亮，常山人，今官通直郎。弘治《句容縣志》卷九，明弘治九年刻本。又見《句容金石記》卷五。（吳洪澤校點）

董 汶

董汶，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人，寓居諸暨（今浙江諸暨），康嗣次子。官至迪功郎、常德府桃源縣主簿。

先君墓誌

嘉泰元年七月

□□□□新通判筠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董□□康嗣，字子寧，本貫開封府祥符縣，自南渡寓居紹興府諸暨縣。曾祖考諱仲尹，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沈氏，贈吳興郡夫人。祖考諱宗禮，贈中大夫，妣姚氏，贈令人。考諱孝先，任中大夫，贈通奉大夫，妣令人田氏、黃氏，碩人周氏。公生於紹興四年八月十七日，以通奉任中大夫，遇郊祀奏補通仕郎。紹興二十二年授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岳州平江縣尉。遇覃恩，授文林郎。丁碩人憂，服除，隆興府右司理。以部押上供，循儒林郎、寧海軍節度推官、應辦金國人使。循承直郎、南劍州軍事推官。以薦員奏舉，不候代磨勘，改通直郎、知建寧府甌寧縣。遇覃恩，賜緋魚袋、通判沅州，任滿，除今任。自通直郎該磨勘，遇覃恩，轉至今官。慶元六年十二月八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七。公娶周氏，封安人。子男七人：

長洙，前公七十日亡；次汶，今將以公致仕恩奏官；次涇、湘、瀾，業進士；次漳、沐，蚤亡。女四人：長適進士孫栢，次適成忠郎、潭州排岸趙伯泳，次蚤亡，次適進士何森。孫男十三人：栢、枏、杉、櫚、模、杓、桢、彬、林，餘幼亡。孫女三人，未行。以嘉泰元年七月十二日祔葬公于陶朱鄉淨土山碩人塋之右。汶泣血謹誌。《文物》一九八八年第十一期五十二頁。

有宋安人周氏墓誌

嘉定元年四月

安人法名妙淨，越之諸暨人。考諱良，里稱長者。安人生於紹興丙辰正月十日，未笄歸先君通判朝□董氏。勤儉柔順，始終不渝，事舅姑孝，遇親族知，治閨門肅，教子弟謹。晚年尤喜佛書。開禧丙寅九月四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壽七十有一。以先君官階朝□，遇慶霈累今封。嘉定戊辰四月三日合葬于縣北陶朱鄉淨土山先君之墓。子男五人：長洙，先卒；次汶，迪功郎、新常德府桃源縣主簿；次涇、湘、瀾，皆業進士。公□女三人，適進士孫栢、忠翊郎新添差衢州兵馬□□趙伯泳、進士何森。孫男栢、枏、杉、櫚、模、杓、桢、□□□孫女四人尚幼。曾孫燾。汶等泣血叙大略誌諸壙。鄉貢進士沈棗書諱，黃章刊。《文物》一九八八年第十一期五十三頁。（以上楊世文校點）

敖陶孫

敖陶孫（一一五四——一二二七），字器之，號臞庵，福州福清（今福建福清）人。淳熙七年鄉薦第一。在太學，以詩送朱熹，哭趙汝愚，觸怒韓侂胄，變姓名亡命得免。後登慶元五年進士第，爲通州海門縣主簿，漳州教授，改廣東轉運司主管文字，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寶慶三年卒，年七十四。工詩，著有《臞庵集》，今存《臞翁詩集》一卷、《詩評》一卷、《敖器之詩話》一卷。事迹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八《臞庵敖先生墓誌銘》。

詩評

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

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漿，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醺獻秩如，時有談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嶮絕爲功。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此評子姪得之爲多外，自寫兩紙，其一以遺莆陽劉潛夫，其一以遺同舍朱仁叔。二公皆知詩者，且其語亹亹逼人，故爲之書。嘉定八年夏至後二日，長樂敖陶孫。《臞翁詩集》卷首，兩宋名賢

小集本。又見《賓退錄》卷二，《江湖小集》卷四五，《陶錫山文集》卷一四，《丹鉛餘錄》卷一〇，《文章辨體彙選》卷四三八。（曾棗莊校點）

儲 用

儲用，字行之，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慶元間知建陽縣，擢知襄陽府。嘉定九年爲臣僚所劾，放罷。復起，以直敷文閣知廣州，卒。見《萬姓統譜》卷八，《閩中理學淵源考》卷

一八，《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一四。

賀書義發舉啓

抱伏生四十卷，久蒙應詔之勞；講《說命》一二章，始收稽古之力。傳爲妙選，籍甚公言。伏惟某人才氣老成，詞章醞藉。十載桂林之燈火，一編竹簡之工夫。今而得之，人謂晚矣。然通榜不盈百輩，而是邦自占六書。半是師生，餘皆黨友。固久屈有大伸之理，而後發乃先到之機。庚辰狀頭，元是君家之物；乙卯貢士，行魁天下之人。君其勉之，吾所望也。《清源文獻》卷九。（刁忠民校點）

吳柔勝

吳柔勝（一一五四——一二二四），字勝之，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丞。出知隨州，爲京西提刑，復以湖北運判兼知鄂州，改知太平州，所至皆有政聲。後以秘閣修撰奉祠。嘉定十七年卒，年七十一，謚正肅。見曹彥約《昌谷集》卷二〇《秘閣修撰吳勝之墓誌銘》，《宋史》卷四〇〇本傳。

正覺寺記

建康之溧水有官圩曰永豐，永豐有寺曰正覺，其開山僧妙玲以狀來屬予曰：寺故密邇江寧縣之新亭，後燼於兵，遂廢不復建。自政和因三湖爲圩，圩之吏民歲有事於祈禳，則爲堂而佛之，繼者不能有加焉。玲竊不揆，思大其所居，蓋泣血辛勤，不懈晝夜，數年然後官予之額爲正覺，給之規爲甲乙住持。夫釋氏之學，儒者不能知，余嘉玲之心志堅決而刻苦，卒能以堂爲寺。使推是心以求其師之道，則道心洪，又使學士大夫能用心如玲，雖著爲體國經野，大爲經天緯地，固未有不可能者。今郡縣纔官置一學，然其半具文爾，家無塾，黨無庠，遂無序，抑嘗有動心者乎！彼其教化之不明，人材之闕如，究所從來，有非一日之積矣，故予重有感於玲之事而爲之記。光緒《高淳縣志》卷一四，光緒七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孫 奕

孫奕，字季昭，號履齋，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寧宗時嘗爲侍從官。著有《九經直音》十五卷、《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今皆存）。參《靜嘉堂秘籍志》卷一引陸心源《明本排字九經直音跋》，莫友芝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三。

履齋示兒編序

開禧元年九月

杜子美示宗武有詩，韓退之示兒有詩，學者至今誦之。而東坡先生一以爲聖賢事，一以爲利祿事，殆若有所區別。然君子苟不能忘其子，則隨其資而示以意，使之知學，則一而已。余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所望者惟子與孫。然懶惰無匹，聞學褊隘，上不能進之於聖賢之域，下不能引之於利祿之塗，則以平生之末學者示之，是亦使之知學之意也。苟贏無金，教無經，一再世不爲君子之歸，可不懼哉！於是考評經傳，漁獵訓詁，以立總說、經說、文說、詩說、正誤、雜記、字說，凡七條，大抵論焉而不盡，盡焉而不確，非敢以污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耳，故名曰《示兒編》。使後世賢，廣吾意；不賢，毋謂不汝誨也，吾子其懋戒之哉！開禧元祀九月上浣〔一〕，廬陵孫奕書。《履齋示兒編》卷首，知不足齋叢書本。（祝尚書校點）

〔一〕祀：原作「和」，據叢書集成初編本改。

孫次康

孫次康，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洵兄。慶元初官衡州。

省齋集跋

慶元元年

天民廖氏，爲衡士之望。蚤歲以文稱，謂功名可期許。比收一第，已恨其晚，官不滿能，竟抱志以沒。噫，積者多，施者不遐，自古文人志士，局於命而不獲騁者類如此，余於天民蓋重歎也。余初未識天民，往歲均父弟官潭之益陽，天民伯氏實同僚友，相得驩甚，別去，音驛數相聞也。余家臨川，當湖廣衝道，天民伯仲間歲遊上都，以余弟之素也，約齋寄徑，必過吾廬，因得滿慰疇昔。及是羈官於衡，天民已隔世。訪舊悼亡，不可爲懷。乃今於其子益仲得遺文而讀之，又爲之盡然以悲。益仲以文字發身，能世其科，方發軔乎榮塗，朝天津，暮西極，蓋未易量也。所謂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乎。敬書數語，疥於卷末。慶元初禊立夏，臨川孫次康書。《省齋集》卷末。（祝尚書校點）

張經

張經，慶元初爲主管官告院，改太常寺主簿，開禧初提點湖南刑獄，以論劾放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九之一五、七四之一八，禮五三之一二。

乞登極明堂兩赦一併給告封贈奏

慶元元年三月四日

紹熙二年南郊大禮，本院出給過文武臣封贈告命計二萬二千七十餘道。今來登極，明堂相繼，兩赦封贈祇以前郊數爲則倍給，合出告四萬四千一百五十餘道。乞將文武臣該遇登極、明堂兩赦未曾給告之人，許令吏部具鈔作一併封贈，於告身內開說書寫，庶免留滯。《宋會要輯稿》職官九之一五（第三冊第二五九九頁）。（祝尚書校點）

張顏

張顏，寧宗時嘉興府（治今浙江嘉興）人。

春秋經解跋

慶元元年朔旦

右，高沙鄉先生龍學孫公《春秋解》，發明聖經之隱奧，折衷諸儒之是否，學者願見而不可得。前政邵君出家藏本刻版郡齋，其惠後進也博矣。茲復移書，以樞密周公跋語俾附益卷末，又且見景仰不忘之意，余敢不助成美事！慶元改號朔旦，携李張顏書。《春秋經解》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八。（祝尚書校點）

蔡夢弼

蔡夢弼，字傅卿，建寧府建安（今福建建甌）人。潛心藝文，不求聞達。嘗註韓、柳之文，了無留隱；至於杜詩，尤極精詣。嘉泰中撰《杜工部草堂詩箋》，至今爲世所重。又有《草堂詩話》傳世。見所撰《草堂詩箋序》及宋俞成《草堂詩箋跋》（均見古逸叢書本）。

草堂詩箋序

嘉泰四年正月

少陵先生博極羣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爲歌詩，奮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比興相侔，哀樂交貫。揄揚叙述，妙達乎真機；美刺箴規，該具乎衆體。自唐迄今，餘五百年，爲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誦之。故元微之誌其墓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信斯言矣。況我國家祖宗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而閱之，三復參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先生用捨之行藏，作詩歲月之先後，以爲定本。每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爲五十卷，目曰《草堂詩箋》。凡校讎之例，題曰樊者，唐潤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題曰晉者，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蘇者，乃子瞻也；陳者，乃無己也；黃者，乃魯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係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皆爲義說。其次如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暨天水趙子櫟、趙次翁、杜脩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亦爲訓解。復參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以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更

無纖毫凝滯，如親聆少陵之聲歎，而熟睹其眉宇，豈不快哉！大宋嘉泰天開甲子正月穀旦，建安三峰東塾蔡夢弼傅卿謹識。《杜工部草堂詩箋》卷首，古逸叢書本。又見《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卷首，《永樂大典》卷九〇五，《詒宋樓藏書志》卷六八。

〔二〕王原叔：原作「張原叔」，據《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改。王原叔，王洙也。

杜氏譜系

謹按《唐書·杜甫傳》及元稹《墓誌》，晉當陽縣侯預下十世而生依藝，以監察御史令於河南府之鞏縣。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京兆府奉天縣令。閑生甫，左拾遺、尚書工部員外郎。甫生二子：宗文，宗武。夢弼今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晉當陽縣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憚，憊，惊，恂，怛。從郁二子：牧，顓。羣從中惊官最高，而牧名最著。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甫一派，又不在五派之中。甫與佑既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何也？豈以其官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東塾蔡夢弼因覽其譜系而爲之書。《草堂詩話》卷末，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歷代詩話續編本。（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六五九九

黃疇若

黃疇若（一一五四——一二三二），字伯庸，號竹坡，隆興豐城（今江西豐城）人。淳熙五年舉進士，授祁陽縣主簿。歷靈川令、知廬陵縣、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禧中，累遷秘書丞、著作郎，拜監察御史。嘉定初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二年，進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多所興舉，進龍圖閣待制。留蜀四年，召赴行在，遷權兵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落權，擢太子詹事。十年，試禮部尚書。乞歸，以煥章閣學士奉祠。爲言者所論，落職罷祠，後復煥章閣學士致仕。嘉定十五年卒，年六十九。著有《竹坡集》四十卷、奏議三十卷，及《講議》、《經筵故事》等。見《後村大全集》卷一四二《煥學尚書黃公神道碑》，《宋史》卷四一五本傳。

論當今急務奏

開禧元年

當今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宋史》卷

四一五《黃疇若傳》。

乞撙節用費奏

今帑藏無餘，歲幣若必睥睨於百姓，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爲撙節，逐年椿積。《宋史》卷四一五《黃疇若傳》。

再言撙節用費奏

乞依仁宗、孝宗兩朝成訓，凡節省事：在內諸司選內侍長一員，令自行搜訪，條具來上；在外庭三省則委宰掾、樞屬，六曹則委長貳，事干浮費者聞奏。《宋史》卷四一五《黃疇若傳》。

臨安府振濟流民事奏

乞令覈實，近甸之人，願歸就田業者勿問，其有未能歸者，更振濟兩月；淮民見在都城者，其家既破，又無贏貲，必難遽去，仍與振恤，俟早熟乃罷。《宋史》卷四一五《黃疇若傳》。

論湖廣盜賊奏

湖、廣盜賊，固迫於飢寒，然亦有激而成之者。黑風峒寇，實由官不爲決訟所致。宜戒湖、廣諸司，申明法禁爲賊，關防以時，平心決訟，勿令砦官巡尉侵漁。《宋史》卷四一五《黃疇若傳》。

論稱提會子奏

物少則貴，多則賤，理之常也。曷若令郡縣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毀，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宋史》卷四一五《黃疇若傳》。

乞申嚴科舉斷依貢舉條制奏

嘉定十年三月

猥以庸虛，叨司貢舉。竊伏思念，恭惟祖宗隆平，垂意多士，選舉具嚴。嘗面命從臣精求藝實，又賴有司澄清澆薄。至景德二年之詔，則曰：「屬詞未成於師資，專經莫曉於章句。攘竊古人之作，懷藏所習之書。假手成文，遙口授義。士人之干祿，豈其然乎！」於是著爲章程，不得移易坐次，

懷挾冊書，掖出試闈，仍嚴殿舉之令。紹興二十六年之詔則曰：「近年以來，士風寢薄，違至禮闈，不遵規矩，挾書代筆，傳義繼燭，種種欺弊，靡所不爲。夫出禮則麗於法，按察糾劾，務在必行。」聖聖相承，重規疊矩，謹言如此。夫豈樂爲是禁防哉，蓋冒濫不去，則才藝莫伸。比年場屋日寬，玩習成弊。有勤問學知畏者，入無所挾，則窘一時之偶遺；工剽襲慢令者，懷藏既多，則掩衆人之不及。臣等入院之初，檢舉條制申省，恭承給降黃榜，士子翕然知改。引試凡十有七日，一二未悛，不逃糾摘，其餘廊廡肅然，人自罄竭。舊來試畢，擲冊滿前，今茲浹旬，庭下如掃。是知先庚後甲，已日乃孚，亦何效驗之速也！然申嚴之初，近者固已知，遠則未必知；人之常情，始知所畏，久未必畏。乞下此章，播告中外。今省試甫畢，令士子各務進修，崇尚實學，無懷舊習，以革誕謾。自今科舉，申敕有司，斷依貢舉條制，庶幾人知鄉方，皆務力學。《宋會要輯稿》選舉六之三〇（第五冊第四三四四頁）。

〔二〕祿：原作「錄」，據文意改。

賀重明節表

九月肅霜，誕紀生商之節；四方來賀，同傾戴舜之心。介景福以維新，標昌期於無極。山川薦

瑞，夷夏均歡。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曆數在躬，聰明時憲。恩覃萬宇，躋仁壽以無遺；守在四夷，戢干戈而不殺。德既侔於天地，壽自等於山河。迨茲誕日之臨，茂擁天休之至。臣親逢盛旦，阻守偏州。捧漢殿之觴，莫陪近列；上堯封之祝，徒有遐心。《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賀雪表〔二〕

同雲蔽野，甫占寒氣之升；浮玉飛英，爰表豐年之瑞。事關扈正，喜徹龍顏。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綏靖嘉師，彌綸神化。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罔間幽深；日雨而雨，日暘而暘，同施闔闢。時屬三冬之序，祥開六出之霙。委積徘徊，凝寶光於鵲鵲；氛氲散漫，接雲氣於蓬萊。祛癘疾於崇朝，啓豐穰於嗣歲。雖均覆幬，實賴裁成。臣等俯愧燮調，勉圖報稱。列賢才於庶位，無晝卧洛陽之人；激士氣於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二〕。《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又見《宋四六選》卷五。

〔一〕據《鶴林玉露》卷二，此是代宰相作。

〔二〕末聯右引作「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人；激厲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

賀蜀道誅馘吳曦表

邊臣負固，敢萌僭叛之心；聖算伐謀，亟正誅夷之典。方檄書於巴蜀，已函首於京師。天理昭明，人心闔豫。中賀。竊以乾坤設位，定尊卑而不易；《春秋》立法，馭臣子以至嚴。倘懷獯獍之凶，難逭鯨鯢之戮。蓋神人之共憤，抑覆載之不容。蠢爾逆曦，敢萌亂略。惟爵賞之異數，既封殖于爾家。載於旂常，具紀前人之烈；畀之節鉞，爰及不肖之孤。金帛子女充牣其庭，山川土田畝章爾宇。曾無寸效，少答殊恩。乃包藏其禍心，欲跳梁於井幹。舉關內喉襟之地，剪爲盜區；強漢中冠帶之民，悉令胡服。犯天下之大戒，此人情之必誅。剖貪恠之豕心，聊快三軍之怒；獻突梯之鼠首，各陳一體之功。復見官儀，來告宗廟。恭惟皇帝陛下修攘御宇，勤儉守邦。臨民忠嘉，所謂父生而師教；流澤汪濊，是誠春育而海涵。惟茲昏迷，自冒典憲。既正藁街之罪，坐令棧道之安。外攝蠻夷，內懲姦慝。臣等叨居邇列，莫贊明謨。第忻僭亂之平，行見規恢之復。隗囂既敗，知建武之中興；劉闢成禽，頌元和之聖德。《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〇。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萬旅戒嚴，頃勤勞於邊戍；九重軫念，尚貶損於朝儀。惟盛德之動天，故殊方之聽命。敢輸誠悃，冀復彝章。臣等入詞，竊以虞舜之征有苗，文王之伐獫狁，非聖神之黷武，由夷狄之亂華。及其畏慕而孔懷，則亦縱釋而不問。恭惟皇帝陛下天開聖斷，智輯人謀。痛九廟之荆榛，弔兩河之塗炭。且事之皮幣，終莫厭於貪恡；其詰爾戎兵，以修予之疆理。念王師之在道，適塞事之方興。惟干戈省厥躬，敢深居而自佚；猶芻豢悅我口，視平日以奚安。然節解懷破竹之憂，宵遁有曳柴之懼。盡驅遠敵，亟返窮荒。流徙既還，疆場如舊。伏望皇帝陛下靈承眷命，祇答籲言。既觀平定之期，願復崇高之典。金吾煥仗，列會弁以如星；玉食充庖，示皇王之惟辟。《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二。

謝賜衣帶表

官嚴三服，寵分在笥之珍；金列九環，增賁垂紳之飾。恩榮下逮，愚陋難勝。伏念臣韋布諸生，冠裳末緒。衣既敝而予改，徒望前賢；帶不下而道存，第遵往訓。敢意身章之飾，鼎來官服之間。受再命以疏榮，俾知安吉；圍萬釘而在列，稍異觀瞻。臣敢不飭己惟厘，提身加謹。解而衣我，敢忘報

上之誠；束以立朝，益勵匪躬之節。《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三。

謝賜冬衣表

日月麗天，肅氣潛回於幽律；衣裳在笥，匪頒爰及於周行。身輕一毫，恩重九鼎。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裁成二氣，覆昌羣工。車服所彰，不稱詎容於赤芾；賢能是好，改爲寧吝於緇衣。深虞無褐以禦冬，勿使索裘於已晚。幣頒內府，寵及外庭。臣等敢不佩服光華，緘藏恩惠。當令軍士，共懷挾纊之恩；亦使將臣，同勵解衣之賜。《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三。

謝賜衣帶鞍馬表

惟笥分珍，爰飾精鏐之煥；在圻輟馭，更頒沃轡之華。恩寵荐加，孱愚曷稱。伏念臣學裘無補，晞驥未能。州縣徒勞，第戒繭絲之刻；功名寢晚，敢貽韁瑣之譏。頃沐聖知，荐污朝著。豈謂真除於近列，更蒙例賜於瑰奇。安且吉兮，表致身於官服；非敢後也，使策足於榮途。眇然庸虛，冒錫寵渥。恭遇皇帝垂裳御統，市駿求才。好賢如錙衣，深念敝予之意；臨民若朽索，洞明馭下之方。丕赫寵靈，有華衰晚。臣敢不掃除溫飽之志，鞭策駑鈍之資。束以立朝，要使可言於賓客；縱而之道，或

能有補於驅馳。《翰苑新書》後集上卷二三。

賀高內翰啓

簡自上心，榮陞內相。張皇我武，偃泰一之靈旗；崇大訓詞，逼翰林之華蓋。籤郵所暨，慶抃惟均。恭惟某官神韻孤高，道襟冲邃。極禮樂文章之選，真言語侍從之臣。彌綸特盛於三朝，制作獨高於一世。踐敷之盛，事特緒餘；車馬所陳，士歆稽古。宜龍光之煥寵，屬鼇禁以摘詞。要令海寓之氓，傾聽山東之詔。雖日取制誥，方深思王某之文；然用作鹽梅，想已兆傅巖之夢。躋登賢業，穩上亨衢。某伏讀邸書，敬伸頌語。恨坐拘於符竹，阻面慶於門墻。歌大業而頌浯溪，擅當今之文學；草尺書而招贊普，繼前輩以風流。《翰苑新書》續集卷四。

賀兵部張尚書啓

恭審祇奉贊書，峻陞常伯。官儀如舊，詰修禹迹之兵；風采聿新，傾聽漢庭之履。郵傳所暨，慶抃惟均。恭惟某官識判眇綿，氣涵剛大。蘊三代廊廟之具，負兩朝開濟之資。行夏乘商而放鄭聲，得爲邦之禮樂；降周迄孔而成王道，具今日之經綸。自登名躋，休有華問。持甘泉扈從之橐，非舜不

陳；立延英諫諍之班，如尊迺勇。果膺眷命，首畀彝章。爪牙居祈父之司，喉舌總漢官之重。峻文昌之八座，聊少偃於靈旗；占泰階之六符，即進參於駸假。某逖聞成命，竊借容光。傾聽壯猷，讀諸葛出師之表；亟符善頌，歌武公入相之詩。《翰苑新書》續集卷六。又見《秘笈新書》卷四。

賀工部劉尚書啓

恩綸拜寵，起部陞華。帝曰疇若垂哉，擢典汝工之職；漢庭誰如卿者，遂陞常伯之班。朝登偉人，士載嘉頌。恭惟某官天球不琢，玉井無波。學有淵源，倒彭蠡三江之勢；事無盤錯，倚豐城雙劍之鋒。蚤登名躋，休有華問。處憲府抨彈之地，得勉益尊；立延英諫諍之班，如尊乃勇。懋展經綸之業，見謂通明之材。信湖山之炳靈，有槐鼎之相繼。爰膺眷命，申畀彝章。出納居喉舌之司，技巧陋元成之世。聖人作百工之事，政少藉於研思；文昌峻八座之躋，行即參於駸假。某落南寢久，竊芘居多。茲聞君子之得興，輒效小夫之貢牘。蟠木爲萬乘之器，必資根柢之容；祥金躍大冶之爐，敢作鑞錡之想。《翰苑新書》續集卷六。又見《秘笈新書》卷五，《古儷府》卷六，《四六法海》卷六。

賀何禮侍啓

恭審誕播明綸，榮躋法從。惟王使掌邦禮，方新周典之修；咨伯汝作秩宗，遂正虞廷之命。籤郵所暨，慶抃惟均。恭惟某官一代奇才，三光異稟。真秦漢以來絕無而僅有，以皐夔之業獨負而力行。議論不羣，飄若駟馬輕車之路；清明可敬，炯如凝風寒露之冰。踐敷中外之途，懋著聲猷之遠。駕錦車於甸服，結葱佩於朝行。使符輶傳之交馳，卿月郎星之俱煥。果膺異顧，申畀徽章。俾贊貳於容臺，仍討論於冊府。少須制作，陳泰階之六符；即慶登庸，聯文昌之三相。某爲州無狀，竊芘居多。茲聞綸綍之行，深有帡幪之託。想甚都之車騎，阻造賓筵；馳不腆之書詞，仰承記室。《翰苑新書》續集卷六。

賀侍左趙郎中啓^{〔二〕}

出綽楓宸，褰裳蘭省。恩章狎至，旁聯列宿之光；風采聿新，進典三銓之重。本支擢秀，輿頌交歡。惟一時屬籍之英，負四代禮樂之氣^{〔三〕}。植立見於議論，風流播於簡編。早膺清切之除，見謂通明之器。珣戈錫盾，聊分畿節之榮；簞苒錯衡，爰促介圭之觀。亟紆宸眷，分典銓曹。少儀粉省之

班，正即甘泉之從。倚觀賢業，高擯前聞。某託芘云初，修詞敢後。讀元和三十七之疏，猥玷同升；贊虞庭一二日之機，第睹掀舉。容趨賓榻，以既賀悰。《翰苑新書》續集卷六。又見《啓雋類函》卷四一。

〔二〕《啓雋類函》題作《賀吏部趙郎中啓》，撰人作黃景說。

〔三〕氣：原作「器」，與下「通明之器」重複，茲據《啓雋類函》改。

回趙主簿啓

仰唐室之宗英，有如賀、白；拜子雲之筆札，下視應、劉。鼎來先施之謙，行接同寅之好。某官金莖孕秀，玉葉傳芳。再戰而搴旗，氣已無於前敵；一命而佐邑，賢不辭於小官。甘從卑飛，無愧高士。然下邑之佐，皆爲幕府賓客之須；明公此來，何必簿書期會之應。少望此府，即華其歸。某寢負束書，冒承巖邑。非假左右提携之助，必有進退溪谷之憂。百畝之田，五畝之桑，愧夙無於善政；七年之病，三年之艾，端有藉於忠規。《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一。

回喻監酒啓

高懷如許，姑笑傲於瓊林；搗謙自將，方鼎來於雲翰。恭惟某官圭璋其胃，金玉其相。抱負異能，允矣千人之秀；飛騰茂實，籍甚諸公之間。豈能步兵之厨，乃置清廟之器。良醞可戀，暫煩榷酤之謀；要津立登，遄被清華之選。某折腰漫爾，聞名藹如。茲乘脩途發軔之來，將遂劇談揮塵之便。何時得出禁酒國，曾徵傲世之人；累麴便築糟丘臺，行致謫僊之客。《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二。

回蘇路鈐啓

上有恩言，孰可堪於將相；公由人望，遂出總於兵鈴。英聲四馳，士氣百倍。敢馳片削，敬候前驅。某官忠義自將，勳名未艾。稟山西之勁氣，用則無前；讀濟北之遺書，言皆可績。宜大攄於英略，尚屈總於外營。風閃朱旗，坐弭龍編之警；雨拋金鎖，少安虎帳之閑。第兩河屬望之深，恨九廟掃清之晚。登賢有日，成效可期。西取關山四十州，當快唐人之誦；益封將軍五千戶，即聆漢詔之頒。某猥以非才，試茲劇邑。將及瓜期之戍，喜聞行李之來。大劍長槍，自笑毛錐之陋；短衣疋馬，願從羽獵之遊。《翰苑新書》續集卷二三。又見《秘笈新書》卷九。

賀周丞相正啓

玉燭調元，和式歸於燕谷；銅儀觀象，序爰正於夏時。有如耆英，茂介繁祉。恭惟某官三朝元老，百世宗師。收斂化工，如四時之成歲；照臨鄉國，先一氣以回春。惟賢業之對時，宜天休之滋至。某濫紆尺組，託芘萬間。行伸再拜之私，先上一牋之敬。受天之福，惟日不足，敢伸善頌之詞；履新之慶，與卿等同，傾睹上公之禮。《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六。

謁楊誠齋啓

紀天下之達尊，今孰先於耆舊；備鄰封之小吏，將求望於聲光。引舟小次於郊圻，載贄庸趨於賓榻。或者片言之寵，慰此半生之勤。恭惟某官道主齊盟，文傳正印。舞兩驂而遠駕，欲揭商以厲周；編餘子而不爲，可蠓唐而蠓漢。儼清班而玉立，載華問以川流。有如德業之尊，不數踐揚之盛。議論所到，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表裏無瑕，不負天子，不負所學。凜然進退之節，光于熙洽之朝。避富貴於急流，續明哲之餘響。昔東坡慕香山之老，終莫遂於初心；歐公歸潁水之濱，動每懷於故國。未有壯年辭名位之寵，獨以盛德耀鄉閭之間。寄花竹之迷藏，卷波瀾於篇什。天相名德，諸福畢來；人

無間言，百年幾見。雖國中萬鍾之賦祿，初無欲富之心；然天上二老之須人，諒有思賢之詔。某門閭晚出，蓬藿卑飛。結髮讀書，愚而信甚；折腰爲米，貧則謀疏。將祇服於掬官，迺經從於仙隱。仰泰山北斗之譽，方求登吏部之門；賦雪車冰柱之詩，敢望出玉川之右。《翰苑新書》續集卷二八。

賀丁侍郎被召入國門啓

恭審某官光奉恩綸，榮頒召節。朱幡熊軾，暫煩漢竹之分；玄袞鏤金，爰錫梁山之覲。惟崇論宏議久孚於羣聽，故隆恩異數獨冠于諸公。甘泉虛持橐之班，宣室聳受釐之問。遂徑躋於宥密，益克壯於謀猷。某幸出門闌，喜頒綸告。敢載馳於小牘，庸敬候於前茅。天上正須人，穩接夔龍之武；眼前見此屋，第深燕雀之依。亟露賀悰，仰蘄台察。《翰苑新書》續集卷三七。

謝趙簿携文見過啓

束薪煮石，方問隱於菟裘；拄笏看雲，乃鼎來於騎氣。自訪誅茅之徑，有懷伐木之章。於今無之，此意厚甚。恭惟某官學傳源委，習洗膏粱。姓名浮槐桂之香，文字寫江河之壯。有如鄉邑，乃屈卿材。疲民幸識於好官，高士肯爲於主簿。下車無幾，流譽甚休。數唐宰相之科，多由屬籍；如漢東

平之懿，宜在王庭。行有裏言，徑躋賢業。某困而後學，老矣無堪。茲爲草堂之謀，蓋避金隄之決。敢迂高旆，來賁窮櫺。柱杖看花，已覺馬蹄之近；金環壓轡，恍驚龍種之殊。更煩楚客之瓊琚，不數魯弓之繡質。嘆詞高而寡和，愧禮厚以非才。奏《瓠子之歌》，會還依於公庇；貽木瓜之贈，恨莫報於珍投。《翰苑新書》續集卷四〇。

禮部郎官廳記

開禧三年九月

紹興三十年，洪內翰邁昉作《中興以來禮部郎官廳壁記》。自建炎元年六月至開禧三年四月，由祖秀實而下凡八十七人。題字竟及跌，後來無以書。今國子戴司業溪廼伐石以續，而題其名於端，屬余記歲月于上。惟禮部有儀曹郎，蓋古春官之屬。魏、齊及唐，多選名士典領，雖不治文書，比他曹爲閒暇，然極其至要，則協禮樂以贊宗伯，治神人以和上下。至於事筆研於其間者，亦必廉悍俊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乃稱，是豈細事？思厥艱大，反不若縱橫計財、甲乙論刑之爲易易耳。故廣前誌之未盡，冀方來之知勉，使牽聯詩書，業履光大，以對於前聞人，顧不偉歟！毋徒揩睡睫，曰「丞相上馬去，吾事畢矣」。開禧丁卯九月丙戌，豫章黃某記。《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三。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五，《淵鑑類函》卷七九。

山谷先生塋祠記

豫章陸行三百六十里爲分寧縣，山明水秀，間出異人。修水南迤於漢東，匯於雙井，是爲山谷先生故居，而墓道在焉。先生自熙寧初元去鄉里，仕汝、葉間，中入於王官，末以史事，且忤時宰，謫宜以歿，實崇寧四年九月也。黨禁既息，歸葬鄉里，然生事瓦解，子孫流落，有寓於巴蜀而不能自返者。故其慎終之禮，往往尚多缺遺，況能高垣墉以固封域，敞祠宇以奉烝嘗哉！鄉人士率衆於墓左創祠堂三間，諸孫營嘗謁神道。然歲寢久，日就傾側，不足以竭虔妥靈。族人遊宦四方，遇其遺跡，皆隨力葺治，如買田戎叙，度僧太和，粗了祭祀。顧去墓域道遠，無緣一上邱隴，藩拔級夷，咎將誰執？嘉定丁丑，雪川李君仁方來爲邑按，民瘼既甦，百廢漸舉，修敬墓下。奠謁既興，仰瞻祠宇，萊棘不完，道隧蕪沒不治，乃喟然嘆曰：「古所謂社而祭之，獨不在於茲乎？吾得邑於斯，力足供事，顧廢不舉，抑何以扶植世教，興起人心哉！乃散布募工，重繕祠堂。繚以周垣，延袤百步，嚴其鎖扃，啓閉以時。山川炳靈，林麓蔥蒨，以慰其邦人宗族之思。而學士大夫聞其風聲，皆曰休哉，爲政知所先後矣！落成有日，弟炷歸自故家，來諗李君，欲得文以爲記。疇若竊謂士君子之不遇，厄窮在於身前，尊榮每在於身後。雖吾孔孟亦然，況其下者乎！方本朝熙豐盛時，眉山蘇公與先太史俱以道德文章鳴，國家之盛，天下謂之「坡谷」而不名。不三十年，而禍變橫興，各坐重劾遠徙。殆大明經

天，幽枉畢達，而逝者有莫留之歎。故東坡卒於常，山谷卒於宜，各齎志以沒，而天下至於今宗師之。予頃年使蜀，訪東坡故居，平生經行燕處之地，猶可槩見，而郊成之墓，竟墮冥冥，無以慰其後人霜露之思，視先太史尤憾傷焉。則李君之舉，其崇德高賢，而惠於不亢之宗者厚矣。疇若職修事以傳遠，雖不吾以，猶將求之，況有命乎？遂拜手敬書。《山谷全書》首卷二。又見乾隆《南昌府志》卷二二，同治《義寧州志》卷三一，清楊希閔《黃文節公年譜》。（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六六〇〇

汪雄圖

汪雄圖，字思遠，學者稱李坡先生，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泳族弟。淳熙十一年進士。歷陝州教授，轉從仕郎、建昌軍教授，卒。著有《李坡集》。見弘治《徽州府志》卷七。

代峽州守臣謝賜曆日表

純正朔於一王，式彰無外；執玉帛者萬國，疇敢不祇。課端自於清臺，頒靡遺於遠服。望虎闥而拜賜，啓鳳卷以遵行。恭惟陛下建極福民，對時育物。如舜之齊七政，辰克撫凝；嗣禹而叙九疇，紀爰協用。定郊鄔之鼎，而曆踰周卜；分羲和之宅，而命謹堯咨。歲八千爲一春爲一秋，各從其類；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皆聚此書。欲令承流宣化之臣，咸究作事厚王之本。寵形寶軸，輝動山城。敢不嘉與黔黎，恪循清問。歲月日時無易邦家，用慶於平康；水火金木惟修土穀，益勤於勸課。《汪氏淵源

錄》卷九，明刻本。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一。

董仲舒師友淵源論

學者以心探道，要其道之所自來而後可以見學者之心，士莫事乎此心之用也。此心之通，直可以探聖賢之道於千百載之上，若將躬承而親得之。人患此心不存耳，世無聖賢，何患焉。何者？世有先後，道無古今，心之所存，則前聖吾師也，前賢吾友也。心乎此也，則淵源乎此也。君子從而信其道之所得爲有所自來，亦以其心見之也。不然，雖朝夕依歸者有其人，平居講習者有其人，吾未見其有得也。而況無其人而爲之師資，又將若之何！彼漢之董仲舒，去聖人日久，而學術之純，若有出於聖門之所講明授受，非其心術之正，寧爾邪？天下惟夫中人之實多也，而後師友之功始彰於世。獨怪夫人心通室之殊，而得於師友，乃有大不侔，而未可以常理論也。樊遲之在孔門，其師友何如也，而學稼爲圃之請不能忘；告子之在孟門，其師友何如也，而義外湍水之說不知悟。甚者李斯之師荀，宗元之友韓，吾尚忍言之哉！古聖賢獨非吾之師友乎？歸而求之有餘師，探其道而師之也。尚論古人而取友，探其道而友之也。聖賢之道，非吾心之所自有者乎？證之於古，庶其傳之有自來云耳。孔子之所師友者何人也？意文王、周公其人也。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餘歲，謂孔子之淵源非得於其人，不可也。不然，潛心之說，夢見之嘆，先儒爲臆說，而聖人爲自欺矣。孟子之所師友者何人也？意孔子、顏子其人也。由孔子至孟子百有餘歲，謂孟子之淵源非得於其人，不可也。不然，願學之辭，同道之

稱，孟子爲欺人，且爲自欺矣。仲舒承秦滅學之後，六經蕩析，諸儒破碎大道，所謂朝夕依歸者何人邪？所謂平居講習者何人邪？其人果知道者邪，無亦心之所通，而淵源自孔門中來歟？迹其所習，本於《春秋》，宗於孔氏。仁義功利截然乎三仁之對，道德性命粲然乎三策之問。修之於身，則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施之於政，則正身率下，所居而治。孰謂漢儒中有潛心聖賢之道如斯人者哉？劉向以爲伊尹無以加，管、晏殆不及，非過也。歆何爲者，而謂其師友淵源不及游、夏。班固從而右之，豈知夫漢儒病道之中，舒也障百川，回狂瀾，令後學有所統一，使其獲遊聖門！吾恐文學之目，游、夏未必專美也。雖所遇不及乎二子，而所得不下乎二子，則其不及者，祇以爲過之歟？嗟夫！舒之遺言雖存，而其人不可見矣。知舒所以得古人之道，則知吾所以□舒之心矣。彼歆之不知舒，舒寧無憾也耶？後世而無君子之論也，則舒誠不能無憾也。然而後世未始無君子之論也，則舒於此方可以無憾矣。《汪氏淵源錄》卷九。

座右銘

人惟物靈，善宜服膺。存心欲厚，養性欲誠。發言欲信，立志欲貞。視聽欲審，度量欲弘。容止欲敬，氣宇欲寧。去慾欲果，致慮欲精。自奉欲約，自知欲明。接人欲遜，處事欲平。待物欲恕，臨財欲清。

右十六者，善□之形。均爲可欲，未盡吾能，言之孔易，難在於行。著之座右，夙夜烝烝。庶幾踐履，實德日增。果能允蹈，無忝所生。左之左之，請咏斯銘。《汪氏淵源錄》卷九。

座右銘

善宜服膺，不善宜懲。制行勿僞，用心勿傾。容體勿惰，語言勿輕。小事勿忽，外氣勿爭。尤物勿溺，私嫌勿憎。忤意勿躁，得志勿盈。有才勿傲，有勢勿憑。人短勿許，己長勿矜。彼富勿嫉，彼弱勿陵。

右十六者，不善之形。有一於此，累我中局。是當省戒，毋曰不能。列之座右，昕夕繩繩。庶幾自儆，過念弗萌。不善既遏，善斯愈增。右之右之，請監斯銘。《汪氏淵源錄》卷九。

周宣王中興名臣頌

讀《詩》喜宣王勳烈駿偉，一時名臣仲山甫、尹吉甫、申伯、方叔、召虎、韓侯、程伯休父、張仲凡八人，功德班班可見，惜其雜出於大小《雅》之間，不克合爲一簡覽者，殊弗愜快，因掇詩人之句以爲之頌。若乃仍叔蹶父之徒，雖僅以姓字見，而功德無聞焉，不在此位也。頌

曰：

於皇時周，昔在中葉，明明天子，臨下有赫。戎狄是膺，一月三捷。于疆于理，九有有截。繩其祖武，無競維烈。烝我髦士，置彼周行。秉文之德，追琢其章。進厥虎臣，經營四方。共武之服，休有烈光。允文允武，何用不臧。維仲山甫，顯顯令德，夙夜在公，柔惠且直。天子是毗，厥猶翼翼。百辟爲憲，威儀抑抑。秉國之鈞，維民之則。文武吉甫，邦家之基。玁狁之故，豈敢定居。王謂尹氏，整我六師。戎車既駕，玁狁于夷。告成于王，王曰還歸。亶亶申伯，其直如矢。終溫且惠，周邦咸喜。王命卿士，大啓爾宇。申伯信邁，自天子所。遠送于南，爲周室輔。蠢爾蠻荆，敢拒大邦。顯允方叔，時維鷹揚。天子命我，左右陳行，奮伐荆楚，用遏蠻方。畏天之威，莫敢不來王。王命召虎，率彼淮浦。赳赳武夫，爰整其旅。既克淮夷，徹我疆土。肅肅謝功，天子所予。虎拜稽首，媚于天子。韓侯受命，外大國是疆。適彼樂土，不敢怠遑。謹爾侯度，入覲于王。王曰叔父，繼序思不忘。靖共爾位，揉此萬邦。徐方繹騷，莫非王土，王赫斯怒，命程伯休父。矯矯虎臣，有力如虎，執訊獲醜，有截其所。遂荒徐宅，四方以無侮。張仲孝友，無忝爾所生。孝子不匱，則友其兄。永錫爾類，每有良朋。及爾同僚，維周之楨。不解于位，王心載寧。藹藹王多吉士，令聞不已。悠悠我思，高山仰止。懷哉懷哉，正直是與。是用作歌，式序在位。對揚王休，以永

終譽。《新安文獻志》卷四七。又見《汪氏淵源錄》卷九。（以上尹波校點）

陳 晦

陳晦，字自明，湖州長興（今浙江長興）人。淳熙元年賜童子出身。紹熙元年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秘書郎、著作佐郎。開禧元年出知蘄州。嘉定元年，入爲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翰林權直。尋改殿中侍御史。仕至刑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有文集三十卷。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宋中興學士院題名錄》，《吳興備志》卷一二。

錢象祖除左丞相制

嘉定元年十月

冢宰佐王邦國，總六職以居中；上相顙面正朝，冠三台而垂耀。眷予次輔，時乃世臣。既丕迪于鴻勳，宜進持于魁柄。誕揚制綽，敷告廷紳。具官錢象祖簡靖而粹和，沉深而肅父。學窮閭奧，非先王之道不行；才懋經綸，以天下之重自任。早踐疑丞之列，深圖社稷之安。屬姦孽之弄權，幸邊臣而啓釁。馳伊吾之北，爭爲馬武之大言；伐遼水之東，獨有遂良之力諫。身雖罹于讒口，忠實簡于朕心。逮趣召以遄歸，益服勞而匪懈。密裨剛斷，訖除共鯨之凶；明辨正邪，盡剪佞文之黨。威柄復收于王室，耆英畢萃于朝廷。若時共政之圖，已見厥功之茂。肆疇重望，俾幹洪鈞。平心以酌國論之是

非，虛己以酌人才之黜陟。定東儲之位，匕鬯有歸；締朔漠之盟，甲兵盡洗。得持美效君之體，有正容悟物之風。用能期月之間，盡革積年之弊。茲登庸于左揆，仍領使于中樞。翼我元良，升亞維師之重；躋時顯秩，特超賜位之崇。幾度越于常彝，示益隆于眷注。申陪多邑，併衍真畬。疏寵既優，仰成采切。朕方厲精而圖治，更化以宜民。和好雖修，敢忘備豫之政；流離甫定，冀聞安集之期。公私欲底于阜豐，風俗思還于醇厚。遡厥本原之地，端由鼎軸之司。惟竭誠盡瘁可以濟多艱，惟愛日惜時可以建長策。庶汔臻于康乂，用永保于安強。於戲！尹、湯一德以享天，斯膺眷佑之命；丙、魏同心而輔政，迄底中興之功。朕方懷兢畏之誠，爾亦有寅恭之助。勉收已成之效，益篤無疆之休。《宋宰輔

編年錄》卷二〇。

史彌遠除右丞相制

嘉定元年十月

上天之生賢佐，實由宗社之休；故國之有世臣，亶繫朝廷之望。眷時英傑，懋著勳勞，爰參繹于師虞，俾進熙于帝載。誕揚坦制，孚告庶工。具官史彌遠廣博而純明，惠和而亮直，允文允武，獨高經世之全才；惟孝惟忠，備著立身之大節。學深窮于要道，智洞燭于幾先。粵由甘泉簪橐之班，首任青宮羽翼之寄。罄爾謀猷之告，裨吾父子之間。海潤星輝，增光儲德之茂；風飛雷厲，密贊主威之強。成大功無徙蔭之淹，去元惡甚摧枯之易。國本于焉安固，朝綱賴以肅清。肆疇厥庸，亟授之政。

圖事揆策，東西並翊于鈞樞；偃兵息民，南北復修于信誓。杜羣枉以開衆正之路，建大政以興太平之端。合中外以調娛，官府俱爲一體；隨短長而汲引，賢能立于本朝。雖卓乎底績之已高，美退若欽承而自下。朕緬懷先正，作輔孝皇。服勞王家，績紀太常而永耀；冠位羣后，慶流後裔以愈長。勲業相望，典刑是似。茲方艱于論相，顧無易于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總樞機于宵旰，式循慶曆之規；傳德義于承華，併酌天禧之制。兼爵秩畚租之益，示寵光體貌之優。今邊遽甫息而內治當修，民力既殫而邦財未裕，鰥寡尚憂其失職，薦紳或歉于鄉方。凡茲康濟之圖，倚乃弼諧之地。惟應變可以成天下之務，惟同心可以致海內之安。庶及有爲之時，迄臻無競之烈。於戲！爲君難爲臣不易，蓋今古之所同；厥考室厥子肯堂，貴功名之克紹。朕嘗復斯言而景行先哲，爾惟明乃訓而追配前人。勉摠壯猷，奚俟多告。《宋宰輔編年錄》卷二〇。

史彌遠相麻昆命元龜辨析狀

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一〕。臣觀《尚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

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宸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于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賁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允執其中」爲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貼改。《齊東野語》卷一六。

〔二〕思：指倪思。

清波雜誌跋

紹熙四年十一月

所惡乎雜家者，爲其害道也。若周君此書，雖出於平居暇日隨筆紀錄之作，而感時懷舊，獎善黜惡，斷斷然有補風教，則奚惡於雜哉！周君名族之胄，忠信篤實，悃悞無譁。多識故老，聞見殫洽，言有從來，咸可依據。是書也，其垂世傳後何疑？君之居于清波門也，晦之弟晔實同里巷，因得觀其書，乃識其歲月而歸之，蓋紹熙癸丑十有一月九日也。吳興陳晦謹書。《清波雜誌》卷末。

戶部架閣題名續記

慶元四年五月

今尚書六曹有文書几閣之官，其漢掌故之遺乎。漢掌故主故事，今所掌直吏牘，若不相似，然是殆類強名者。雖然，列屬文昌臺而顓設其局，凡圖籍文案之藏咸在，其事嚴。旦朝入所治，同僚相與言，不過論文字，抵掌劇談，卒食數刻而退，其職清。職事官有闕員，間於此焉取之，日又有詔，非科目及人材卓異與縣令之著績弗授，其選重。事之嚴，職之清，選又益重，然則官雖視漢掌故小異，而所以待是官之意，何遽不若漢！前刻登載凡百有十六人，爲相若執政者三人，爲法從者加多焉。接武鵷鸞，駸駸鄉用，方興未艾，又不可踰度也。晦以不肖得備員，幸既識名氏，屬同僚至而石已徧，

乃確它石以識，謂晦實前記之餘，書後記之初爲宜。辭不獲，亦喜賤名氏列兩記間也，敬叙梗概。若置官之詳，有前記在，故不著。慶元戊午五月既望。《咸淳臨安志》卷五。（以上羅國威校點）

郭光選

郭光選，紹熙中官劍州，後移漢中，嘉定中知普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一〇。

重修隆慶府學記

紹熙二年

上受命壽皇，即皇帝位，明年改元紹熙，以信王之孫、今太尉之子吳公盱分刺劍陽。劍爲壽皇龍潛初地，秋九月，有旨陞隆慶府，命臨邛費公來守茲土，郡望既新，二公相與改制易度，體無不稱。喟然嘆曰，爲治固有先後，當天子新政，求訪禮樂，采聘遺逸之詔無日不下，一方之所甚急與菽粟稻粱不可頃而緩者宜莫如學。教養賓興，吾儕之責，簿書督察，苟負稽殿，猶甘心焉，獨未忍使衿佩悠悠之譏及於吾州，學校固不可後於他築也。二公之相爲言及此，可謂知所本矣。先是，舊學居郡廛，日厭囂雜。自淳熙己亥，前太守晉安張侯淵徙地於此。地爲唐韋侯明宗舊圃，曰聞溪。有弗樂遷者胥動浮言，張侯懼不能奪，幸於速成，但能經紀一遷，至於規模之廣狹，棟幹之堅撓，特未暇問也。甫

十年，櫺傾瓦毀，無一堅好。吳公是正方隅，畚土運石，累疊逾百級。直殿庭爲門序，拓聞溪舊堂，列戟左右。去戟而下，重建兩門。門之左復爲一堂，以護聞溪舊刻，繞之垣墻，蔭之松榆。外象既壯，入而觀又病夫餘者之弗稱也，次第增飾。宏敞書樓，置敕書其上，繇遠門故基徙轉先朝御刻，輦以萬夫，安奉其下。金碧丹雘，欄楯周遭，士始知有國家勸學之意，期不敢負。至於齋堂庖廡，無不雅飾，苟有弗給，斥己資，揮囊金，秋毫不以煩民。視所餘敝事，又將盡力焉，其爲德厚矣。諸生游息其中，何以報斯美於二公哉！惟國家崇、觀盛時，士苟衣縫掖，明經學古，懷鉛提槧，即以燈窗爲專門事業。課試家法，月書季考，無日不在，故能涵味浸漬，力行乎忠信孝弟，而化民成俗，率皆由此。三舍法壞，士有倖功之心，傳寫誦讀，剽竊文義。苟能成章，皆得以登籍取位，苟且之俗成，而根本之學不勝。後生晚輩競趨捷徑，脫身科舉，至於忠信孝弟所繫乎平日者不在是也，如此，何取乎學校哉！兩劍之下，英靈摩空，所不乏者六邑孝秀，期自今父詔諸子，兄詔諸弟，凡出而游今之學，必不爲今之計，徒自漶漫以辜制作之意，則所答於二公者可無愧矣。若日從事口耳以幸一旦有司之擇，非所望也。光選謬以職書，始得踴躍周旋其上。落成，適受命外臺，兼事漢中，諸生伐石趨書其事。木石條枚之數，以遠弗克詳，故略而不書，姑記其本始如此。雍正《劍州志·藝文》上，雍正五年刻本。（黃錦君校點）

商 侑

商侑，字元佐，福州福清（今福建福清）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淳熙間知長汀縣，慶元初權知郴州，慶元二年知徽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六七、食貨七〇之八六，《淳熙三山志》卷一九，雍正《福建通志》卷二六。

乞畸零草並今合鈔送納奏

慶元元年二月七日

本州四縣人戶，每年合納二稅，內秋納馬草，每一束一十三斤，折納正錢并頭子等錢二百五十五文。於正額外又有畸零草，緣以素來財賦闕乏，循仍舊例，不許人戶合鈔送納，以致一兩一斤亦例納一束，皆是四等、五等以下貧乏細民坐此重困。乞自慶元元年爲始，將本州諸人戶除合納正草外，其畸零一斤一兩不及一十三斤之數並今合鈔送納。《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八六（第七冊第六四一三頁）。（黃

錦君校點）

謝源明

謝源明，字用光，邵武（今福建邵武）人。紹興三十年登進士第。淳熙中歷知衢州、信州。紹熙中爲戶部郎官，左司諫，知温州。慶元元年以直煥章閣除浙東提刑，改知臨安府，二年爲中書舍人，三年爲吏部侍郎。五年，除工部尚書兼給事中。爲臺諫論罷。久之，起知夔州，移興元府。嘉泰二年就除四川制置使。嘉定八年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見《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五八、禮四九之七〇、禮四九之八九、職官七四之一九、職官七四之三十一、職官七五之七、選舉三二之九、食貨六二之四八，《兩朝綱目備要》卷五、八，《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二，《宋史》卷四〇一，《會稽續志》卷二，《咸淳臨安志》卷四八，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五、三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四、一一五，《南宋制撫年表》。

鞫勘盜賊等事奏

紹熙二年六月

一、乞行下諸州軍，今後鞫勘盜賊須管依條推究，和同藏匿之家一案推結，遵依條法施行。仍從淳熙三年措置，先勒犯人供父祖兄弟曾未析戶，獄官究實。不應坐罪，于結斷前陳乞，與準分法。若係同犯，一例拘沒，并官故縱不行覺察，皆有逐項斷罪條法。

應勘鞫公事或翻異聲冤，依條移司差官別推，止就元勘本州置獄，不得仍前改送他州，及輒移屬縣，并妄作緣故移推。若州縣未結絕，非冤抑不公，而監司輒移，皆有逐項斷罪條法。如有違戾，重作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之五四（第三冊第二四八九頁）。

乞明詔六曹遵守乾道九年詔旨奏

紹熙三年

乾道九年詔旨：「六部應承三省、密院批送勘當文字，並令本部郎官、長貳按法裁決可否，申上朝廷施行。即不得持兩端。如或事有疑難，及生創無條例者，令長貳據所見申明將上取旨。」乞明詔六曹遵守。《宋史》卷一六三《職官志》三。

乞施行高宗孝宗矜惜臨安府詔令奏

慶元二年二月

向蒙高宗皇帝、孝宗皇帝矜恤本府支費百出，遂降指揮，應諸軍等處收買物色，並依條收稅。近交權勢之家及官司寺觀等處收買木植浩瀚，或執官司公據，或申請指揮，不問多寡，盡免抽解，遂使前項詔令皆爲虛文。乞申嚴前項指揮，行下本府照應施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二七。（第七冊第六五五九頁）。

乞蠲放義倉米奏

慶元二年六月

乞詔諸路提舉常平官，不得將義倉米與常平混雜，令提舉官躬親覈實，若委係久年陳腐欠折之數，非因合干人偷盜作弊，其實欠保奏，悉與蠲放。《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四八（第七冊第五九七二頁）。

乞銓試遵用孝宗隆興之詔奏

慶元四年二月

乞遵用孝宗隆興之詔，銓試十八而取五，誠爲中制。若代筆傳義挾書，照累降指揮禁止。所有宗室銓試，亦依此施行。《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六之二二（第五冊第四六六〇頁）。

衢州到任謝表

上新安之計，苟追譴訶；分大末之符，游塵差擇〔二〕。仰載君恩之重，俯諧養親之私，稱塞爲難，凌兢靡措。臣中謝。伏念臣性資麻陋，學殖堙蕪。朝暮蠶鹽，叨世科之濫竊；塵埃捶楚，甘俗吏之徒勞。猥更治邑之繁，誤玷監州之數。方時攝守，畢力拯飢，因受察於中宸，浸承流於偏壘。奉十

行而宣布，粗臻田里之安；及再期而代還，復覲冕旒之邃。荷皇慈之曲造，畀近郡以遣行。若古四達之衢，實今三輔之地。舟車交湊，雖名走集之衝；冠蓋相望，要是瑰奇之聚。疇昔每除於法從，比來至綴於宰司。委倚之隆，前後具見，曷期品下，亦在選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錫福寰區，留神郡國，嚴否臧而考察，申黜陟以勸懲。念臣已試之勞，當叨列土；謂臣方來之力，尚足使令。臣謹當恪意邵農，平心聽訟。五百里曰甸，幸不違咫尺之威；二千石惟良，倘自詭萬分之效。誓圖報上，敢憚捐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下。（以上黃錦君校點）

〔一〕游：原作「游」，不通，茲據字形、文意改。

京 渙

京渙，紹熙初進士。

宋故胡氏夫人墓誌銘〔一〕 紹熙元年正月

夫人胡氏，家世劍邑。祖考俱養志弗仕。夫人幼柔惠靖厚，女工不習，而能進止有儀矩。父嘗奇

之曰：「吾女長必擇佳配。」及笄，聞同邑管公諱迪，立道其字也，爲人公平正直，鄉閭推重，因歸之。事舅姑以孝聞，夫婦相敬如賓，釐身治家，勤儉自律，閨門整肅，內外無閒言。立道教子有方，夫人之助惟多。尤嗜親故，延接惟恐不逮。樂于振施，窮困不能自存，周給無少靳。生平崇奉西教，中有所得。晚益康健，神閑氣夷，人所歆羨。乾道癸巳夏四月，立道一日得疾，夫人鑒禱弗克起，哭盡哀，歛葬以禮，宗族稱焉。淳熙乙巳冬十有一月丙午，夫人遽以微疾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七。以紹熙改元春正月癸酉，祔于管公兆域之右。男一人，曰異，後夫人二歲卒。女一，歸龔汝礪。孫男二：穎實、穎德。孫女三：長歸渙，次歸熊之翰，季未行。曾孫男四、女二，皆幼。前期，穎實等來泣曰：「先君嘗以不克終此大事，有遺憾。歸窆今有期，祖妣行實惟子知其詳，敢丐銘。」渙忝婿門下，義弗獲辭，謹叙其概，書而刻之石，故銘：

夾山之原，崕岬演迤；夫人茲藏，慶綿百祀。江西省博物館藏拓片。（陳柏泉校點）

〔二〕題下原署：「孫婿進士京渙撰并書。」

全宋文卷六六〇一

趙 淳

趙淳（？——一二〇九），字清老，其先孟州河陽（今河南孟縣南）人。少從軍，開禧二年爲武經大夫、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京西北路招撫使。尋兼知襄陽府。三年以守城功轉忠州團練使，擢殿前副都指揮使、兼江淮制置使。嘉定二年五月卒。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二之六七、兵二〇之八，《兩朝綱目備要》卷一一，《宋史》卷三八《寧宗紀》二。

乞優賞守禦襄陽有功人唐慤章時可徐之紀蔡武子周思謙陳師文錢大鼎李如瑩黎炳王環張資高鍾吳冲程元鼎張鈞趙萬年張遂安朱

儕等奏 開禧三年

慤自虜人圍城，勾稽錢糧，應辦無闕。時可嘗出城與虜人打話，而虜人語言不遜，時可以大義責

之而去。之紀日夕擐甲，上城守禦，衝冒矢石，備極勞苦。武子嘗掌機〔一〕，議論有取。思謙自虜人圍城，凡需攻具，隨即應辦，措置賑糶，流民得安；及運司委以督運，悉無遺闕。師文昨自虜人侵犯襄陽〔二〕，請出求援，往來數千里〔三〕，勞苦備殫。大鼎、如瑩自虜人圍城，恪守本職，出入錢米，一意公勤。炳、環招集水手，照管舟船，凡百措置，悉得爲用。資、鍾覺察姦細，巡警備勤。冲、元鼎、鈞分察四隅盜賊烟火，驅磨官兵券曆，夕究心〔四〕，恪勤職務。萬年披甲上城，身冒矢石，凡委職事，悉能辨集。遂安醫治官兵，留意藥餌。儕等守禦圍閉，各能效職，未嘗少怠。俱有勞績。《宋會要輯稿》兵二〇之一二（第八冊第七一〇七頁）。

〔一〕「機」下：疑有脫字。

〔二〕昨：原作「作」，據文意改。

〔三〕來：原作「數」，據文意改。

〔四〕「夕」上似脫一字，或當作「夙」。

答金國都統完顏書

開禧二年十一月

昨日承專差董萬戶相請，欲得會話，雖遠覘風采，一水之隔，不得從容。承來示，殊不曉所謂。副都統書云相公乃近侍職位，何爲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我聖朝有不共戴天之讎，正以生靈之故，姑

守和議。連年以來，金國乃縱容饑民，抄掠我牛馬，驚擾我邊境；遣使賀正，在廷無禮；又詰誚本朝信使，多出榜文，恣加毀辱。此何理也！棗陽等處小勝小負，兵家之常，然爾士馬死傷，十倍我數。苻堅寇晉，兵非不多，淝水之敗，事蓋可見。相公之誇言兵多，何不鑑此！我今城高池深，固若金湯，精兵良馬，畢集要地，疆場之臣，但知戮力報國，不知其他。欲遣人復命，緣相公告曉之事，既非所當聞，亦不當遣使，姑就來人布答，併令賫來書奉還。《襄陽守城錄》，粵雅堂叢書本。

壽字跋

慶元元年八月

有士大夫政和甲午歲游嶽，見五華洞石壁上有壽字，體法不凡，人莫能識。乃以千錢募工人，得紙本以歸，因刻石以傳世。新定趙史君茂嘉復模于郡齋。淳偶得之，不敢藏於家，刊諸東巖石上，期與好事者共之。慶元元年乙卯歲中秋日，河陽趙淳謹跋。民國《湖北通志》卷一〇四。又見《黃鵠山志》卷六。

洪山磨崖

慶元元年

山固多嘉木，由翦伐無時，使不得蕃息。以軍營視此，實爲主山，乃禁樵采，封植養護，則大者

挺然干霄，小者叢生攢立矣。因即山之陽，得勝處，偶拾餘材，架屋爲閣，榜曰「東巖」，取其石秀而木茂者。又得數所，曰雲根、雲扃、伏仙、飛雪、棲霞、半霄、清嘯、爽塏、巉巖、翠屏、堆雲、獅子峰，此又狀其石而名之也。奕局琴几，石鼓筆牀，因其天成，粗加斲削。循山之巔，至黃鵠亭，仍夾道蒔松，俾異時交柯結蔭，與東巖相爲表裏。後之來者，願不以人廢。閣成於慶元初載重午日，將右軍河陽趙淳清老謹識。民國《湖北通志》卷一〇四。又見《黃鵠山志》卷六。

野祭題名

慶元五年

慶元己未寒食日，率兵將官以下徧祭戰歿將士于巖亭之野，酌酒焚幣，禮成而去。清明日，復携家來此，遥睇松楸，用修時祀。河陽趙淳題。民國《湖北通志》卷一〇四。又見《襄陽金石略》卷一〇，《文物》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隍城義冢記

嘉泰元年十二月

余少從軍，往來襄漢，每見隍城寺西山石特異，徘徊登覽，疑有佳處。紹熙壬子，治兵越、郢，縱步山間，多巖盤旋，寬若室居。內有小穴，塞以塊石，去石俯入，乃一大洞，虛明秀潤，可容數百

人。今使君王公之邁榜以「壺天」，遊者誇勝。寺僧紹洪於其側搜剔叢翳，得小洞三，中多遺骸。因而有感，遂開鋤大洞，中枯骨尤不可勝計。詢之父老，以爲建炎初羣盜蜂起，以人爲食，驅掠吾民，貯之洞中，饑餓枕籍而斃。嘉泰辛酉冬，余被旨視邊，道經隍城，洪具以告。因命洪聚殖高原，名以義冢，捐俸命僧，誦經施戒，庶幾各俾獲遂生化。嗚呼！吾國家愛惜民命，如護元氣，不忍一毫重傷之，豈意遭時異變，而無辜民魚肉於羣盜之手，可不痛哉！想夫風雨晦暝，霜露慘淒，驚魂悸魄，出沒巖穴，無所歸宿。繼今以往，所謂依草木以爲形，象狐狸以爲怪者，當不復有矣。然義冢之立，蓋傷其無辜之意，非曰作緣事以徼福云。是歲十二月記。民國《湖北通志》卷一〇四。又見康熙《安陸府志》卷三二。（以上尹波校點）

慕容綽

慕容綽，常州宜興（今江蘇宜興）人，慶元間在世。

省齋集跋

慶元四年八月

嘗聞晉人孫綽《天台賦》成，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范每誦至佳句，

輒云：「應是我輩語。」以是觀之，則昔賢傳詠之際，其文識趣向，皆自標致，何其俊邁不羣也！此來乘障辰陽，方瘁朱墨於垂滿之日，適秋卿出示其先正所作《省齋文集》，用是肅容。亟乘公暇，敬味辭藻，睹奧弘義，甚若列錦繡、陳珠璣於燕几之上，粲然悅目，使人顧接，爲之不暇及。惜乎寬閑之意已切，徒慕三餘，不能久於篇籍之囿，祇益嘆美而已。慶元四年歲次戊午仲秋二十有八日，荆谿慕容綽書。《省齋集》卷末。（尹波校點）

葉 錢

葉錢，慶元間在世。

溪蠻叢笑序

慶元元年

五溪之蠻，皆盤瓠種也。聚落區分，名亦隨異。沅其故壤，環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猫、曰猺、曰獠、曰獐、曰狢猪，風聲氣息，大略相似，不巾不履，語言服食，率異乎人。由中州官于此者，其始見也，皆訝之，既乃笑之，久則恬不知怪。通守朱公澗山先生之季子，風流博雅，手錄蠻事，識其所產所習之異，目曰《叢笑》，誠可笑也。士大夫來是方者，其可闕諸！慶元乙卯葉錢序。《溪蠻叢笑》

卷首，格致叢書本。（楊世文校點）

王 域

王域，濟南（今山東濟南）人，紹熙五年知道州。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七。

駕鶴峰題名 慶元元年九月

□□□□□□□□道壬辰省簽幕始置今曹闕三十六字，弗翳翳且磨亭側駕鶴峰之麓，以紀歷官者名氏，後來繼今以書，雖閱千百，石崖其有既哉！慶元乙卯九月丁亥濟南王域題。《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
一七。（李文澤校點）

王 思明

王思明，號竹菴，臨安（今浙江杭州）人，黃冠。性嗜書，編錄滿案，寄興風雅，與友人結山中吟社，當世重之。寧宗慶元間賜號純素大師，同領宮事。年七十餘卒。著有《竹菴詩稿》。見《洞霄圖志》卷五，

棲真洞神光記

紹定五年

紹定辛卯孟夏，郎官楊公彥瞻游九鎖山，幽巖邃谷，無所不歷。二十有一日，至棲真洞，登東西兩臺洞絕頂，故有若華蓋者。方舉火燭之，忽神光發東臺上，圓如滿月，青白相半，升華蓋而止。火爲奪明，良久乃散。觀者驚異，公顧問偕行羽衆：「是何祥邪？」思明對曰：「嘻，二百二十餘年矣。在祥符間，國家崇尚元教，浙漕使陳文惠公率官屬有禱於大滌洞，維時洞中出現是光，照耀林麓。文惠公表奏朝廷，詔旨褒嘉，始改洞霄宮額，而扁亭「祥光」，爲一代盛典。方今元教之盛，不異祥符。公以勳舊子孫，歷官郎署，名位德望，豈出文惠公下？兩洞神光，皆有爲而發，非偶然者。」公憮然曰：「予何人，敢望文惠公哉！休徵之來，偶相符契，然不敢上負洞天之靈。」乃捐金買田若干，以助齋庖，以答神貺。嗚呼！洞天自漢元封，彰神顯異，何代無之，謹以身所親見感動當世者，刻著於石，使來者有考，且無忘楊公之德。公名伯岳，彥瞻其字，和武恭王孫，好善忘勢，不異儒家子。時有「東臺仙子許參元，滿月光明現大千」句，留題山中。紹定五年夏至日，當山道士元素大師王思明記。同知宮事胡道樞，知宮事王大年，沖妙大師、住持都監、兼通明殿焚修龔大明立石。《洞

霄圖志》卷六。（李文澤校點）

朱 權

朱權（一一五五——一二三二），字聖與，號默齋，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朱晞顏辟爲象州連山縣尉兼主簿。慶元五年，調會稽縣丞。開禧元年，改如皋縣。嘉定七年，知餘干縣。十二年，差監行在左藏東庫。十四年，監行在都進奏院。十五年，出知惠州。紹定二年轉朝散大夫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八。著有《納言》十篇、《末議》四篇、《默齋文集》二十卷。見程秘《洛水集》卷一一《朱惠州行狀》。

代張帥撰除直閣謝宰執啓

邊庭息警，曾微服遠之功；內閣陞華，亟被陟明之典。辭榮靡獲，拜命自慚。顧惟叨忝之優，知有遭逢之幸。伏念某材拘近用，識昧通方。偶際遇於明時，洊馳驅於煩使。乘輶而逾五嶺，曷著能名；授鉞而總十連，復叨重寄。蓋自虎符之始合，遽聞羽檄之交馳。潢池弄兵，青海傳箭。雖守邊兆，覺之有自，而制閫任責以何辭。讐之以誅討之威，開之以懷徠之意，粗能集事，苟追乏興。溫綸顯播于漢庭，異寵就加于堯閣。循墻退避，莫回天聽之高；望闕祇承，未覺日邊之遠。靖言傲冒，端有夤

緣。茲蓋恭遇某官公議權衡，盛時冠冕。振平章之道，治具畢張；居董正之司，人材允賴。致斯茂渥，下逮微勞。某敢不仰戴恩榮，力圖報效。撫綏殊俗，毋求赫赫之功；告語後人，尚守平平之策。

《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上刑部李尚書啓

召以十行，躋于八座。元戎治最，久說禮樂而敦詩書；司寇位尊，乃詰姦慝而刑暴亂。正人居要，善類交欣。恭惟某官偉識際天，宏猷經世。材雄梁棟，克勝任於明堂；器重璠璣，雅凝珍於清廟。早由人望，親結主知。獻納於日月之間，持荷地禁；步武於星辰之上，聽履班高。自分帥閫之嚴，兼領制垣之重。雅歌投壺，折衝萬里；綸巾羽扇，指麾三軍。上促衮衣之歸，公秉介圭之覲，從容賜對，密勿告猷。擇乎人材，景周公之立政；張其綱紀，契揚子之法言。見幾察微而消患於未形，深防預備而保治於已定。此皆濟時之上計，無非愛君之至言。猶北斗之在天，既司喉舌之要；率東方而居左，即拜股肱之良。顯冊非賒，奮庸可必。伏念某黝山窮學，璧水陳人。兩舉而玷儒科，粗償力學之苦；六考之爲邑掾，苟追曠官之虞。曩以一介而負丞，嘗叨二天之巨庇，與義檄於告行之際，賜谷札於報書之間。深感隆私，敢忘高義！茲獲聆於盛事，喜倍切於卑悰。拾級西階，阻莫陪於簪履；曳裾東閣，願終託於陶鈞。頌詠惟深，敷宣曷既！

《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與錢教授啓

振藻上庠，舊識文章之宗伯；哦松下邑，茲逢賢道之師儒。諒同舍之不遺，幸爲寮之有託。將趨丈席，敢貢尺緘！恭惟教授大中學探藝源，行高人表。瑰詞華國，鏘擲地之金聲；清節冠倫，聳參天之黛色。早蜚英於學省，巍擢第於宸廷。來游鵝墨之邦，姑庀鱣堂之教。青芹在泮，豈久駐於談經；紅藥翻堦，即迅登於掌誥。某迂疏末學，蹭蹬畸人。予不負丞而丞負予，以爲不勝其任也；我匪求蒙而蒙求我，方就有道而正焉。祈嚮之私，敷揄莫罄。《新安文獻志》卷四二。

溫公隸書六字跋 一

先正司馬文正公隸古六大字，中經黨書之禁，人莫敢傳。至紹興間，福州長樂縣令楊君德載、蘇君文瓘相繼各得三字，刻於縣治，乃復流布於世。然觀二君所跋，皆以「公生明」爲先，「思無邪」爲次。某竊謂史克頌晉之一語，夫子刪《詩》而存於經。他日復特舉焉，以蔽《詩》之三百。則斯語也，其旨可謂宏遠矣。尊經之學，固當先之。今摹刊於如臯便齋東壁。《新安文獻志》卷二二。

溫公隸書六字跋 二

荀卿著書，無慮十餘萬言，溫公獨書此一語，何也？「思無邪」者，正心誠意之本；「公生明」者，治國平天下之要。公取卿是語以配經，豈苟然哉。今刊真西壁。噫！聖賢之言雖有先後之序，莫非正大之理。溫公抱誠明之學，平居暇日，采摭經傳格言，形諸心畫，既躬行以光輔元祐之盛，流傳不朽，啓迪後來。某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新安文獻志》卷二二。（以上郭齊校點）

皇甫斌

皇甫斌，慶元元年爲建康都統、知楚州。開禧元年，召爲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以唐州敗績，連奪十三官，英德府安置。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二之六八、七三之六一、六四，七四之二七，《宋史》卷三八《寧宗紀》二一。

乞造海船奏

紹熙三年十月

欲措置造雙桅多槳梁頭闊丈二三海船二百隻，不過費朝廷十萬餘緡，可以備不測守禦。《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三十一（第六冊第五六七二頁）。

襄陽防務奏

開禧二年六月

五月二十二日，知隨州雷世忠統馭軍馬過三家河趕逐金賊，掩殺不知其數。二十四日早，有唐州虜騎約五千人與世忠對壘交戰。不期番軍續添生兵，將軍馬衝突潰敗。今探聞虜人盡發重軍趨鄧州，欲犯襄陽。其襄陽根本之地，正要捍禦關防。除已存留兩軍官兵守把棗陽外，今將所帶軍馬且歸樊城，經畫守禦。《宋會要輯稿》兵九之二二（第七冊第六九一六頁）。

言攻守事宜奏

開禧二年六月

昨調發民兵，攻取唐鄧二州，繼遣大軍策應。不謂大軍進發未到，民兵恃勇直前。斌遂再遣知隨

州雷世忠、知郢州王宗廉、知信陽軍李興宗并江鄂兩司統制馬謹、馬全、王彥、嚴江，統領雍政等將大軍佐佑民兵，魚貫而進。自五月十二日起發之後，大雨幾旬。既取湖陽，進距唐州南十五里三家河，阻水不前，虜兵亦臨河相持。雨霽水落，世忠等射退虜軍，乘勝渡河，直抵城下，大敗虜賊。逐北過唐州，回軍攻城。明日，虜騎四合，且戰且却。諸將狃於既勝，逐唐太深，生兵四集，我兵不加，遂至潰散，死傷甚多，所失器械十幾七八。若將失利之兵只於棗陽再行整齣，猝未可復戰。今探聞虜兵又過鄧州，窺伺襄陽，反欲侵軼吾境。除留二千人守護棗陽外，斌一面躬親前來樊城，提督捍禦鄧州軍馬，就行整齣唐州失利之兵。《宋會要輯稿》兵九之二三（第七冊第六九一七頁）。（以上郭齊校點）

薛疑之

薛疑之（一作凝之），字季常，號玉成，温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學於楊簡。慶元間，學禁方嚴，疑之作《伊洛源流譜》以衛道。見《宋元學案》卷七四。

族箴序

喪禮之廢久矣。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夫士喪禮非獨廢

矣，用下僭上，故上下均一等耳，而亦不自知，孰爲士，孰爲公卿大夫也！予未爲習禮者，知禮之不可廢，而有意於古耳。咀味前書，悼歎當世，於是援經據義，以鍼砭其膏肓之疾，定其可指者二十有七事。可指曰死其親者七，倍其親者四，違經者十，徇俗者六。曰：何謂死其親？曰：始死不復，大斂不用，三日斂而不讀祝，酬而不奠，未葬先立主，先祔，將葬不朝祖，既葬不迎返，是謂死其親也。何以謂倍其親？曰：世久而未葬者先釋服，與未葬而卒哭，宿於內，既葬者不虞、不反哭，是謂倍其親也。何謂違經？曰：成服者不以日數，哭臨不爲位，不爲喪次，不用脯醢，不用素器，未喪不讀《喪禮》，既喪不讀《祭禮》，葬不以時，葬用樂，衰用墨。何謂徇俗？下缺。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然則死其親者可以爲孝子乎？子游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置絞衾，設蓐筵，謂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謂使人勿倍也。然則倍其親者亦可以爲孝子乎？若違經而徇俗者，疑於孝無損，而沿用鄙俚，則不稱於情文。《記》曰：禮有微情者，有徑情而直行者，戎狄之道也，而情文不稱，亦戎狄之道耳。於是欲善族焉，作《族箴》。民國《平陽縣志》卷四九，民國十五年刻本。（楊世文校點）

鄭之翰

鄭之翰，慶元間福州（今福建福州）人。

謝玄廟記

慶元四年三月

昔典午氏之東，苻秦不庭，空國南下，淮、淝之役，將軍談笑而却之。其功係諸生靈，其名播之天下，其行事焜耀于史冊，廟貌血食，垂榮無疆，此固不待記而傳，不因文而顯也。有唐咸通九載肇祀將軍于城西南隅，今統司中軍講武堂之右，是其故址。皇宋乾道間，統制魯侯安仁睹其堂皇淺隘，日近塵囂，練習戒期，往來雜沓，迺改卜峻地，用恢前規。崇基峙鳳集之臺，勝勢接龍盤之阜，然庭宇已成而不揭其號，珉石既具而未刊其辭，雖鴻勳偉績，顯晦不在于斯，而歲月無傳，踪跡莫考，亦非所以垂方來、示永久也。闕典未備，因循逮今。丁巳之夏，適值風雨飄颻，祠門俄圯，統領張宸會諸將校而言曰：「厥今王業偏安，驕敵未殄，于斯之時，政宜戮力一心，仰慕前列。將軍之廟不克修葺，則何以繼魯侯崇泰山之志、慰忠臣奮激之心乎？」迺相與出俸資鳩工徒，易其舊閤，表以新額，築植告備，赫然改觀。嗚呼！提八千之衆，破百萬之兵，以生前之忠勇爲身後之英靈，草木皆人形，風鶴皆軍聲，俾幽冥之昭格，矧躬列于神明，將見壯我軍容，肅我行壘，保佑社稷，莫安邊陲。其有望于將軍者如此，于是乎書。時慶元四年歲次戊午三月朔日，三山鄭之翰記。《景定建康志》卷四四。

（王曉波校點）

葛 洪

葛洪（？——一二三七），字容甫，自號蟠室老人，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間爲實錄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遷守工部員外郎，進直煥章閣，爲國子祭酒，仍兼史職。歷工部侍郎、尚書。嘉定十七年，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理宗立，除簽樞。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端平中，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召爲萬壽觀使兼侍讀，致仕。嘉熙元年卒，謚端獻。著有《蟠室老人文集》、奏議及《涉史隨筆》（存）共二十四卷。見《宋史》卷四一五本傳、又卷四二《理宗紀》二。

《蟠室老人文集》二十二卷，今有光緒六年活字印本，殘存十卷，藏南京圖書館。因複製索價太昂，無力獲致，今先就諸書輯錄遺文數篇，續補有待于他日。

論將帥疏

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爲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

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拊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掊克之禁，蠲營運之逋，其倣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廩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於拊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倣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爲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驕橫，類難役使，于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脩造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爲新而已爾。自謂撙節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剥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繳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摩厲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宋史》卷四一五《葛洪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一，《金華文徵》卷一四。

與鄉令論推排利害書

比承公劄，諭以推排在即，鄉胥富室欺弊滋多，委自詢訪利病以聞，是誠鄉邑莫大之幸。茲事體大，前後不深察，類以文具行之。往往弊倖愈積，而民之受困者益衆，稅之虧陷者益多，催科費力，差役不均，悉原諸此。今幸明政下車，究心民瘼，誠意實德，上下具孚。又能不鄙夷其人，俯詢博訪，將以有行。民之受惠，庶自今以始。某承命以來，詢諸父老與士夫之賢者，大抵未有良策足以仰

副盛意。其說不過欲勒里正戶長從公，首併詭挾等戶，根括逃絕等田。政恐所首未必實，所根未必盡，而告訐紛紛之患已足害和平安靜之政矣。某昨備數昌國，嘗身親之，初亦以爲衆不可蓋，未免博詢諸人，久而未見有可據伊之說^(二)，遂嚴立榜限，曉諭詐匿之家，許令首併歸戶，所有日前脫減情罪，從自首例，一與闊略。仍諭產去稅存之人，各令齎抱砧基干照出官，專與委官，挨究歸着。又於未造丁帳以前，先次喚上正長，丁寧開諭，令於沿門抄錄之時，須要役主正身親自行遣，不許容代役家人參預其間，一口一丁、一項一目，不管隱漏。如將來審覆似有不盡不實，罪坐役主，決無容貸。仍與結立罪罰，責狀附案。所造帳式，因與增立條目。除保甲照條結立外，逐戶先總具丁口人數，次各開丁口官名、第行、年甲，及作何藝業；業儒、業農、業工商之類。次具所居屋宇，或自己屋，或僦人屋。所種田土，係自己田，或租人田。次具有無店庫出贖錢穀，生放牛羊雜畜。或係土着，或係客戶，及間有犯過景跡之人，亦仰逐一開具，不得稍有隱落。帳籍既就，又令逐都各照人戶所居遠近抵踏，併僧舍、道院，打畫魚鱗圖二本，一繳申縣衙，一留本都。各與點對圓備，用印。然後委同官或長官躬親不測，下都抽摘點覆。就內或稍有與先來所具帳狀不同，却將元具帳人徑就地頭科斷，傳示諸鄉，仍勒從實改正。其餘都分或見得先來所具未至的確，亦許自首，重行抄造。務在盡實，不爲具文。彼保正長知縣道所行不苟，亦自更相告諭，不敢爲欺。俟合干人入局，却將此籍爲祖，斟量陞降，高下粗可得實，而詭匿等弊亦可輾轉究見。自後或遇舉行荒政，或有追呼名件，皆可則按圖籍，隨宜施行，不待臨期取辦於里胥之手，反與之爲賣弄之地。某愚暗無所見聞，特以明政切於民隱，不

耻下問，故不敢以姓名不祥爲忌，冒昧一言，直恐所言後時，施行不逮。若求盡去詐匿，減免產去稅存之弊，獨有舉行經量一說，或可掃地更新，不然未見果能盡如人意也。區區所白，未究萬一，他容續控。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五，道光十二年刻本。

〔二〕伊：疑當作「依」。

與仁仲府判帖

洪叩首拜啓仁仲府判計議丈台座。洪憂苦杜門，無從訪便，疏於具問起居，唯是卷卷瞻仰之私不少忘爾。近在橫港解后六六哥，獲聞諸況之詳致，欲朝夕拜狀，忽奉十七日所貽教，佩服記憐，俯慙不敏也。即辰共惟關決神相，台候動止萬福，洪苟活餘息，遽及祥禪，觸緒摧割，荼毒如初。新歲只數日間，殊忽忽無生意也。竊承題輿事簡，頗多閑暇，但六六哥暫去侍旁，想不無書尺應酬之勞。二姐以次諸眷，春和必俱過治所，當不落莫耳。承侍未涯，臨風馳遡。伏冀爲邦家崇護，茂介新祺。謹上狀，不次。洪叩首拜啓仁仲府判計議丈台坐。十二月廿六日，謹空。《石渠寶笈續編》。又見《宋人法書》第四冊，《古書畫過眼要錄》第五七三頁。

涉史隨筆序

凡今微官泊布衣求進謁於廟朝者，懼其無因至前，必託曰有己見，以爲之先，而覬倖一日之呼召。廟朝不逆其情，呼而前，叩其所言，自蘄進句憐外，往往訖無他說。習常成俗，上下恬不以爲怪，是直相與從事於欺而已。而洪固不敢爲欺也。比以憂居，取歷代史溫繹以自遣，間有所見，與夫或得於前脩之說、師友之傳，則隨而筆之。因擇其可裨廟論之萬一者二十六篇以獻，名曰《涉史隨筆》，特欲借是以蓋己見之欺，非敢自詭有助涓塵云也。雖然，昔人有言：郢人遺書燕相者，以夜作書，而命左右舉燭，因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得書，省之而喜曰：「夫燭在下則翳，翳則不能以分白黑；在上則顯，顯則十步而見鬚眉。賢士大夫固亦朝廷之燭也，不可以不舉也，是直教我以舉賢也。」入言之王，王以其言，舉賢而用之，燕國大治。夫以舉賢而國治，則固燕相之功；以舉燭爲進賢，則非郢人之意。郢人略於筆，而燕相精於說耳。洪今所筆者誠略矣，若夫因其略而精之，則又惟融明是賴。洪謹序。《涉史隨筆》卷首，知不足齋叢書本。

祭李蘄州文

嗚呼茂欽，至此極耶！彼蒼者天，邈難詰兮。福善禍淫，豈予欺兮。與城俱亡兮，死固得其所也；盡室淪胥兮，禍胡爲其慘而。揮此淚於寢門兮，特吾黨之私、姑息之愛；公此身於天下兮，雖一時之屈，百世之輝。既封疆之是任，而禍變之適罹，安得不授命於見危之頃，舍生於取義之時？整冠肅容，望闕而引決，彼刀鋸鼎鑊曾何足以動道心之微！當敵騎之倏至，豈無唇齒之相依。策應之師一騎之不發，類皆區區自保於城池。不啻下視越人之肥瘠，疇念上繫朝家之安危。原其設心而措慮，不過全軀而保妻。回視九泉英氣之凜凜，其食息世間，寧不顏厚有忸怩？天欲使之傳芳播美爲偷生之媿，故以是高名全節獨卑於隴西。某生而同里，學不異師。惟昔氣諧於臭味，相與情厚於等夷。昨手翰之方辱，倏風聞之復來。對老稚以驚駭，通曉夕而涕洟。紛騰箋而歷訪，猶幸萬一所傳之或非。搖心旌兮西望，愴神旆兮東歸。行路之人尚復爲之痛泣，矧平居切磋之是資。此所以再拜三復起云亡之嘆，而又以慟哭其私。薄奠不腆，曷旌我悲！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五。（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六六〇二

陳文蔚一

陳文蔚（一一五四——？），字才卿，自號克齋，信州上饒（今江西上饒）人。嘗舉進士。師事朱熹，講讀鉛山，隱居不仕。其學以求仁致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事。文章淳厚精確，不愧有道之言。端平初，都省言其所作《尚書類編》有益治道，詔補迪功郎。有《克齋集》行於世。見本集《癸未老人生旦》，《考亭淵源錄初稿》卷五，《克齋集序》（《克齋集》卷首），《宋史翼》卷二五。

傳世《克齋集》十七卷，乃明初其郡人張時泰及其裔孫良鑑掇拾成編。本書所收陳文蔚文，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克齋集》爲底本，參校正誼堂全書本，輯得佚文三篇，合編爲八卷。

致遂賦

余生多艱，勞筋苦志，顛頓萬狀。少不知學，意謂約可使豐，窮可使通，未免有出分在想。既登師門，日夕講貫，浸灌之久，始悟昨非，且得動心忍性之力。紬繹《大易》致命遂志之旨，

謂命者一定而不可易，一以委之，而從吾所好，因作賦以自述。其辭曰：

猗惟皇之降衷，曾靡間於賢愚。既均賦於四端，又何別於錙銖。乃天命之流行，凡有生而與俱。苦稟氣之不齊，未免乎分量之拘。匪亨塞之爲異，則厚薄之有殊。亨匪出於人謀，塞亦根乎厥初。薄豈使人不足，厚豈欲其有餘。繇分定之故爾，人力詎能加損諸！偉哲人之秉靈，合天人而爲一。順造物之自然，於吾心而罔窒。雖有通而有否，與或得而或失。蓋先定於冥默，豈變遷於此日。達則行於當世，窮則安於一室。知在天之靡常，恃修爲之可必。不以寬而舒徐，不以窘而迫怵。雖素乎貧賤患難，嘗日怵而心逸。不可倖者一以付之，所當盡者未嘗或失。第從吾之所好，匪避勞而趨佚。既無入而不得，動每見於逢吉。彼昏庸之弗明，常隕穫於所疑。凡一定之天命，謂可勝以人爲。動欲任乎智力，謂禍福之可移。曷於理以弗察，根厥命之不知。既行險以僥倖，遂倒行而逆施。稽有命之前訓，豈聖賢之我欺！羌醉生而夢死，奚止乎小黠大癡。慨吾生之多艱，自青陽而已困。意利達之可營，冀鵬圖之一奮。何所向以背馳，既中途之顛頓。當利害之相形，尚胸中之交戰。幸天誘其懦衷，就師門而學問。承教戒以非一，希遜世而無悶。雖志苦以筋勞，敢人尤而天怨？中既有以自信，外雖榮而不願。誓將以此而終吾生，又何有乎遺恨。辭曰：富貴浮雲，吾何求兮。從吾所好，聖門游兮。瓶儲不繼，亦忘憂兮。處困而亨，樂林丘兮。彼窘室廬，山爲囚兮。此順天命，心休休兮。《克齋集》卷一三。

又見《南宋文範》卷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九，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

進書編表

臣文蔚言：七月十五日，伏準本州送到七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取索臣所著《尚書編類》者。臣一介庸愚，識見膚淺，不自揆度，妄意纂輯，得罪聖門，方竊自訟，豈謂聖朝不棄涓埃兼收並取，下及纖微。臣文蔚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聞帝王出治，稽古爲先；聖哲貽謀，修身是急。必探蹟於精微之地，乃收功於土苴之餘。自昔講求，具有本末。伏惟皇帝陛下英資天縱，聖敬日躋。道得堯、禹、湯、文之傳，書究虞、夏、商、周之蘊。微言奧旨，默契於宸衷；大義宏綱，悉關於天理。非如經生學士窮年既日，苦志疲精，溺情傳注之間，玩意篇章之末。蓋將以彌綸天地，酬酢古今，無非帝學之淵源，豈但雲章之黼黻。然且下采芻蕘之論，上裨旒冕之聰，如太華之微塵不遺，若日月之容光必照，聖而益聖，新以又新。幸若愚臣生逢明盛，且如臣者老於草澤，幼玩簡編，久蒙教育之恩，得盡鑽研之力。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三聖；彝倫之叙，備闡於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載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衛，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傳說於築巖之賤。官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沈湎。鼎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獒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傅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匪正。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宜罔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

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之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伏願皇帝陛下加日就月將之志，進日升川至之功，用舜之中，建武之極，以是陶成萬化，鼓舞羣生。還風俗於粹古之淳，示法則於將來之永，則臣得與漁樵同樂，鉛槧自娛，雖居曠野之遐，若對清光之近。《書編》凡一十三卷，謹隨表投進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克齋集》卷六。又見《經義考》卷八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九，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

辭免恩命劄子

文蔚自幼讀書，已知忠孝爲立身之本，居家則以事親，立朝則以事君，捨此二者，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年寢長，承父母之命，應進士之科，求爲祿養，終以不能趨媚時好，輒見擯於有司。繇是一意古學，讀《大學》、《中庸》之書，講正心誠意之學，親師取友，進德修業，亦欲得尺寸之權，以展布四體，固非無意於斯世者。然賦分蹇薄，徒送日月，命不易得，時不再來。強壯之年既邁，桑榆之景日侵，今已八旬有餘，精神昏瞶，血氣凋耗，志雖存而力不逮矣。不意聖朝過聽，誤加收用，意謂尚可使令，豈知不任驅策。自揆衰殘，不敢僥冒，以誤明時期待之意，輒露繇衷之情，冀蒙從欲之仁，使之終老山林，以諧素願。況今日聖主當陽，繼離之明，欲夫之決，垂意人才，正人耆德，搜羅殆盡，咸願正色立朝，悉心竭慮，以共興太平之治。如臣者，不翅泰山之微塵，滄海之一漚，豈足爲

明時輕重。欲望敷奏冕旒，察臣之愚，憐臣之耄，收還成命，以遂一夫之欲。干犯鈞嚴，無任惶懼戰汗之至！《克齋集》卷六。又見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

答徐崇甫人心道心并性理說書

人心、道心固無二，以其或生於血氣之私〔一〕，或原於性命之正。生於血氣之私，豈非人欲？原於性命之正，豈非天理？況舜、禹相詔之語，已有危微之別，則一邪一正固無疑矣。繼之以惟精惟一，則欲人於致察之力細密而無不盡，持守之志堅固而無或雜。蓋察之不密，則二者交互於胸中，而天理人欲不能致謹於毫釐之辨，雖欲於持守之際，純乎天理而不雜於人欲之私，不可得矣。惟精惟一，則兩下工夫並進而中可得矣，中即所謂道也。來諭援孟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爲證，而謂道即人，人即道。聖賢語言意各不同，兩處各看，令融液透徹，庶幾不相病耳。性善之說，以水清爲喻，非不善，第以清濁爲言，則雜乎氣質矣。其後謂氣有不齊，而其質則一，意欲言性無不善，如水無不清，不知既以氣質言，則水不能皆清，性不能皆善矣。當如孟子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則無病耳。此乃講學之本原，當取孟子與告子辨論處熟看，仍以《程氏遺書》論性之語參酌求之，知本然之性與雜乎氣質而言者不同，則議論方有的當，非臆想料度之可及也。來諭以天命比君命，此固然矣，但分心性情處，亦恐未然。蓋心統性情，性即心之靜，而情即心之動，心不能不

靜，而亦不能不動，豈有惡於情哉？今日人之本心即性也，其不善者情也，心性既無毫釐之別，又直以情爲不善，則與滅情之見何異？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豈以情爲不善哉？心、性、情之界限，惟孟子之書具其條理，無吝熟咀味也。吾輩相去之遠，不得羣居講學，苟書問中，又不能盡情無隱而同聲相和，即爲同門之罪人，是以不敢苟相阿徇而傾倒。鄙見如此，幸詳之，復以見告。

一邪一正之說，傷於刻畫。人心未必便邪，第生於血氣之私，不知簡梃，則易流於邪，此所以惟危也。當如叙中語，人莫不有是形，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因暇日抄錄舊編，將因書復以告崇父。嘉定辛巳十二月二十六日。《克齋集》卷一。

〔二〕血：原作「形」，據正誼堂本改。

又答徐崇甫說書

前書見教人心、道心之說，謂「惟危惟微者，俱未可以言中」；曰惟精惟一者，必如是所以爲中。若便指人心爲人欲之私，其意義無乃太疏淺。某再三詳之，極感開發愚意。竊謂貴乎精一者，正欲

察其微而安其危，如是乃可以得中，非謂精一便爲中也。爲字似未穩，人心固不可便指爲人欲，畢竟生於血氣，易流於人欲，此所以爲危。《中庸·序》於此辨析甚精。尊兄謂「平心定氣味之，又驗之於心，其旨自可見」。此言甚善，但當實用其功，則舊見庶可濯去，而新知當自得也。《克齋集》卷一。

答崇甫所辯講義二條書

蒙見教懲忿、窒慾二事，較之鄙見，尤覺條暢，足以補其缺漏，甚感甚幸！但謂忿害淺，故懲之；慾害深，故窒之。愚意恐忿、慾之爲害，不可以分淺深。蓋忿之來也暴，不知不覺之間，已致於肆橫而不可制，故必懲之，懲則尤欲其用力也，程子謂治怒難，治懼亦難。明理可以治懼，克己可以治怒，正謂此耳。慾心發於隱微之中，其來也以漸，只要早覺，纔覺便可制，然非恬於世味者不能也。以此觀之，忿、慾之爲害，不可以分淺深，尊兄以爲如何？儻有未然，更俟開曉。

仕學二端，謂理無窮。學寧有窮，援漆雕開事以證，可謂名言，良用敬嘆。但引周公事，恐孔子只說凡人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驕、吝二字，非指周公而言也。來教以爲聖人尚爾，況其未至者乎，似便以周公爲驕、吝也，未免語病。更幸思之，詳以見教。《克齋集》卷一。

劉靜春寄示太極要旨答其說書

名黼，浦城人。

《太極》一篇之旨渾融條暢，深得濂溪之意。如曰「理存乎物之中，物非出乎理之外，聖賢教人即物以窮理，《大學》之書不曰『窮理』，而曰『格物』」，援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說，且謂《通書》之作，不過發明是圖之意。是皆至當之論，不可移易。第文蔚猶有一二所疑，不敢不求質於左右。《洪範》「初一日五行」，蓋當時箕子次叙九疇，謂當自五行而始耳，故有初一、次二之目，以至於次三、次四以下，莫不皆然。然來教謂「初一云者，五行中有太極」，恐求之太過，而非箕子叙疇之本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爲一陰一陽則謂之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陰陽之運行往來者有二氣焉，是形而下者，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固是器亦道，道亦器，須著如此分別，則語無病耳。來教謂「是後天之學也，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未免語病。是雖白玉之一瑕，恐垂訓立言，要當使無瑕可指爲佳耳。鄙見如此，未審然否，幸反復之以求真是之歸。是望是望！《克齋集》卷一。

答傅子澄書

朱先生所引程子「格物」之說於《大學·或問》中，其間作三截。中一截所引工夫次第，以瀟觀之，豈非在「莫若察之於身」上着工夫？所以朱子自講「格物」一段，亦只在心、性、情上，然後却及於身之所具與身之所接，極其大盡其小者，循序用工，先生以爲然否？

格物工夫，朱子多就心性情說者，蓋爲察之於身，尤爲親切。吾身萬物之理皆備，自一身推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非謂只察之於身而不復推之於物也。

朱先生說持敬之方，歷舉程子、尹、謝之言，固切矣。然以瀟觀之，只自「主一」上着功夫，若能主一，便可整齊嚴肅，此所謂繇乎中而應乎外也。

持敬工夫，只在主一，便自整齊嚴肅，固是如此。但聖賢教人，不令一處放過，隨事簡察，無時不然，無處不然，所謂内外交相養也。若只說主一便了，則起居出入之間，或細微不謹，則於主一功夫未免有間斷也。

前日西溪觀水，抑之因舉「道體」二字。先生曰：「與道爲體。」抑之又謂「與道爲一體」，先生以爲不然。次早，抑之又問，以謂「無物不體，無時不然。爲道之體，以其難見，故指川流而言」。先生以謂「皆是枝葉之說，須要識如何是與道爲體」。瀟愚意謂程子所謂天運而不已，日

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此即朱子所謂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之謂。然道固是純亦不已，亦只把這天地之化，來與道做箇體。指川流而言者，以其著見而易察也。不知是否？

道體之說，其間亦有近似處，終是未釋然。且子細玩索，他日面見，言之未晚也。《克齋集》卷一。

答王抑之書

《論語》「莫我知也夫」，此一條文理亦不難曉。向年文蔚曾隨文解義，質於先生，皆不以爲然，竟不曾剖判。後來文蔚因別看文字，意先生之意或出於此，未及質正，先生已棄諸生矣，至今爲恨。先生曰：「此却是個有思量底事，却要在不思量處得。」

國君夫人父母終無歸寧之禮，使大夫以寧於兄弟，非國君夫人則無此制，然嚴於禮法者，父母終亦以不歸爲美。「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觀此則可知矣，今世俗不能行也。

上爻爲主，專以此爻而占吉凶，亦須以下爻參驗，但所重不在下爻耳。

以一卦言之，則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三爻皆變，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是用本卦彖辭占。然所謂彖辭，卦下之辭，便是所謂系辭也，非「彖曰」以下之辭。《克齋集》卷一。

答周希顏問浴沂書

聖人之心，虛明瑩徹，無所繫累，如懸鑑當空，過者必炤，而虛明自若，不逐物以往，故物各付物而各得其所也。曾點識之，故於言志之際，託興於風乎舞雩，而胸中了無一事。聖人喜其與己志合，喟然與點。《集註》謂天理渾然，隨處發見，不過即其所居之位，適其所履之常，而天下之樂無以加焉。用之而行，則雖堯、舜事業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作爲也，可謂得形容之妙矣。但其所見至此而行不揜焉，所以爲狂也。三子各拘拘於一事，所見者小，然却皆其實事，故聖人亦許之。子路不達「爲國以禮」道理，雖是己之所能，然未免有意，若隨事順應而不見形迹，則氣象又不同也。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一循天理之節文，而我無意焉，聖人之心不過如此。子路之才固是有餘，觀其言志，皆是才之所可及，而子路未免以此橫在胸中，而不知人之所爲皆是天理之當然。故程子謂：「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此意。只爭些子，其見地便不同也。」舜有天下而不與，是不以位爲樂，與此又別。《克齋集》卷一。

答夏自明書

自明竊見「費隱」一章，以爲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而文公《章句》則曰：「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如此則不知費者聖人固有所不能盡，而隱者聖人還能盡之否？《章句》又曰：「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不審所謂「所以然者」，果何所指？費者，舉道之全體而言。蓋天下萬物無非道，大而天地，細而毫毛，無非道也。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知、不能。如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是有所不知也；如堯、舜之病，博施濟衆，是有所不能也。隱者，乃事物中之理，事物之所以爲事物，必有所以然者，理是也。事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理則聖人無不明矣。

自明嘗讀「克己」章，謝上蔡之言曰「克己須從性偏處克將去」，如此則是兼變化氣質而言，不止克去己私。而文公《章句》止言「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不知何故？

己者，私欲也。克己，是欲勝其私欲。上蔡云：「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做克己工夫。」此言最切當。

「性近習遠」一章，文公《集註》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善惡之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不知還是本然底相近，抑是氣質底相似？初之一字，於二

者何所指？

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知愚均稟，孟子言性善者是矣。雜乎氣質，則有善、有惡、有清、有濁，雖善惡清濁之不同，然有生之初，大抵相近，自其習之不同，則又遠矣。《克齋集》卷一。

答徐子融師堯說書

文蔚於儕輩中早聞子融徐兄篤志力行，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與世俗浮沉於富貴貧賤、得喪禍福之中，恨未一見，以洗其凡俗之陋。比者率然趨造几席，愧不以禮，方欲修刺以謝過，遽沐左顧，且示《師堯說》一篇，於足下謙光何損，其如重不敏之咎何？孟子論鄉願之亂德，以謂「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知世俗儒者，外堯、舜以爲學，則不可以入道矣。今足下啓學者以師堯，雖有作者，不易其言也。然竊有說焉。道之在天下，蓋出一本。所謂旁出者，果是根耶，雖森然日長，於本乎何害？非其所出耶，則此榮而彼瘁，彼榮而此瘁，勢不俱長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蓋似是而非，使人眩於名實而不之察，聖人則深懼其陰中之害甚於顯行，故嘗加戒謹恐懼。觀孟子答公孫丑好辯一章，其意可見。大抵歸於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亦猶韓愈氏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彼不息，此烏乎

流；彼不止，此烏乎行。然則奈何亦曰剪其形，滅其影，翳之者去，則明期至矣。必以爲本同而末異，是教之使附會，豈儒者之言哉？排之而或勝、或不勝，則繫乎力量之大小。必曰去本之有遠近，則此道所在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行堯之道，是堯而已。可以古今論者時也，不可以古今論者理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文蔚適在憂制，不暇他及，姑因來教以畢其說如此，儻有未然，願因是而反覆之。幸甚！《克齋集》卷二。

又答徐子融書

儒者之道，正不必窮高極遠以爲異。中庸之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所謂聖人不能知行者，非杳冥茫昧，如異端之談空說妙，蓋極其全體大用而言之，而聖人容有不能知、不能行耳。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則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莫非此道，非索是道於民生日用之外。今學者但能窮理以爲先，躬行以爲急，動靜語默，皆適其宜，而不馳驚於荒唐謬悠之域，即子思所謂中庸之道也。文蔚綿薄無似，志有餘而力不足，每以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爲懼。來諭謂「不能弘聖道而徒言闢異端」爲學者之病，是固然矣。但異端似是之非，易以惑人，儻不深排而力詆，則爲害非淺，豈但千里之謬起於毫釐之差而已？正程先生所謂遠之當如淫聲美色，豈姑待其能弘聖道而後闢之哉？闢異端即所以弘聖道也。果如來諭，則是黨邪庇僞，反爲異端之地矣，於

弘聖道乎何望？又謂「釋、老不能兼吾道之所有，而吾道備釋、老之所無」。竊謂本領有所不同，吾儒將此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乃厭苦根塵，瞑目面壁，就此身起見，豈知性無內外。儒者成己便要成物，故子思曰「合内外之道」。今日不務成物，惟務成己，豈知成己者耶？異端之學，正爲理窒，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先。聖賢明理，故辯異端似是之非，實以憂世爲心，學者一有不察，則陷於其中而不自覺。今欲使之鼎立並行，是欲薰蕕同器，苗莠並生，聖道何繇而明？人心何自而正？儒先長者，所以每爲學者苦口也。然此道既有當世大人以任其責，吾輩惟當留意切己功夫，精察明辯，一毫稍涉異教，深扃固鑰，如拒盜然，庶幾不至陷於其域。此道信者極希，稍有信者，未必粹然一出於正，反務窮高極遠以爲異，宜乎千載寥寥，而道之不明不行也。文蔚學雖未至，實不敢外用其心，少冀他日有成，願與同志共臻斯境，明者以爲如何？《克齋集》卷二。

又答徐子融書

文蔚蒙以《王畿千里圖》見教，開示曉然，如指諸掌，始信朋友切磋，不爲無補，甚喜！甚幸！但「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之說，思玩久之，竊有未喻，此爲兄先入之言爲主，顧於此體認有所未精耳。蓋此章正見君子小人公私之心，往往學者多因「懷刑」二字壞却一章全意，以謂刑不可懷耳。殊不知此君子小人，非指在上在下而言，正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

類。刑又非鞭笞之屬，乃典刑之刑，謂法制耳。君子之心不敢自肆，動欲循守禮法，故心每念之而不忘；小人則喜縱惡拘，顧利忘善，與君子所懷正相反也。尊兄錯認其意，凡言君子者，必欲以爲在上之君子。又以謂「懷刑」者，好用刑以威天下，其意與本文甚相遠，殊覺穿鑿也。可將《論語》反覆熟讀，庶得其旨。《集註》所引和靖語尤可玩味。《大學》「悖」字，恐不可依韻讀，須用陸德明釋音爲證耳。

文蔚答子融此說，後余正叔見之，云：「懷刑者，即世俗所謂懼法朝朝樂是也，非動欲循守禮法之謂。」文蔚亦自覺其言之失，未暇爲子融言之。暇日因閱故稿，偶見之，遂附其說於後，用不忘朋友講習之益，所恨正叔已亡，爲之黯然者久之。紹熙庚戌三月二十四日〔一〕。《克齋集》卷二。

〔一〕紹熙：原作「紹興」，按紹興無「庚戌」，又據陳文蔚生卒年，此必爲「紹熙」之誤，因改。

全宋文卷六六〇三

陳文蔚 二

通晦菴先生書問大學誠意章書

文蔚近於邸報中得知先生復有召命，可見聖眷優隆。仕止久速，惟其所遇，萬一雲龍會合，蒼生有莫大之幸。不知先生於出處之計如何，非淺陋所及。文蔚於九月二十一日夜夢中偶得一詩，覺來尚能記省，其詩云：「二更月已上，詔書來藉甚。巖穴被褒旌，海內必安枕。」文蔚初以爲適然，今觀再有召命，恐其所感在先生之遇合也，敢乞量宜進退。徐子融罷學到五夫，其志甚銳，文蔚偶有牽制，不得偕行，徒切悵快。前書曾以《大學·誠意章》請問，蒙尊諭已失其書，謹再錄拜呈，乞賜明以見教。文蔚向來未得《章句》看，於此章嘗以意通之。謂自欺者，即無誠心於爲善，內實不肯爲善，而外竊爲善之名。如色莊者，是好好色，惡惡臭，乃中心實然之好惡。使吾好善、惡不善如此真實，則何適而非誠？爲善不出於中心之實，而外以僞爲，此所謂自欺。謹獨者無隱顯，無內外。若有

隱顯、內外之間，烏得爲謹獨？所以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以隱顯二其心也。然則自欺者，明知其不善而故爲之，即偷心之所致。鄙見鄉來如此，及觀《章句》解「自欺」之說，乃有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之說，初以爲疑，反覆諦玩，乃知先生承上文「物格知至」而言，蓋謂凡自欺者，皆不先格物致知，而知有所不至，故本心之全體不明，而私意容或竊發。不欲其本心之明知之，即自蔽其心之謂，經文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於此見得益親，而又說得自欺意出，誠非學者所及。然文蔚於「欲」字猶不能無疑，以謂小人之爲不善，若非昧然有所不知，即是肆然有所不恤。肆然有所不恤，乃明知其不善而爲之也；昧然有所不知，乃不知其不善而爲之。自欺者，意其不能格物致知，故心之全體不明。當其爲不善之時，不自知其爲不善，非不欲其知也。若謂陰爲蔽匿，不欲使其本心之靈得以知之，畢竟先已知其不善矣，即肆然有所不恤者，欲不欲，不足以言之也。文蔚前書所疑如此，近來再讀《大學》，見得此章所主多在「謹獨」上，故「君子必謹其獨」一句凡兩言之。至引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依舊說歸「謹獨」上，其意乃不承上文致知之說。文蔚恐當時立言之意，只宜據「誠意」一章自說，謂誠其意者乃毋自欺也，毋自欺便是謹獨。人或自欺，則內裏是一般，外面又是一般。即小人閑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雖幽獨隱微之中，顯著如此，不可不謹也。傳文只以謹獨爲誠意功夫，而經文知至而後意誠之旨自在其中。如此看，庶得一章之意渾全，不識先生以爲如何？幸併前說，明賜開曉，不勝至望！《克齋集》卷二。

與余正叔書

切己工夫，日來必有新益。光陰難得，吾輩不可不念。文蔚每日於體察外，尤着意克己工夫。緣有性偏難克處，殊以爲撓，正上蔡所謂病根在此者是，若不克去，終是爲累。文蔚又以不合時俗之學，孤立如此，若非己排人，即人拂己，亦戛戛乎其難矣，然亦得就上面做工夫，雖曰難處，未必不爲益，當時時提督，使不間斷耳。大抵吾人工夫不進，只緣間斷處多，若頻頻警策，無頃刻間斷，如此三兩年，豈有不進？昨在城，因說去私意，覺得長者其言稍寬，據拙見以爲其害不細。今人固有自見爲私意，更欲護占，不肯放脫，如此氣象，只是依舊，又不見有日新處。彼此各欲進步，不敢不盡誠，更望見報。《克齋集》卷二。又見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

請問晦菴先生書

文蔚嘗因讀《易》，至「恒雜而不厭」，偶有所感。以謂人之厭紛雜者，繇無恒一之德也。苟有恒一之德，則所守者定，雖處紛雜而不厭。自是每於應接之間，隨事區處，遂見此道無時不在。惟是近來接應頗多，未免厭憚，豈有心力未洪，尚有打不過處，以至如此？文蔚究其病根，皆生於固。緣文

蔚每事動守常程，事出來於不意，必拂亂常度，一二事尚可支吾，至於十百則厭棄之矣。今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當有悠然自適之處，不識先生以爲如何，更乞提誨。明道先生引石曼卿詩：「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以謂形容得浩然之氣。文蔚雖想像見得意思，終不瑩徹。近見子融舉先生所答語，竊有所悟，莫是天理自在流行，而萬物各遂發生和樂之意否。此等固不可求之言語，要當自得，但欲先生知鄙見大概如此耳。《克齋集》卷二。

又請問晦菴先生書節文

文蔚因看《大學·或問》，見於「誠意正心修身」章，有防微謹獨、持志守氣、勝私去蔽之說，文蔚私竊喜之，以爲數語尤極簡要，不可斯須忘。今歲多廢讀書，於此三者，隨所發見，省察鋤治，嘗欲置之窗牖，以示警省。《克齋集》卷二。

答徐子融書

伊川識量之說，蓋謂能明事物之理，則天下事舉無足以動其心，但味一「物」字，自有眼目。若如來諭謂「識者爲知仁體而識《西銘》之義」，則專說入愛上去，恐非伊川之意。如舜之飯糗茹草，

若將終身。及其爲天子，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知此則知鄧艾、謝安醉後，貴公子皆爲物所動，若明理，則窮達、貴賤、得喪自無與於己，何動之有？且如今人以勢位自高，皆是將勢位做己分事，便見我大彼小。若是識得，則做天子只是要了天下事，做諸侯只是要了一國事，幾曾教我以天子、諸侯之位去驕人？又幾曾以此爲我榮？勢位自勢位，我自我，如舜飯糗茹草是此舜，被袵衣鼓琴亦是此舜，舜何嘗有加損？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也。若如此處儘有儘着得，何物可動？議論出己，亦是如此。大凡議論，只是要求是當，天下之理如此，吾之議論亦如此，方得一箇是，何足爲己得？天下之理如此，吾之議論不如此，乃是己見不到。有見得到者，方且求益之不暇，敢屈人乎？所謂識者，只是識得事物當然之理。識得此理，則此心超然於事物之外，無物足以動之，其量豈不洪哉？若見不破，則視外物爲輕重，隨物而盈，隨物而減，淺陋不可言也。來教引入《西銘》，其次引入《孟子》可欲之謂善，其次又引入《中庸》致曲，只是枝蔓，了不干事。荷愛之厚，不敢隱情，直述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克齋集》卷二。

再答徐子融書

再蒙警誨，足見謹思明辨，不爲苟同。所諭伊川此論之眼目，却恐在「惟知道」三字上。「動」之一字，止是指出病痛耳。愚竊謂病痛不在「動」字上，「不知道」乃是病根。所以前書答兄謂「能

明事物之理，則天下事舉，無足以動其心。」然則「動」之一字，伊川豈是輕說過？學者尤不可不着意看，豈謂源頭不從明理上來也？兄更宜細詳鄙意。又謂「《西銘》所以謂之言仁之體」者，如曰言聖道之全體也。蓋窮理盡性，至命之要，莫不在是，未可謂專說入「愛」上去。恐「愛」之一字，未足以盡《西銘》之義，此則固然。鄙意非以《西銘》爲專說「愛」，實恐尊兄看《西銘》，因「民同胞，物吾與」與夫「尊高年、慈孤弱」等語，遂以《西銘》爲說「愛」，故因伊川識量之說爲識仁體，而知《西銘》之義。若如此，非惟失伊川之意，併爲《西銘》之義失之矣。區區之意，正恐尊兄錯認《西銘》之意，非以《西銘》爲專說「愛」也。當初伊川只說一箇「識量」，甚明白平易，又何消如此引證？只是大率人既有識見，自是有量。尊兄不知鄙意，却引《西銘》後段自「惡旨酒」以下，謂此等語非止乎「愛」而已，此與舉子牽合文義作策問何異？來教以知道爲識仁體，而知《西銘》之義，豈有不善。又曰「聖人之道莫大乎仁，說得仁體分明者，莫如《西銘》」。此則至當之論。專論《西銘》則可施於伊川「識量」之說，實似枝蔓。又轉入《孟子》「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與《中庸·致曲》，愈難曉矣。吾輩講學，惟欲求是，不可阿徇雷同。文蔚心所未安，不敢以自誣，而且誣朋友。有便更質之先生，得報併乞示教。所答先生書有「子路有聞未之能行」之論，甚善，且蒙轉以寵贈，深荷警策。如兄果毅有聞，不患於不行，所望讀書窮理，更加子細。蓋知之既深，行愈不難。《遺書》所載：「覲着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此言有味，尤當玩之。《克齋集》卷二。

再答徐子融書

昨舟中數詩，因筆錄呈。又蒙寵和，且深有警發，非愛厚何以及此？諸兄和章併領。立之宗兄「濯纓便是此時心」之句尤極精明。再用元韻，以謝諸人寵貽之意。別紙見教之詩，亦皆和韻。但「精一危微共一心」之句，文蔚未曉所謂，後訊更望詳教。鄙句兄謂微有悅紛華之意，極荷箴誨，敢不佩服！前來兩書，又蒙申說，甚善。但以謂「欲要人道見到精約處而不費辭」，若如此安排，則害理甚矣。人若不自覺，不謂文蔚尚有此，不因良友，何以得之。引證固不妨，若如前書引證，則不可，蓋謂引《中庸》、《孟子》之類。又云識量有淺深大小，及楚王亡弓、孔門言志等事，文蔚方且泛論，蓋未及此。義理愈講愈密，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也。近因讀《孟子》，觀其語意，後人不曾見到接續處，往往有之。如取一二，幸相與評論。餘見答子融詩及語錄。《克齋集》卷二。

又答徐子融論誠書

文蔚頃承示教「誠」說，涵泳久之，方敢作答，又以不滿意，不欲呈洩，今請言之。來教云「有
所謂誠之理，有所謂誠之德，有所謂誠之事」。不知誠之理、誠之德、誠之事就當體而言耶？有所指

而言耶？先生曰：「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不曰誠之理、誠之德、誠之事，但曰以理言，以德言，隨事而言。今乃曰誠之理、誠之德、誠之事，其言似近而實遠也。借曰理指天理而言，德指聖人之德而言，固爲天之理，非誠之理；爲聖人之德，非誠之德。蓋先生以天理真實無妄，非誠不足以明之，故名之曰「誠」。聖人之德，又不過全此天理而已，而無一毫人爲之僞，故聖人之德謂之誠德。先生以「誠」之一字名天之理、聖人之德，兄反而言之曰誠之理、誠之德，一轉語之間，殊不相似也。至於隨事，則亦隨人念慮言行之實，而以誠歸之，非誠之事也。來教又引明道先生語，文蔚頃年一見先生，便獲聞此論，云「修辭立其誠」，其字當細玩。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誠即指忠信，故曰「立其誠」。當時議論甚長，不暇悉舉。明道先生言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其言亦甚分明。今來教既引其言，乃謂「非法不言」，其修辭之謂乎？「非道不行」，其立誠之謂乎？如此行之亦不錯，但恐非經意，復非明道之意耳。頃聞先生曰：「此是聖人事，未有着力處，學者須是敬以直內爲可持守。」文蔚因問：「忠信還如程氏說，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否？」曰：「非也，此是實理。」蓋以此謂聖人之事，非學者所及。今吾輩工夫，無如擇善而固執之爲要，《中庸》分明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蓋擇善而後能明善，知之事也；固執而後能不失，行之事也。要之必先知而後能行。今尊兄止欲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或有非法非道處，

自家不曾識得，反以爲合法合道，而行之行之不疑，則何以爲誠也？是以子思、孟子言誠，皆以明善爲先。而先生《或問》亦曰：「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言亦以知爲先也。夫誠之義訓，先生既以實字爲言，蓋無所不包，非凡言專愬者可以盡之。有如來諭，前面雖雜引許多誠說，究其到底，只是將一箇謹愬看了，非惟失却易意，恐亦小却誠。先生言：「近世儒者知誠之爲實理，而不可以專愬盡如是，凡言誠者，遂廢其心之實，而一於理之實。是以爲說太高，而或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事之可訓，其亦誤矣。」此言蓋救過高者之失。今若就一事言之而不求其理之全，則彼固爲高而此反爲不及矣。大抵先生文字，須是浹洽貫通與看，將聖賢言誠處類聚求之，則頭頭項項，無適非實。雖或以理言，或以德言，或以事言，蓋皆不外乎實也。吾輩先須識得天理之無妄，而一言一行之間，又積累而至，則庶幾乎誠矣。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或有未然，更乞詳諭。《克齋集》卷二。

答吳伯豐司戶簡

昨者誠說，極荷詳諭，謂既得良方，便當修合服餌。文蔚敬當書紳，誓終此身不忘也。但類聚聖賢言誠處觀之，止答徐兄「誠」字名義未見歸一，非謂明善工夫止是如此草草也。《克齋集》卷三。

又答吳伯豐書

所評《存存齋銘》，謂立之之語與聖門不相似，德輝多贊詠之辭，少進修之功，誠如高明之見。但子融之銘自「人物之生」至「允懷勿去」都好，可見有用力之實。只是自「率性謂道」至「新而又新」，此四句斷却意脉，非止「精義入神」一語與存之之義不相切近。渠意到此，蓋欲說入成功處，不知前輩言語直是親切不走作。雖「靜虛動直」一語說著，至「新而又新」又依前說做工夫上去，殊覺無序。尊兄謂程子之說有二義，就《易》本文求之，只如《遺書》之意耳。若子融銘齋，則取經解之義也。尊兄以銘齋之義論之，謂畢竟所存者何物，豈非吾所具於稟受之初者乎？然是物也既具於我矣，因何而亡之。知其所以亡，則存之之功始有所措矣。大抵尊兄意思不苟，凡事必欲尋箇下手處，以此爲學，何患不進。但所引下三語謂此存之之法，似更有可商量。蓋人之所得於天者，渾然完具，本無喪失，所以亡者，固是爲物所誘，將欲勝此物。誠必有其道，勝得物欲之誘，則天理存矣，未能勝得物欲之誘，雖欲存之，不可得也。觀所論欲閑邪以存誠，寡欲以養心，然邪豈易閑？欲豈易寡？閑得其道，則欲將寡矣；不得其道，但見滅於東而生於西，欲未易寡也，此未爲用功得力處。文蔚記去年侍先生於精舍，一夕坐間，舉一學者問象山先生以爲學之道，象山曰：「某只是先立其大者。」因曰：「看此說他之學，亦自得其要。」遂稱贊孟子之說曰：「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卓

然豎起，此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又言「只是要常惺惺」。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今學者只爭一個不常惺惺。孟子言求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著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覺即是惺，若此心常惺，羣妄自然退聽」。文蔚用此言下功，果如所教。今吾輩且將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一章細玩，便是先生示人端的處。若但言閑邪寡欲而不得其要法，則誠未易存，欲未易寡也。惟中間「操則存」一語，却是喫緊。子融勿忘、勿助之語，乃是存之之法當如此，不然，則有急迫悠悠之病。下兩句云：「終始念茲，久懷勿去。」未見其不力。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或有未能，更乞警誨。《克齋集》卷三。

又答吳伯豐書

前日答簡服餌之說，亦只是泛言之，施於論誠則無所發明。文蔚竊謂此語雖非論誠，然學者果踐其言，即爲誠矣。言而不行，近世學者之通患，先生長者之言，只將做口頭說話，往往得其書，亦但知抄錄而已，不知書將何用，此文蔚所以書紳。尊兄之言，蓋欲即此使用功於誠「一」，不至對塔說相輪而陷於自欺之域耳。但其中一語云：「止於聖賢言誠處以求誠，則何善之可擇哉？」此語文蔚竊所未安。伊川先生曰：「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之，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也。」且聖賢言誠，無非發明天理，而人之一心，莫非天理之純全。自其蔽於人欲，故天理不明，隱而爲念慮，形而爲言行，

無非矯飾欺僞，而向之誠者，今皆妄矣。聖賢言誠，無非所以發明人心之天理，即其言而體認玩索，便可識本心之實體，而是非真僞、天理人欲瞭然不誣，即此便是擇善也，顧云「何善之可擇」，何哉？若如尊兄之說，只成泛言擇善工夫，無下手處。《中庸》言擇善工夫節目甚詳，各是下手處。且如吾輩今日論誠，誠字未易識，必須博學之。類聚聖賢言誠處求之，即博學之謂也；學之未明，質之師友，即問之謂也；問而有所未安，又經心自思，即思之謂也；思而有所未得，又從而反覆辨論，即辨之謂也。是四者，皆擇善之目，而後繼之以力行。至於他事，莫不皆然。今既類聚聖賢言誠處以求誠，又豈無善之可擇也？且聖賢所言，便是此心之理，豈但訓義而已？只要識得此心真妄，真者爲誠，妄者非誠，即須取真而舍妄。若闕識得後，便能如聖人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文蔚未敢道此，須是一言一行每致其實，則久之純熟，誠庶幾可得耳。文蔚答徐兄之意本如此，既蒙不外，敢再以請，幸折衷之。《克齋集》卷三。

〔二〕誠：原作「至」，據正誼堂本改。

又答吳伯豐書

昨者鄙說得蒙過目，至於反覆詳辨，所以警發愚陋不少，甚善！甚幸！徐兄議論雖有未的當處，

大槩却穩實。如來教首舉數條，可見渠以天理聖德與誠滾作一片，蓋嫌其稱名而不踐履，不知議論道理，須是還他色目分曉，豈可混然無別也。尊兄論之甚悉，文蔚不復縷縷。退之虛位之說，文蔚雖不聞先生之言，初亦意其如此，今得來教，始可釋然。但來教引《大學》之說，有曰「彼乃以是而賊其性之天理」，語似未瑩。蓋性即天理之具於心者，性之天理，則性是何物？天理又是何物？言人心之天理則可，言性之天理則不可。尊兄誠思之，當知四字有病。如鄙說未然，却幸明以見教。所評《存齋銘》，文蔚以閑邪寡欲未爲用功得力處者，正以中無所主則人欲紛拏，念慮雜起。如程子言：「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故須得一箇主宰。」又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邪不能入，自然無事。」此正與孟子「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同意。今尊兄既曰「欲敬以閑邪寡欲」，則固得其意矣，夫復何言？如論「致知」一條有曰：「欲致其知者，要以寡欲爲先。」文蔚亦謂：「欲寡欲者，要以敬爲本。」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尊兄言心靜不雜者，其致思必專，其索理必精，而古人自其幼時涵養之術已具，蓋皆以敬爲本也，其論甚善。其他諸說皆精詳縝密，真有發於《或問》，歎服！歎服！「鳶飛魚躍自升沉」之句，文蔚蓋狀天理自然流行之意。《中庸》言「上下察也」，蓋言此理無所不在。人之一心，泛應酬酢，無非天理。彼不能存者，固無有主宰，而外物用事。其或存得，不把持過當，失之急迫，則苟且歲月而墮於悠悠，故明道先生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文蔚頃荷先生教誨，謂苟能存得氣象，自別羣妄，自然退聽，文蔚驗之果然，真見其有森然不可誣者。故鄙句云然，亦不自知其果如此否，果有

得於先生之意否，正賴朋友相與討論，以求至當。不鄙而惠教之，乃幸！《克齋集》卷三。

答徐子融書

大抵來教多覺詞繁而意裂。且如鄙說，謂「誠之一字，昔人以名天之理，聖人之德」，及云「理固天之理，非誠之理；德固聖人之德，非誠之德」，正以尊兄不當言誠之理、誠之德，故以此語釋之。尊兄既然前說，此復何疑？今日吾輩正是講學之事，若乃實用，則在踐履工夫。且如誠說，討論講究，闕，當得一箇是處。既見得誠之體段，却求入之路，迤邐實踐，將去久而純熟，誠在我矣。如《中庸》曰「誠者，天之道」，是誠之體段也；必繼之曰「誠之者，人之道」，是教人以求誠也。「誠之者，人之道」，此一句未足以盡其曲折，故下文又有擇善固執之說。而求其所以擇善固執者，則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若云未有直以爲天理聖德之名，而必欲約歸於己，則《中庸》亦不當言「誠者，天之道」，只消曰「誠之者，人之道」足矣。道理豈有不可名者，循名以求實可也。縱如尊兄曰：「誠即天理，天理即誠。聖德即誠，誠即聖德。」亦未干自己事，惟是擇善而固執，乃學者所當務耳。此語併退之虛位之說，伯豐辨之詳矣，茲不縷縷。修辭立其誠，既知不可分開說，便自分曉。誠字更須究《易》之意，則修辭而立之功始有所措。向來所示誠說，鄙意謂只收煞在一謹恪上者，正緣尊兄所援引者可見，文蔚雖以來教始終次第求之，終見名義不曾分曉。後面雖有數句判

斷，只釋得明道先生語，前面已自隔截了，非得後書，安能灼知雅意所在？尊兄議論，大率傷於援引多而剖析少，所以不能使人釋然，願更虚心平氣，自取前後議論反復味之，當自見得。但「言行相顧」等語施之論「誠」，雖是擇善固執工夫，未爲親切，然於日用之間所助深至，文蔚中夜思之，殊有警省，佩服切磋之賜不少也。方叔書謂「不當於德外言事」，兄辨之甚當。「精一危微」之句，文蔚有數語欲質之先生，未暇寫出，容別求教。舉似曾南豐對神宗語及二先生《南嶽唱酬後序》以見警，尤見愛我之深，併用銘篆。《存存齋銘》，伯豐有斷語，并文蔚所答別紙錄呈，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或有未然，更乞詳諭。《克齋集》卷三。

答陳周佐縣丞書

《序》文加「遯陰息影」四字，可見有去病根之意，良羨勇決。但是遯陰方息得影，却恐又打日頭不過也，更幸加省。李監場一《序》，意甚渾粹，若易「無心」字作「隨時」字乃佳。「無心」非吾儒所當言也，觀伊川同舟事可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更商榷之。鄙文輒易二字，別紙奉呈。「孚」字別有意義，「諸葛孔明更索商量」下一「雖」字，却恐淺近，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克齋

答徐子顏書

來書見問《論語》所入處，尤荷警策。頃年訪德修丈，因論《易》，以謂三百八十四爻，爻爻可入。大抵聖賢之書，固有歸趣，惟學者潛心既久，一旦悠然有會心處，則可以觸類而通矣。如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因有所悟，意此乃思叔所自得者，他人不與也。文蔚於《論語》讀之未熟，未能脫然有得，惟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方將從事於此，以收放心而克私意，他則未之有得。長者之見如何，有以教之爲幸！《克齋集》卷三。

與徐子融書

此間雖無事，粗可讀書，但恨師友俱遠。去歲番陽却得吳伯豐相與講切，今歲缺此，只得自勉力耳。近來功用如何，想益增進。文蔚皆因讀書，愈覺不可粗率。緣先入者爲主，草草讀過，舊見未易濯去。熟復義理，忽然自見，殊使人有悅意也。所答吳介甫「仁義體用」說，屢得玩味，大意甚好，然未及究竟圖意，未敢答去，姑俟後便。《克齋集》卷三。

全宋文卷六六〇四

陳文蔚 三

通晦菴先生書

文蔚每日隨分工夫，不敢弛廢。看《孟子》以至《盡心上》，諸有可疑處，皆且錄出，俟侍見之日請問。但所出愈遠，經歷愈多，縈拂於心者復不少，以此見學力未至，心力未洪。今但隨事省察，每與克下，亦止能剪除枝葉，未去病根，細思之，只爲有性偏難克處。其他旁出竊發者，只是因此去得此根，方可進步。昨在番易，諸兄論誠，有書問往復，吳伯豐錄至先生答書，知己達尊聽。往往論說之多，遂至纏蔓，要當熟加玩味，真實見得，即諸說不難判也。前錄去數詩拜呈，皆文蔚隨所見而作，語意有差，當隨筆呈露，切幸警誨。《克齋集》卷三。

與余方叔書

吾人不得羣居，深覺寡陋。書中所言又不盡意，然時得一語，不翅如獲至寶。前書道聽塗說、色厲內荏之戒，甚善！甚善！非惟尊兄書之几案，文蔚亦銘心不敢忘矣。文蔚近來亦思「造次顛沛必於是」之言爲有深味，願與尊兄共之。文蔚遠客千里，誠有白雲之念，忽思孝子愛日，則一朝不能處也。欲遽歸，又無以爲菽水之養，正躊躇未有所處，不知何以見教。《克齋集》卷三。又見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

答韓仲止書

文蔚旅寓，諸況如昨，無足介念。但師友俱遠，每興孤陋之嘆。讀書存養工夫，日不敢廢，未見有卓然可恃處，此所以惕懼不寧也。前書蒙諭顏淵、仲由爲孔門善學，甚當。今世學者大率言語勝而踐履不足，致知力行，此正聖賢所望於後學。遠蒙警策，敢不銘佩！闔政聞已安厝，甚慰！甚慰！息心涵養，正有望於契克。但事無非學，要當隨處省覺爲佳。恃愛僭及，亮之乃幸！《克齋集》卷三。

請問朱先生書

文蔚寓此，時在嘉禾郡齋。亦無甚事，每日不廢讀書，窮究至於放心之求，惟是造次顛沛於是，雖思慮之橫出，未能頓去，但孳孳不敢自己，亦自覺住不得也。所恨無切磋之益，日有寡陋之懼。昨在番陽日，與萬正淳論《大學》二條不合。正淳書來，再有論辨。適值文蔚治歸，不果再答，今別紙拜呈，乞賜采目。以文蔚觀之，能慮能得一條，渠雖易其辭，大槩不過前意。前段以謂聖人之治天下，故欲夫人皆爲聖爲賢，然而林林蠡蠡之衆，未必皆能如聖人之願。但秀異之才，則長養成就，以收格物致知之功。其他存神過化，日遷善而不自知者固多矣。文蔚謂天下雖不能皆如聖人之願，聖人立法以教人，豈復有異同？固欲各致其知，各誠其意，各修其身，而後爲天下平。若夫能不能，則存乎人焉，非聖人所能強。伊川答或者「人皆可爲堯舜」之間可見，又謂「若人人而教之，使格物致知，不亦勞乎？」蓋聖人但示其法於天下，使繇此可以自明，豈必人人提耳而教之也。文蔚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爲如何，有以折衷之乃幸！《克齋集》卷三。

與吳伯豐書

近日功用如何，想見日新。文蔚讀書窮究之外，惟務存養，雖私意雜出，未能去根，然未有不
知，知之未嘗不克。但孜孜於此，不敢自怠。或深夜誦康節先生詩，便覺外務無一毫足以介意，所助
良多。有新得，便中一賜警策，乃所深望。《克齋集》卷三。

與徐子融書

文蔚今歲頗爲子弟課試所撓，雖隨即驅遣，終廢時日，細思之，寸陰誠可惜也。過却一時，一時
不再來；過却一日，一日不再來。可警可懼！近觀陳安卿《警惰》、《警滯》二詩，深有省發，此兄可
想其勇猛精進，其他議論亦煞得工夫，可喜可敬！先生誠不妄許予也。《克齋集》卷三。

通朱先生書

文蔚竊自惟念，綿力弱質，每荷不棄，曲賜鑄誨。恨以迫於親養，匏繫書館，不得時詣函丈日夕

親炙，以融化氣質，然此意未嘗頃刻暫忘。今從者又有千里之適，便回高隱，亦須在年歲後，見聞益孤陋，未能就有道而正焉，臨風徒切悵快，但每日隨分事業，亦不敢廢。看《中庸》已終篇。子思之學廣大精微，固未能窺其萬一，乃得於《章句》《或問》間竊見先生指示學者功夫切要處。且「戒謹恐懼」與「謹獨」二條，近世儒者多滾作一片說，不知其間該動靜體用之全，而先生剖析發明最爲精密，文蔚於此涵泳久之，若有所見。至卒章子思撮一篇之要言之，凡八引《詩》。至「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繼之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繼之以「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申明首章之意，其丁寧之旨，至深切矣。而學者鹵莽滅裂，至於條理錯繆，界限不明，則亦何以知古人爲學之功繇淺而深，自疏而密，而日用動靜之間，操存省察之機，有不可須臾離者。文蔚愚陋，以謂爲學之功無切於此，誓當力行以終此身，庶不負先生之大賜。未審尊意以爲如何，便中更賜警誨，乃所願望。《克齋集》卷三。

答余方叔書

前時別紙之論，尤荷諄復詳誨，但鄙見終有未合。文蔚近看《太極圖》、《通書》，稍覺見得親切，却恐尊兄尋常於文字間少玩索工夫，粗得而遽止，又却自信太過，而於朋友之言多不能盡其意，是以卒未得合。子融兄初焉雖有狂率自是之過，却能勇於自改。如鄉者所論，始亦不能無疑，久乃自定，

蓋理之所在不容異也。先生之言，文蔚非敢苟同。每遇看文字，必先紬繹詳味，俟其稍見意趣，却以師言證之，但見其細極毫毛，不容少異。此非空言可爭，願尊兄亦取其書而讀之，句句而考，字字而索，當知孔、孟之學，自二程發明以來至於今日，始極精備，然後爲得也。《克齋集》卷三。

答李守約書

遠荷不鄙，開示進修之方，最是「十二時中不得放過，使講究思索之功浸漬入於日用之中」爲切要語。文蔚雖每日從事於此，以思慮尚雜，未能純一無間。今得來教，書之牕牖，使時時在目，庶足懲偷警惰。賴所助不少，甚感！甚幸！文蔚竊謂此理自周、程啓其秘，至先生始極精密，然而未嘗不發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各在學者看得如何耳。其間指示工夫要約處，略無滲漏，苟得實，下手信有得力處，想尊兄體之熟矣，不俟喋喋。文蔚謂學者之病，往往在於心粗，不知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未始無次第。大抵自疏而密，自淺而深，吾輩不可不盡心也。要當取其書，沉潛諷詠，勿惰勿迫，久之有所契合，自然支分節解，如庖丁鼓刃，無全牛矣。文蔚有志如此，未能真踐其境，願與良朋共之。讀濂溪遺文詩，文蔚間嘗有作，今不記所錄呈者。蒙諭太極無極之理，有的實見否。竊謂只就此一句論之，則先生之與陸氏辨之悉矣；以周子一圖統體論之，則精粗本末一貫而已。蓋即陰陽二氣之流行，而此理無不具於其中。此理雖無聲臭，而未

始不具於形氣之內，固非先有此而旋有彼，亦非因有彼而後有此，蓋合下如此。是以自其理而言之，則無極而太極，自其氣而言之，則一動一靜而陰陽分，陰陽變合而五行具。合而言之，則氣理不相離；析而言之，則氣理不相雜。自其得周子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則知其合者不知其離，精粗遂至於無分，知其離者不知其合，本末遂有於先後。是二者皆謂之不知太極圖可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己與人。」又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尋之木，自本根至枝葉，皆是一貫。」斯言最有功於周子。如學者工夫，則莫如主靜，工夫到處自完全矣。然易而言之，亦可懼也。既承下諭，不敢不傾倒，未知是否。便來詳以見教爲幸。《克齋集》卷四。

乙卯三月廿五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伏自違去几席，跼伏鄉野，無繇訪便修書，非敢懈怠也。今歲已辭趙館，上饒徐簿相招，教一二子弟，已從其約。周提幹彥安、趙司戶皆遣子弟來學，共有三四人，所幸事簡，可以讀書。兼文蔚自覺有褊急之病，徐簿却甚寬緩，日夕相聚，不無所助，但渠目今有部餉之役，相別動是數月，使人悵快耳。先生還山間，尊體想甚怡適，學者往來絡繹，當有進道精勇者。文蔚近誦《詩》，乃平日所未講。今且理會訓詁，將正文優游諷詠，不能得其意，却驗之諸家之說，而折衷以先生《集傳》。

方此下功，他日當請益也。近略見玉山縣庠所錄答問語，覺見皆是平日所聞者，似無可疑。此間士友多疑非先生言，謂其出於學者附會，有雖知其非附會而亦疑其離析太過者，文蔚再欲詳觀，竟未得其本。此間却有子顏徐丈，持守頗嚴，時復相聚，亦能使人向前，但於先生此說亦未能釋然耳。文蔚去歲所答李守約書，□□敬之收去，不審曾再呈否，慮有未穩，切望開示。《克齋集》卷四。

四月十八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竊自惟念，荷先生教誨已十餘年，所恨資質凡陋，不能勇於進學，以變化氣質，有負提耳者甚多。惟自近日以來，操存省察之意不能自己，自朝至夕，無他用功。凡讀書應接，以至閒居獨處，存省底意思，未嘗不在念慮所發，雖未能一於善，但一念之微，若善若惡，隨即覺知。較之頃時，雖曰操存，記得之時常少，昏忘之時常多；雖曰省察，多是邪心妄念，至於昌熾，方始覺悟。今茲幸免此患，亦微有效驗。如向來苦於甚難者，今若稍易；向來病於窘束急迫者，今若稍從容順適。自此以後，或可冀其少進。更望先生終教之，文蔚誓當力行，以不負大惠。嘗誦康節先生詩，至「丹誠未貫日，白髮已華顛」之句，深以自警。竊謂世之學者，多緣其誠，不至於幽獨隱微之中，一毫不慊，便做出無限阻障，況表裏二其心乎。惟當積其誠意，使至於貫日之地，方可以進學也。區區之志如此，先生以爲如何？讀《詩》方到《衛風》，未有積累工夫，但見言語，不必求之艱險，意味惟當玩其深

長，如斯而已。其他疑處皆且錄出，俟諷詠之久，當別有所見。前書虛心參驗之訓，敢不遵守？《克齋集》卷四。又見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

九月十一日拜朱先生書

文蔚氣質薄弱，不獲日夕樞衣坐隅，雖循循不敢自己，終恐識見局於淺陋。近於讀書之暇，或吟哦諷誦康節詩，見得此老雖若疏放，至其用功處，未嘗不密，抑能使人於人情物理間，練之漸熟，處之漸安。文蔚謂閒時暇日優游於此，是亦去物累養性情之一助也，不識尊意以爲如何。偶子融寄詩文蔚，輒用此意和之，別紙錄呈，語疵意病，當隨筆呈露。便中賜教爲幸。《克齋集》卷四。又見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

答徐子融書

以龍德爲誠，此言却有意脉，細玩經文，閑邪存其誠，其字可見。但以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爲存誠之方，恐非本爻之旨。且以文勢觀之，自有條理，蓋謂以龍德而處中正之地，是得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謂須臾不離耳。所以伊川云「造次必於是」，非謂學者庸言必信，庸行必謹，以致

其力也。聖人既不離於中，則無過不及矣。他有甚事，惟在閑邪而已，邪閑則誠自存。或曰：「既已庸信、庸謹，謂非致力，猶有待於閑邪乎？」曰：「聖人未嘗忘戒懼也，堯、舜兢業，正謂此耳。使聖人自謂已處無過不及之地，而無事乎戒懼，非所以爲聖人。」故下文有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之目。程傳謂「聖人自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觀此言，可見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極，其著見功效以言之也。然「誠」之一字，固足以盡龍德之實矣，須更將中字表裏參驗，尤覺細密。鄙見如此，未識當否，更望詳酌，反復辨論，以求至當。《克齋集》卷四。

丁巳六月拜朱先生書

文蔚每日隨分工夫，不敢廢間。嘗溫誦《大學》，於「自欺」、「自慊」兩言深有所契。竊謂學者惟欲真知，真知則於惡不善真如惡惡臭，好善真如好好色，無一毫不足之意，固不容虛假於其間，然亦豈容虛假？自欺者正與此相反。聖人以「欺」字對「慊」字形容情僞，極盡精切，所以《大學》首篇無他語，止曰「在明明德」。明德既明，則知之必真，而於好惡之間無有不實矣。文蔚每於日用間驗之，深信聖賢之言不我欺也。誦《詩》必先求正文，亦得大意，但其中名物訓釋與夫精微曲折，必質諸《詩傳》及注疏。尚未終卷，未敢請問，前書所論《中庸》，併求是正。《克齋集》卷四。

十月廿一日拜先生書 己未

文蔚以迂愚之性，未有親養可歸，棲處人館，亦煞多事。以義理自處，未免拂情，又不敢徇俗，坐是亦覺費力。已年齒到此，只得自立，但覺有時氣少充，今當益務培養，以配義與道耳。《儀禮》方借得一疏參究，有少文義疑惑，謹具別紙求教。文蔚於《儀禮》外，復取《禮記》兼讀，見得聖人不是杜撰，皆是於天理流行處分別許多節目次序、隆殺等級，具有條理。但衣服器用，古今異宜，好禮者依放而行之，不失古人之意可也。未審尊意以爲如何，併乞示教。《克齋集》卷四。

答徐子融書

示還子顏丈書，且蒙諄誨，所見甚善。但謂「三子者出，曾皙後，顏子必不後，孔子亦無云云之答」，此未免以世俗之心窺聖賢也。蓋三子者出，曾皙偶自未出，安知顏子不然？曾皙之學雖未到顏子地位，此箇意思即與顏子無異。觀舍瑟氣象，無些私意，世人之所輕重者，豈足道哉？以其有德色，獨後三子出，今世學者粗有識者且恥之，況夫曾皙乎？自以爲高見而議其後，恐與曾皙所見無交涉矣。顏子固未敢道，只曾皙之肩亦未易遽齊也。又謂「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克伐怨欲不行，謂未

是百尺竿頭則可，若於百尺竿頭，又欲進步，即脚不踏實地矣」。持論甚高，過於《中庸》，但恐無下脚手處也。鄙拙之見，不敢不盡以傾倒，儻有未然，幸不我吝。《克齋集》卷四。

再答徐子融書

再蒙見教曾點之說，甚荷不外。但曾點胸懷極是灑落，恐不如所料。儻如所料，孔子必不與點矣。此是《論語》中一節目，須更商量。百尺竿頭進步，文蔚非不會意，謂雖是孔子，亦只得在百尺竿頭立地，他人蓋未到百尺竿頭也。百尺竿頭進步，殊非聖門語言氣象，是以瑣瑣忘其愚直，更幸思之！《克齋集》卷四。

與李敬子教授書

甲子冬

文蔚往來閩中，於師友間稔聞令望，第恨去留參辰，不得承博約之誨。唐石雖幸一見，恨匆匆而別，不及交一語，深以爲恨。即日冬寒漸力，伏惟進道之勇，神物森相，尊候萬福。文蔚稟資遲鈍，涉世多艱，荷先生教育之久，而學不加進，深以自懼也。近訪朋友徐司法，爲廬阜之游，一日拜白鹿洞先生祠下，遂得與升之杜兄相款。升之具道此日獲親講論之益，且敬嘆其痛快勇決，文蔚因得以詢

問起處之詳。竊知讀書山間，深有契合，且以誘掖後生之秀者，其趨操如此，令人敬嘆。文蔚竊嘗自謂爲學之道，義理難精，己私難克。今吾輩未嘗不從事於格物致知，讀書亦曉解大義，應事接物之間，蓋亦審訂是非，權衡輕重，但毫釐之間，察之少有未盡，則道不明矣。至於克己，未論到顏子「天下歸仁」處。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亦自是一難事，自非隨事檢察，痛自鋤治，則不知不覺之頃，私意已竊發矣，尚何望其道之能行哉？此《中庸》所以論道之不明、不行，而歸咎於知愚不肖之過不及。況今老師云亡，學者星散，無羣居講切之益，或解體自肆，或狂妄自是，深懼此道無傳。尊兄乃能用力如此，誠爲可敬。但疇昔朋友間多謂尊兄稟氣太剛，勁急太甚，少寬裕和平之氣。大抵進道不可不勇，任道不可不毅。若欲從容之中理而無過不及之偏，則須察理之精，克己之盡，以變化其氣質可也，此《中庸》所謂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若論難易，疑莫難於前三者，而莫易於《中庸》。然前三者，資稟之近似者，皆可慷慨感激而爲之。至於中庸，則直須義精理明，而非血氣智勇之所能及矣。近聞尊兄以「弘」名齋，伏計每日用功，文蔚深喜斯道之將有傳，敢寓片紙，布此區區。自念與兄交淺而輒言，欲寫而復輟者屢矣；又自咎曰，此即不能先施於朋友之過。是以忘其狂僭，因此或可以來其警教之益。前此過番易，會姜叔權，亦得少款。渠恐吾人邂逅相見，託致問意。叔權自三數年來，苦於多病，不甚看文字，但氣象却自好也。徐司法誠恪有守，頗恨此間少講論耳，他日須得與兄相見。文蔚今以歲晚思親，亟歸上饒，深恨不得一造高居，少奉從容。有可箴藥，便中切幸勿外！《克齋集》卷四。

再答李敬子書

文蔚駑鈍之質，年邁而學不進。家貧親老，未免假館。讀書工夫，多分於應接，良以爲撓。今見理歸計，次第年歲間可遂，誓當畢力鑽研，以無負先師期望之意。頃聞有司直之命，繼會直卿黃兄，竊知授江西運屬。苟有志於爲民，隨處皆可自效。有朋友往來相與講學否？文蔚切謂日用工夫，靜中不能不動，却欲於發處察之。惟動中之靜一節最難，須是於此用力見功，庶幾天理流行，不至間斷也。文蔚雖日以此自提，終未得力，因來有以教之是望！《克齋集》卷四。

番陽辭趙得勤知郡書

文蔚疏謬無取，誤蒙見知，收賓郡齋，自愧冒處非據，寅夕不寧。方圖引退，忽承易鎮嘉禾，喜而不寐。意謂因此可以告歸，乃蒙不鄙，復有顧遇之意。自惟無狀，何以得此，豈足下憐其寒陋而不忍棄之歟？然文蔚竊有愚誠，不敢不吐。文蔚堂有垂白之親，菽水缺養，使文蔚溫飽於外，而不顧其親之飢凍，是乃名教所棄，豈可冒居師席以表範人之子弟？用是所以難其遠出，徑當自此請違，少留番江，爲有一二同門，欲相聚數日，旌麾既還，文蔚無復拘礙，後日杖屨而歸，猶得攀緣於鵝湖道。

上。然抑猶有說，文蔚以迂闊之學，不合時好，往往厭棄之者十常八九。足下非惟招延之，而假借之甚厚，則足下之於文蔚亦異於常人矣。使遽別而無一言，則是足下無負於文蔚，而文蔚負足下。竊謂賓客之賢否，寔係主人之重輕。今世士大夫多喜佞，而士多失守，以失守之士，而遇喜佞之士夫，則卑污苟賤之態，何所不至。爲主者見其甘悅之言日進，而迎合之意日投，遂以爲得士，旁者觀之，則亦市道委巷之流耳〔二〕。貧賤之士，固不自知恥，而取士者失策則多矣。爲足下計，亦不必止就鄉曲求人。到官詢訪，求一清修有道之士，不拘於世俗小禮，使得安意肆志於規矩準繩之內，如正獻公之致焦佰強，則非惟子弟有所親炙，而退食之餘，亦可資談論之助。將軍有揖客，非客之重，乃將軍之重。惟高明可以語此，輒敢布之。使愚言可采，他日猶可進見，或以僭妄貽罪，亦所不避。冒犯威嚴，不勝恐悚！《克齋集》卷四。

〔二〕「亦市道」至文末原無，而有「何以折衷之乃幸」八字，茲據正誼堂本刪補。

答江會之書

文蔚自惟蹇鈍，科舉豈敢有望，但以親老在堂，不得不勉應之耳。每蒙獎予過當，深愧有負期待。蓋士生於世，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自今人志於利祿，於是榮勝恥負，而視得失甚重。然以義理

觀之，則易地皆然。達則爲達之事，窮則修窮之業，初無加損。持此說以語人，不翅齊門鼓瑟，惟會之能知我心，故輒言之。會之經涉世故已深，窮達得喪，自當無疑。得暇能與子融相過，以講究聖賢用心處，他日文蔚結茅山間，相與往來，以畢此生所得，不猶愈於彼乎。《克齋集》卷四。

答周希顏書

《書》疑數條，已隨所見答去，更幸思之，復以見告。《書》直是有難讀處，某每讀一篇，必欲先自通，然後會諸說而折之。緣此遂覺遲鈍，未能得條暢，誓當畢力鑽研，亦苦性不機敏也。此學甚孤，滿前無可告語，終日塊坐，令人昏滯。識趨向後生，但得一人朝夕相聚，亦當有啓發處。希顏志向不易得，當決取舍之幾，真知外物爲輕，吾身爲重，庶有可以着力者。若徒悠悠歲月，無補於事也。某深以此自警，往者不可救矣，來者猶可追，望希顏莫言語聽也。《克齋集》卷四。

全宋文卷六六〇五

陳文蔚 四

與李守約書

文蔚親老家貧，未免負米四方。雖此道不擇地而行，然亦困於酬應，不得專心讀書，良以爲苦。雖不敢遠去親庭，歸省有時，當此喜懼之年，不得娛侍膝下，望雲興思，時時有之。此雖莫之爲而爲之者，亦自嘆其分薄如此也，但操存省察之功，不敢自廢。去歲見教之語，謂「自外觀之，若無甚過失，然而義理雖精，氣質難變。物欲之萌，少不自覺，往往滲漏而不自知」。此則學者通患，尊兄之言可謂確實，吾人要當力救此弊，得提撕警策之意嘗存，不令間斷，久而純熟，庶幾心與理契。文蔚實所惕懼，日有勉焉，而不敢自己也。甲寅歲，承惠書，有及於《太極圖》，文蔚即年報書。後先生歸自講筵，文蔚送至分水嶺，以書草呈而附敬之闕達兄，不知渠附何處，竟爾浮沉，但恨不得報教耳。今再片紙錄去，竊幸過目，有未然處，痛賜開曉爲幸。文蔚讀《儀禮》漸畢，兄謂非疏不能通，

信然。頃因喪長子，亦因疏而得，乃知古禮參之今法，無不合者。但老師去世，朋友星散，疑無與質，深起索居之嘆。不知近日看何文字，有新得，因書不靳，乃所願望！《克齋集》卷五。

答范益之書

師亡友散，無從講切，吾黨之通患，然只得各自努力。頃年侍坐，諄切之誨歷歷在耳，今日惟有勇決力行，以變化其氣質，不守舊窠穴可也。學必要其有成，萬一無成，所謂掘井不及泉，與不學等耳。近讀《孟子》，深有感於「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便中有可警策，實賴推輔仁之益。相望數百里，同心之言，如在几席，凡有新知，悉賜開諭。《克齋集》卷五。

答趙必升書

來諭謂「泛觀《中庸》、《大學》、《語》、《孟》諸經」，只如此做工夫便不可矣。果欲從事此學，雖有次第，莫若先讀《大學》之書。古人所以十五入大學，便是做此事業。自聖賢不作，成法廢墜，學者溺於口耳之末。所幸遺書尚存，近世又得諸先生正其訛舛，從而章分句析，指示親切之功，惠幸後學多矣。可熟讀深玩以求其意，日用工夫庶可循序而進，即他書可以漸讀矣。若曰泛讀諸經而略無

統紀，則雖終日譊譊，亦無益也。心之存亡，只在操舍之頃，嘗操而存，便是持敬。方此下功，如何得他便無間斷，須是把將做事，數數提起，莫令昏忘。心纔有主，便能剪截浮泛，思慮中扃，無分擾之患，寬閒容與，皆繇此出。豈若來論所謂「勉強禁制」，反成不安，其亂尤甚也。蓋人之一心，纔操即存，初不費力，但患學者不肯實用功耳。《克齋集》卷五。

答姜叔權書

文蔚今歲已離趙氏之館，館於鉛山之東洋。子弟十餘人，課程冗擾，未免廢光陰。稍得一日半日之閑，又隨分看文字，終是舍己芸人，不爲穩便，切己工夫只得就應接中着力。吾人歲齒已如許，豈敢悠悠以負師訓。所恨孤陋，全無朋友之助，殊覺此道之孤。細讀來論，彼中乃間有朋友過從，還有着實進步者否？董君亦不易得，當力勉之。琴書尚留郡庠否？近世以來，大抵學舍難處，未知番陽如何，計賢者必有以處之。人心、道心，所見如何？既云有省，日用間着力，必有實下手處，便來無吝示教。《詩》疑甚荷博約之誨，其間尚有四條，再具別紙請益，得無憚煩爲幸。《銘》文荷見教，但「惟質有異，若亡若存，惟情有引，愈窒愈昏」四句，未免小病。「若亡若存」乃工夫之不勇猛者，與「質」字不甚相應。情乃性之所發，自是不可無者。若發皆中節，正是天理流行，豈可無也？欲下此字，須着一字點化，庶得分曉耳。《克齋集》卷五。

與馮祥翁書

文蔚竊有區區愚衷，欲納於左右，伏幸垂聽。文蔚謂大抵處世，須遠嫌疑。茅齋得賢者潛齋之後，不落莫矣，但一童一鶴，挹湖光而餐山色，妙無加此。而左右與公遠同處，乃不避世俗之嫌，宜其有以召紛紛，不能久安也。況長生久視，世間決無此理。果有，則秦皇、漢武號召方外之士，豈不足以盡得其人，盡傳其術，終皆不免欺罔，事可知矣。鄉來潛齋倡此，文蔚深所不喜，欲相傳授，文蔚以正理謝之，頗悟其意。況渠用功甚久，訖有何補，後人又欲拾其餘，可知也矣。左右每珍其術，謂渠不得盡用。夫世之學仙者，正欲枯槁山林，絕嗜欲，鍊形氣，又何假於外求哉？借使枯槁山林，絕嗜欲，鍊形氣，因此延歲數，容或有之，果能仙而不死，有是理哉？文蔚每喜左右有清逸之趣，出語無塵俗氣，得一二同志徜徉山水間，嘯歌吟詠，自有足樂者，不猶愈於馳心渺茫哉？何日再爲此來，得以面論爲佳。文蔚愚直狂瞽，有以裁之，幸甚！《克齋集》卷五。

答白鹿洞杜升之書

細觀來諭，深有啓發。如謂「靜存動察，各致其力」及「識認人心道心，而提撕省察，常常加

謹，放去收來，皆使繇己」，此論甚佳。但謂「日後多事，隨物變遷，存少亡多，不勝斷續」與夫「若欲存養者，惟待靜時，恐應接不暇者多難得靜」，此恐未然。所謂靜者，靜亦靜，動亦靜。方其靜時，固是鑑明水止，不去尋事而爲此心之累。及其動時，則隨事酬應，各中倫理。南軒所謂「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者是也。必如此而後有以盡此心之用。今如來論，靜時固不可得，至其動時，此心又茫茫，都無主宰，不知何以爲應事接物之本耶？固無以見靜存動察之實，雖欲放去收來，皆使繇己，亦不可得矣。竊望更宜審訂，仍求之日用之間，當自得力。既承不棄，敢不傾倒。或有未安，更須反覆。昨歸自番陽，再晤姜叔權。渠觀諸兄議論，正亦未能無疑，師亡友散，難得會合，可勝慨嘆！《克齋集》卷五。

再答杜升之書

竊知琴劍尚處白鹿，非特老師規模愈增弘廣，而此氣脉賴以不絕，何其幸也！體用動靜之說，深荷反覆開諭。鄙意非是以冥坐合眼爲靜，此心未有所感，寂然不動，固靜矣。及其感物而動，亦只是物各付物，事雖萬變，而此心虛明自若，初不與之遷轉流徙，所謂知止有定，而能慮能得也。故周子書有「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說。而先生因謂：「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何以酬應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學者固未能到聖人地位，亦只當主一。故《敬齋銘》有「當事而存，惟

心惟一」等語，皆謂此心專靜，方能應物不錯。蒙舉寫字爲喻，然寫字時亦只得專心寫字。今固有手寫字而心思別事者，至有一事未了，而他事叢然又生者，若欲以此心應物，鮮有能中節而不錯者。文蔚所謂動亦靜者，亦只欲主一無適，而爲應物之本根耳，豈以冥坐合眼爲靜哉？質之先訓，反之吾身，事理甚明。一時用功，即一時見效，一日用功，即一日見效，未見於道有害也。「靜存動察」，此論自是不可易。「提撕警策工夫通貫動靜」十字，鄉來先生嘗答一朋友書，託其以此見寄，且云：「才卿可使依此作日用工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過却光陰也。」文蔚自此佩服不忘，深恨至今猶且斷續滲漏，未能副其丁寧告戒之意。契兄但着實用功，更多讀書參驗，則將自見得矣。別紙「戒謹恐懼」之說，此即靜時操存之法，自不容悠悠，亦不容急迫。因其已發而遂明之工夫，當如晦叔李兄之言，而國秀余兄之論文義亦切近。浩然之氣，伊川之說甚明，諸兄辨之已詳，終恐伯亮胡兄一向執己見耳。大率講論，理到處須服。文蔚遠承見示，不敢阿徇，更望與諸兄商訂，復以見教。《克齋集》卷五。

與姜叔權論深衣書

叔權頃年得書云「考得深衣衽，因制深衣」，今以所疑於注疏者質之。

文蔚按：「深衣續衽鉤邊」，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傍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者也。」《疏》乃云：「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腰之衽，小腰之衽指何而言？」

《喪大記》「三衽三束」注：「衽，小腰也。」恐指此。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之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詳《疏》，衽即裳也，當旁之衽，欲連屬裳，使不殊前後，故亦得衽名耳。又云：「喪服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深衣裳一旁連之，相着一旁，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如是，則深衣一邊有掩裳之衽，喪服則兩邊有衽無疑矣。及考《玉藻》說深衣止云「衽當旁」，無一旁有及兩旁皆有之文。然以情理求之，《疏》謂「當身之一旁」者似不可破。《玉藻》「衽當旁」之文甚明白，鄭注乃專作裳解，全不見掩裳之衽。如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腰取名焉。衽當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疏》不過廣《注》之義，但以欲殺而下爲喪服及朝祭之服之衽爲異。若然，則喪服、朝祭之服裳皆寬頭在上，狹頭在下。既是狹頭在下，則不可縫合，任其散垂，《注》所謂「衽屬衣則垂而放之」是也。古之爲裳，其制如此，亦甚異。先生晚年所服，只是如裙，然皆縫合，亦不見下狹而散垂也，豈不全用古制歟？又謂「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蓋爲深衣生文。然謂之屬衣，則裳與衣交際之處爲屬；屬裳，則縫合者即裳矣，又豈有裳之可屬哉？《注》於此下云：「上下相變。」《疏》釋之曰：「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若以上下分陰陽，則深衣與喪服、朝祭之服皆有上下，豈喪服、朝祭之服獨垂而散之得爲陽、深衣之裳獨爲陰得縫而合之乎？《疏》又云：「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應爲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上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但此等無明文言之，且從先儒之

論。」如《疏》之說，又似深衣兩旁有衽。緣自先儒以來，皆以爲掩裳一旁，無文可證，故《疏》姑從之，又未知此等果何如也。《克齋集》卷五。

與徐崇甫校書

庚辰二月

《語錄》刊行者，文蔚偶有所見，并昌甫所報凡二條與別錄所疑，悉見《與葉味道書》中，得暇能相與折衷爲佳。有如校書尊兄所守所行，誠不可及，文蔚數與朋友言之。但吾人所學，要在擇乎中庸，往往工夫亦未易到，故子思親切示人，以爲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能。以事情論之，疑莫難於前三者，而莫易於中庸。今子思以前三者爲可均、可辭、可蹈，而以中庸爲不可能。蓋前三者，資稟之相近者，皆可以智能慷慨爲之。而中庸非義精仁熟，則不能以從容而中，而智力果敢有所不與矣。不能、非狂即狷，不得爲中庸也。尊兄試深思之，愚者一得，或有可采。《克齋集》卷五。

再答徐崇甫書

辛巳三月

高居無事，溫尋舊學，其樂無涯，世間升沉，安足論哉？紙尾見教，良感不鄙。文蔚謂以水之清

論性之善非不當，但水論到清濁，則涉乎氣質矣。所以水不能皆清，就其清之中，亦有不同。有清之甚者，有雖清而不能瑩徹者。蓋水之清濁，繇地氣之美惡，人之氣質之性，何以異此？惡者，氣質之不美，即水之濁者；善者，氣質之美，即水之清者。然氣質雖美，而淳漓亦有不同。如水雖清，而等級亦有不一。若乃就下，則水之本然之性，而《洪範》論五行，亦曰水、曰潤下。故孟子有「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說，斯則極本窮源之論。程子謂「性即理」是也，理豈有不善者哉？是乃萬物之一源，非若氣稟之有不同矣。人心道心，《中庸序》論之備矣，謂「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繼之以「人莫不有是形，雖聖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之間，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文蔚竊謂古今之論，未若此數語之明且正者。尊兄蓋未之深考，謂其所論之皆不然，固不可，但毫釐之間，更少分別，遂不覺其意之偏耳。文蔚既荷有講切之益，不敢不盡誠，或有未然，便來更賜鏤曉。

《克齋集》卷五。

答清江張元德書

下諭所錄師訓，每恨智識短淺，無以盡先生之意。但於聽教之際，或未了了，即不敢錄，庶幾不失所傳，以爲後來之惑。頃嘗遍閱諸錄，其他雖非文蔚所敢知，間有曾是當時同侍教之人，錄文蔚所

問答者，或牽引數事作一事說，或以數日話頭各是一事者作一日說，首尾乖刺，殊覺可怪。文蔚擬欲再拾其遺，別作一錄，庶見本來問答之目。目今未就，俟脫稿，當訪便請益。所教《論》《孟》二條，足知非草草看過。推此言之，一書之中，必多有所得，併賜警策，尤所願望。吾黨甚孤，欲專意內修，有如尊兄所言，豈易多得！恨相距差遠，未緣合并，何當盍簪以究此懷。文蔚年非不缺，但老人新年九十三歲，賴庇幸安。迫於菽水之養，未免營營爲可愧耳。《克齋集》卷五。

答祝行甫書

文蔚聞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傳之者人。傳之者，非謂有物親相畀付，蓋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見聞雖不同，其爲知道則一。何者？道在天地間，古今之所公共，非人之所得以私，患人不能求之耳。苟能一日用其力，六經之書，皆聖人之所垂訓，訓釋指歸，皆儒先之所發明。平居暇日，端莊靜一，游心玩意，不惑於異說，不逐於外誘，則湛然虛明，聖賢之心即我之心，儒先之見即我之見，而亦何有見聞之異哉？如文蔚者，魯鈍人也，惟少頗知學，雖親先生長者，日多講論，而未之有得，每切自訟其不敏。吾兄鄉之老成，學缺行篤，衆所推許，惟日加勉焉，使聞所未聞，得所未得，孜孜焉不知老之將至，則道在我矣，雖聞而知之，與見而知之何以異哉？《洪範說》良感枉教，大概多有所得，足以啓發蒙陋，甚善！甚幸！但「皇極」以「皇」訓「大」，以「極」訓「中」，先儒

雖有此說，似未通暢。文蔚聞之師訓，謂皇即君也，極有至極之義，如屋極之極，四面合湊，來到此已無去處，自然是中。謂極在中則可，以極訓中則不可。乃人君建立標準於上，使天下之人取則於是，故謂之「皇極」，如云皇建其有極，則文義曉然，不待訓釋而明矣。潤下炎上從革，以例類推之，皆合作兩意解釋，詳之可見。其他非面莫究，姑摭兩條，以謝來辱，儻有未然，更相與講之。《克齋集》卷五。

答三山李惟寅書

自昔聖賢相傳，以至儒先達者，其教人之法，莫不以致知力行爲序。於是後學誦習，以爲修身之要者，莫不從事於是。然近世流弊，誦說勝而踐履疏，體驗者希而揣摩者往往皆是，有致知力行之名而無致知力行之實，文蔚私竊嘆之。嘗謂聖賢言致知，「致」之一字已極其精而無餘蘊矣，苟不深潛縝密而致察，實下窮格之功，則名爲致知而非真知矣。聖賢以力行爲言，「力」之一字已作其氣而決其機矣，苟無果敢奮發之意，而猶溺於空言，則名爲力行而非實行矣。誦致知之言而有真知之得，講力行之學而收實行之效，則聖賢之域，庶幾可以循序而進矣。文蔚兢兢焉日以自懼，恐墮言語之末而無反身之實，有負平昔之師訓，則爲名教中罪人。每思朋友輔仁之益，不謂於此得遇異邦之賢者，且謂游勉齋之門，得見是人，如見勉齋，喜可知也。但書贄之禮，褒借過當，非所敢承。姑誦所聞，

以謝先辱。《克齋集》卷五。

答野谷方君書

文蔚與足下生同州里，相距數舍之遙，未降既見之心。比因友人周幾道稱賢德之美，談野谷之盛，且傳雅意，求記序。文蔚以未歷其地，難乎其記，姑叙人生出處大概。意足下不耽泉石之膏肓，出可以仕，則亦無所固必而已矣，故序文及之。茲蒙惠書，情文腴縟，反復諦玩，足以見其領略之意。然大抵近世之弊，談說勝而踐履疏，外華侈而內省略，訖於無所成立而後已，如無源之水難以望其波瀾，無膏之燈不可冀其煒煜，子張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者也。蓋吾儒之學，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所求之志即所達之道，所達之道即所求之志，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足下無志於吾道則已，有志於吾道，須於寬地用功，則他日成就，未可遽量。但謂「王通、韓愈足以承孔、孟正統」，恐其言太過。一人謂後世豪傑則可，正統之承，須更商榷。草草姑謝來辱，未究所懷，幸察！

《克齋集》卷五。

答玉山汪君書

道在天下，無古今之異，智愚、賢不肖之間，人皆可以爲堯、舜。然而世之人，與聖賢相近者何其鮮，去聖賢甚遠者何其衆也，是無他，視其所志而已矣。孔子曰：「士志於道。」又曰：「匹夫不可奪志。」志苟不立，則委靡頹惰，雖常人所能爲者，猶不能果敢以爲之，況望其超群出類以聖賢之事自許哉？故冠員冠而履方履者比比皆是，心周孔而行夷齊者百無一二也。此道自孟軻既沒，其傳幾泯。寥寥二千載，而天開景運，宋德隆盛，於是有濂溪先生者倡之於其先，而二程先生闡之於其後，其道遂大光明。相去百年，又得文公朱先生，紹周、程之業，窮探力考，尤極精詳，凡聖賢所示，剖析辨駁，殆無餘蘊。今其奧旨微言，具載諸書，人患不能一日用其力耳。苟能一日用力，取其書而反復潛玩，因其書而得其心，從而反之吾身，體認參驗，知其無一毫之不契，則聖賢之道，皆吾分內事耳，固非吾心本無是理，而必待求之於外也。今賢者雖有四方之志，適居憂制。然古人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蓋患難行乎患難，道無往而不在也。仙隱距此百里而近，姑俟外除，枉顧山間，併得面言以盡曲折爲佳，先此以謝來辱。《克齋集》卷五。

答團溪黃鵬飛書

過辱書贄之禮，其陳誼立論，所存甚正。展誦再三，老眼爲之增明，敬嘆！敬嘆！竊謂士之生於世也，雖繫乎上之教養，亦在乎人之所自植立。孔門高弟如季路、原憲，桑樞負米，非不困窮，不失其爲君子之歸，而聖人深嘉屢嘆之者，蓋雖無恒產而有恒心故也。今世之士，未遇之日，雖未免耘人，但隨其所處而安於分義，想亦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在其操守如何耳。若必待其溫飽而後爲善，是終無爲善之日也。文蔚生平困亦甚矣，實皆勉強以爲之，不敢自棄於凡民之域也。今尚老矣，無聞，儻稍不知自奮，其摧頽又當如何。既承下問，不敢不告，且以謝先辱，高明以爲然否？《克齊集》卷五。

答蘭溪張伯誠書

某再拜復書於張君足下：相距之遠，無從聞問。便郵辱惠書，始知名鄉之有賢士，孜孜爲學，有志於聖賢之域。恨前此未得承晤，以講究其一二，豈勝嘆羨！承諭爲學數條甚善，但始學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物必有理，於物物之中窮究其理，是謂「格物」。至於日用應接，遇事皆然。事接於

己，處之必得其當，與人議論，就其中審訂是非，亦格物也。況聖賢垂訓立言，莫非示人以天理之正。讀書之際，尤欲精熟，必得於心與聖賢相契，然後爲至。草草讀過，貪多務廣，而中無所得，雖曰讀書，亦如不讀。然致知存養，非有二事，其讀書也，與人議論也，處事接物也，心無不存。心存則養心，莫大於此。蓋存養莫如敬。敬者，主一之謂也。文公先生於《敬齋銘》謂「不貳於二，不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以是觀之，心豈有一時不存乎？豈有一事不存乎？格物存養，既盡其功，所謂力行者，尤不可不加勉強之力。故《大學》謂正心在誠其意，誠意以正其心，疑無餘事矣，然正心之功，又不可廢。修身在正其心，正心以修其身，疑無餘事矣，然修身之功又不可廢。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莫不皆然。蓋道不可須臾離也。學者無往而不用其力，則心無間斷，雖不美之質，可變而美矣。後所謂雖強加操存，則有急迫不舒之態，心雖解悟，欲出諸口，則有囁嚅之患，是無他，特未純熟耳。惟隨事省察，無令少間，久之純熟，則樂在其中，豈有急迫不舒之患哉？勉之！勉之！滄洲鉛山，某未識其人，後便示及。未即良會，願言益厚遠業，以光吾道，區區至禱。

《克齋集》卷五。

答劉南叔縣尉書

劉傳令尹葉叔嘉命，以縣庠新成，欲文蔚來率士友。

伏蒙不鄙之諭，仰荷記存，自惟猥陋，何以得此！文蔚雖粗知讀書，然稟資愚鈍，識見卑近，年

邁而道無成，日方救過之不暇。竊聞邑大夫鼎新黌舍，作成士類，興墜起廢，於寥寥曠絕之中，百十年來所未之見，甚盛甚美！文蔚雖未獲從諸生後以觀盛典，未嘗不挹文風於百里之外。載惟當作成之始，必得有道之士，日與諸友講貫琢磨，庶幾聞見一新，風氣寢厚，以上副賢大夫期望之意。如文蔚孱陋，自治罔功，焉能律人？若勉強承命，必至貽笑多士，適足爲善政之累，以是不敢冒昧。敢借重言於令君，無枉辱書教，則不勝幸甚！《克齋集》卷六。

答史守書

某竊聞：昔李元禮尹河南，以簡重不妄接士，非當世名人及通家不得白見，被容接者號爲登龍門。而孔文舉乃假孔子、李老君相與師友爲詞，因得以見。文蔚竊謂居是邦事大夫之賢，禮當然也，而況有如李河南之風裁，則願先睹爲快者，詎敢自後於衆人乎？閣下不鄙上饒，屈臨旌騎，文蔚實係受塵一氓之數，既失事賢之禮，反辱忘勢，親貽藻緘，曲賜招致。公卿大夫不下士久矣，而閣下舉曠墜之典，誠創見也，甚盛！甚休！但施之么麼，則非其人耳。禮合承命，不宿戒途，適有采薪之憂，四體支離，舉趾未能。委折已見於尹兄書備言之，委其轉致忱恂，竊幸矜體！《克齋集》卷六。

全宋文卷六六〇六

陳文蔚 五

雙溪書院揭示

文蔚聞之，爲學之道，無如收放心以講明義理。端莊專一，整齊嚴肅，所以收放心；親師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講明義理。苟身居一室之內，心馳萬里之外，雖日親方冊，口誦聖言，亦欺人耳，于己實何益哉？朋友相聚，識性昏明，固有不同。雖曰不同，其間豈無一得。講明義理，互出己見，終有一個是底。既曰是，雖聖賢復生，亦不能外，安得而違之？日夕相聚，講說愈多，聞見愈博，未說到貫通處，亦足以爲會文之益也。爲諸友計，切須收斂身心，務在端靜，以放縱四支、馳騖紛華爲戒，則放心自然可收。施之讀書、爲文，義理自明，工程自進，況又得師友之益，有講論之助，相觀而善，相資而成，繇此以進，古人事業不難也，況課試之餘乎？惟自近世以來，朋友道弊，群居之時，笑侮戲謔，面諛背毀，善不相告，失不相正，甚者以氣相陵，以能相矜，無朋友相愛之意。一旦

分袂，便同路人，音問不通，慶弔不講，利害不共。是無他故，方其同堂合席之際，已無情義，莫非苟且，況已離群，其藐然不相恤也宜矣。豈知朋友之道在人倫五者之列，而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并行于天地之間。朋友可廢，則四者亦可廢矣，有是理哉？文蔚平居念此，每竊憂之，是以願與諸君共篤此義。諸君苟能念此，則鄉之所設學規者，蓋亦大爲之防，似不足以相浼。然出此則入彼矣，諸君其體之。《克齋集》卷七。

克齋揭示

入則孝，出則弟。

人之立身，莫先於孝弟，蓋孝弟爲人之本。人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異于物者，以其親親長長，而有是良心故也。苟失其良心，而不孝、不弟，則無以爲人矣。

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君臣，人倫之首，故爲人臣子者，事父必以孝，事君必以忠。然不孝則不能忠。忠孝雖二事，事君之忠實自事父之孝移之耳。爲僚而順其長，居官而治其事，又非自外得，即事兄、居家者而推之也。蓋長官者，君命之使長我者也；官事者，君付之使我任其責者也。爲僚而不順其長，居官而不理其事，皆事君不忠也。事君不忠，皆原于事父不孝也。忠、孝

立身之大節，于此二者一有缺焉，則不足以立身。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是三者，修身、應事、接物之要。人之處世，忠孝固其大節，然不能不應事，不能不接物。臨事貴乎不忽，待人貴乎盡己。應事接物各得其道，則于事無失，于物無忤，要之二者，又自修身以始。蓋人能修身，則大而忠孝，皆繇此出，而應事接物，特其餘耳，故居處恭，是所當先。而聖人謂是三者，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其可以斯須不念哉？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是五者，窮理力行之目，學問思辨，乃窮理之事。爲其窮理，故能力行。修身之道，工夫實在於此。蓋不窮理則無以知其事之當然，不力行則無以遂其志之決然，雖欲修身，不可得矣。然力行又以窮理爲先。窮理之目有四，而力行則一語而足。蓋修身、窮理之功爲多，而力行則行其所知而已。故修身，非窮理、力行有所不能；忠孝，非修身有所不能。以是而應事接物，未有不盡其情矣。《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本于致知格物，其以是歟？

近世學規，朱先生揭之於白鹿書院者已盡之矣，今掇其緒餘以告來學之朋友，使知立身之大節，修爲之次第。若乃立爲條約，以從事于防閑簡梃，則非所以待同志之士，而同志者亦無所事於此。如右數條，當相與共守之。《克齋集》卷七。

送傅子澄游浙西序

傅君瀟從予游，窮鄉晚出，知有吾道者絕少。傅君方妙齡，毅然與一二同志披蓬藿，登吾門。予方離群索居，非惟無所切磋，抑亦無所告語，得之喜甚。繇是歲時往來，自問學之外無贅語。志向既堅，而資稟頗茂。予每告之曰：「聖賢之學無他，用心窮理以爲先，而操存以爲急。二者相須，無少間斷，則愚可明而柔可強矣。」傅君深領之，方將從事於此，偶有橫逆相加，將求白於有司，遽舍予而去，予深惜之。因諭之曰：「橫逆之來，必有能明公道以直之者，無足深慮。君今遠游，豈無四方之名宿與予同臭味者？因就有道以求正，則塞翁失馬，未必不爲福也。」紹定庚寅臘朔，某序。《克齋集》卷九。

送章牧叔歸雪川序

章令君牧叔宰鉛山，其始至也，承凋瘵之餘，一意撫摩，專事惠養，仁聞雖未孚，而仁心則已形。其終更也，庠序歌功，田里樂業，依然有去思之懷。仁心則既孚，而仁聞益昭著，蓋有是仁心則有是仁聞，未有有諸中而不形諸外者也。雖然，仁之爲道大矣，不可以一節取，不可以一事盡，孔

門之所講，講此而已。故雖忠清之大夫，不以輕許，果達之高弟，不知其仁，豈聖人靳於許予哉？蓋是心頃刻不存，則不足以爲仁。孟子曰：「仁，人心也。」指惻隱之端以示人，其端甚微，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則無以保妻子。齊王不忍一牛之穀觶，則曰是心足以王矣。不忍一牛之穀觶，則仁之端也。非指此心，謂足以盡王道之大，推愛牛之心以往而至於無所不愛，則王政豈外是哉？牧叔父母斯民，惕然如傷，所謂惻隱之端也。苟因是心而充之，則豈一邑之民可私其惠，四海之內皆吾民也。一視而同，則仁不可勝用矣。然公心易蔽，己私難克，日與物接，害吾仁者非一端，必學問以致知，克己以復禮，則此心豁然大公，無一物不在吾仁之內，則仁之全體庶乎其可識矣。牧叔既察其端，願進其功以大其所施。自此翱翔天朝，霖雨海內，即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豈於此心之外別求仁哉？予察牧叔存心近厚，爲政有體，興學表賢，尊儒重道，是皆儒者之政，非俗吏所能識。予老矣無聞，辱知甚厚，因其解組東歸也，將扶曳以叙違離。適不以筋力爲禮之時，姑叙此以效古人贈言之意。蓋非敢以世俗相期，其言若陋，察其心或有取焉。紹定辛酉正月戊申，上饒陳文蔚序。《克齋集》卷九。

送徐仁伯之官序

三代取士之法，鄉舉里選，以觀其德行道藝。自六德六行之外，而禮、樂、射、御、書、數即其藝也。是六者，乃日用常行之間不可缺一，皆實用矣，然猶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未始無等級之

殊。是則三代人材，安得不極其盛，而在位者又豈容有虛誕之流也。後世科目之設，則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始，有所謂明經、進士。雖曰明經，漢儒則專訓詁，唐人則記帖括，不求聖人所以作經之意。進士雖以文章議論取，然文章不足以經國，議論無補於濟時，徒事黼藻言詞，膾炙人口，以追媚時好而已。宜乎人心日漓，世變日下，使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以復三代之隆也。我朝雖仍唐舊，以進士之科取士，然教養有素，往往繇是科而進者多爲名臣。有如射策彤庭，天子親擢，而膺首選者，又皆挺拔之士，至有不數年而登宰輔者。功名事業，書之史冊，足以耀今而垂後，前後蓋歷歷可考矣。然始第之時，人則榮其科甲；既仕之後，人將觀其操履，考其學術，窺其器識，而要諸其所成就，則膺是選者榮矣哉！亦難矣哉！吾友徐君仁伯，幼負雋聲，長抱壯志，人固知一第不足以爲浼。今明天子即位之十年，果以忠言直氣聳動旒冕，大魁天下，自世人觀之，亦足以少酬其志矣。予視仁伯，猶謙謙然若有所未滿，是其志必將大有所爲也，豈以科目自多者所可同日語哉？因將之官，惠然來訪，聽其言議風旨，有非常人所知者。予既嘉之，又從而慫慂之〔二〕，勉厲之。仁伯與予宿有講學之盟，恨予言之不盡，必不以爲僭。紹定癸巳七月癸卯朔，潁川陳文蔚序。《克齋集》卷九。

〔二〕慫慂：原作「從曳」，據正誼堂本改。

送趙聯卿之官武林序

功業多成于年少，少年又在于立志。志之所向，燕越異趨，或志在古人，或志在當世，或志在一身。志在一身，無足言矣。然方當青陽，掉臂榮途，富於歲月。上班周行，下職州縣，危言鯁論，以肅朝綱者，是志也；興滯起廢，以蘇民瘼者，亦是志也，顧其所遇如何耳。予友趙君聯卿，妙齡秀發，一戰禮闈，即收上第。今將筮仕，平日之志，固以素定于胸中，予復何言。然培是志者，《詩》《書》也；堅是志者，師友也。予與聯卿交游舊矣，可無一語以效古人贈言之意？況聯卿西賓得士，偕之以行，自公之暇，從容講切，原《詩》《書》之澤以培其根，奮激昂之操以厲其志，他時功業所就，殆如王良策駿，過都歷塊，一日千里無難也，聯卿其勉之。紹定癸巳九月丁亥，上饒陳文蔚序。

《克齋集》卷九。

送周希顏序

衛公孫朝問于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對以「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聖人事也，學者所宜取法。蓋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求師固當爾，取友亦然。孟子

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蓋所期者大則所取者廣，所取者廣則終之所成就者亦不凡，理勢然耳。希顏周君復久從予游，志之確而力之勤，予深望焉。今將去鄉邦而游帝里，帝里人才所萃之地，宗諭葉兄，師門高弟，方官於彼。希顏之至也，當首見之，處之既久，當日近之。然葉之門，豈無從游之士？又豈無交游之友？又當從而薰炙之，庶幾見聞益廣，講切益精，器業益充，而有以壽師門之脉，豈細事哉？予方離群索居，無所開益，幸有以觀其光大云耳，希顏其無忽。紹定癸巳重九前二日，上饒陳文蔚序。《克齋集》

卷九。

贈日者任君序

人之生也，稟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實陰陽之流行。然陰陽之運，有偏有正，正則中，偏則過不及矣。得五行之中，斯爲冲和之氣。二氣冲和而人生稟之，在九疇則爲五福。反此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過、不及未免偏勝，而人生稟之，在九疇則爲六極。此理之必然者。任君論五行，而以冲和爲貴，蓋得之矣。又能因常而推變，謂陰陽有流行，有對待，以二者參錯而取之，亦盡之矣。雖然，氣數定矣，又當驗諸人事。前人有大器、凶人之戒，其在氣數之外乎？適聞所論，亦既知之，予復何言？年月日上饒陳文蔚序。《克齋集》卷九。

程子清雲萍錄序

人生宇宙間，父乾母坤，而民爲同胞，況臭味之同，號爲吾黨。雖異邦絕域，散處千萬里外，語其聲迹則初不相接，論其交際則未始有素，一時邂逅，或道途，或旅遇，或適然相值于稠人廣座間，夙無期約而暫相會聚，故謂若雲萍然。雲萍云者，謂無心也。雖然，去來無定度，合散無常期，喻以雲萍，言亦味矣。然迹雖雲萍，而心亦雲萍，則非人之情。所以錄其相遇之時與地，且詳其姓名、世裔、鄉里者，冀久而不忘也。雲萍者迹，久而不忘者情。比年交友道喪，人情紙薄，雖今日同堂合席，他時見之或反眼不相顧，況漂如水上萍，浮若空中雲，暫聚而忽散者乎？世道愈薄，予所隱憂，世人以爲如何？《克齋集》卷九。

讀詩雜記

《頍弁》一篇，疑是所燕之兄弟親戚所賦，「爾」與「君子」皆指王也。今《傳》則謂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如此則「爾酒爾餚」，乃賓之酒餚，非王所以燕兄弟矣。惜當時不及面叩，以釋其疑。兼以鄙意推之，首章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二章言：「有頍者弁，實維何期。」是皆未見而期望

之辭。三章言：「有頍者弁，實維在首。」至此則已宴矣。故前二章言君子皆有「未見」、「既見」及「庶幾」之辭，至三章則直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其情詞可想矣。

《谷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恐以比新昏。自他人視之，如荼之苦，而其夫溺之，如薺之甘，故繼之以「宴爾新昏，如兄如弟」。《集傳》以見棄之妻自比荼苦，恐與下文不貫，未知如何。

《白華》：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申后怨，而作是詩。二章言「英英白雲，露彼菅蒯。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幽王嬖寵妾而廢正嫡，無恩之甚，申后方謂王以天步艱難之故，不能如白雲之露菅蒯，不怨王之無恩而歸咎於天步之艱難，厚之至也。至三章言彪池之浸稻田，四章言桑薪之烘于燧，一章峻於一章，而其意漸迫，此所謂敦厚溫柔，詩之教也。

《苕之華》，竊謂此亦興詩。謂苕之華，則芸其黃矣。我今不得其時，則維其傷矣，自嘆不如苕之華也。二章《苕之華》，「其葉菁菁，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亦以其葉菁菁而興我之不如無生也。

《卷阿》篇末以上章興下章。愚意謂以「莘莘萋萋」而興君子之車庶且多，以「雝雝喈喈」而興君子之馬閑且馳。《詩傳》於下章云「承上章之興」，至言其所以興，則曰「莘莘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有似界限不明，無甚意味，未知是如何。

《常武》四章。「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竊詳詩意，似謂王師止伐淮浦，截然有所止限，不旁侵他境，乃與下文「王師之所」相應，未知果得詩意否？

《時邁》首尾兩條，始言「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結之曰：「允王維后」；末言「明昭有周」，

式序在位」，結之曰「允王保之」。當周之未得天下也，天右序之。及周之既得天下也，又能式序在位之諸侯。有周之式序諸侯，猶天之右序有周也。故始則信其足以君天下，終則信其足以保天下。兩段首皆有「序」字，末皆有「允王」字，意甚明白。前輩不曾提醒，臆說偶如此，未知是否。

《豐年》，《集傳》本篇以爲春秋報賽之樂歌。至小序注，則以爲序誤，豈始爲此說而不及改歟？

《我將》「維天其右之」。《傳》云：「右，尊也。神座東鄉，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又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傳》云：「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則是以右爲左右之右，當作上聲。蓋言鬼神尚右，今在其右，是尊之也，正如右序有周之右。《離》詩「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傳》音又，亦曰：「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按《周禮·太祝》九曰「肅」以享右祭祀」。《注》：「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則右當作去聲，乃勸侑之侑，與「尊」訓不同。二詩之義音訓既異，《詩傳》既引《周禮》爲證，而從其音，乃不用勸侑之說，而亦曰尊也，何哉？豈不及詳考歟？抑有異議歟？《克齋集》卷七。

師訓拾遺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質絞相似，初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一，其始一陰一陽而已。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中陰。陽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即是三，故乾一。或得陰，即是

三，故兌二。陽中陰二，亦看上所得如何。或是陽，即是三，所以離三。或得陰，即是三，所以震四。陰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或得陽，即是三，所以巽五。或得陰，即是三，所以坎六。陰中陰二，看上面所得如何。若得陽，即是三，所以艮七。再得陰，即是三，所以坤八。看他當時畫卦之意，妙不可言。

余正叔論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箇「仁」。先生曰：「若說要成這箇『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

因說工夫不可間斷。曰：「某苦臂痛，嘗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是或時擦，或時不擦，無緣見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余正叔退，謂文蔚曰：「擦臂之喻，最有味。」

余正叔問：「子路問成人，孔子對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此四者，如何便做得成人？」先生曰：「備此四者，文之以禮樂，豈不是成人？」

忠、恕是學者事，故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曾子借學者以形容聖人。若論聖人，只可謂之「誠」與「仁」。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放令稍稍虛閑，依舊自要讀書。」

或問物與無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無妄。」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饅頭，家人供至，或正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

筋，過食亦不覺，至于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甥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求新文字，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

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泛濫，先生曰：「看教切己。」

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略略加意，便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

先生以召命過信州，一士人見於館驛，請問爲學之道。先生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

漢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答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出在何處？」

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

文蔚每日侍坐說《詩》，不曾說《白駒》。後數日，忽有曰：「公每日說《詩》，《白駒》一篇，如此却好不說。」文蔚因言當時賢者，雖繫維之，竟長往不來，逃於空谷。上之人拳拳不置，至謂「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其自重不屈如此。曰：「據如此說亦好。」却不說上之人勤懇好賢之意。

文蔚一日說《太極圖》，不言格物致知工夫，先生甚訝之。後數日，文蔚拈起中間一二語，先生曰：「趯翻了船，通身下水裏去。」文蔚始有所悟。今《池陽語錄》却將文蔚別話頭合作一段記者，誤矣。又《錄》云：「文蔚問《通書》，只說主靜一邊，窮理致知一邊却不曾說。先生云：『何故如此說？』」文蔚退思。次日，又請問夜來所說《通書》，如引《書》曰『思曰睿』及『厥彰厥微，非靈弗瑩』等語，亦是致知事。先生不答，正色曰：「趯翻了船，通身下水裏去。」文蔚遂悟《通書》發明太極陰陽之旨，已從道理原頭理會來，圖則剖析精微以示人，而《通書》無非發明此意，顧以為不及窮理，深悔所見之謬也。次日，復以為問，先生遂無語。」

文蔚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則道心矣，又如何分別？」先生曰：「這箇個畢竟是於于血氣。」

文蔚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夫婦同牢而食。」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着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欄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誰鞭逼，畢竟是自要讀書。」又云：「難得難得」。

一日說某訪謝昌國，問艮齋安在。謝指廳事曰：「即此便是其廳事，亦弊陋。」因言妙。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碓磑，色色皆備。先生曰：「既是如此，下山來則甚？」彭曰：「陸先生曰：『有書院，却不曾藏得書。』」某此來為欲求書。」先生曰：「緊要書寧消幾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思之這般物事，聚久必散，何必役於物也。」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答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大放頽塌，只略教整齊足矣。寫字不要好時却好。

文蔚初泛看諸家《詩說》，質於先生，曰：「某有《集傳》，曾看否？」文蔚答以未見。後來只看《集傳》，一日因說《詩》，先生曰：「曾參看諸家？」文蔚曰：「不曾」，曰：「又却不可。」

武夷精舍侍坐，趙昌甫言學者工夫間斷，先生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記得時存得一缺時濟得甚事？

周家初興，時周原膺膺，莖茶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牂羊羶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

因言舜、禹揖遜事，云：「本是箇不好底事，被他一轉，轉作一大好事。」

先生每得未見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錄》，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坐聽，讀至五更盡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

每遇學者問有未答處，即令讀上下文。

因說林擇之曰：「此人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徐又曰：「到他已分上，又却暗。」

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或有看得不好處。

客有問趙昌甫、徐斯遠、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又曰三兄詩文，曰：「斯遠詩文清，雖

小，畢竟清。」

劉叔通、江文卿二人皆能詩。叔通放體不拘束底詩，如文卿有格律，入規矩底詩好。游子蒙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扣角歌，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當奈何」。此詩若遇蘇、黃，須提掇他。

謂文蔚曰：「公却是見得一箇物事，只是不光彩。」一日呈文蔚所送徐崇甫《序》曰：「前日說公不光彩，且如這般文字，亦不光彩。」

或問徐子顏，曰：「其人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一日因話次，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文蔚曰：「先生每嘗念慮之萌，或生于非正，隨即剪除，只是未能去根，因事又發，仍舊要剪除。」先生曰：「只得如此。」

或問：《大學》脩身章之『其所傲惰而辟焉』，君子之于人，安得有傲惰？先生曰：「非如常人傲忽惰慢，只是使人見得他懶些。」

三山蘇龜年且久說《中庸》費隱章，謂「始於夫婦之可與知、與行，極於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以至於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微而至於鳶飛、魚躍，無不包舉。」先生曰：「才卿說看，還有不同否？」文蔚曰：「此章說道之費，說到語大、語小處已盡矣，引《詩》者所以咏嘆淫佚，形容其不盡之意耳。」先生默然。

因論《近思錄》，先生曰：「不當編《易傳》所載！」文蔚問如何，曰：「公須自見得。」意謂《易傳》已自成書。

程門諸高弟，晚節有背其師說者，緣他自說得去，覺見師說有如不快意。

因謂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着脚。」

一日說《論語集注》云：「亦尚有硬說處。」

問二禮制度如何可了，曰：「只注疏自了得。」

問胡氏《春秋傳》如何，曰：「亦有過當處。」《克齋集》卷七。

字浩說

始吾命爾爲浩者，取孟子所言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已。名而不字，未成人也。今爾冠而成人矣，可復爲童子之態乎？當思其成人之道。且浩然之氣，誰獨無之，往往爲氣稟所拘，物欲所累，而不知養，則浩然者索然矣。然則養之道當如何？亦曰存之也。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養之道不是過也。教汝以養，汝復不知養之方，苟能存之，則養得矣。故名曰「浩」字曰「存之」。汝不知存，則不止爲衆人而已，孟子之言可不畏哉？紹熙改元，歲次庚戌四月既望，示浩。《克齋集》卷七。

書浩字說後

既作此說以示浩，因自反曰：苟吾日用之間，自不知操而勿失，所謂傳而不習也，其罪又有浮於浩矣。因書以當盤盂之戒。十六日。《克齋集》卷七。

全宋文卷六六〇七

陳文蔚 六

克齋講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待文王而後興，何以爲凡民？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之性，無智愚賢不肖，莫不與聖人同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文王，聖人也，雖湯猶曰反之，若乃文王，則性與天合。文王作而在上，則能以其所同然者，感發斯民之同然。是以當時之人，中林武夫，猶知好德，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是皆有所待而興者也。然謂之凡民，則以其氣質昏隔，待聖人感發而後興起。若乃豪傑之士，則資稟清明，良心善性，自然昭著。其好德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無所勉慕，不待文王而自能興起。此超羣出衆，非凡人可以同日而語，非豪傑之士而何？今吾儕生遇明王，運逢真主，崇尚正學，褒表儒先，將以一新士氣，可不知所以興起而自處於凡民之後乎？

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蓋天下有貴賤，有善惡，凡人莫不欲貴而惡賤，乃不知好善而惡惡。是以平居暇日，惟思做貴人，不思爲善人。未能讀書爲文，便萌欲貴之心，不知天之與我者，自有至貴之實。孟子所謂天爵者，是舍其在我之至貴，而思在外之不足貴，是惑也。在外者曷謂不足貴？蓋所貴者，外物也，非我之良貴也，一時得之，若足以驕妻子而耀鄉里。然予奪在人，終朝三褫，則昔之榮者今辱矣，昔之貴者今賤矣，此所謂趙孟能貴能賤者也。豈若在我之貴，道德自足以尊高，令聞自足以黼藻，在人不能予奪，在我無所增損，此所謂至貴也。今之爲士者，往往昧此而馳驚於其外，然徒自馳驚，未必得貴而反取賤焉。此可謂不知義命，冥迷顛錯而終此身者也，可不哀哉！

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夫求在我者，即是良貴；求在外者，即是外榮。然在我者，天之所予，無聖愚之間，患人不求之耳。自求則自得，自舍則自失，初不繫於人也。在外者，則富貴貧賤，分皆前定。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可求而不可必得也。今之爲士者，不知有命，謂富貴利達，求之必可得，卒之求者紛紛，而得者幾何人哉？孟子謂無益於得，豈欺我者！以目前事實驗之，瞭然可見，不待告語而自可知也。凡此三者，雖異章各出，而實相表裏。蓋豪傑之士，器識高明，視一世所貴不足以爲貴，人之欲貴者，固不足論。次於此者，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雖未忘欲求之心，而無必得之念。下焉則終身冥迷於得失之途，死而後已，分內之事初無補於絲毫。孟子告人，可謂深切著明，

能深體而詳察之者，一何鮮哉？諸君方有事於進取之學，未暇究義理之精微，姑掇此三者爲諸君言之，必先審乎此而定其志鄉，則進於此者，將與諸君共講焉。《克齋集》卷八。

信州州學講義

《大易·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山下有澤，深下以增高，損之象也。君子觀象而反之於身，懲忿窒慾而已。風以雷而勢愈烈，雷以風而聲益震，交相益焉，益之象也。君子觀象，用之以進德遷善改過而已。人之一身，可損者多矣，而止曰懲忿窒慾，何哉？蓋爲身之累者，不過忿慾二端。不能懲忿窒慾，不足以爲君子。懲忿如救火然，方其勢之將熾，有以懲之，則忿然之氣平。平心定志，觀理之是非而不逞其怒，懲忿之方也。窒慾如防水然，方其慾之將萌，有以窒之，則私心邪念自然退聽，防微杜漸而謹之於獨，窒慾之要也。益於人者，若不止於遷善改過，今止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哉？蓋世人以利於身者爲益，君子以修身爲事，則爲益者，孰大於遷善改過？善不遷則無以盡天下之善，過不改則招損者多矣，固無望其益也。聖人於二卦深致其意，學者可不深體之哉！《克齋集》卷八。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三七，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

六月朔旦講義

孔子曰「興於詩」。蓋詩者，所以吟咏情性，出於天機之自動。學者於吟哦諷誦之間，可以興起其善心，故古人於成童之時，已學樂誦詩，教者必以此爲先，而學者必自茲始也。詩之言進德成德之序，無若《淇澳》一篇最爲明白，請得而講之。蓋《淇澳》美武公之德也。首章以「綠竹猗猗」興，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學問自修之功，進而不已，精而又精之意。二章以「綠竹青青」興，其「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蓋德之盛者，服飾必尊嚴。《中庸》言脩身之道，亦以齋明盛服爲言。三章以「綠竹如簣」興，其「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如金如錫」者，鍛鍊之精，如圭如璧者，生質之粹，至是爲成德之君子矣^(一)。蓋竹之猗猗者，始生而柔弱。青青則寢長而剛勁矣。至其如簣，則密比而盛之至也。武公之進德，自粗而精，自微而著，亦若是焉。故一章、二章皆言「瑟兮」、「僎兮」、「赫兮」、「喧兮」。瑟、僎者，矜莊嚴毅之意，蓋矜持而不敢少肆也。是以「赫兮」、「喧兮」，宣著盛大而不可掩遏。三章則積久而德盛仁熟矣，故寬綽戲謔而不爲虐。蓋寬裕自得，和平樂易，雖不事防簡，而自然中節，雖未至於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蓋已近之矣。雖然，學者苟未能如一章、二章進學之精深，操持之嚴密，而遽欲如末章之寬綽戲謔，則流而不知節矣，君子所深懼也。《克齋集》卷八。

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三七，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

「二」是：原作「成」，據正誼堂本改。

庚寅四月廿一日講義

《商書·說命》之篇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大抵爲學必先遜志，遜志則卑謙以求益，降心以玩理，既無自高之志，且無自足之心。一或反是，則不肯下氣以資益於人，亦將輕視道理，而不肯潛玩細索，深入其中，所見率皆膚淺矣。既能遜志，又須時敏。時敏者，及時而勇於進功，則無悠悠之患。爲學大忌悠悠，悠悠害道之最者，故遜志必濟之以時敏。二者相須，若首尾然，不可缺一。兼是二者，「厥脩乃來」，言德業自至也。允懷於茲：允，信也；懷，常在念也；茲，指遜敏二者而言。信能念此二者，則「道積于厥躬」，蓋所得愈多，不止「厥脩乃來」而已。惟敷學半：敷者，教也；學者，非特成己，又將成物。爲學之時，讀書窮理，探微索隱，固有所得；教人之日，因其問難辨析，磨礪切磋，有溫故知新之益，又有所得。雖曰教人，亦半是學，所謂教學相長」者是矣。然則學也，教也，無非學焉。終始嘗於學，而無須臾之離，則「德脩罔覺」，蓋不知不覺而入於聖賢之域。「罔覺」云者，初無計效課得之心，功深力到，不期至而自至耳。愚嘗因是說而推之，終始典學，非惟學者爲然，仕者亦然。學有餘用，則將以仕；仕有餘力，不可不學。蓋學而仕則學爲有用，而非溺於記誦詞章之末；仕而學則見理

益明，而臨政不至於面墻，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聖賢之訓，厥有深旨。「學」之一字，從前未有人分明說破，傳說始初拈出，而示人精切乃如此，雖爲高宗言之，實萬世爲學之通法。有志於當世者，不可以不講也。《克齋集》卷八。又見康熙《廣信府志》卷三七，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

龍山書院講義

甲午正月十五日

古人爲學，期於有用，非事乎記誦詞章之末。其次第節目，悉具於《大學》之書，要之則以明善爲先〔一〕。大抵學者所以不爲君子儒而甘心於卑污淺陋之域者，正以善惡是非之理不明，有如大路不繇，而趨委曲之邪徑，卒於冥昧，雖有康莊之衢，而終身不知所適矣，可哀也哉！所以《大學》之書，極其功效而言，必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至精至要不外乎致知格物而已。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靈蔽於私欲，繇其物之不格，故理不能窮。心雖至靈，蔽於私欲，而知有所不至矣，雖脩身當然之事，亦不能反觀而洞炤，故身不能修。身不能修，則家不能齊，而況於治國平天下乎？自後世以科目取士，所尚者經學、詞章。雖曰經學，惟務記誦，而不明聖經之旨；雖曰詞章，不足以潤色皇猷，而徒事乎藻繪。下以是而媒利祿，上以是而失真材，欲望其致君澤民以開太平之路，萬無是也。龍山主人捐私帑，開黌舍，買田以爲糧，延師以授業，招徠四方之英雋，以成就人才爲己任，

真美意也。今日之集，不獨以文會友，正欲以友輔仁。諸君不辭擔簦負笈之勞，羣然來集，亦既賢矣，幸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志在天下而不私於一己，光明燁燁，將有見於後日，非特爲龍山賀，抑以爲明時賀，諸君其勉之！《克齋集》卷八。

〔二〕先：原作「法」，據正誼堂本改。

袁州學講義

乙未八月十五日

《大學》之書，古先聖賢之所以教人者，莫先於此。其規模廣大，節目詳備。蓋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學之理未明，則無以爲士，而終身之事業亦可窺矣。故始於一身，而終於國家天下，皆吾身分內事也。孔門傳授，無非此理。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後，不得其傳，湮晦幾二千年，至於我宋，二程夫子始出而表章之，至文公朱先生又加之精密，且補其缺漏，書始渾備。吾輩因是而竊有聞焉，豈不幸哉？但世之儒者，所見卑陋，平居暇日，略無天下國家之志，相與游談聚議，自榮身肥家之外，無他說也。繇是《大學》之書，古人所以期望於後世者，不幾於無用矣哉？雖然，《大學》之道，其用甚博，其功甚約，不過始於格物致知，而終可以治國平天下。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秉彝好德，無智愚、賢不肖皆然也。繇其不能格物致知，雖天之

所以予我者，未嘗不清明純粹，而拘於氣稟之偏，喪於物欲之累，遂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而聖賢之生，本與我同類，乃甘心與草木俱腐，而自以爲當然。嗚呼！使其皆若人，則天下國家何賴焉？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前所謂格物致知者，乃修身之要。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格物則窮事物之理而無不到，致知則極吾心之知而無不盡，惟物格知致，然後意乃可誠。《傳》於「誠意」一條，示人以入德之門，必嚴於「謹獨」二字。蓋非謹獨，雖欲誠意，意不可得而誠矣。故《傳》文於此丁寧而再言之也。於「正心」一條，欲人之正其心，必使之存其心。心苟不存，則視聽無所聞見，飲食且不知味，心其能正乎？修身將以接物也，身與物接，不能無厚薄之間，好惡之異。情一徇於所偏，則有不得其平矣。接物而不得其平，則家不能齊，而況於治國、平天下乎？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修身爲本。其本既立，推之於國家、天下，特舉而措之耳。然則學者於誠意、正心、修身其可不加之意乎？然此三者，乃學者所當爲之事。而能爲之者，何寥寥如是？蓋根於性識之不明而內無所知，間有知之而知之不真。必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以自快足於其心，則豈有不爲聖賢之事哉？或曰修身固士子之所當爲，治國、平天下乃達而在上之事，爲士者豈能皆有天下國家哉？殊不知士之爲學，正以天下國家爲志，伊尹居畎畝之中，已有堯舜其君民之志。豈平日素無此志不爲此學，而能以一日爲之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蓋行義所達之道，即隱居所求之志也，豈有志外之道哉？孟子曰：「得志與民繇之，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士之爲學，豈以窮達而異其心哉？士君子無志於天下國家則已，有志於天下國家，則講明誠意正心之

學，其可已乎？某老矣，不足進於是也，惟諸君勉之！《克齋集》卷八。

南軒書院講義

《中庸》一書，約而精微之理，泛而日用之事，無所不備，然其切要者，不越乎人倫之常。故曰：「天下之達道五。」夫所謂達道者，乃古今通行之理，故堯之命舜曰「謹徽五典」，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夫所謂「五典」、「五教」者，即此書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是也。自古聖賢，心相授受，垂訓立教，如出一轍。世之學者，其可外是而他求哉？然達道之行，必在乎達德。達德者三，知、仁、勇是也。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決之。無是三者，雖有達道，不能行也。是三者，人之所同得，苟非誠，則三者之行無其實矣。所謂一者，誠是也。誠者，實此三者而已，非三者之外別有誠也。然德雖人之所同得，而資稟則有異矣，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三知三行雖不同，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也。苟以生知安行爲不可及，而甘於自暴自棄，則終於爲愚、爲不肖而已，可勝惜哉！在乎人十己百，人百己千，卓然自立，以變化其氣質，則愚可使明，柔可使強，而聖賢之域可至也。故聖人不以資稟而絕人，蓋謂降衷秉彝，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未嘗不一。人不可以負天之所賦與，而自暴自棄可也。聖人至此，其仁天下亦深矣。繼此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蓋謂雖未

能知，而好學則近乎知矣，好學足以破愚故也，雖未能仁，而力行則近乎仁矣，力行足以克己故也。雖未能勇，知恥則近乎勇矣，知恥足以起懦故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成效至此，亦庶幾於知之成功一也。然必先知之而後行之，如《大學》之道，亦必自格物致知始。蓋不知之，則義理不能明，物欲不能去，雖萬善皆備於吾身，而亦不能爲己有。故《中庸》又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大學》、《中庸》其義一也。學者誠能以致知爲力行之本，以力行盡致知之實，交用其力，無敢偏廢，則達德以全，達道以行，中庸在我矣。《克齋集》卷八。

饒州州學講義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之在當時，齊、梁之君非不知其爲賢也，未嘗委國以聽其教。滕雖小國，文公方爲世子，因之楚，過宋而見孟子。見之之意必不苟，而又受教之誠，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夫人之

爲不善者，以不知性之本善故也。性善之說，《孟子》七篇之綱領。孔子固不甚言性，雖或言之，而亦未嘗直指其善。性善之說，自孟子發之。蓋人之爲性，實天之所命，其理則爲仁義禮智，其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以之事親從兄，以之忠君弟長，以之應事接物，無往而不得其當，則性之本善可知也。然天命之性，固無不善，而氣稟之質，不能皆齊。故或清而或濁，或厚而或薄，或者徒見清濁厚薄之不齊，遂以爲性不能皆善。殊不知本然之性未嘗不善，而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者，雜於氣質而然也。荀子言性惡，固不識性。揚子謂善惡混，韓子謂性有三品，是皆以氣質言，或以其才言，而非性之本也。故孟子既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觀堯、舜則性善可知，此孟子道性善所以言必稱堯、舜也。蓋道無古今，人無智愚，爲之則是性善故也。文公方以爲疑，孟子遂援成覿之言、顏子之論、公明儀之說，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文王我師也，皆不以彼爲高而己爲卑，謂聖賢與我同類。苟爲聖賢之事，是亦聖賢而已。雖然，果如是也，何後世聖賢之不多得哉？蓋資稟既不同，而用力有勇怯。苟以鹵莽滅裂之功，而欲以變卑污不美之質，謂質之不可變也，則亦自誣甚矣。故《中庸》於學問思辨篤行之五者，必欲加弗措之功，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孟子亦有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蓋賦性雖出於天，而成功則在乎人，可爲而不爲，與爲之而不勇，其爲自棄一也。然自本然氣質之辨不明，而世之言性者不知有毫釐之差，遂不知所以爲善。我朝濂溪先生以無極、太極明性之體，以陰陽五行萬物化生言性之氣，其說固已明矣。至程先生發爲「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

論，尤爲深切。於是孟子之言，始大彰明於天下，而諸儒之惑可不攻而自破矣。學者於此，必知講論切磋以明其理，勇決果斷以行其事，變化其氣質以復其本然之善可也。奈何志趣卑陋者則視性理之說爲迂闊，而求勝於言語者又不能真體而實踐之，以可爲堯、舜之性反甘心與禽獸無別，亦可哀也已。判府侍郎識爲政之本，以建學立師爲重，以尊賢育材爲急，廣七賢之祠以示表範，蓋將使士之學於此者，推七先生之學以續孔、孟之傳，因孔、孟之傳而得堯、舜之心，意至厚也。文蔚衰晚無聞，誤蒙進之講席，辭不獲已，敢摭《孟子》道性善一章，以求教於先達及諸同志。其當其否，未能自信，因其不及而有以釐正之，竊有望焉。《克齋集》卷八。

白鹿洞講義

《孟子》之書，惟辨義利。首見梁惠王，王曰：「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即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拔本塞源，正在於此。蓋當時之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一見孟子，便以利吾國爲問。孟子之對，即黜其利而以仁義爲對。使當時之人知有仁義，則不復言利矣。異時宋慥將之楚，欲說秦、楚之王而使之罷兵。孟子遇於石邱，問之曰：「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

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休兵息民而以利言，疑若未爲過者，孟子則深論其心術之殊，而極言其興亡之異以爲勸戒，然則後之君天下者，可不明義利以示天下乎？天下之人，可不惟義是趨、惟利是黜乎？又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夫生死相去亦遠矣，義之所在，寧捨生而取義，則義之爲義，豈可須臾離哉？孟子凡與人言，無非援仁義以黜利，義利之說不明，自孟子而明。今世之人非不知義利之辨，惟私心之勝，則義不暇計。有國則曰何以利吾國，有家則曰何以利吾家，有身則曰何以利吾身，凡有所事，無非爲利。一事之成敗，一物之得喪，惟利是計。止知利己，遑恤害物，天下國家何以不至於雕弊，士夫風俗何以不至於薄惡，而仁義之道不明於斯世者，職此之繇也。況學者學爲仁義，乃不知自別，而與流俗混同而無間，豈不得罪於名教哉？白鹿書院，文公先生舊所興復，羣吏多士以教育之，規矩所示，非不明甚。學於此者，讀其書，淬其心，切磋講論，無非天理人欲之辨。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欲，毫釐之間必有區別，如是則無非在先生規矩之中，不失先生教育之意，義利之分，不辨而明矣。文蔚粗知爲學，氣質昏暗，未能造理。部使者以久處先生之門，采取虛譽，誤令暫入書院，以與諸友游。深愧無以爲諸友告，誦義利之說，使

先知所趨向，然後積習其功程，講明其闡奧，以造聖賢之域，庶無負先生之初意。諸友其無忽！

某去臘入洞，嘗以義利之說爲諸君子告，今將別去，復有一說爲諸君言之。蓋孔門之所講者，仁而已矣。不知仁而爲學，是爲學而不知本也。終日講學而不知其本，是猶水之無源也，其可乎？孟子曰：「仁，人心也。」不知爲學之本，是失其本心。人有一心而已，失其本心，何以爲人？故樂與諸君評之，幸毋忽！

孔門之教，無非以仁。羣弟子之學於孔門，無非求仁。然仁道至大，未易輕許。故孔子罕言仁，而凡有所問，止教之以爲仁之方也，仁之全體，未嘗輕許。蓋仁者，天理之渾然，而此心之全德。在人則欲其無一毫人欲之私，而一息尚存，與生俱生，非聖人生知安行而純亦不已者不能也。故孟武伯問仲繇、冉求、公西赤之仁，則各稱其才之所長，而皆曰「不知其仁」。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仁，則各舉其一節曰「忠矣」，曰「清矣」，至於仁則曰「未知焉得仁」。夫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令尹子文，孔子知其爲忠；陳文子，孔子知其爲清，至二人之心事，則孔子有所不知。以其事而觀之，知其爲忠、爲清耳，心之公私，未知其果何如也，故曰：「未知焉得仁。」仲由、冉求、公西赤三子之心，孔子蓋深知之，如父之知子，瞭然無疑，故直曰「不知其仁」，一曰「不知」，一曰「未知」，一字之間，蓋有深意。羣弟子之中，止顏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至如仲弓，亦告之以爲仁之方而已，其他凡有所答，皆非仁之全體。告子貢，直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曰仁之方，則仁之全體果何在焉？學者當默而識之。然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則曰「殷有三仁焉」。伯

夷、叔齊，則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觀殷之三仁與夷、齊之事，則可以識仁矣。文公先生興白鹿書院於廢弛榛莽之餘，立正大規模於羣居講學之際。諸君日游其間，相與切磋，蓋將以進德廣業而同爲聖賢之歸，其可不知孔門之所講求者乎？某老矣，求之而未有得，惟日從事於克己之學，孜孜焉死而後已。諸君幸用力於斯，毋徒曰力之不足。《克齋集》卷八。

全宋文卷六六〇八

陳文蔚 七

游吳江行記

始予聞長橋之勝，將遂一游而無因。辛亥孟夏，文安趙侯德勤守嘉興，拉予行。自嘉興取吳江，一夕舟至岸下，予曰：「茲游可以遂矣！」越七月戊申朏，告侯假舟，侯忻然從之。一僧約偕行，侯令子侄俱。既而僧敗盟，子侄不克往。予曰：「僧非吾徒，兒曹真累人耶，不若獨往，獨往不若勇往。」告侯趨具舟，侯許諾。舟具，予携《康節詩集》，從以樽酒，翩然登舟。是日晡，出望吳門，禾與館下小泊次，經杉青閘，過堰六里到黃土橋鋪，又九里秋戍鋪。酌酒三盃，隱几誦詩。江風大作，舟不可進，宿峽路。三更下雨，五更風特甚，平明望市早炊。市尾一湖名鶯鬪，篙師云通雪川。先是，友人徐子融書報入閩，而僕適有是役，於是始賦懷遠之詩：「知君定泛武夷溪，我亦吳江一棹隨。閩浙緬懷千里別，吾人同是一襟期。」又十八里八尺，聚落十數家，西北崛起二山，云蘇湖界也。

曉逼四橋，旁連震澤，渺漭瀾茫，無復畔岸，但見帆檣掀舞於其中，真偉觀也。嘉其壯，則又賦詩而過之：「第四橋東風浪顛，吾生信命獨安然。身輕有似舟飛葉，心遠還同水際天。已學在山擒虎豹，更圖於此釣鯨鱣。須臾險過平如掌，萬丈垂虹跨碧川。」抵縣市，登垂虹，望太湖，水闊天低，風急濤怒，縱觀移時，真有盪空之勢。逼暮不可久，遂歷井邑，復登舟，獨酌三盃，賦《登垂虹詩》：「雄據垂虹望太湖，始知奇觀屬東吳。舟橫似岸遮不斷，浪起如山認却無。缺尾坐看千艦過，倚空時見一帆孤。松江釣客休相問，我到松江不爲鱸。」晨興，登華嚴寺佛閣，閣正面湖，石枕垂虹，僧頗能詩，指垂虹曰：「橋之美，閣能盡之，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喜其言之予契也，爲之賦詩：「傑閣憑欄眼界寬，天將震澤壯吳門。乾坤高下相連接，日月朝昏見吐吞。巨浪聲翻鼉起鬪，危檣風急駿來奔。定知從此難爲水，更欲乘槎問本源。」侯臨行，語以游癯庵。庵王氏別墅也。訪諸邑人，得其徑，於是往新二亭，一宜芳，一未名。餘若烟雨觀、玻璃沼，僅存敗屋遺址，荒穢不治，無足題詠。始予登舟，風日暄甚。半夜雨聲敲篷，陡變寒，是游念可已矣，不知王子猷何爲不必見戴也。搔首不寐，起而賦詩：「況有從前鷗鷺約，可無十幅順風蒲。政須着我扁舟裏，畫作松江烟雨圖。」遂決策艤舟。至明日，天開雲淨，霽色千里如初。解纜，因自幸曰：「吾願濟矣！」世間事類此者多，人誠有意，天將從之，豈但是哉？歸棹月明，順風揚舲，酌酒誦詩，因嘆世之得於名利者能幾也，於是作《游吳江行記》。後二日庚戌。《克齋集》卷一〇。

游山記

嘉定己巳秋九月，傅巖叟拉予與周伯輝踐傅巖之約。癸巳，巖叟、伯輝發鉛山之東洋，予自水北往會於千田原歸福庵，因止宿焉。庵則巖叟先塋，山水環合，秀潤迫人。裴徊顧望，日薄暮矣。舉酒數酌。對青燈夜話久之，各就枕。五更睡覺，聞小雨敲葉聲，纖以俗語，知必無霖潦以阻吾三人游興。明發小霽，登筍輿，度崧嶺，則乍明乍晦，如春二三月時。至冢頂小盤礴，賦詩飲酒以自壯。下嶺十里所，小原午炊，命杖屨，欲覽山川之勝，則雨缺作矣。遂登車又五里，至於竹林之隱居，具鷄黍，話疇昔，深夜猶不寐。乙未朝雨不止，且驟。二人者，趨傅巖之意甚急，予以詩留之，巖叟和答，復有詩惠贈。日且午，豁然開霽。飯僕不及，二人亟命駕不可遏矣，予遂趨而從之。度北岸橋，過黃沙辛稼軒之書堂，感物懷人，凝然以悲。入隱將峽，峽長三四里許，兩山奔迫相抱，凡數曲小溪介其中，因山之勢以流，亦清駛環帶。峽盡，行山蹊數里，皆樵牧之徑。至佛母嶺下，清池秀石，已有一可玩。伯輝謂傅巖之苗脉，理或然也。度嶺，自野鴨塘而右，趨傅塢，前望有亭，列於山椒，即傅巖絕頂。吾三人者，捨車策杖，循山澗以出。澗之側，古木盤屈，藤蘿蔓延，怪石隱見，不可名狀。澗或流石底，或穿石腹，姿態橫生，殊可玩。蓋自山之陰，繞山之陽，而一竇涓涓不絕，即其源。巖踞山陽之左麓，其口可容坐十餘人，內漸狹。繇峽口入數步間，有井焉，其深莫測。自井而往，暗昧

不辨人物，嘗有持炬入者，以不可窮極而返。出巖，自右登山，往往皆怪石，或窪然而下，或隆然而高，或洞然而空，或竅然而深，或群然而齊，或特然而孤。峽可通身，崖可側足。若室而通，如往而復，不得其徑，游者輒迷向背。時有古梅、桂樹叢生其間，有若種而實非人力。至山之巔，所謂群玉堂者，最其佳處。一峰巍然獨高，羣峰環列，兩傍有如天造地設，因觴酒羅豆以領略之。夜宿巖前之樂軒，巖叟玩之不足，命燭至石上，桂影蒙籠，羣峰錯落，清絕可賞。丙申，將下山，又登高據勝處。舉酒早炊罷，出傅巖，道報恩寺，前不果入。行數里，至裊橋，泝流直上東坑，衆山高鎖，如封閉然。鎖外奇峰拔出，最陰陽家所愛。又十里，飯龍華寺。讀予兒時所題詩，既赧然而愧，又感焉以傷。前邁登高洲嶺，出三膽原。至高州，假榻伯輝之竹軒，謁傅巖主人周德量。德量是夕同飲伯輝家，語笑諧謔，如平生驩。丁酉朝，將出高州，德量折簡招飯，辭不獲已而留。是日早雨，午霽，伯輝誠卿偕子姪同訪其兄升之，遂往葛山觀先隴，葬已三百年矣。形勢蟠踞數里，山川秀濯，面對一峰，端然云峰外。潭山侵雲漢，偶霧雨，不可見。前輩言地理之勝者推先焉。往時太傅正識諸公皆其所孕，而周族至今繁衍不替，意者有所自云。晚歸，飲德量家，各盡醉。再宿伯輝館。戊戌，登高洲，晨炊慈誓院。出慈誓，行十里許，皆深林中，襟山帶溪，時有佳處。道多論情話舊，吟咏有所不暇。度溪，登石龜嶺。嶺下溪名大奧，兩山如來，水去而復，彷彿武夷氣象。水面處石壁峭立，其下匯爲寒潭。潭中石可坐數人，予三人坐其上，各舉酒一杯，巖叟賦詩，予與伯輝皆和，而予亦自賦焉。自此泛溪，抵予竹林所居岸下無十里，予深有結廬之興。過峽至白水，憩於石壁巖道者庵，因飯

焉。庵僧出紙筆，督詩甚亟，聊以數語戲之。初欲自石壁巖取百丈際觀瀑水，或謂秋冬水涸，或謂路險不可進，遂罷興。游西塢，登山，宿章法院。巖叟舊游，作詩問訊，舊題無恙，謂三十年有奇矣。同游存歿者半，爲之嘆息。寺僧作湯餅，留連夜話，甚款。己亥，自章法過洪都觀，山行七八里，登高懷遠，間見於賦詠。凡再踰嶺，漸入山谷間，望林麓樓觀丹碧，即觀之所在。小溪帶其前，人烟數家，牛、羊、鷄、犬、桑、麻、竹、樹若自爲一乾坤，蓋去平地約十里，讀惠主簿之詩可知也。時前重陽一日，芙蓉爛開，道流出酒對花，興甚不惡。酒行既止，人復酌一巨觥。巖叟與伯輝下嶺，西歸鉛山，予復登山，東歸上饒。問靈泉路，則鳥道僅能容足。山勢騰踴，水多自高瀉下，路旁若澗中，率多怪石出沒，各獻狀可觀。予又爲賦詩，惜巖叟、伯輝未之見。自癸巳至己亥，凡七日，所歷凡三百里，有所感觸，時見於詩，雖應口而成，不能盡工，亦足以寫一時所見與其所懷，覽者取意焉。大抵事無巨細，遇合誠不偶然。癸巳之朝，巖叟、伯輝約予晚會於千田庵，或先或後，亦未定。及予至揚航渡，甫登舟，則二人忽已在津頭矣。遂同舟而濟，三人相顧而笑，謂初不期至此。後連日在道，止宿人家若僧舍則雨，而登覽游玩必霽，遂得以從容盡興。然則是游，雖欲已有不容自己者。十月乙丑，陳文蔚記。《克齋集》卷一〇。

傅講書生祠堂記

事有出於一時感觸之真者，要非智力所能強。蓋人生天地間，與萬物爲一體，癢疴疾痛，未始不相關。自其己私一勝，隔形骸而分爾汝，一膜之外皆非吾身矣。嗟夫！仁也者，人也，其初豈若是哉？況人情相距不遠，以物視物則忤，以身體物則仁。人有凍餒，若己不飫溫；人有困苦，若己不安適。是不以己爲己，而以物爲己，此以誠動，彼以誠應，一時感觸之真，可以言語形容哉？鉛山傅巖叟，幼親師學，肄儒業，抱負不凡。壯而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命與時違，抑而弗信，則曰士有窮達，道無顯晦，乃以是理施之家，而達之鄉。遇歲歉若霖潦，鄰里艱食，則捐金粟以賑之，易凍而溫，變餒而充，繇是歡聲和氣，周浹閭井。歲己未，穀頻年不熟，民間磬罄，州家以爲憂，檄永豐丞林君汝臯至邑勸分。父老相率詣林自言，謂公不待勸分，先已捐直發廩，且能遍諭鄉之諸豪，謂閉糶非所以恤災，林以是深相歸重。會先是邑之多士亦以白令尹父老之言，益信，即以事聞之郡，郡聞之臺。既覈得其實，則轉以申省。時稼軒辛公有時望，欲諷廟堂奏官之，巖叟以非其志，辭。辛不能奪，議遂寢，節目具存，尚可覆也。江左民貧，生子多不舉，習以爲俗。或不忍呱呱，則委而棄之塗，然收者不二三，則資給之，使之養視，多所全活。近世風俗偷薄，勢力加人，則憑恃以凌物。一鄉有豪民，則旁皆貧弱矣，甚者鬪其民而坐視。今自縣郭以東數十里，人有忿爭，則譬以利害，而平其曲直，邑

既簡訟，而民間無擾，以是居鄉，深得古人友助扶持之意。雖巖叟之志未究於用，而愛人利物之端已見於此，使得爲時用，以展布其欲爲，則霑其惠與得其平者，豈止鄉鄰而已哉？人感之深，即其所居之側玉虛道宮闢室，肖容而表敬焉。是舉也，蓋出於人情不能自己之機，固強之不可得，亦謝之所不能。祠既立，里人合辭來請予文以記，且將以興起後人。顧予與巖叟爲平生交，熟識其用心，無得而遜。然嘗因是而論之，世之縉紳大夫，任父母斯民之寄，既不能宣布上德以達於下，反噬膚嗜血以爲榮身肥家計。坐堂上，聽兩詞，一任私意，以變亂其是非，訖無所赴告，抱抑屈終其身。聞巖叟之風，得無愧乎？雖然，巖叟所及，又不止此。士之不得志而流離道路者，多望風歸之，莫不隨豐約以遂所請，往往南閩、東浙，人知有巖叟，是亦人所難能也。巖叟雖無軒冕之榮，開徑延賓，竹深荷淨，暇時勝日，飲酒賦詩，自適其適，不知有王公之貴，豈非憂人之憂，故能樂己之樂，是不可以不書，因亦附見云。巖叟名爲棟，嘗爲鄂州州學講書。嘉定四年歲重光協洽閏月戊子，上饒陳某記。

《克齋集》卷一〇。

鉛山西湖羣賢堂記

爲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冤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張官置吏，星羅碁布，徧滿州縣，非苟然也，蓋將使之布宣德意，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脉於億萬

年之永，豈欲其營私殖貨、剥下媚上、顧爲基本蠹哉？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爲士者知所趨向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誼，褒表仁賢，使關節脉理，上下相通，而利害無所擇。如是則爲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細故，莫或毛舉未損也。况大綱既正，衆目畢張，豈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苕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惻怛，寬大樂易，民之歸之如嬰兒之慕慈母，至家具其銜，焚香以祝之，然則侯之爲政可知矣。未幾，一新縣庠，植僵起仆，縮他費以養生員。春秋二補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繇是弦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之餘，而劍佩鏘鏘矣。然侯之心，猶以爲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買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爲時望者，不以爵秩崇卑、姓名顯晦，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祠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繼，辨異端似是之非，發前聖未明之蘊，扶人極，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捨生取義，有如秋霜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其下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厲金石不移之操，剖藩籬爾汝之私，以至履行之修飾，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一十有六人。堂以「群賢」扁之，做錢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儻是邑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厲志聖賢之學，而耻爲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寓公若邦人，忘身殉國，推己及物，修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大有可觀者？予於是既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耻不立，其爲風俗累也大矣。侯既於講學留意，以正人心爲本，則風俗

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期月以俟。規畫既定，走書上饒，諉文蔚誌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爲之書。侯名謙亨，字牧叔。其先正貳卿嘗歷言路，議論風采有足尚者，宜侯克世其家云。紹定庚寅二月既望，潁川陳文蔚記。《克齋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七，《江右文鈔》卷五。

蘇坡記

山川之與人物，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而以相值之爲美。有是山川，而人物不足以發揮，則通者窒，明者晦，天地之閟藏亦訖於榛翳，無自以呈露。胸中有邱壑，而適在荒郊迴野之所，崇岡秀嶺之嵒峯，清泉白石之奇怪，雖欲登高舒嘯，臨流賦詠，而興寄無所托。以是知山川之與人物，嘗相須以相成，不可以偏廢也。運屬南陽葉公卜宅，得郊居之勝，青山屋上，而流水屋下。五畝之寬，山徑之幽，足以徜徉此生而無慕乎其外。然公之志猶未愜，去家一里而近，又得所謂蘇坡者，其地閒曠而清淑，紆徐而深窈，雖鷄犬之聲外聞鄰巷，入其中則邈與世塵不相接，有若非人間者。公遂結庵其間而亭其上，亭扁以「愛山」，而庵即「蘇坡」也。自是杖屨往來，無間朝夕。剪剔繁穢，風來而月去；疏理竹樹，春華而夏陰。佳時勝日，領客來游，杯酒流行，語笑懽洽，徘徊盤礴，竟日忘倦，此公所謂愛山者也。然公賦性疏達，受材勁敏，雖早謝場屋，家政具有方略，植僵起仆，興滯舉廢，視昔愈有光焉。見於小試如此，使得一命以自效，必有可觀者，惜其不見於用。會朝家以優老恩授初

品，繼而浙漕陳公宗仁檄爲幕椽，公寧優游山林，不以此而易彼。子若孫以公之樂於斯丘者，因請爲繭窠計，公笑而從之，然公實未缺也。昔昌黎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而歌之曰：「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文蔚於公亦云。庵既成，走書山間，求識其顛末。文蔚視公爲母黨尊行，義不可辭，故爲之書。公名堯咨，字叔義。紹定庚寅十二月朔，西溪陳文蔚記。《克齋集》卷一〇。

求仁齋記

聖門講學無非求仁，羣弟子之所叩請，聖人之所告語，皆以是也。然所問者不一，而聖人告之者亦不同，苟知其所以然，無非仁也。如雒居天地中，其至之之路雖千蹊萬徑，及其至雒則一耳。世之學者不明乎此，見聖人之言，隨人而告之，各異其指，將以何者爲定說。抑不知識仁則所以告之者無非仁，不識仁則如人面之不同，雖盈尺之地，舉天下莫能一，而仁之爲道，竟不可得而識矣。蓋仁者，渾然天理，在人則本心之德，不可以一毫人僞參之也。且天理渾然，何所不該，豈可以一事名，而人得其本心，則無非至誠惻怛，非自外而至也。此仁之全體所以難名，而孔子之於門人與夫當世賢士大夫，未嘗輕許於一人，不曰「未知焉得仁」，則曰「不知其仁」也。止顏子以仁許之，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以往，未免少間，第不遠而復耳。如克己復禮之告，視羣弟子最爲切要，及請問其目，則直戒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固以仁爲己任，夫子誨之之意亦深切矣。其後孟子

最善言仁，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其所以狀仁之全體亦已明矣，至四端之說，則又以仁爲體統，而義、禮、智皆繇此出，如乾之四德，歲之四時。四德實以元爲善之長，而亨、利、貞則統之；四時實以春爲生之始，而夏、秋、冬則貫之。仁者，其四德之元，四時之春乎？自聖學失傳，此理湮晦，至我宋伊川程子得不傳之妙，於韋編斷簡中發明仁道。於《易》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至哉斯言，雖孔、孟復生，無以易此。學者汭流而窮源，則仁之全體可得而見矣。三山趙君賢宗子也，有志於道，以仁者聖門所素講，外是非所以爲學，無他嗜好，一意讀書窮理。於所居之側以「求仁」名齋，爲藏修游息之地，謂先識仁而後可以求仁，講切於四方者不一而足，志亦勤矣。一日書來，求予文以識其顛末，顧予不敏，何足以遂所請。雖然，可無一語以爲進德助？仁者，心之理也，心存則仁存矣。將以存心，豈有他哉，敬而已矣。敬者主一之謂也，主一而弗貳于二，則求仁而得仁矣，趙君其勉之。趙君名崇栗，字□□，嘗宰信之鉛山，政績亦可紀云。端平丙申正月己未朔，上饒陳文蔚撰。《克齋集》卷一〇。

起堂記

孫卿子書有云：「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蓋仁，人心也，心之體根於仁，而心之用存乎術。心苟仁矣，而術不之擇，則不足以達吾仁。故孟軻氏亦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

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謹也。」大抵儒者存心，惟在於愛人利物，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凡親師取友，朝夕講究者，莫非成己、成物之事。故自一命以上，以至坐廟堂，爲卿相，隨其所處，皆足以行志，雖惠有廣狹，而心之所存則一也。然有是心而無其位，則不足以達其用。有是心無其位，而能達其用者，其惟良醫乎？先朝鉅公有言：達則願爲卿相，窮則願爲良醫。於戲，仁哉是心也！蓋卿相生民之休戚所繫。良醫人命之死生所繫。卿相能拯民於塗炭，良醫能起死於膏肓。窮達雖不同，而濟物之心，及物之仁，則隨寓而見，無加損也。身良醫而道卿相，術之不可不擇蓋如此。永豐黃懋子昭，讀書爲儒，應舉覓官，屢不偶於有司，於是慨然發嘆曰：「命已夫！吾非苟爲利祿計，將階一命以行吾志。今乖於時者如此，則吾之志竟不可遂耶！」乃歷覽方書，究心診視，且周游四方，參驗精博，以證己之所詣。既足以自信矣，則坦然行之而不疑，所活亦衆。至遇人，亦告之以良方秘訣，俾得以備急難，其用心仁而擇術謹，子昭於是賢於人遠矣。一日以所居之堂請名於予，予遡其意而以「起」名之，誠望其如昔人之起朽也。章泉趙公亦嘉其志，爲之特書。繼又請予言以述其事，予不得而辭也，故叙其大槩如右云。年月日，上饒陳某記。《克齋集》卷一〇。

浩然齋記

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生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無間，一失所養則

餒矣。然養之必有道。孔門之學，得其傳者曾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曾子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者，直也，孟子之學，其源蓋出於此。論浩然之氣，而惟以集義爲先，謂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則無往而不直矣。人能集義而無往不直，則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其氣豈不浩然矣哉？集義以養氣，如藥之有方也，必有煅煉炮製之術，溫涼補瀉之節，而後方之良者可驗，而伐病之功可得而收矣。孟子既授人以養氣之方，而日用之間，必有功程可以持守。「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日用之功程也。氣固欲得其所養，苟無事焉，則心不存，而何以持其志？必欲正焉，則急於計效而近於助長。勿忘，必有事者也；勿助長，乃勿正者也。優游涵泳，不忘不亟，則是氣也，將自浩然充塞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殆煅煉炮製，溫涼補瀉之術乎？建昌呂君受業於文公先生，爲古人爲己之學。建昌，南康屬邑也，號稱多士，而呂君實其翹楚。聽文公之言爲甚富，知文公之心爲甚深，時以得其所得者，而發其胸中之蘊。於所居之側，築齋於松竹間，以爲修身窮理之地，名之曰「浩」，取孟子「浩然之氣」之義，中有一「集義」之軒，有一「謹獨」之室。居其中，玩其理，無非所以爲養氣之資，其用心亦遠矣。然孟子答公孫丑之問，必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將論養氣，必先之以知言，蓋於天下之理不能瞭然於胸中，而得其操存涵養之要，則將彊制其心，有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病，豈能從容自得，造於至大至剛之域，自然流行而無間者哉？是理也，呂君已知之，予又何言，蓋不如是，無以發孟子示人之旨。予與呂君同門，又於白鹿得切磋之益，呂君

不知予之淺陋而不予棄也，俾記其名齋之意。辭不獲已，用叙其大槩如此，併以求質云。呂君名煥，字德遠。嘉熙二年歲戊戌三月癸酉，上饒陳文蔚記。《克齋集》卷一〇。

信州州學禮器記

嘉熙四年

文公朱先生初官同安，因縣學釋奠，嘗欲考籩豆、簠簋之制，登降跪起之節，請諸朝而行之。及守南康，稟命於天子，下之禮官，討論不詳，而下之四方，文公申乞改正，天子曰俞。文公移帥長沙，有司爲檢會，行下長沙。而國有大故，不果徧諸路。今文公《釋奠儀》雖已梓流於世，而天下郡縣學猶多習故陋，識者病之。文公門人陳孔碩之分教括蒼也，嘗以文公所申明者行括蒼矣。蔡侯仲龍，括蒼人也，俎豆之事，聞之已熟。及其位朝著，則於太常又得夫同文同軌之所自出。來牧吾邦，戾我芹蘋，制既不經，器又苦窳甚，誚非所以奉先聖。乃捐緡錢，準式更造，擇幕掾施君退翁董其事，郡博士張君洙因與學者詳稽歷代之沿革而參訂焉，益知文公申明昭乎孝廟一朝之定制，確乎萬世不易之正典。換舊而新，籩筐以竹，俎豆以木，簠簋、爵坫、壘洗之屬，悉以錫代銅。聲律具審，度數具精。丁祭，張君率諸生舉文公釋奠儀而行事焉。既正其器，又正其禮，祀事孔明，洋洋在上，若親周旋於杏壇之間。張君謂予嘗受教於文公，命之記。文蔚竊惟先師文公於夫子之道，終其身孳孳焉，故於尊事夫子之禮，終其身拳拳焉。籩豆之事，登降上下，末爾；所以歷考備述而不遺者，非屑

也。理無精粗，小子之洒掃應對，有下學上達之道存；孩提之愛親敬長，有治國平天下之道寓。釋奠之爲禮也，小子之洒掃應對云乎哉！釋奠之爲尊夫子也，孩提之愛親敬長云乎哉！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道外無器，器外無道，以天地萬物之理而立聲明度數之制。器之用，乃道之行，即聲明度數之制，以會天地萬物之理。器之通，乃道之悟，體用一原，在人默識。因尊事夫子之禮而有得於夫子之道，則下學上達，治國平天下之道，其全體大用，當不誣於仰鑽瞻忽間矣，是文公先生所望於後學之深意也。康熙《廣信府志》卷一一，雍正八年補刻本。又見余鑄《重修廣信郡學記》注（趙蕃《章泉稿》卷五），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南宋文錄錄》卷一三。

仙山騎龍殿記

嘉定己巳秋九月，予偕傅巖叟、周渾齋渡北岸橋，過黃沙，適逢二三知己，拉予登仙山騎龍殿，以循龍山落帽之勝。見其水環山拱，秀蔚彌天，竹翠松蒼，葱龍蔭地。北辰後擁，遙聯靈葛烟雲；南斗高懸，遠挹匡廬日月，祠，饒陽一大觀也，黃沙合地，建廟山之巔，奉葛真君以爲香火。地靈而神故靈，遐邇咸沐呵護，其盛矣乎！瞻仰徘徊，日已方中，廟僧作湯餅，留連甚款洽。論情話舊，吟咏有所不暇。傍晚方歸，語笑載道，予賦詩曰：「會適登高緩不容，同遊頗喜再難逢。歸來夕照暄紅日，隔樹聞敲帶月鐘。」應口而成，雖不能求工，亦足以寫其所見與其所聞。傅巖叟、周渾齋暨黃沙

諸君皆相和詠，無非及時行樂。倘他年天緣有分，是日也而有是遊，同人再從容盡興而樂，又當何如？故忘倦，遂援筆以記其巔末云。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同治十一年刻本。

府城隍廟記

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季陰陽《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廟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假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土，或遷就傳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龍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甿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矣。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道光六年刻本。又見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

全宋文卷六六〇九

陳文蔚 八

朱先生叙述

先生氣質剛毅，進道勇決，涵泳充養，純熟深固。文蔚嘗竊窺之，雖夙興夜寐，終日應接，條理益精明，未嘗有厭棄事物之意。雖曰稟賦之異，實亦繇學力之充也。以成就後進爲己任，登門之士甚衆，稍有意趣，百端誘掖，惟恐不至，各隨所長，以成德達材，庶幾善類寢多，斯道有託。嘗以江西憲趨朝，道經上饒，文蔚侍行，止宿驛舍。有士人懷書贄，抵暮求見，已而自悟非進謁之時，逡巡退去。先生適自外至，時自早報謁，入夜方歸。望見其人，即車中呼典謁者，令與上謁，其人遂得見投書。洎其辭去，室中已燭矣，先生即廡下明處閱其書，其急於後進之意如此。先生持天下之正，其間不能無趨嚮背馳者，或以私意妄生詆毀，至其心平氣定，則莫不愧屈，以當代之宗師歸之。是雖秉彝之固，然亦理義足以服人也。先生造理精微，見於處事，權衡輕重，錙銖必較。是以於進退辭受之間，

一處以義理之正。苟理所當然，雖聖人所行，不爲苟異；理所不然，雖舉世趨之，不爲苟同。見其異者，徒議其激；見其同者，或疑其苟。先生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先生於聖人之學，真有所得。謂不知聖人之言，無以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無以知聖人之道。故於六經諸書，句句而求，字字而考，留心之久，玩索之深，不知年數于茲。融釋脫落，有所默契。故見於訓釋諸經，則提綱挈領，以會於一原，縷析毫分，而各當其分。凡先儒所以開端啓秘而未及究竟者，至此無餘蘊矣。是以於《易》則驗陰陽之端，妙契於伏羲畫卦之初；於《詩》則去小序之亂經，而得詩人吟咏情性之意；於《中庸》之書，大要欲學者於體要處正而不偏於事物之分，處之各得其當。體用兼該，精粗一貫，真得子思心傳之妙。其指示學者功用，於戒懼、謹獨二者，則尤爲精約也。其教人，則欲其於六經諸書無所不讀，古今事變無所不講，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鬼神變化無所不通。謂始雖即此以爲學，終不離此以爲道，大懼學者屏棄事物，馳心空妙，入於異端之域而不自知。於戲，先生之意可謂勤矣！可謂至矣！學者期無負於先生可矣！文蔚雖獲侍教，不能窺道德之大全，學問之體要。先生嘗語文蔚：「某今都無說處。」豈先生所獨到者，舉世不足以知之乎？後有如先生者作，必有以知之矣。文蔚之所見，如飲河之鼠，何足以形容高明之萬一。然亦不敢以淺陋之固而自隱，纂輯見聞，姑俟采擇，庶幾微塵之於泰山云耳。《克齋集》卷七。

書徐子融遺事寄趙昌甫

趙許誌銘〔二〕

潛齋爲人，志氣剛決。始游方外，爲佛老之學，歸而閉門敦學。聞晦菴朱先生講道於建之五夫，欲從而就正，未果行。一日，先生有朝命，道過鉛山，因見於永平驛，語不合，拂衣而去，人謂其不復來矣。先生辭免俟旨，宿留玉山道中，忽散其生徒，毅然而至。文蔚時侍先生側，先生喜其徙義之勇，挈之偕至玉山，留止餘月，教詔甚詳。自此凡一再登門，聞先生之緒論爲多。自未見先生有靜坐之課，既見先生，聞主一之論，益加粹密。繇是神凝志定，容止可觀，酬酢多中。其於交朋友也，重信義，謹然諾，如陰陽寒暑之不移。尤不屈於物，稠人廣坐中議論，必惟其是，雖貴人以勢臨之，語有未正，必辨其爲非而折之以理，詞色略不少沮。後生晚輩行於道路，不循長幼之次者，雖非其生徒，亦必毅然正之。其剛果正大，皆此類。初爲高行，既從先生學，始知非儒者中庸之道。晚方欲就平實，而流俗反非之矣。《克齋集》卷七。

〔二〕趙許誌銘：此四字原作正題連書，據文意改。

周迪功墓誌銘

自先王之教不明，世祿之家習尚淫侈以蕩滅禮法者固不足論，往往號爲儒者，亦不知律身齊家之義，豈非三代明倫之教不講而人心之不正以至是歟？今有不繇問學，無所染習，自能以禮法齊其家者，周公其人也。公諱安壽，其字未聞。世家上饒，父祖世爲民，事農桑。公敦厚儉約，克紹其業，至今不替。享年九十有奇，子孫繁衍。以世計者，至見五葉；以口計者，至盈百數。公御之始卒一本於嚴。晨昏定省，不違其節，小大尊幼，不躐其次。禮法少有過差，詰之無恕。用是公年彌高，而奉之彌謹。其子雖當不提携之年，共子職與少壯不異。江左輕義重財之俗，頻年尤甚，父母在，析居別業者，習以成風，恬不爲怪。公謝家事幾二十年，子孫一意管幹，無敢有異言者，亦足爲薄俗之厲。公生長田間，無榮寵望。先是二年，以太母慶七十恩授迪功郎，可謂希闊之遇。徐氏，先公九年卒。子三人，曰某，曰發，曰全。某早世，餘克繼公志。孫八人，曾孫若干人。女二人，女孫一人，俱已出適。公生於紹聖丁丑七月十六日，卒於淳熙丁未十一月廿二日，凡歷五百四十二甲子。越三日，葬於所居之左黃岡之原，從治命也。世俗論公者，未有不以富壽康寧爲美稱，予獨掇其關於風教者表而出之，庶幾有補云。銘曰：

禮法之弊，猶水之東。靡然共趨，孰還其風。公性素樸，初匪繇學。自身齊家，可以敦薄。

西軒居士誌銘

上饒游氏大觀間有諱覺民者，以八行舉，積階至員外郎。自是族望表表吾郡，儒風文氣，醞釀沈浸、薰澤不替至今。八行弟表民，以優老恩補保義郎。保義生某，某生缺夫缺。夫生二子，次曰元英，字俊卿，即西軒居士也。居士幼孤，少長，刻意肆舉子業，游鄉校，錚錚然衆人中。時爲郡文學者，名有場屋聲，別識士類，特相器重。月書屢冠倫魁，一時輩行莫不禮敬，且期以遠到。居士亦自謂取科第當如摘領髭耳。及三歲大比，輒不利。累應詔，但爲國子待補生，因嘆曰：「命矣夫！」遂浩然賦歸耕，延師課子弟業，期以刷恥。戊午貢籍有名勉者，即其子。掇儒科，齒仕版，行發軔矣，惜其有風木之悲也。居士警悟機敏，勁挺不阿徇，才實有用。自坎壈於時，無以自見，姑即其家而經理之。居無何，荒者治，湮者通，缺者備，觸事皆有端緒，俾得一階自試，豈爲不能辦者？亨塞既有命矣，於是自適其適，蒔花植竹，飲酒賦詩，臺缺月波，園繞綠水。遇佳天氣勝時，日與賓友相羊其間，無復身世之憂。一日忽嬰微疾，即命二子前，畀付家事，且屬以言，令各務整飭，有起無廢。二子咸應曰：「唯。」則益自放曠，不以纖芥累其心。如是者又三載，疾再作而卒，實開禧改元歲乙丑三月廿三日也。屬纊之際，獨惓惓於八十四歲之母，視二子知可托，則瞑目矣，享年六十有二。娶周

氏，柔淑有婦道。二子：曰勤，曰勉。孫男三人，珪、璋方就師學，玠尚幼。孫女三人，皆在室。予與居士爲文墨交，相知甚深。饑寒驅予奔走無寧歲，別去之日久而一會莫遂。屢辱要約書，予亦將登堂拜母夫人，不謂天奪居士之速也。於戲，痛哉！越再時，予始得哭其柩。二子泣拜，杖而起，則告曰：「將以二年正月丁酉葬於本縣石橋鄉丘原之湯家塘。知吾父者莫若子，請銘幽宮。」予不得而辭，銘曰：

視其已爲，未爲者可知。其母垂白，非子終身之悲，惟後人是依，故死生亦無疑。《克齋集》

卷一二。又見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

向夫人墓誌銘

咸平、祥符間，文簡公以厚德重望再相定陵。後五十年，欽聖憲肅皇后復以坤厚之載，母儀天下。繇是向氏之德澤在生民，宜其族系衍迤，慶流無窮。子誼文簡之伯，而欽聖憲肅皇后之族。是生夫人，歸太宗皇帝下漢王東位孫知西外宗正贈少傅士初第八子不迺。少傅南渡，家信州之鉛山，兵火後生理蕩析，一無所携。輟捐俸，藏書籍，延師儒，使諸子遊從誦習，日漸詩禮。訓諸子，皆刻厲自奮。六人先後登進士第，不迺其一也。敏於吏事，且有文，飛灑盡翰（二），以儒林郎掌保寧軍節度書記。生四子：長善卿，幼負凌厲才，能世其科，以文林郎授廣西經屬，不赴而卒。善郊、善鄣，皆以

閩漕貢，用上登極恩補官。善郊今爲迪功郎，任泉州晉江縣丞，所至有能聲。在泉爲郡守鄒公夕郎所知，使入幕參決，知可任以事，畀以斤削。善郊成忠郎，前監泉州舶司門，亦以廉謹整辦稱。善郊，方肄國子業，明爽有餘。夫人相家女，及歸少傅家，一門科甲，相繼顯仕，麾節熒煌，夫人內視歉然，略無貴驕意。自書記公捐館，惟一意教子，日夕訓厲，期以不墜箕裘。寧損己所奉，以爲延師資，諸子用是克紹夫人之教也。國家渡江幾百年，故家遺俗相望寢遠，閨門儀範不可得見。夫人溫然醞藉，有中朝賢淑風。爲母慈，爲婦順，奉舅姑謹，御妾媵寬，里巷婣戚，皆稱其賢。孀居三十年，未嘗輒出。善郊、善郊適同官溫陵，溫陵樂土，齊啓夫人願迎侍，夫人欣從之。客南二載，二子更相娛侍，心安體舒，無羈旅戚。一日歛起歸意，值善郊官滿，得承其志。及家僅月餘，嬰疾遂不起，實嘉定辛未十二月一日也。夫人生紹興丙辰十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六。平日處心憫惻，無伎刻意，自以享上壽無憾，所願終正寢。於戲！天之佑善，使自千里得家，悠然順逝，默若有符合者。善郊去替數月，承訃，匍匐來奔，追盡哭踊。卜宅，得吉於縣北五里之惠泉，風氣佳甚，於陰陽家適宜，以次年九月庚申終大事。孫男二人：汝淳、汝洞。汝缺在貢籍。孫女二人，長適進士傅煒，餘在室。曾孫男女二人，男崇枚。善郊以葬有日，請銘於上饒陳文蔚，謂文蔚不得而辭。銘曰：

婦貞於潔，傾於哲也；母成於戒，敗於愛也。於戲！夫人有婦之貞，無婦之傾；有母之愛，

無母之敗也。《克齋集》卷一一。又見同治《鉛山縣志》卷三〇。

〔一〕盡：似當作「書」。

監江陵府糧料院傅君墓誌銘

鉛山傅氏，派自金陵。辟五季亂，來信州，族寢大。二百年間，聯仕版者相望，爲邑甲姓。有諱績者，家豐而喜施，得長者稱。績生欽明，爲登仕郎，辟江淮總屬。欽明生一飛，好古學，游象山陸氏門，不得壽，齋志以歿。才甫諱杰，一飛之嗣子。淳熙庚子，歲大歉，朝家憂之，誘民出粟賑饑，補以官。總幹捐粟五千石助州家，信之六邑賴以濟事。聞於朝，命官其子，一飛未被受，客死建康。時參政范公成大留守，憫勞之，奏貤其後，才甫用是補吉州文學。中銓程，授迪功郎，主南劍州順昌縣簿。該慈福皇太后慶壽恩，循修職郎。將赴順昌，道建陽，首謁晦菴朱夫子。夫子舊嘗會東萊、象山諸老先生於鵝湖僧舍，識伯濟，問所從來，喜曰：「伯濟有子。」伯濟，一飛字也。臨別，厲以官業。秩滿，調常州比較務，以迎侍不便，換撫州崇仁簿。終考，代者未至，會母夫人病，思歸。倉使陳公鞏檄稟議戶部屯田事，因奉親還鄉里。自是留侍醫藥，數年不調。親疾，竟不起，黽勉終喪。既畢大事，始參選，得監江陵府糧料院，還自任所，則已病矣，卒於是年八月廿五日，實嘉定壬申也。才甫居官廉，遇事謹。初任順昌，漕使有挾先憾者，委賣增鹽，寔困之。增鹽與縣計不兩立，增鹽行則縣計虧，縣計辦則增鹽不售，號難處。才甫務盡道理，既追責漕使，而長官亦不忤，後得憲使趙公

解之以脫常。攝邑，民用不擾。攝尉，值小寇爲梗，防禦得策，境內以寧。趙公薦之曰：「克謹其身，服勤乃職。」太守范公節亦許備薦員，章未剡而卒。勾稽崇仁，適傅公伯召守臨川，篤同姓之好，分略僚屬。先是崇仁旱，邑官分禱，經月不應。才甫視龜甫數日，承是命，宿齋，登仙境之巴山，默致誠禱，車旋而雨，霽霈彌日，枯生涸澤。民大喜悦，擁香火來謝者數百人，曰：此新官所感也。未幾，檄至安樂，團領不督而辦。以久出曠職，力丐還任。又團領本邑財賦，不事答筭，人自樂輸。癸亥秋，視旱金谿，身歷疆畝，多所蠲放。明年春夏之交，崇仁艱食，邑長趙君彥紆連銜申諸司，得米數百石貸民，遂爲賑濟所提督官。凡欲使民被寔惠，非敢具文以塞責。於東西館頭僧寺中鬻糜粥，待羸瘠之甚者，存活頗衆。推此，才甫之志可知已。近代風俗鏗薄，同僚多不相能，且相擠。才甫在順昌，令君葛逢時老儒也，特相信愛。今右司郎中趙君汝述時爲尉，相待如家人。在崇仁，趙君彥紆尤厚善，民訟分日而決，催科分日而較。事有關利害者，相謀而後行。非才甫牧己謙，事長順，寧足得此於人？崇仁滿歸，市井小民及里長相率出五里外仙游觀送之，是豈彊而致也？才甫尊賢慕義，所至有道之士傾心愛敬，不敢待以稠人。廖公德明居順昌，老成而聞道，才甫日得親炙，聞其緒論。及官崇仁，何公異賢而有文，葺山莊爲燕息地，才甫多從之遊。以職事至金谿，則訪陸先生遺址與其先人平日交舊，自著數語識顛末。雖一官隨牒，不希聲利，恬於榮進。閒居諷淵明、康節詩，多能成誦。黃、陳詩文投心處，亦時時見於吟諷。燕坐之室，榜曰「靜勝」，晨夕于此，罕與世俗交。雖若涇渭太分，未免忤物，視湛浮斯世，惟知世利而不知道義者逕庭矣。喜道家修養書及釋氏語，自謂有據無

據，如藤倚樹，平日所得於釋氏者在此。朱夫子挽以吾儒問學，嘗因答書，令小作課程，專讀一書，久自得力。才甫將有事斯語，今則已矣，可悲也已！才甫生乾道丁亥十一月十八日，年四十六。娶鄭氏，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崑堅長女。生三子，謙之、誠之、誼之。誠之出繼弟熹，謙之中補選，誼之方就外傳。女一人，在室。謙之既得卜於縣三十里東山之原，以次年十二月壬申奉襄事，謂文蔚知乃翁平生爲詳，泣血請銘其墓。文蔚遜之，其誰銘？銘曰：

錦尚絅兮日章，蘭無人兮自芳。既與世以殊趣，夫孰知其所長？勒銘詩以詔後，俾茲丘焉有光。《克齋集》卷一二。又見同治《鉛山縣志》卷三〇。

余正叔墓碣

鉛山傅商弼一日來訪文蔚，蹙然而言曰：「正叔余先生，予師也，歿幾三十年，嗣人湮微，不能發其先德，使有善弗彰，吾子合爲論著，予將以碣諸石，使來者有考焉。」文蔚聞其言而悲曰：「正叔，予同門友也，知其平生甚悉，顧力未足以振之，幸吾子欲發其有餘。既死，文蔚雖不文，其敢辭？」因叙次如左：正叔諱大雅，余其姓也。世居上饒，曾祖大約，祖安節，父思永，皆應舉爲儒，而未有顯者。正叔自肄舉子業，已見許於鄉之儒先。未幾，預薦送，然志不在是，聞晦翁朱先生講道閩中，毅然登門。窮鄉晚出外科舉，未省他有所謂學，正叔獨倡而先之，豈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與？

弟大猷從其所帥，相繼而往，文蔚亦因正叔拜先生於紫陽書堂。正叔志道懇惻，問難叩擊，亹亹不倦。揆諸心，一毫有未得，雖往返十數不置，期於釋然而後已。先生嘉其勤，竭兩端以告。嘗因書論敬義工夫，先生指示日用之親切者，謂提撕警策，通貫動靜。正叔得其語，表裏用功，非惟自勉不暇，見同志亦以相厲。常恐此心外用，日誦《中庸》「不願乎外」之言以自克，可知爲學之務本也。先生嘗從容與之言而喜曰：「且爲君立得一基址，今當有着力處。」正叔將以是而終身焉，不幸天嗇之矣。於戲，正叔而止此夫！正叔力於爲善，初罹外難，以禮自繩，不御酒肉。後歲登師門，度閩嶺，或犯霜露，冒炎暑，不以爲憚。稟氣既薄，且多病，竟以不壽。己酉秋九月，予往省先生，值正叔將歸，語別武夷溪上，未兩月而訃聞矣，寔十一月乙丑也。年五十二。娶王氏，生四子：德深、德淵、德存、德晦。德晦出繼弟大寧。德淵業儒，亦早世。正叔餘慶，其後必有能繼之者。平日與先生問答書非一，厄於煨燼，無一存者，人皆惜之。《語錄》一卷，刻於江東庾臺。死之年，葬所居之右裴原。後廿六歲，刻茲銘。

有決其疑，將以得正；有闡其端，將以絃續。日焉不足，何斯人之不淑！《克齋集》卷一二。

又見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南宋文錄錄》卷二四。

鄭孺人墓誌銘

婦德以貞順爲常，外此雖美，弗取也。丈夫之立於世，其行顯顯在人，善惡不可誣。婦人深居閨闥，內行修否，在乎疑信，非深知熟察，冒然書之，何以信遠？秉筆寔爲難。鄭氏諱如玉，字德潤。五世祖太初，仁宗朝禮部進士，嘗奏賦金門。時鉛山汭口張有偕計客京都者邂逅邸舍，杯酒叙鄉里，因爲世婚盟，至於今不寒。鄭氏用是以歸張君友仁彥輔。彥輔倜儻好客，軒騎過從，靡不延納。鄭氏主中饋，惟意是順，每盡賓主懽，無維疊之恥。近世師道不立，教者率輕售，主禮因不肅。彥輔不爲薄俗移，務盡道理，以至從學生供饋亦不憚，往往出其門者有所成立，皆內助之力。鄭氏孝於事姑，友於娣姒，得其懽心，不聞有間言。雅性恬澹，不事游觀，鄰里罕識其面，貞靜之志如此。與彥輔偕老，家事付諸子，娛嬉自適幾二十年，亦足以安死矣。未病前一月，一日徘徊顧瞻，指所居之西偏，語孫次參曰：「斯丘，吾所樂，百歲後當歸於此，無違吾言！」翼日疾作，竟不起，人以爲異。文蔚少日主彥輔家，知母儀婦德爲詳。珙以葬有期，作書抵予，且以岳陽軍節度判官鄭必滲狀來請銘其墓。予以行有可書，故承命不辭。鄭爲上饒著姓，王父驥，預宣和貢籍，解褐分教歷陽。大王父積中，父可久，俱潛德不耀。生五子一女。珙、璵、珏、琰，女適鄭伯俊，少師修敏公僅之四世孫也，先卒。男女孫各八人，亦繁衍矣，後當有興者。生紹興丙寅十二月辛亥，卒嘉定辛巳四月戊辰。

用是冬閏甲申訖襄事。銘曰：

知子之來，結絲雜佩，知子之與，陳觴列俎，是爲閩內之助。養必盡權，無人間言，教欲知義，嚴師之禮，是爲閩範之美。《克齋集》卷一二。

傅縣丞墓誌銘

設科以羅英雋，而材者多漏網；用人以興事功，而能者沉下僚，世事大抵如此。余因是有感於藍田君，而重爲之悲。君諱瑾，字君玉。其先金陵人，五季徙家信之鉛山。君自幼敏悟，弱冠揖鄉書，一第不勞收，命不時偶，輒與有司牾。用五到省例，以恩補官，初授廣西經略犒賞庫，未赴間，董長沙餉運於襄陽，迄事無曠敗。亡何，攝建寧府政和縣瑞應銀場，亦以辦集稱。暨官桂林，侍郎王公容、季公訖、郎中王公景說相繼作帥，君贊畫爲多，以漏賞，循從事郎。再調春陵判官，攝倅事者數月。官滿，廣信漕使曾公暎將以邕管機宜辟，君年事侵，憚入瘴鄉，控辭以免。調温州永嘉丞，迺吏踵門，而君已病矣，終於正寢，實歲壬午五月十八日也。君爲人倜儻，好爲義事。鄉鄰鬪訟，開釋以理，不忍坐視。里有困病而貧者，捐金醫療，務在存活，不幸而死，則給周身之具。隆寒無覆，施以楮衾。尤篤於親族，不能自振業則經紀其家。女之孤遺給嫁貲以遣，其急義往往類此。初銳意科第，所居之旁書院扁曰「築隱」，集士友會文其中，將爲進取計，且以厲其後進，惜不遂厥志。近世肆舉

子業者多局一藝而乏通暢之識。君平居抵掌論世事，州縣利病，民間休戚，靡不諳練，與專事綴緝而不濟實用者有間矣。故雖晚得官，隨所至皆有設施。廣西犒賞庫鬻粉寔隸焉。先是利入無稽，君究其間蠹弊，爲之經畫，請於帥座侍郎李公，置局專賣，李如其請，繇是職掌既專，出納以明，至今府資以佐用度。漕司張公斗南以材薦於朝。舂陵群計悉倚僉幕，公不急不縱而辦。獄訟繁夥，尤難剴決，凡經剖晰，皆當事情。太守董公與幾覽其牘，喜曰：「非老練何以至此，於郡有功多矣！」憲使趙公亦以政績舉。歸之日，董公至不忍捨其去。君之才幹略見施行者已如此，使得究其用，必有可觀者。君精力老而不衰，需次永嘉，親知過從，時貴臨別，酬應不倦。舊同僚有至自遠方來，留止經旬，酌酒論文，圍棋賦詩，以盡其歡。已涓剛戒嚴，將東上，病偶作，然卧起猶如常時。一日若有悟，敕諸子遣還迓者，不信宿而逝，可悲也已！年七十五。曾祖約，不仕。祖銓，故將仕郎。父源，服儒業，早世。娶王氏，先三十四年卒。生四子，默、點、黯、黝，俱肆舉子業。黯出繼族人，更名煜。二女，長適周子謙，次適胡文伯。默將以其年八月甲申葬邑之南五十五里湯原王氏墓側，泣血致書，且以其狀來，謂「先君於吾子忝交舊，願爲銘。」文蔚義不得辭，銘曰：

文足以第，網漏不收；仕足以達，陸沈下僚。與其榮外而包羞，含章不銜其奚尤？《克齋集》

先君竹林居士壙記

先君諱邦獻，字叔舉，信州上饒人。父安壽，母周氏。先君以紹興三年歲癸丑九月廿五日生，以寶慶二年歲丙戌正月廿八日終，享年九十四。先妣葉氏，先卒四十年。子文蔚、文明。女適程廷俊。孫浩、淵。曾孫栻、模、楷。浩貢補，淵薦送，栻亦貢補。文明、程女、浩，先卒。先君賦性坦直，不識世人謀譎。尤體物，雖厮役之賤，處之有未盡，介然於懷。朴素冲淡，文蔚負米四方，僅供水菽，懽若甘旨。文蔚每有傷哉之嘆，而幸免督過之憂。少親師訓，肄舉子業。中年謝場屋，專課子孫讀書。居後植竹數千箇，自號竹林居士，婆娑丘園，無世間念。終之日初無疾苦，氣寢微，以至於盡。於戲，痛哉！以是年八月甲申朔葬所居之背隱將之原，從龜筮也。隱約無見於世，姑叙其始終性行以詔後之子孫云。不肖孤文蔚泣血書，雙溪傅爲棟篆蓋并書諱。《克齋集》卷一二。

祭余正叔文

嗚呼，甚矣傳學之難也！道晦千五百年，世之儒者鮮克有志。有志而業不終，豈不痛可恨哉？始予與公，其生同鄉，予自爲兒，已聞公譽，第未知其有爲學之志。暨其壯歲，聲氣既同，不期自合，

遂相與同遊於朱夫子之門。甲辰之秋，同往同歸，在道一月，切磋講究，剖心露誠，纖悉無隱。嗣後或離或合，音書絡繹，殆無虛日，類皆至誠惻怛，非不情無味之語。今歲之夏，公復入閩。九月之初，我往公歸，適相邂逅於武夷道上，躊躇言別，不忍遽捨，豈謂分袂而遽成永訣耶？嗚呼！公性和粹，公量宏遠，孳孳講學，未見其止。方幸紫陽之業有嗣，而後學之望有歸，孰謂遽止於此耶？使予惇惇獨處，將誰是賴？是以欷歔流涕，不能自己，豈尋常交游之情而已哉？始予聞訃，偶客異縣，不克慟於寢門之外。今茲臨穴，寓一哀於茶奠。尚幸英靈，鑑此誠意。《克齋集》卷一一。

祭朱先生文

於戲先生，天喪斯文，以身任道，名教所存。海內學者，孰不推尊。梁木正賴，莫楹遽聞。載惟孔、孟，道喪千歲。周程勃興，始克有繼。既舉宏綱，亦闡奧義。滌昏啓聵，以詔來裔。未及百年，寢訛厥傳。微言既絕，所見各偏。墜緒雖在，莫窺其全。先生病之，遺書手編。先生之學，淵源有自。乃於其中，克自振厲。窮討幽探，曲盡微細。昔發其端，今極其備。風霆雨露，草木山川。鬼神幽明，古今後先。即事即物，理無不然。一以貫之，周流渾圓。出入六經，貫穿百代。小道曲藝，搜羅罔外。事有是非，理或向背。咸能折衷，各當其會。中和之氣，備於厥躬。得之既全，養之既充。事極萬變，莫撓其鋒。全體大用，高明中庸。推以教人，無所偏倚。致知力行，曰無二理。章分句

析，其歸切己。誰謂博文，而不約禮。嗟我小子，性實顓愚。屑屑往來，空空鄙夫。先生憐之，許令趨隅。謂敏不足，而朴有餘。坐厄饑寒，復阻長道。引睇門墻，弗克頻造。緘書遠貽，每約其到。心動形留，則以實告。於戲先生，天地之仁。丁巳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來，授業諸孫。因獲終歲，侍教諄諄。冬暮告歸，拜於席下。期以己未，復到精舍。暨其及家，老父病卧。此意雖厚，不容不謝。尚期再見，款侍誨音。一再報書，疾病已侵。往省未果，訃告忽臨。仰天長號，涕泗滿襟。嗟我小子，業猶未卒。天奪老師，云胡甚疾。有信無徵，有疑無質。既失依歸，莫明統一。所幸諸書，訓釋已詳。率非空言，道學之綱。雖極昏懦，敢不激昂。有負明訓，即負彼蒼。嗚呼先生，儀刑永別。念昔暫違，今焉永訣。歷歷在耳，言猶未絕。薄奠訴情，豈知予切。《克齋集》卷一一。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三，道光《上饒縣志》卷三一，同治《上饒縣志》卷二三。

祭趙敷文文

公之受才，疏通敏疾。及其爲政，詳明縝密。公之稟氣，和平樂易。及其厲行，正直剛毅。人之有善，如自己出。靡矜所長，聞義則屈。自初筮仕，以至通顯。始終一節，未嘗少變。辭榮就閒，戒滿知足。徜徉丘園，惟欲所欲。有時巾車，或命杖屨。氣飄飄然，如欲輕舉。胡爲一朝，不聞嬰疾，遽然長逝，理不可詰。某等螢雪寒衣，久依墻仞。恩沐涵濡，奚止河潤？載惟平時，言契席促，豈無

分際，不見邊幅。士高其風，民樂其誼。自聞公訃，無不隕涕。某等於中，尤劇悲切。痛如之何，幾欲腸折。升公之堂，舉酒一酌。號訴此情，魂兮如對。《克齋集》卷一一。

祭外舅周司書文

自昔卬角，獲親師模。晨夕請業，摳衣趨隅。荷翁諄諄，誘掖開導。子弟視之，父兄其詔。首尾三載，性寶寢明。屬辭比事，協韻諧聲。十三能文，以愈爲比。用是相期，許妻以子。自歸門闌，愛篤於初。提挈困躓，鞭策庸駑。匪如常人，徒曰翁壻。離合萬端，夷險一致。翁當晚歲，適意丘園。我方負米，東西其奔。歸侍有期，來省以暇。促席從容，無匪情話。丙辰之夏，翁病卧床。咸謂不起，我心憂傷。雖幸更生，血氣非昨。每來視之，悄然靡樂。去秋拜違，叮嚀再來。使不忍去，出門徘徊。今歲之春，首謂翁女。暫置家事，歸省汝父。喜聞起居，日勝且康。尚冀來見，期於新涼。豈知時逢，事與願戾。老父抱疾，旁無兼侍。過此復出，以饑所驅。折簡道意，得翁手書。曾未踰旬，已聞翁病。時以兒曹，秋闈小勝。自是應接，日無少閒。幾欲往省，出門復還。此情未伸，翁訃已至。涕泗縱橫，慟哭無地。痛念相親，幾四十年。情義無間，如一日然。何期永訣，有此艱阻。深自引咎，不勇如許。欲致薄奠，以寫寸衷。仍奪於事，因循末冬。言雖不文，意寔繾綣。冀翁精爽，來鑑非遠。《克齋集》卷一一。

祭徐子顏文

自二程夫子倡鳴絕學於河雒之間，至是百有餘年，人知正道，然深信而篤行者蓋寡。惟公稟資純固，用志不分，凡夫子所言，手抄心記，以終其身，毫釐不敢易置。然則爲學之士，求其篤信如公者，誠未易多得也。故於斯道，患有不知，知之未嘗不行也。世味如飴，人皆嗜之，公則蕭然一室，甘心於寂寞之濱。榮利可炙，人皆趨之，公則介然一操，獨知其性分之重。與朋友交則然諾無不謹，泛與物接則癢疴無不通。望之者知其爲有德，而即之者服之爲長者，惜乎無用於世，而老死於山林，公雖釋然無憾，而吾黨之士所共嘆悲者也。文蔚其在鄉里，視公爲父行，辱知遇最厚。秋仲拜公，嘉其氣象清彊，尚謂未艾。自是遠役，歸已冬暮，則公已長逝矣。嗚呼痛哉！屬方弛擔，不克拊棺一慟，惟以茶果緘辭致奠。臨風悵然，悲涕無窮，敢冀英靈，來鑑斯意！《克齋集》卷一一。

祭鄭悅夫主簿文

嗚呼！悅夫，天何降罰之酷耶！堂有病親，旁無兼侍。子乃死於二千里外，而歸焉無家。其始聞之，不忍言之。言之則行道之人爲之流涕，況疇昔交游之舊，何止太息而咨嗟！子之家世，烜赫巍

峨。喬木百年，重芳襲華。入則判花視草，出則植纛建牙。至南渡以來，林下老人尚猶持橐而佩荷。何子之仕，方脂車發軔，而乃折軸於平坡。豈天道循環，盛極必反，是有定數而不可如何。予所以爲子惜者，惜乎有錦繡之肺腸，有雲烟之筆端，獨無膏粱之氣習。而退然以謙，薰然以和。平日期子以遠到，謂復大其門者，不屬之子，豈屬之他？子無他好，惟喜賦詩，每得一篇，無不見寄。今予之所藏者聯篇累牘，不知其幾，發而視之，不覺涕泗之滂沱。迨靈輿之反，屬予還侍，未能伸一哭之慟，獨緘辭致奠，延頸凝睇於西山之阿。以子之穎悟洞達，雖其既死，諒英靈之不沒，來鑑格以非遐！

《克齋集》卷一一。

祭徐子融文

慨人生於兩間，多鮮克以有志。兄獨負其瑰特，稟風霜而勁厲。爲丈夫之自立，匪窮達之或異。達致志而澤民，以功業而名世。窮一瓢而自樂，獨守道以行義。是以心優游而自得，身貧賤而無愧。年自幼以及壯，常艱苦而窮瘁。雖不繇於學力，自長趨而闊視。豈志氣之過人，諒資稟之天畀。晚乃扣於師門，始講究其未至。知古人之剛大，蓋統養於浩氣。因日鍛而月磨，庶金精而玉粹。顧予資之淺陋，以同門而交契。凡有疑而必講，各口陳而面議。或千里以相望，亦附書於郵置。雖異同之未免，寔各殫其心肺。尚欲進其切磋，俾終歸於一揆。天奪兄之何速，遽捨我而永棄。使我有懷未畢

攄，而有言未得既也。自兄嬰疾，荏苒半年。每候起居，以望日痊。見之必憂，爲其癯然。氣寢就微，志則愈堅。雖極困憊，亦正衣冠。非學有得，曷歸其全。我今索居，孰扶其顛。朝山慘雲，秋湖暝烟。凝睇引首，非復往焉。興言及此，涕泗如泉。非止爲平昔交游之故，蓋道遠莫予助，而驢蹇莫予鞭也。寓一哀於清奠，庶來格於英魂。《克齋集》卷一一。

祭江陵府糧料院傅材甫文

嗚呼材甫，遽棄我而死耶！相期林下，定歲寒之交，曾未踐言，兄乃止於此耶！兄家膏粱，我素簞瓢，自勢言之，豈不相遼。兄每降屈，以齒相高。時一登門，倒屣忘勞。亦數命駕，來慰寂寥。旬日不見，則誦後山之詩，謂可人而難招。以至勤拳，恤我家事，謂吾親老，菽水不繼，常欲買田於郭外，俾得盡歡而養志。甚者分百歲之憂，捐青山五畝之地，僅一緘而致書，即千里而授契，非相知之深，相愛之至，詎至是耶？兄亦多艱，坎壈一官。再領簿書，公廉憂勤，十年不調，憂太夫人。崇仁滿歸，親病牽纏，兄侍藥石，惕兢朝昏。荏苒數載，竟罹艱屯。黽勉大事，歷原之墳。訴我孤露，涕泗酸辛。慨日月之易流，忽祥琴之已御。冀榮親於身後，趨今春之選部。既授闕以遄歸，厭京塵之久污。始遲回以需次，偶迫臨於瓜戍。期秋風之浩蕩，指荊州而西赴。夫何不淑，一病彌留。長夏卧床，百療不瘳。年未半百，竟成一丘。諺語有之，事不如意，十常八九。兄於斯世，亦云不偶。賞心

欲共，無從把酒。有懷欲傾，無從握手。酌此一觴，哭我良友。魂兮有靈，知此情否。《克齋集》卷一。

祭姨母葉氏文

昔文蔚童蒙之歲兮，託外家而棲處。承學於伯舅兮，開通其愚魯。拜姨母之膝下兮，恍然如見於吾母。方癡頑而無知兮，賴姨母之摩撫。時饑飽而飲食兮，衣穿弊而紉補。豈一朝夕之故兮，寔終年而寓旅。下違離之拜兮，倏四周於寒暑。暨再侍於音容兮，痛喪臨於外祖。時文蔚角猶卯兮，亦悲憂而淒楚。屬外家之禍慘兮，匆匆而散聚。已拘牽於世故兮，迹東西而無所。汲汲負米之不暇兮，彌歲年而莫睹。邈音問以無聞兮，豈江山之遼阻。靡報德於涓埃兮，但銘恩於肺腑。至乙亥之孟春兮，僅再拜而俯僂。心尚冀於再見兮，動出門而齟齬。以今秋而爲期兮，將肅趨於堂廡。何長鬚夜扣門兮，訃以不祥之語。值文蔚抱疾而呻吟兮，第涕零而如雨。竟未洩一慟之哀兮，常蘊結於心縷。酒徒盈樽兮，殽徒載俎。嗟宿願之莫償兮，梗衷情而荼苦。庶靈魂其來鑑兮，痛永隔於今古！《克齋集》卷一。

祭國維趙通判文

出於神明之胄兮，寔熙陵八世之孫。少傅間關而南渡兮，諸父幸大其門。內焉郎曹而次對兮，外焉玉節而朱幡。公生而素富貴兮，歉然不自以爲安。質直以爲尚兮，無事於繁文。禮雖微而必謹兮，不卑人而自尊。尤然諾以爲重兮，弗須臾而踐言。直情而無隱兮，洞見於肺肝。當官而蒞事兮，奉法以爲先。焦勞於百里之寄兮，陡鬢雪而蒼顏。莆田之風月兮，方將以平分。何一疾而不起兮，竟齎志於九泉。文蔚猥以凡庸，久荷知遇。定交壯年，以至遲暮。豈無異同？卒莫牴牾。昨冬告違，公已病楚，力疾相陪，杯酒勞苦。爰以歲月，爲予歷數。因嘆人生，交處如許。寔今所無，感念至屢。別去未幾，心不敢忘。再拜致書，候問溫涼。亦幸手札，告我甚詳。意謂自此，永康以彊。忽有便風，吹來不祥。憂心如醒，怛然內傷。亟走哭之，淚傾兩行。即遠告期，禮宜臨穴。方此辦行，如有所奪。河魚爲患，顛頓疲薾。西望靈輜，竟阻牽紆。遣桂代行，緘詞哽咽。事與願違，心縷千結。寄衷情於一酌，慨古今之永訣。《克齋集》卷一一。

祭趙章泉文

并誄

嗚呼，人生何其離別之易闊，而後會之難期耶！豈人事固多乖而聚散抑有時耶？甲戌之秋，營葬天錫於大明之山。兄來留止，予亦往會，朝夕綢繆，論心話舊，回首以思，恍然夢寐之不可追耶。自是以來，兄屢有上瀘之約，予亦有章泉之思，何跂予望之而室是遠而耶？然相與之情，不以疏數而厚薄。問勞之書，倡酬之詩，頻來狎至，豈以歲月之久而情義遽虧耶？予聞兄病，念當一省，姑有待於涼秋，夫何未遂而成永訣之悲耶？兄之德性，渾厚長者。兄之詩文，簡嚴典雅。誦其詩者，口之而不舍；玩其文者，手之而不舍。少日之詩，工於摹寫。晚年天成，斧鑿不假。造其境者既希，故識其真者亦寡。時移事往，文喪詩亡，孰知予悲，豈止友朋之傷。飯不及含，酒不及觴。緘詞寓哀，隕涕淋浪。魂兮不昧，鑑予衷腸。

章泉初得貼職，身後當路者共欲奏聞於上，以官其子冢嗣。遂深所不願，以詩謝之，寄予以示其意。適予在憂患，不暇同賦，以數語誄章泉。

不知章泉者，知擅一世之詩豪；心知章泉者，嘆風節之孤高。生輕利達如鴻毛，繼其志者又榮名之遠逃。清議所歸，寔踰華袞之褒。《克齋集》卷一一。

祭葉殿講文

學而同門，固宜同道。心苟不同，未免異好。猗嗟葉兄，登門最早。同學語我，謂其深造。往來參辰，初未之識。先師棄背，會葬唐后。暫遇忽散，未遂親炙。及來江東，講切晨夕。談餘論隙，每得從容。豁達無我，洞然素胸。自此再去，無繇再逢。雖不會面，音書屢通。有得必告，道同氣合。我亦□□，靡有龐雜。尚期再見，倡酬問答。庶幾師訓，彼此浹洽。兄乃自此，遇主遭時。密勿講筵，格心自期。宸眷亦厚，聽信不疑。千載一旦，會遇亦奇。悉推所得，裨益聖學。海內望治，謂在旬朔。扶持紀綱，修飭禮樂。衆正在朝，事每商榷。主聖臣賢，路開太平。天不憖遺，末患遽嬰。風從東來，遽聞惡聲。事屬疑信，惕然以驚。友朋馳書，報我以實。備言終始，無不纖悉。恨不拊膺，涕淚交出。欲作九原，傷其無術。情不自己，緘詞寓哀。嘆學無傳，傷時失材。餽不載俎，酒不盈杯。魂如有知，庶其鑑哉！《克齋集》卷一一。（以上李勇先校點）

全宋文卷六六一〇

劉 過

劉過（一一五四——一二〇六），字改之，自號龍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少負不羈之才，讀書論兵，好言古今治亂興衰。力主北伐恢復中原，嘗上書宰相，陳恢復方略，謂中原一戰而可取。有志功名，而四舉不第，以是落魄無所遇合，浪跡四方，以詩俠名湖海間。與陸游、辛棄疾、陳亮等爲良友，而禮法之士目之爲狂。開禧二年卒於崑山，年五十三。其詩詞豪放淋漓，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惜乎隨手散失，百不存一二，傳世《龍洲集》合詩文詞僅十餘卷。事跡略見宋劉倌《龍洲集跋》（四庫本《龍洲集》附錄）、元殷奎《復劉改之先生墓事狀》、明陳諤《題劉龍洲易蓮峰二公墓》（並見蟬隱廬叢書本《龍洲詞》附錄）等。

本書所收劉過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版《龍洲集》（楊明校點）爲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

獨醒賦

有貴介公子，生王謝家，冰玉其身，委身糟丘，度越醉鄉。一日，謂劉子曰：「麴蘖之盛，棄土相似。釀海爲酒，他人視之，以爲酒耳。吾門如市，吾心如水。獨不見吾廳事之南，豈亦吾之胸次哉。矮屋數間，琴書罷陳。日出內其有餘閒，散疲薾于一伸。摩挲手植之竹，枝葉蔚然其已青。此非筦庫之主人乎？其實超衆人而獨醒。」劉子曰：「公子不飲，何有于醉？醉猶不知，醒爲何謂？若我者，蓋嘗從事於此矣。少而桑蓬，有志四方。東上會稽，南窺衡湘，西登岷峨之顛，北遊爛漫乎荆揚。悠悠風塵，隨舉子以自鳴。上皇帝之書，客諸侯之門。發鴻寶之秘藏，瑰乎雄辭而偉文。得不踰於一言，放之如萬馬之駿奔。半生江湖，流落齟齬。追前脩兮不逮，途益遠而日暮。始寄於酒以自適，終能酩酊而涉其趣。操卮執瓢，拍浮酒船。痛飲而談《離騷》，白眼仰卧而看天。雖然，此特其大凡爾。有時墜車，眼花落井。顛倒乎衣裳，弁俄側而不整。每事盡廢，違昏而盡省。人猶曰，是其酩酊者然也。至於起舞捋鬚，不遜罵坐，芥視天下之士，以二豪爲螟蛉與蜾蠃。兆謗稔怒，或賈奇禍。矧又欲多酌我耶？今者不然，我非故吾。覺昨非其未遠（二），掃習氣於一除。厭飲盃酒，與瓶甕而日疏。清明宛在其躬，泰宇定而室虛。譬猶醯酸出雞，蓮生於泥，糞壤積而菌芝。疾驅于通道大都，而去其蒺藜。當是時也，豈不甚奇矣哉！夫以易爲樂者由於險，以常爲樂者本於變。是故汨沒於

是非者始知真是，出入於善惡者始認真善。今公子富貴出於襁褓，詩書起于門閥。頡頏六館，世襲科甲。遊戲官初〔二〕，嚴以自律。所謂不類之珠、無瑕之璧，又何用判醒醉於二物？」公子聞而笑曰：「夫無倫者醉之語，有味者醒之說。先生舌雖瀾翻而言有條理，胸次磊落而論不訛雜。子固以我爲未知醒之境界，我亦以子爲強爲醉之分別。」於是取酒對酌，清夜深沉。撥活火兮再紅，燭花燦兮熒熒。淡乎相對而忘言，不知其孰爲醉，孰爲醒。《龍洲集》卷一二。

〔二〕昨：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初：右引作「箴」。

建康獄中上吳居父啓

時魏杭廣夫爲秋官

范睢詐稱張祿，蓋有所謀；少游即是太虛，別無他意。但可辨薰蕕之有臭，不當使玉石之俱焚。輒攄屈抑之情，上瀆神明之聽。伏念某廬陵生長，湖海倦遊。鼓行之老氣不衰，嫉惡之剛腸猶在。漢廷重賈太傅，上曾覽積薪厝火之書；江南有賀方回，人爭誦芳草斷腸之句。敢期無謂，亦到有司。困一身於囹圄之中，不勝塗炭；被五木於拘攣之下，正值冰霜。累知己以併臨，辱長鬚而下及。若欲擢髮而盡數其罪，亦有百口而莫辨其辜。橫逆之來，哀鳴有以。恭審某，官列三公之數，帥爲諸道之

尊。文翁闡儒教於蜀都，不聞著述；常袞振文風於嶺嶠，所欠威名。唯道德之備，兼數者而有之；故位望之高，列諸藩而未已。金章茅土，與國同休；玉匱券書，其門益大。此尚今時之間有，允爲前世之所無。公獨一人，名高千古。骨法壽天人之相，精神行地上之仙。不以身爲將相，而敢忽於細微；不有才兼文武，而尤勤於學問。性耽佳句，無非人間未見之詩；真草行書，更作天下不刊之字。尊君親而彌敬，遠形勢而自疏。久爲戚畹之範模，可作世家之龜鑑。有如庶獄，猶戒多門。若吳芳仲平虎，委巷匪人，窮檐下走。棄母親而勿侍，冒國恤以圖歡。揮買笑之金，動縻百萬；磨折簪之玉，苟合再三。積威暴如虎狼，忽交遊如蟣虱。鳩毒安宴，蛾眉痛心。但知浮花浪蕊之足歡，誓同穴死；不悟冶葉倡條之微意，久欲釵分。氣一怒而火攻，軍四馳而劍舞。凶焰有如此者，鋒鋌誰敢當哉！韓擒虎在門，顧麗華而難戀；陶朱公有意，與西子以皆來。共掩其非，合污以利。枚數赦前之小過，歷陳試後之虛名。蒼生如謝安石何，事無誑取；汝意識袁彥道否，王有假時。尚虞小人之多貲，或陷君子於不義。望水鑑致妍媸之察，使權衡無輕重之差。曾參雖未嘗殺人，疑信尚生於慈母；赤壁若果然放火，踉蹌亦走於阿瞞。況在陪都，實非細故。倘強橫稍加於裁抑，則善良始可以保全。鄒生坐獄中而上言，始猶冤抑；召伯憩甘棠而聽訟，終覲寬平。往此以還，未知攸措。《龍洲集》卷一二。

代賀浙東憲啓

輟班省戶，執節侯畿。雖正色立朝，殊鬱公卿之望；然仁聲載路，頓寬郡縣之憂〔一〕。矧輔城夙被於恩光，而下吏獨依於德蔭。其爲幸會，實倍等夷。某純粹稟姿，淵源飽學。詩書執禮，養此心於安靜之中；富貴浮雲，置外物於風塵之表。曩聞治最，亟奉詔還。蘭臺將重於司拾，禁路行看於振羽。何爲起西湖之興，乃致煩原隰之馳？主上仁恩〔二〕，舉光宣命〔三〕；吳中風土，夙仰聲猷。不俟教條之頒，已見歌謠之起。某心所祈者，天實爲之。吏士驚嗟，振衣冠於麾下；妻孥竊笑，失匕箸於尊前。《龍洲集》卷一二

〔一〕郡：原作「解」，據四庫本改。

〔二〕上：原作「人」，據右引改。

〔三〕命：原作「會」，據右引改。

賀留守農卿啓

晉膺顯擢〔一〕，鎮撫神京。上將秩元祀於圜丘，夙資彈壓；公乃兼大農之會府，更藉通融。步武禁途，屬聯輿論。某稟姿閎達，植德高明。學窮百氏之微，眷結三朝之厚。淮壖給運，帥旃分列障之威；江左總戎，鎖鑰守千門之衛。平山草木，鍾阜雲烟。尚懷風采之新，咸頌規模之壯。興滯起廢，補弊救偏。使諸老大臣，深恐勞精神而克任；在長材遠識，乃能用談笑以成功。九重爰念於忠勤，一節暫勞於原隰〔二〕。列城更化，四面視儀。眷是行京，實難敏手〔三〕。國人諸大夫之論，謂必當屬之我公；凡民有君子之心，知無以加於此命〔四〕。蓋將護玉輿而郊上帝，陪禁從而慶三宮。然後上紫宸之班，次第登黃閣之貴。庸恢遠業，式慰民瞻。某幸以諸生，得參下走。夙重蒙於恩遇，近已許於甄收。不勝踴躍之私，莫盡贊揚之義。豈惟今日吹寒谷之笙竽，終待來年入清風之桃李。《龍洲集》卷一二。

〔一〕晉：原作「五」，據四庫本改。

〔二〕節：原作「事」，據右引改。

〔三〕難：原作「唯」，據右引改。

〔四〕命：原作「會」，據右引改。

賀徐司封兼直院淵子啓

榮膺一札，驟拜九遷。錦署判封，尚在郎官之列；玉堂寓直，行爲學士之真。衆驚妙選之得賢，獨喜斯文之有主。恭惟某才兼人之十倍，學通古之百家。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唯其超羣出類之不凡，所以作賦吟詩而愈妙。始宰西昌之邑，旋分南紀之州。歌陽春白雪之詩，相爲宋玉之表裏；和落木澄江之句，孰知山谷之主賓。七言嘗許其判花，一日忽傳其視草。曰金曰玉，定市價於已先；非鶴非風，見王師之果至。蓮炬光耀於落筆，藥堦響動於鳴珂。欲窮箋管之賀言，不過台衡之異數。未知桃觀，漸驚燕麥之非；更覺竹籬〔二〕，別有江梅之好〔三〕。某一無知己，百不如人。但能敬宗伯而變唐文，稍已厭蟲魚而箋《爾雅》。老矣直鈎之釣，喜茲大厦之成。知制誥、入翰林，我昔預期於大手；經品題、作佳士，公今當念於蒼髯。詠誦之私，編摩罔既。《龍洲集》卷一一。

〔二〕更覺：原作「□覓」，據四庫本改補。

〔三〕別：原作「更」，據右引改。

賀廬帥程徽猷鵬飛啓

陞華徽閣，穩鎮巨藩。駕千里之舳艫，從天而下；建十州之牙纛，易地則然。況睽違叔子之峴山，而指顧謝安之淝水。望歷陽而入境，憩遺愛之甘棠；道秋浦以過家，衣故鄉之畫錦。功名鼎盛，福祿階升〔一〕。父子同時，蓋此豸冠之未有；弟兄使虜，亦今雁塞之所無〔二〕。譬猶全家白日以上天，何異萬貫纏腰而騎鶴。所以欣欣而有喜，至於挈挈以遠來。以賀而言，非辭可記。恭惟某九華磅礴之氣，大江汹涌之才。自唐虞三代以來，無書不讀；除李杜數家之外，其詩最工。雖決科續後於衆人，而治縣獨名於一世。身處繁雜而不亂，移羽檄於莫容致詰之間；變生倉卒而有謀，流貨泉於不可得行之後。非無館閣進文字語言之職，亦有臺省叙糾彈封駁之官。上念神州，久淪沙漠。蛇豕互爲之吞噬，胡運寢衰；獺鷃未免於先驅，虜亡可待。欲以英雄之士，乘其機會之秋。故畀之亞父所封之城，而授以三國必爭之地〔三〕。矧合淝之所部，跨全楚之雄邊。若赤壁之得周郎，始名出將；如中原之非祖逖，誰可渡江？眷眷甚深，升除特異。要當收拾人才而盡用，庶幾恢復境土以成功。三千餘年黃河之清，維其時矣；二十四考中書之令，屬之公乎！某幸杖履之曾陪，阻門牆而益遠。有書爲患〔四〕，幾不容於天地之間；無家可歸，但落魄於江湖之上。斷絕帝鄉之夢〔五〕，辛勤淮甸之行。莫吹寒谷之笙竽，無復賞音之山水。視文章爲小技，久廢語言；悟富貴之儻來，甚安貧賤。然辱泥塗而自棄者，

固士之不幸；見華軒而頌美者〔六〕，亦人之真情。訪杜甫於浣花溪邊，尚冀嚴中丞之慷慨；宴王勃於滕王閣上，猶希閻都督之風流。《龍洲集》卷一二。

〔一〕階：原作「皆」，據四庫本改。

〔二〕「父子」二句：原作「父子同時，蓋此際豸冠之未有；弟兄使魯，亦金烏雁塞之所無」，據右引改。

〔三〕授：原作「受」，據右引改。

〔四〕書：右引作「身」。

〔五〕斷：原作「繼」，據右引改。

〔六〕頌美：右引作「欣羨」。

代王掌書迎侯練教啓

主奉堯章，自愧草茅之賤；來分魯教，幸從芹藻之遊。輒憑一紙之書，敬展諸生之禮。恭惟某，人才翹楚，丰度整齊。學有淵源，不止春育海涵之富；教行場屋，無非晶光玉潔之文。視唾手而取功名，連捋髭而掇科第。以朱幡之重鎮，得絳帳之真儒。寒坐客之氈，誰謂廣文之官冷；側求賢之席，佇看天子之詔來。某老漸無聞，推猶不去。識宸奎而共寶，煥御墨之一新。溷韋布於雲漢之中，日懷驚悸；拜琬琰於塵埃之外，惟謹秘藏。幸先生之賜臨，使弟子之叨庇。流鈴擲火，永同神物之護持；

仰斗瞻山，更期飲食而教我。《龍洲集》卷一二。

與許從道書

九月初三日，友生廬陵劉過再拜致書從道省元足下〔一〕：某不肖，屬交下風幾年矣。倒指記之，自戊申及今己未，日月逾邁，動經一紀，君猶書生，我爲布衣。嗚呼，人生幾十二年哉！追念疇昔，定交於行都而盍簪於儀真，邂逅於金陵、姑蘇，行路之難，中憂百罹。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爲他人言也。他人讀書，句讀猶未通，把筆爲文章，模擬竄竊〔二〕；粗曉聲病，即取高第，爲時達官。足下試于鄉，于湖南、江東、兩浙，僅能一再中，而姓名上禮部輒報罷。某亦自計偕湖北之次〔三〕，寂寞無聞。此兩人者，所謂天壤間無聊之人耳，交可以絕矣，而相知者益深。嗜艾嚼蠟，計足下懸懸于某，已自有不可曉者，而況乎僕哉〔四〕！方珉隱先生教學於湖也〔五〕，從遊之士無慮數百人，然而獲親且近者亦不過六七人。執經疑難，爭相雄強，是固豈肯以氣下人者〔六〕？足下於是時，獨以《春秋》爲諸生冠。先生持文衡其間，既示人以低昂輕重之公，諸生雖不敢以私議足下，而後來乃稍稍各以所長脫去場屋矣，而足下名猶隸于貢籍。澹庵《題名》具存，每一讀之，不勝龍豬之嘆。靜言思之，先生豈欺予哉？雖然，某亦豈受人欺者？諸老先生、縉紳公卿與夫博洽儒雅之士，至騷人墨客之流，某雖未造闔奧，亦嘗涉其涯涘矣。至有與其學而醜其所爲，愛其辭章而不樂其行義，外剛內柔，

首尾舛逆，往往貌是而心非之者皆是。獨於足下，退降俛伏之無他。自言若是，則某亦自欺者，而併與足下欺之哉？韓退之交游相識千百人，或以事聞，或以藝取，或喜其一善，或以其久故。至於崔羣，則獨相與如骨肉兄弟。不知羣何修飭，而能取重於退之如此哉？蓋足下之所挾甚能〔七〕，使某犁然當於心者，有不獨《春秋》三傳而已。其學正大，其文條暢而甚華，其議論閎闊深遠而有餘味。又深知古今之變、國家興衰成敗之數，與之談及邊亭障堠、戰守形勢，又有洞然而不駭。且其性識明敏，不詭隨雷同。初視之若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而其實和平樂易，善與人交，掩覆其所短，彌縫其所長。乃如某者，落魄不檢，諸所交游者莫不厭而惡之，怨怒嫉罵，叢至沓來。足下恬不加恤〔八〕，待之如初，某所以感激悲嘆。其深相知者大略如此，而其不知者可勝道哉！今年夏，偶來東陽。東陽，足下之鄉里。某始獲拜其親，識其子弟，與其厚善者游。詳聽審觀，又知足下之處鄉里者靜重而寡合。雖然，君貧於家，與某之窮於途者不同。某唯一身上下，聽其意之所適從，足下則不可也。足下客諸侯亦久矣，而卒無所成。田園荒蕪，親老而食指衆，言而聽、唱而和者誰歟？開心胸、濟緩急者誰歟？夫使我有為而人實愛，開心見誠，通融有無，患難相濟者，不徒爾也，必先豁然有以示人不疑，彼此兩忘〔九〕，然後木石頑樸者尚可感動，而況於有情哉！今足下之才不患其少，某猶爲足下不滿者，器局似未甚開廣，有所欲言者，輒慚而退縮而不自安。得非坐一貧賤，故戚戚憂憤，朝夕徬徨，若將有物以掣其肘者？此等意態，必能成病。范滂、郭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足下蓋嘗尚論林宗而友之者，而欲隱貞而違親絕俗，而抑姑取其名而忘其實乎？某本非放縱曠達之士，垂老而無所

成立，故一切取窮達貴賤死生之變，寄之杯酒，浩歌痛飲，旁視無人，意將有所逃者。於是禮法之徒始以狂名歸之，某亦受而不辭。比之足下孤介峻潔，視天下事皆不屑爲者，豈不萬萬相遠？然某誠恐拘攣已甚，則近於自隘；偏於執方，則所行必多滯。古之通材達人疑不如此。某坦蕩不羈，雖不可以爲法，然而與足下不用於時均也〔二〇〕，但差樂耳。以吾之所有，易足下之所無，藥其膏肓之疾而起之，亦朋友切磋琢磨之義也。昔杜征南有《左傳》之癖，足下於《傳》可謂通矣，豈亦有所癖耶？正言程冬老丁未歲尉長興時爲某言：「今天下惟四常。」某聞其言而甚驚。冬老之言曰：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此四者不可易之道，獨朋友一常爲不講，故曰惟四常。由今觀之，冬老致身雲霄之上，某亦豈無半面之雅，而辱在泥塗，邈之如路人，朋友之道講不講，何人也？栖栖異鄉，與足下兩窮相值，他人尚何責哉！秋風益高，車馬戒塗，淒其此心，又未知足下於何歲年，會於何處，而試於何地，而得失爲何如。朋友一常，尚冀他日與足下共敦之。有懷千萬，書不盡言，不宣。某再拜〔二一〕。

《龍洲集》卷一一。

〔一〕從道省元：原作「某」字，據四庫本改。

〔二〕擬：原作「越」，據右引改。

〔三〕計偕湖北之次：原作「借湖南之次」，據右引改。

〔四〕僕：原作「儂」，據右引改。

〔五〕珉隱：即戴溪，諸書多作「岷」。

〔六〕固：原作「故」，據四庫本改。

〔七〕甚：右引作「其」。

〔八〕恤：右引作「怪」。

〔九〕彼此：右引作「鳴鳥」。

〔一〇〕與：原作「於」，據右引改。

〔一一〕某再拜：原無，據右引補。

贈徐子容說

東陽山水之窟，其民健而善鬪，其士大夫力學而有節氣。風聲所樹，大略如此。竊嘗試以他縣人才計之，在閩、浙間，未爲極盛。倒指而數，由今文武兩科而仕者三十餘人〔一〕，比吾江西，亦云多矣。然而通顯於朝者寂寥而未聞，而名實孚於天下者亦罕見。推原其由，豈非世家少而師道不立之故歟？國朝韓、呂，以元勛厚德居河之北、山之東，其後碩大繁衍，散而四方，多至百胄而千甲〔二〕。彼非皆習訓詁，盡業文章，蓋其文獻典刑深入肌骨，故子孫感其化，見之設施。□□河汾，當隋末擾攘之秋，英偉雋特之士困伏草莽，無以自見。王氏從容義理，相與房、杜、姚、薛輩優柔厭飫於詩書禮樂之中。一旦李唐勃興，時人景從〔三〕，以功業發身者其門子弟居半。嗚呼，此豈區區口舌論說者

所能致哉！吾友徐子容，此邦之著姓也，其兄弟子侄亦浸有貴者。今又移以其道淑諸人，開門授業徒，戶外履滿。此宜某之所加敬而不敢竊議者。今猶續進是說，豈非王謝子弟貴乎見聞，以退之而爲師，且有位卑之羞歟？吾觀子容，質直而甚文，和易而有節，此可以師者。其徒有能自經義詞賦之外以吾說推之〔四〕，則謀王斷國之論，致君澤民之業，出將入相之才，蒞官行德之方，他日之所成就當不止此，毋徒曰吾計止應科舉、圖官職而已耳。年日月，劉生說。《龍洲集》卷一二。

〔二〕三十：四庫本作「二千」。

〔三〕「胄」、「甲」二字原闕，據右引補。

〔三〕「姚薛」至「景從」二十四字原脫，據右引補。

〔四〕徒：右引作「後」。

跋陳同父贈劉改之詩

故人陳同父未魁天下時，與余皆落魄不振。一日，醉於澹然子樓上，作此詩，相與勞苦。明年，同父唱名爲多士第一。嗚呼！同父死又幾年，而劉子尚爲書生。每誦此詩，幽明之間，負此良友！劉過改之識。《龍洲集》附錄一。

爲吳縣尉俞灝商卿作排青軒上梁文

夫差國大，蘇爲吳、常、秀之尊；東野官卑，尉處簿、參、丞之底。覺身外之塵埃可見，奈胸中之風月自佳。爰葺西偏，未爲左計。某精神玉雪，名譽斗山。蓋嘗讀萬卷之書，不自意百夫之上。凝香畫戟，合賓之鈴閣以哦詩；撾鼓水鄉，今乃以儒官而警盜。納須彌于芥子，坐塗炭於朝衣。廨宇甚卑，難爲展布；園亭不治，無以遊觀。稍仍舊之數椽，用作新於一字〔一〕。門洞然而盡闢，瓦鱗次而不飄。窗紙虛明，簾旌搖動。湖山繚繞，著身圖畫之間；竹桂陰森，揖客旌旗之下。體因居而寢大〔二〕，心與地以俱平。遂伸作尉之腰，少試活人之手〔三〕。偶留十日，獲見一斑。眉目娟娟，烟樹濃粧之西子；衣裳楚楚，荷花傅粉之六郎。棋局留殘，如行道院；芸香剔蠹，似到館中。擷蓴菜以煮羹，款已歸之張翰；持蟹螯而薦酒，酌未醉之劉伶。輒以從遊，見之頌述。

東，子真端的有仙風。壺天留得春常在，臉上桃花非酒紅。
西，莫憎此室尚卑棲。湖水漸平風浪退，一雙鸕鷀在清谿。
南，老子清貧舊已甘。若言富貴求而得，未必玉堂如草庵。
北，胡運之衰今已極。閉門使學草檄書，不可擒王止擒賊。
上，想見詩成更官樣。庭空吏散寂無人，消得行吟自筇杖。

下，掃地焚香作清夜。維摩丈室等虛空，不是尋常縣官舍。

右，伏願上梁之後，仙風不老，官職益高。歸直玉堂，對翻階之紅藥；獨提椽筆，草拜相之白麻。雲霄上乎九天，河海潤乎千里。尚期他日，卧老夫於百尺之樓；何待來年，庇寒士乎萬間之屋。

《龍洲集》卷一二。（以上劉琳校點）

〔二〕字：原作「字」，據四庫本改。

〔三〕因：原作「目」，據右引改。

〔三〕活：原作「結」，據右引改。

劉 倓

劉倓，字允叔，號閬風居士，台州寧海（今浙江寧海）人。登嘉定元年特科，終黃陂主簿。見《嘉定赤城志》卷三四。

刻劉改之詩跋

予友劉改之少負不羈之才，加以邁往不屑之韻，落魄一世，傲睨萬物。怒罵嬉笑，皆成文章，斗

酒百篇，佇立可就。有志無時，用勿克施，賁恨而沒。詩亦隨手散失，百不存一二。予嘗過峯嶧山，於郵亭僧舍得其詩五六十首，刻於《潛川類集》，恨未能會粹其餘也。方會方巖先生出帥江西之明年，其弟潤之後錄一篇并手跡數紙，乃往歲送公還鄉所賦。公軫、公叔把臂之象，與羊舌下位之仁，跋以妙語，亟代堅珉，刻於廬陵郡齋。雖山陽晚笛之感，高山流水之思，楊巨源之說，項斯、杜牧之、李長吉之叙，由今視昔，尤切有榮耀焉。改之縱沒，猶生之年也。改之名過，太和人也。閩風劉倓誌。

《龍洲集》卷一五附錄。（劉琳校點）

張 奕

張奕，寧宗時人。蓋本北人，流亡江南，與劉過爲友，過首以國士待之。

劉過題岳鄂王廟六州歌頭詞跋

嘉定五年

右《六州歌頭》，頃吾友劉改之爲鄂王作也。改之天下奇男子，六十年以義氣撼當世，今已矣！簡編殘闕，雋永人口，豐其才而嗇其用，天也。奕自冠，去鄉里，問江盟，改之首以國士待我，欲送之青雲。奕浸老，數奇，懼辱朋友，每不敢不自勉。來依庸齋先生。先生負大名望，愛士出於天姿。

元侯之舍，皆前日改之諸君子遊地，奕居之，得無愧乎？刊是詞，欲寄武昌故人，立於王廟內，書之以寓感慨云。龍乘壬申菖艾節日，流人張奕。

《鄂國金佗續編》卷二八。（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六六一

姜 夔

姜夔（一一五五？——一二三二？），字堯章，饒州鄱陽（今江西鄱陽）人。寓居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自號白石道人，又號石帚。慶元中，曾上書乞正太常雅樂，得免解，試禮部不第。自是不復求仕，遨遊大江南北，與楊萬里、范成大、辛棄疾諸人爲友。夔通音律，擅書法，工詩詞。其詩格高秀，詞亦精深華妙，爲南宋詞人中之重要作家。著有《白石詩》一卷、詞五卷，又有《絳帖平》、《續書譜》等。見陳思《白石道人年譜》（《遼海叢書》第三冊），《全宋詞》第三冊第二一七〇頁。

進大樂議

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鍾、罇鍾、景鍾，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鍾三磬未必相應。埙有大小，簫、篴、篳篥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

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鍾、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槩括四聲，而使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者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宋史》卷一三一《樂志》六。

雅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議

自尺律之法亡於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於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謂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今大樂外有所謂下宮調，下宮調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雙韻、十四弦，以意裁聲，不合正律，繁數悲哀，棄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鷓鴣，曰胡盧琴、渤海琴，沉滯抑鬱，腔調含糊，失之太濁。故聞其聲者，性情蕩於內，手足亂於外，《禮》所謂「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者也。家自爲權衡，鄉自爲尺度，乃至於此。謂宜在上明示以好惡，凡作樂製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頒爲準。其他私爲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則斯民「順帝之則」，而風俗可正。《宋史》卷一三一《樂志》六。

古樂止用十二宮議

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呂，惟十二宮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宮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古人於十二宮又特重黃鍾一宮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漢、魏以來，燕樂或用

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爲調者，惟迎氣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宮聲」，是也。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鍾、太簇、夾鍾、仲呂、林鍾、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太簇之商、羽焉。國朝大樂諸曲，多襲唐舊。竊謂以十二宮爲雅樂，周制可舉；以八十四調爲宴樂，胡部不可雜。郊廟用樂，咸當以宮爲曲，其間皇帝升降、盥洗之類，用黃鍾者，羣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鷺夏》之義也。《宋史》卷一三一《樂志》六。

登歌當與奏樂相合議

《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陽，歌六呂主乎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黃鍾，俱是陽律，既違禮經，抑乖會合。」今太常樂曲，奏夾鍾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無射，乃或歌大呂；奏函鍾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蕤賓，乃或歌應鍾；奏黃鍾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大呂，乃雜歌夷則、夾鍾、仲呂、無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當改。《宋史》卷一三一《樂志》六。

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議

古之樂，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鍾師以鍾鼓奏之，此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畢，下管《象》、《武》。管者，簫、篴、篪、篴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聲，此所謂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詩，自《南陔》皆有聲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供祀饗，此所謂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至晉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詩，夕牲有詩，饗神有詩，迎神、送神又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富，樂無虛作。謂宜倣周制，除登歌、徹歌外，繁文當刪，以合乎古。《宋史》卷一三一《樂志》六。

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議

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詩歌，七月之陳王業是也。歌於軍中，周之愷樂、愷歌是也。漢有短簫、鐃歌之曲，凡二十二篇，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曰《戰城南》、《聖人出》之類是也。魏因其聲，製爲《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晉亦製爲《征遼東》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嘗作爲鐃歌十有二篇，述高

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僭僞，一區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舜；高宗再造大功，上儷祖宗。願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之盛，作爲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于天下。《宋史》卷一三一《樂志》六。

自叙書

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爲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於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文，又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特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鞏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者。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同念。平甫念其困躋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

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既歿，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之棲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齊東野語》卷一二。又見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七。

白石道人詩集自叙 一

詩本無體，三百篇皆天籟自鳴。下逮黃初，迄於今，人異韞，故所出亦異。或者弗省，遂艷其各有體也。近過梁谿，見尤延之先生，問余詩自誰氏？余對以異時泛閱衆作，已而病其駁如也，三薰三沐，師黃太史氏。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爲得，雖黃詩亦偃然高閣矣。先生因爲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溫潤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亶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余曰：「誠齋之說政爾。昔聞其歷數作者，亦無出諸公右，特不肯自屈一指耳。雖然，諸公之作，殆方圓曲直之不相似，則其所許可，亦可知矣。余識千巖於瀟湘之上，東來識誠齋、石湖，嘗試論茲事，而諸公咸謂其與我合也，豈見其合者而遺其不合者耶？抑不合乃可以爲合耶？抑亦欲俎豆余於作者之間，而姑謂其合耶？不然，何其合者衆也？」余又自喈曰：「余之詩，余之詩耳。窮居而野處，用是陶寫寂寞則可，必欲其步武

作者，以鈞能詩聲，不惟不可，亦不敢。」《白石道人詩集》卷首，榆園叢刻本。又見《詩人玉屑》卷七九，《娛書堂詩話》卷上，《南宋文範》卷五〇。

白石道人詩集自叙 二

作者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彼惟有見乎詩也，故向也求與古人合，今也求與古人異；及其無見乎詩已，故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蘇子所謂不能不爲者乎！余之詩，蓋未能進乎此也。未進乎此，則不當自附於作者之列，悉取舊作，秉畀炎火，俟其庶幾於不能不爲而後錄之。或曰：「不可。物以蛻而化，不以蛻而累，以其有蛻，是以有化。君於詩將化矣，其可以舊作自爲累乎，姑存之以俟他日。」《白石道人詩集》卷首。

白石詩說自序

淳熙丙午立夏，余遊南嶽，至雲密峰，徘徊禹溪橋下上。愛其幽絕，即屏置僕馬，獨尋溪源，行且吟哦。顧見茅屋蔽虧林木間，若士坐大石上，眉宇闔爽，年可四五十。心知其異人，即前揖之，相

接甚溫。便邀入舍內，煎苦茶共食。從容問從何來，適吟何語，余以實告，且舉似昨日《望嶽》「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爲天」之句。若士喜，謂余可人，遂探囊出書一卷，云：「是《詩說》，老夫頃者常留意茲事，故有此書。今無作矣，徑以付君。」余益異之，然匆匆不暇觀，但袖藏致謝而已。問其年，則慶曆間生。始大驚，意必得長生不老之道。再三求教，笑而不言，亦不道姓名。再相留噉黃精粥，余辭以與人偕來，在官道上相候。告别出，至橋上馬。徧詢土人〔二〕，無知者。惟一老父歎曰：「此先生久不出，今猶在耶！」欲與語，忽失所在，悵然而去。晚解鞍，細讀其書，甚偉。常寘枕中，時時翫味。好事者有聞，閒來取觀，亦不靳也。昔軒轅彌明能詩，多在南山，若士豈其儔哉！白石姜夔堯章序。《白石詩說》卷首，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校點本。

〔二〕徧：原作「偏」，據文意改。

絳帖平序

嘉泰三年五月

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唯存法帖，法帖乃古人陳迹耳。況數經摹刻，已失筆意，然苟能習之，亦勝面牆。法帖始自貞觀，褚遂良所校館本《十七帖》是也。我太宗皇帝造《淳化閣帖》十卷，自後有所謂劉丞相沆潭、潘尚書師旦絳、臨江劉次莊、宗氏將字、世章汝刻《續帖大觀》之類，

不可勝計，要皆本諸《淳化帖》。《淳化帖》今難得，而諸家舊帖亦不易致，《絳帖》傳至今者復有三四本，潘師旦所刻爲勝，絳公庫本次之，厥後漫滅，屢經補治，甚至字畫乖謬，嘗以相校，乃知其有三四本也。嘉泰辛酉，予入越，友人朱子大以絳帖遺予，歸而玩之，因爲之本事釋文，名曰《絳帖平》。按：《淳化帖》，王著所集，其間固已真僞混淆，名代爽失。潘氏不悟又從而刻之，如劉次莊、王輔道、劉無言諸人皆嘗刊帖，亦不知其非也。世有劉氏《釋文》二卷，山谷《跋法帖》一卷、《跋絳帖》一卷、《評潭帖》一卷，秦少游《官帖通解》六篇，米元章《官帖跋》一卷，黃長睿《刊誤》十篇，陳去非《校定釋文》一卷，俞子才《潭帖釋文》一卷，秘閣有《法帖字證》二卷，北方有《絳帖字鑑》二卷；近日榮芑有《絳帖釋文》一卷，並《說》一卷，《曾氏釋文》一卷。諸家惟黃長睿鑑賞最精，然恨太略。予因《絳帖》條疏而增備之，使覽者識其真僞，通其義理，然後究其點畫，不爲無益於翰墨矣。若王著以率更爲何氏，東坡以鐵石爲梁人，米老以王恂爲張旭，以《晉帖》爲羊欣，劉氏以臨海爲諮誨，以修齡爲修鄙，諸如此類，不可悉數，皆辨正之。蓋帖雖小技，而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惟慚淺陋，考訂未詳，故著其所解，闕其所不解，以俟博識之君子。嘉泰癸亥五月九日，番陽姜夔堯章序。《叢帖目》卷一。

題蘭亭舊本

《蘭亭》乃是舊本，今定州贗本，略以十數，亦各有好處。然余輒能辨之。黃庭堅、周翰嘗觀。
《蘭亭考》卷七。

題定武舊刻蘭亭叙帖

一 嘉泰二年十二月

嘉泰壬戌十二月，因與鄰人湯升伯過童道人許，見此楔帖，知是烏臺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後數日，雪後更欲雪，上車寒凜，因詣童買得之。白石道人姜堯章書。《蘭亭續考》卷一。

題定武舊刻蘭亭叙帖

二 嘉泰三年三月

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鐙下觀之，頗有所悟，漫書於此。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蘭亭續考》卷一。

題定武舊刻蘭亭叙帖

三 嘉泰三年六月

天下能事，無有極其至者。袁昂謂右軍之字勢雄強，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歷代寶之，永以爲訓。然右軍在時，師法平南王廙，又衛夫人書《大雅吟》、《賜子敬》、右軍亦嘗臨學；同時有荀興字長倩，寫《狸骨帖》，右軍自謂不及也。大抵右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法盡廢。右軍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廢，實自右軍始，亦可恨也。今官帖中有張芝章草帖、皇象《文武帖》、鍾繇《宣示帖》、王世將廙上表二首，其筆高絕，具存古意，而《宣示帖》乃右軍所臨，不失鍾法也。右軍之前既多名書，右軍同時又有世將、李、衛、長倩、王洽、謝安、珉、珣諸人，皆妙於此，故《蘭亭》不見稱於晉，而至隋、唐始顯爾。癸亥六月九日，白石書。是日，天乃大熱。《蘭亭續考》卷一。

題別本蘭亭帖

嘉泰二年十二月

《蘭亭》出於唐諸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之而不能得其彷彿。世謂此本乃歐陽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必是真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刊一角者，皆定

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可爾。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自具眼，必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乃知當時真贋混殽久矣。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爲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乞去。予不忍與，以爲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甫之字，多見其名於書帖後，雅尚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疵矣。嘉泰壬戌十有二月，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蘭亭續考》卷一。又見《續書畫題跋記》卷三。

王獻之保母志跋

予學書三十年，晚得筆法于單丙文，世無知者。《白石年譜》第七頁，遼海叢書本。（以上王曉波校點）

鄭 巽

鄭巽，孝宗時人。淳熙中曾知廣德軍。

宋故判院承事王公墓銘〔二〕 淳熙十四年九月

公諱思訥，字訥之，世家于相州安陽縣。慶曆中，有兄弟五人，俱進士及第，鄉人舉集其門，號五龍王氏。其官至朝議大夫諱東珣，于公爲高祖，後贈太保。曾祖諱審禮，馮翊縣令，贈少師。祖諱絢，知興國軍，贈太保。皇考諱炎，樞密使、資政殿大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清源郡開國公；公凡兩娶，先娶滿氏，次娶趙氏，俱封儀國夫人。公乃趙氏所生，大夫子四，累官至承事郎。自樞相公外治內輔，凡所以經國撫民，顯拔士類，無意不滿人意者。繫晨昏之助是賴，父子間蓋自爲知己，而人莫能知。然性不樂仕進，未嘗遠去左右。既□喪，杜門勤學，博究經史，遂中銓選。時當塗者多樞相公門人，聞公出仕，爭欲推輓。公終不肯出一語，乃授監建康府糧料院。既歸，復闢齋館，廣延師友，以經史詩酒自娛。所友皆賢達之士，不與流俗交。往往人以爲傲，賴識者知其爲賢。公生平不言人過。自兒童時，《漢書》皆手自抄寫，長乃嗜《易》，喜談論，深得旨趣。惜乎天不假以年，忽抱疾，自秋俎冬，一日囑其妻曰：「吾將不救耳，唯恨不能光祖宗之業。汝于後可以擇師以教二子，使其不泯祖宗之德，乃所願也。」公娶鄭氏，華原文正公之孫，承議郎、淮南西路提幹、賜緋魚袋諱豫之次女。有男二人：長伯揮，見授承務郎；次伯榮，未授命。一女，未嫁。公生于紹興甲戌，以淳熙丙午十二月初四日卒于家。以丁未九月庚戌初四日壬寅，葬于廬阜之陽，從先壠也。巽與公遊日久，

知公績爲尤詳。謹次其行實，乃爲之銘。銘曰：

廬阜之高，鬱乎蒼蒼。匪山之高，乃奕世之光。嗚呼，此山不磨兮，子孫其昌。江西省博物館藏誌石。（陳柏泉校點）

〔一〕題下原署：「朝請郎、前知廣德軍州事兼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鄭巽撰，承議郎、通判太平軍州事、賜緋魚袋范節篆額，保議郎、新差衡州三縣都巡檢賀世雄書。」

侯午仲

侯午仲，果州（治今四川南充）人。淳熙中進士。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

漢州三賢堂記

天下果無正味乎，何嗜而皆期於易牙？果無正色乎，何姣而皆期於子都？果無正音乎，何聽而皆期於師曠？夫三者之正與不正，雖智者之所不能詰，然以天下皆期焉，則吾雖從而謂之正焉可也。蓋天下固有不期於三子，而目以爲識味別色知音者矣，然甘吐渣以爲膾炙，眩空花以爲真實，惑蟻動以爲牛鬪，是皆舉天下千萬僅一二焉，則亦烏足以害其爲正之說哉。且是非賢否之難齊而不可爲定論也。

久矣！自孟子論善士，已有一鄉一國天下之別，識者疑焉。夫士一也，善於一鄉一國，烏有不善於天下者？孟子安用銖較寸量，等列堦升之爲紛紛耶？意者一鄉一國，或得以用其好惡之情，而徇其予奪之私有。蓋於天下之大善，未有不公且廣者，則夫善士之論，每爲之級，而必以天下爲至焉，孟子蓋有微意也。綿竹道德文章名節功業之士代不乏人，然求其知名於天下而人無異於善，未有如內翰楊公、中允宇文公、丞相張公之爲章章也。士之賢不肖，雖無與於天下之善也，然而天下皆以爲賢，如味之期於易牙，姣之期於子都，聽之期於師曠，則凡所以爲正者，其必有由矣。導江鮮于公宰邑之三年，百廢具舉。凡國朝以來，邑士之賢達者，既即學宮而悉繪其像矣。獨念三君子知名天下，且素心之所仰慕，而祠室未建，若非表而出之，何以稱邑之壯。於是相公宇之西，揭其舊屋而新之，求遺像於三家之子孫，而圖之於壁。齒以長幼之序，被以隱居之服，使若其賢初無與於官爵名位者。噫！公之用意，其亦可謂周詳而曲折矣。或曰：「公於衆稠中揭三君子，以爲賢而特出之，則餘容有可議乎？」予曰：「不然。昔夫子嘗嘆宓子賤爲君子，而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說者謂其父兄之所訓誘，師友之所漸習，莫非君子之道，而後子賤始得以君子成名。蓋自夫子擊節於一子賤，因以見魯國君子之衆。然則公之表三賢而揭之，豈特三賢而已哉。涉流者可想其源，拔茅者必連其茹，於此見邑之多賢士，而三人者特天下知名之尤，而公之所願慕焉者爾。然則是堂之建，非獨足以表公師賢願學之心，抑所以壯邑之觀也。非小補矣。」三賢事蹟，著在國史，茲不復書。《全蜀藝文志》卷三四。

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九，道光《綿竹縣志》卷三七，《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三。（吳洪澤校點）

鮑□□

鮑□□，名字不詳，慶元二年知盱眙軍。

瑞巖泉三大字跋

郡守鮑□□慶元丙辰□□，領客陟第一山，諸客散策，循山之興，有石秀□□，巉巖參錯，□□虎卧□□野□□□□□令肩輿□□□□忽得□泉於石□間，味甘□□□□，天成□溜□□旁引西下，潤及草木，誠嘉瑞也。泉因瑞名，巖因泉名，□□□□□□關□□□□□告爰即東南起秀舊名，乃亭焉。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三。（吳洪澤校點）

滕 珙

滕珙，字德章，號蒙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璘弟。弱冠入太學，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始爲旌德簿，終合肥令。與璘并從朱熹學，嘗取熹語錄分類編次，名曰《經濟文衡》。見滕璘《景呂堂記》

（《新安文獻志》卷一三），弘治《徽州府志》卷八，《宋元學案》卷六九，《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九。

主簿廳壁記

旌德，宣之小邑也。其地界乎崇岡層嶺之間，東西廣袤僅及百里。邑小事簡，勾稽占署之外，非有上司之文移命令，則終日瀟然，可以沉酣經史間，益求所謂立身行己、涖官臨民之道。以故前輩之喜安靜、務韜養者，往往樂居於此。惜乎廳壁無記，莫得其詳。余頃聞先正御史中丞呂公獻可嘗爲此官，既去而以直道立於朝，出入一心，夷險一節，至今聲名赫然在人耳目。竊意其筮仕之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輝光發越，自不可掩。顧以歷年久遠，竟莫有能言其事者。非獨其事不傳，雖當時罷去月日，亦不可得而考，吾今乃知壁記之不可已也。於是既即景呂名堂，以表其遺跡，復考自慶曆以來，得前任名氏，繇中丞公而不可知者二十有六人，且質之耆艾，證之案牘，以次第其先後而刻之，併記所聞如此。其所不知，則闕焉以俟來者。嘉慶《旌德縣志》卷九，民國十四年旌德呂氏石印本。（吳洪澤校點）